

越南漢文小說集成

孫遜　鄭克孟　陳益源　主編



域外漢文小說大系　陳慶浩　孫遜　總主編



域外漢文小說大系

陳慶浩　孫遜　總主編

越南漢文小說集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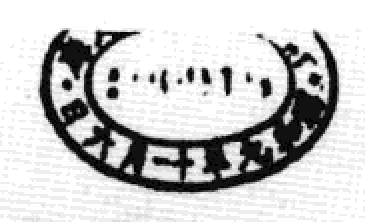
肆

孫遜　鄭克孟　陳益源　主編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《傳奇漫録》東洋文庫藏本書影



項王祠記

承旨胡宗鷟工於詩、尤長規諷。胡鷟公貫中土城人、今東城縣

一云壓唐泰縣學碼杜、陳芸、宗朝登科、累官至翰

林承旨、壽八十餘、有討南數華詩、息史略、元宵雜

人、最灯歡慶延文客為欽公受簡錦囊、席上賦詩

百篇立就、又為安撫使、有德於民、英宗世同之齊

輔云、一呑、文皇、思全、寇食、天錢中

原之、其工於詩、尤長朝諷、類如此。陳末奉命北使

經項王祠下、題詩云、

百二山河起戰鋒田昔賀黃高帝聞中云秦得百二、蓋云得百中之二也

言秦地險固、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也

携將子弟入關中、煙消

《傳奇漫録》東洋文庫藏本書影

同窗記

茲者。聖朝御曆国祚登昌承平日久南山煜秀花衢四顧回首皆
墨客連輝柳陌千重擧目總文人接武吾州文物不減于天朝矣時陳
學士自稱爲景雲先生阮良能自稱爲章臺先生均有步玉登金
之志看花折桂之才每以才名自負相謂爲章臺青鎖豈無金馬
玉堂耶遂與結膠漆誼俱受業于名儒士時場中角手百餘
人同待盜其學力号一日阮謂陳曰我今學海同舟丈峯雖隣金蘭
志契水淡情親古稱陳雷今則陳阮矣可無以記其事乎是日共席
坐交碁對飲共叙寒暄酒至半酣情正方濃景雲先題一律云易金
詩木問芳音今日萍逢寫我心幾度尋花同入院数番執筆共[illegible]

《同窗記》書影

吟朝雲暮雨芳心樂影酒聖詩神樂思深蘭秀蜀芳惟雅次陳雷好
誼古而今　章臺曰可愛佳辭吾當和筆乃占一律云　雲窗會遇
是知音一旦相逢萬古心王柳陸梅相折贈碧雲春樹共成吟夜
長夜類芳情結年去年來友誼深却說陳雷膠漆誼一般深義
古還今　題畢因各醉共枕而臥景雲謂章臺曰今夜金風送爽秋
月揚輝正吾行樂之景也章臺曰不難因執筆請題景雲以秋月
命題章臺一揮而就題云　往復都從造化鈞寒光分却十分春桃花一
半添青皇駕桂影高懸赤兔輪花草一天還似錦關山萬里瑩
無塵人心那問照如許五夜何愁寸點雲　景雲曰兄可謂英雄妙
手若不即答必啓我笑無能乃賦其詞云　涼回一氣轉洪鈞玩月

《同窗記》書影

目録

阮嶼◇撰

傳奇漫録

陳益源◎校點



提要

陳慶浩 撰

《傳奇漫録》，阮嶼著。阮嶼，洪州嘉福縣段林社（今青沔段林）人，生卒日期不詳。嶼爲翔縹長子，翔縹「登洪德二十七年丙辰科（1496）同進士，仕至承宣使，贈尚書」，死後封爲福神。（見《登科備考》春集頁五十六）據大安何善漢序謂嶼「少劬於學，博覽强記，欲以文章世其家。粵領鄉薦，累中會場。宰於清泉縣，纔得一稔，辭邑養母，以全孝。足不踏城市，凡幾餘霜，於是筆斯録以寓意焉。」武純甫（1697 — ？）《公餘捷記·白雲庵居士阮文（道）［達］公譜記》中謂嶼爲阮秉謙（1491 —1585）高足，「嶼隱居不仕，作《傳奇漫録》，公多斧正，遂爲千古奇筆。」黎貴惇（1726 —1784）《見聞小録》卷五才品提及阮嶼，均據何序，又增述云：「後以僞莫篡竊，誓不出仕，居鄉授徒，足不踏城市。著《傳奇漫録》四卷，文辭清麗，時人稱之，以壽終。」

按何善漢序署永定初年，永定只得一年，故知序於一五四七年，此爲《漫録》成書之下限。味其序，是時《漫録》成書已多年。據《阮傳》，永定初年秉謙已儼然爲王者師，聲名籍甚，如嶼爲其高足，何善漢

恐不至於失書。估計嶼與阮謙爲同時代人，嶼年或稍長。《傳奇漫録》中《徐式仙婚録》篇末敘及黎延寧五年事，則《漫録》之成，亦應在一四五八年以後。配合阮嶼資料，本書極可能成於黎末莫初，即十六世紀二、三十年代。

何序謂《漫録》「觀其文辭，不出宗吉藩籬之外」。此句下有註曰：「瞿宗吉著《剪燈新話》。」按《傳奇漫録》卷二首篇《龍庭對訟録》正文謂「善文有龍宮之宴」，新編此句下註則引録《剪燈新話》首篇《水宮慶會録》全文。善文乃《會録》之主角，《龍庭對訟録》已將之用爲典故，註且引《會録》全文，《漫録》受《新話》之影響可知矣。《漫録》中頗多故事情節及結構模仿新話，筆者另有較詳細研究，此處不贅。即論形式，《漫録》與《新話》幾乎一致。如全書二十篇，五篇爲一卷，共分四卷。各故事或稱「録」，或稱「記」、「傳」，亦無一例外。瞿佑(1347—1433)《剪燈新話》成於洪武十一年(1378)，後流傳甚廣。早在宗吉生前，李禎(1376—1452)於永樂十七年(1419)至永樂十九年間役於房山，即模仿《新話》作《剪燈餘話》。趙弼輔作《效顰集》，其後序寫於宣德戊申(1428)。至萬曆壬辰(1592)，邵景詹又仿作《覓燈因話》，是時又有將《新話》分篇收入通俗類書，或合其他文言小説，輯爲選集。又有將《新話》改編爲白話小説戲劇的，明清兩代仿作改作，不絶如縷。

《新話》傳至朝鮮，金時習(1435—1493)於一四六五年在慶州之金鰲山作《金鰲新話》。《金鰲新話》爲朝鮮傳奇小説之祖，影響至巨。《剪燈》及《金鰲》兩書後傳入日本，即爲中村選譯入貞亨四年(1687)出版之《奇異雜談集》中。及後淺井了意(？—1691)之《伽婢子》、上田秋成(1734—1809)之《雨月物語》，均翻譯改編兩書之部分篇章，大受觀迎，形成怪談小説，對江戶文學影響甚深。

《剪燈新話》南傳入越南應在隆慶元年(1567)以前。按嚴從簡《殊域周咨録》卷六《安南》中，已提及安南當時有《剪燈餘話》。據《掖垣人鑑》卷十四，嚴爲「嘉靖三十八年(1559)進士，授行人，選工科給事中，遷刑科右給諫。隆慶元年坐謫婺源縣丞，歷揚州同知，免官歸」。《殊域》一書係從簡任官行人司時輯録檔案而成，約成書於萬曆二年(1574)。而據何善漢序及觀《傳奇漫録》所受《新話》之影響，則《新話》之傳入越南，似不應遲於十五世紀末十六世紀初。較之新話，《傳奇漫録》已有發展，故事加長，情節更豐富，結構更完整。且故事人物均爲越南人，場景亦多在越南，南國風味甚濃。阮嶼漢文造詣極高，韻文散文均甚嫻熟，文字典雅，甚可貴也。

《傳奇漫録》出現後，仿作亦多，最重要者爲段氏點(1705—1748)之《傳奇新譜》(潘輝注《歷朝憲章類誌》之《藝文誌》中稱爲《續傳奇》)，阮演齋之《傳聞新録》及范貴適之《新傳奇録》，形成越南漢文小説中有重要地位之傳奇小説類。《新譜》已收入本叢書此輯中，其他二種亦將收入第二輯，讀者可直接看原書。

現存《傳奇漫録》有舊編新編二種版本。舊編爲「類庵會註本」，由「書坊紅蓼阮自信鋟梓」，於永盛八年(1712)刊行，據書中校記及註，可知舊編出版前，本書版本頗多，而類庵爲之集校集註，保存了不少異文。此本現存日本東洋文庫，北京圖書館亦有收藏，此外未見記録。阮自信刊本爲《漫録》之最古版本，何善漢序在以後出現的本子中雖繼續出現，但除一抄本外，皆删去序文時間及署名，遂使後人對阮嶼生存時期及《漫録》創作時間，有諸多猜測。目前較易找到的是《新編傳奇漫録增補解音集註》(下簡稱新編本)，此本似與舊編本没有直接傳承關係，而是直接據舊編前的本子作校註。雖然只保存了寥寥

的三條校記，但可看出所據的底本不只一個。新舊編本註頗有不同！舊編引文較簡，只有少數交代出處，新編引文較繁，幾乎全部標明出處。兩本均曾引及「舊註」，可見皆有所本。註皆據類書轉録，故疏漏訛謬比比皆是。註書體例亦不嚴謹，如有前不註而後註，反於初出現時註參後之註者。又舊編有眉批，評論故事内容及寫作方法，新編無眉批。但新編較舊編增加了解音一項，將正文逐句譯爲喃字。目前知見新編本有永盛十年(1714)繼善堂刊本、永知三年(1737)巨靈書坊再刊本、景興二十四年(1763)刊，景興三十五年柳幢社社長阮遴重刊本，以及據刊本迻録的抄本、節抄本和删去註釋、音解的白文本。就掌握到的本子看來，新編本的正文註釋都從同一個祖本而來，但喃字音解部分，因出版時間地點不同而有別。此方面日本川本邦衛正在進行系統的確定。

本書已有現代越文譯本和法文譯本。

《傳奇漫録》的整理，據下列本子校勘：

(一)《舊編傳奇漫録》(下稱底本)，此本藏日本東洋文庫，現據微捲影印本過録。前署「永曆萬萬年之八歲在辰月在如穀旦刊行」、「類庵會註本」、書名、「書坊紅蓼阮自信鋟梓」，次大安何善漢序，序後署「後學松州阮立夫編」，次目録。此本上下雙欄，左右單欄，有界欄，版心無魚尾，上卷次、中篇名簡稱、下頁次。半葉九行，行廿字，惟正文内頂格空，實行行十九字，此本有眉批，今收入註文中。註間有《號，表删節，今改用省略號。引文實際已删節而無《號者，則以引號分開而不用省略號，以免混淆。

(二)《新編傳奇漫録抄本》(下稱甲本)，遠東學院編號爲A. 176，現藏河内漢喃研究所，今據微捲影印本。前《傳奇漫録序》、目録頁及正文前署書名爲《新編傳奇漫録增補解音集註》，目録頁後記「柳幢社

阮碧家本重刊」、「景興二十四年春月穀日」，是知抄本據一七六三年刊本過録。此本四週單欄，版心無魚尾，署「傳奇卷□」，次篇名簡稱，下頁次。半葉八行，行廿一字。各卷末皆署書全名，卷次，終畢。

（三）抄本《傳奇漫録》（下稱乙本），法國亞洲協會圖書館藏，編號b21，原四卷，因郵誤，現只得卷三、卷四。此本卷三、卷四扉頁署「記録阮克定承抄」。此本素白編抄，卷前及卷末書名皆作《新編傳奇漫録增補解音集註》，接卷次，卷末則有「終畢」二字。正文半葉九行，行十五字。此本大致同甲本，然亦有少許差異，故用以參校。其中除卷四《南昌女子傳》、《李將軍傳》、《夜叉部帥録》外，其餘均節抄。又錯字極多，猶以卷四爲甚，除非遇關鍵字，甲非乙是或兩者皆非而又有不同，足供參考者，不一一指出。

（四）白文抄本傳奇漫録（下稱丙本），戴密微原藏，原藏法國亞洲協會圖書館。此本無總目，素白紙抄録，首頁及版心上方皆題《傳奇漫録》，版心中題篇名簡稱，不記頁次。半葉七行，行廿三字。此本除二處註地名外，餘無註，無批，無音註，可稱白文本。此本卷三《東潮廢寺記》置於《翠綃傳》及《沱江夜飲記》之後，與其他各本之置於二篇前不同，可能漏抄再補者。正本文字大抵同甲本，其底本亦應爲新編本系統。

（五）《新編傳奇漫録》，刊本，只存卷一、卷二，馬伯樂原藏，現存法國亞洲協會圖書館，編號H. M. 2236，其格式與甲本相似，惟目録後作「時永佑三年歲在丁巳（1737）秋節穀日重刊」、「巨靈書坊再刊」，世世華門」。其文字亦與甲本相類，然甲本爲抄本，難免筆誤，此本較佳，雖不全，亦以爲校勘參考本。

本書曾於一九八七年四月，刊在臺灣學生書局出版的《越南漢文小說叢刊》第一輯。本次整理，底本、校本一仍其舊，唯參合本次集成校勘凡例，只對文理不通處及重要異文簡單出校，與一九八七年排印本不同。在整理過程中，池潔審讀了校樣。

目録



卷之二

卷之三

卷之四

序

其録乃洪州之嘉福人阮嶼所著。嶼，私吕切，海中洲上石山也。公前朝進士翔縹之長子也，公中洪德二十七年丙辰科進士，仕至尚書。少劬於學，博覽强記，欲以文章世其家。粤領鄉薦，累中會試場。宰於清泉縣，纔得一稔，辭邑養母，以全孝道。足不踏城市〔一〕，凡幾餘霜，於是筆斯録以寓意焉。觀其文辭，不出宗吉藩籬之外，瞿宗吉著《剪燈新話》。然有警戒者、有規箴者，其關於世教，豈小補云。旹古「時」字。永定初年秋七月穀日。僞莫年號。大安何善漢謹識。

後學松州阮立夫編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足不踏城市」，「踏」字原無，據甲本加。

卷之一

項王祠記

承旨胡宗鷟工於詩，尤長規諷嘲謔。公演州土城人，今東城縣；一云屋唐豪縣無礙社。陳藝宗朝登科，累官至翰林奉旨，壽八十餘，有《討閑效顰詩集》。《史記》：元宵，道人張燈設席，延文客爲歡，公受簡請題，席上賦詩，百篇立就。又爲安撫使，有侵於民，藝宗怪問之，拜謝云：「一子受皇恩，全家食天禄。」帝原之。其工於詩，尤長嘲謔類如此。陳末奉命北使，經項王祠下，題詩云：

百二山河起戰鋒，田肯賀漢高都關中云：「秦得百二焉。」注云：「得百中之二也；言秦地險固，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也。」携將子弟入關中。煙消函谷珠宫冷，古詩云：「三月煙消函谷冷。」蓋指羽燒秦宫室而言。雪散鴻門玉斗空。照星玉斗，秦寶名。漢遣張良奉獻羽於鴻門，羽以賜增，增碎之。《虞美人草歌》云：「鴻門玉斗紛如雪。」一敗有天亡澤左，重來無地到江東。經營五載成何事？銷得區區葬魯公。按魯公乃懷王封羽舊號，及楚平，魯降漢，漢復以魯公禮葬之。眉批：泣鬼驚神。

題訖，回鞭客次。次，次舍也。酒酣思睡，見一人前致辭云：「受旨吾王，屈君對話。」公即慌忙斂整，慌忙，

急遽貌。其人即導之左。至則殿宇巍峨，堂高大爲殿，屋四垂爲宇。巍峨，高大貌。從官羅列，項王已先在坐，傍設琉璃榻，琉璃，石名，出大秦諸國，色光性堅，刀刮不動。榻，床屬，但卑狹。揖公即席，問曰：「日間詩句，何見誚之深耶？所謂『一敗有天亡澤左，重來無地到江東』，則誠是矣。至於『經營五載成何事？銷得區區葬魯公』，無乃譏評失當乎？夫漢萬乘也，我亦萬乘也，我不能滅漢，漢反能爵我耶？且田横一介竪子，猶不貪漢爵，羞殺而死，竪子，童僕未冠之稱，蓋輕之之辭。豈以皇皇霸楚，乃甘心於魯公之禮哉？皇皇，大也；又室無四壁曰皇。羽滅秦後，自立爲西楚霸王，王梁楚九郡，都彭城，故曰霸楚。彼爲此舉，蓋虛以爵位相加，償昔日漢中之耻耳。請爲使君言之：昔秦失其鹿，争者四起，以鹿喻帝位，言秦無道，遂失其國，猶虞人之失其鹿也。予於是時，因疾秦之民，興攻秦之師；伸鋤而矛，煮麥而糧；甿隸皆兵，甿，田民也；隸，奴隸也。皆賤稱。《史》云：「陳涉，甿隸之人。」豪傑皆將。潰吴如撞蟻穴，撞，擊也，擣也。羽少時，避仇吴中，及陳涉起兵，吴欲應之。項梁乃使羽拔劍斬守頭，及擊殺數十百人。舉淮若燎鴻毛。燎，縱火也；又火燒也。項梁渡淮，軍於下邳，時秦嘉已立景駒爲楚王，軍彭城，東欲以驅梁。梁引兵擊之，嘉敗走，景駒亦死。一戰而北章邯之軍，北，敗也。章邯，秦將也。羽與項梁擊破章邯軍於東阿下，追至濮陽，又破之。再戰而墟祖龍之廟。祖，始也；龍，君象也。指始皇也。德義行而無不樹之國，威令加而無不臣之人。冠諸侯則楚之兵，王三秦則楚之將，天下歸楚，可坐而策。然卒見斃於漢，庸非天乎？然則天之扶漢，雖吹簫織薄，亦足以成功；《史記》：「周勃，沛人，以織薄曲爲生，常爲人吹簫，以給喪事。」天之亡楚，雖扛鼎拔山，不能以語勇。《漢志》：「梁使羽往召塗山于英等，英曰：『禹王廟内，有三個石鼎，若推得倒、扶得起，我便降。』羽遂推倒之，又扶起之，又一手插入鼎中托起，遶廟前三次，英等拜服。」況鍾離之健，不下淮陰；亞父之謀，實浮孺子。浮，盛也。使吾聽言能審，因敗爲功，策烏騅倦足，豈不能犂豐沛之宫庭乎？《漢志》：「梁

使羽往召于英，行至山下，有人大噉曰：『那水田常有一黑龍出來，變爲黑馬，害人田禾，衆不能伏。』羽曰：『我能擒之。』話了，果見馬來。羽執鞭與敵。馬見羽，即伏於地。羽跳上騎住，回見梁。梁遂名曰烏騅。高七尺，長一丈。」收彭城散卒，豈不能沼赤劉之宗社乎？直爲生靈之故，直猶但也。以堂堂八尺之軀，《史記》：「羽長八尺二寸。」挈而付王翳諸人之手。挈，舉也。《史記》：「項羽敗烏江，顧見漢騎呂馬童曰：『若非吾故人乎？』馬童面之，指王翳曰：『此項王也。』羽乃曰：『吾聞漢購我頭千金、邑萬户，吾爲若德。』乃自刎。王翳取其頭。」楚、漢之興亡，天之幸與不幸耳。豈可例以成敗而論之哉？然世之好品評人物者〔一〕，或以非天亡議之，或以天曷故咎之，長使吟翁墨客，往往形諸篇什。有曰：『蓋世英雄力拔山，楚歌四散淚闌干。』淚，目液也。闌干，眼眶也。按王元景曰：「別後闌干。」注：「淚不斷也。」有曰：『君不君兮臣不臣，如何立廟在江津？』王荆公詩云：「君不君兮臣不臣，如何立廟在江津？江東分半猶嫌小，何用灰錢百萬緡？」日添月積，多至千章。惟杜牧之一聯曰〔二〕：『江東子弟多才俊，捲土重來未可知。』捲，收也。杜牧之《題烏江亭》詩云：「勝敗兵家事不期，包羞忍恥是男兒。」云云。甲本：唐杜牧《題烏江亭》詩云：「勝敗兵家事不期，包羞忍恥是男兒。江東子弟多才俊，捲土重來未可知。」委曲忠厚，得詩家格律，讀之差强人意；其餘大抵涉於浮薄。此吾所以不平，而爲使君鳴也。」不平，義見《陶氏》。

公笑曰：「天理人事，相爲始終。謂『命在天』，此商紂所以喪國；謂『天生德』，新莽所以臠身。臠，盧演切，解分也。今王乃捨人而談諸天，此王終焉喪敗而不能悟也。今僕幸蒙延接，請得正言無隱，如何？」王曰：「唯唯。」公曰：「大運天下之勢，在機而不在力；收天下之心，以仁而不以暴。王則以叱咤爲威，以剛强爲德：戮冠軍之宋義，無君之過；殺已降之子嬰，不武之甚。韓生以無辜烹，淫刑何濫；阿房以無故火，虐焰何深！以若所爲，得人心乎？失人心乎？」

王曰：「不然！夫邯鄲之役，以新造之趙，當虎狼之秦，呼吸而成敗分，瞬息而存亡判。瞬，音舜，開闔目數摇也。一呼一吸爲一息。而義也，逡巡畏縮，逡巡，退却貌。而伺夫賊之疲；顧望淹留，而阻夫師之進。使帳中之計不行，渡河之兵少緩，則趙城士女，又慘於長平之禍矣。是吾戮一宋義，而活百萬生靈之命，夫何過？列國之君，均之爲諸侯，均之有民社，其爵則天王所加，其壤則天王所錫。而秦也，利其土地，驕其甲兵，魚韓肉趙，脅魏戕燕，南誘楚而留之，東紿齊而餓之。使不覆秦宗，不赤秦族，空地曰赤。則并吞之恨，無日可消磨也。是吾殺一子嬰，而報曩日六國滅亡之讎，庸何傷？咸懷忠良，乃人臣之大節，韓生則不然，誇上以求高，忘恩而背義，鼓舌而議君親，彈唇而宣謗讟。痛怨而謗曰讟。吾故烹之，使不忠之人知所戒。克勤克儉〔三〕，乃人君之美德，始皇則不然，屬渭而宫，表山而道，屬，連也。表，標也。築民怨以崇其基，浚民膏以充其積。吾故焚之，使在後之人知尚儉。以此見罪，吾竊不服。」

公曰：「然則『六經』灰冷，聖人之澤幾存？一劍霜寒，江中之舉何忍？孰若漢人：懼君臣之分失，則聽董公之説，爲仁義之舉，而帝王之統，幾紊而復正；憂道學之傳泯，則還曲阜之車，展太牢之禮，而《詩》、《書》之脈，幾斷而復續。故爲之説曰：『漢得天下，不在蕭、張之用，而在三軍縞素，有以倡豪傑忠憤之心；漢保天下，不在規模宏遠，而在曲阜親祠，有以爲後世憑藉之地。』王安得與漢高同日而語哉〔四〕？」項王辭塞，面色如土。

傍有老臣姓范進曰：「臣聞：『爲人者，不外乎天地以有生；爲治者，不外乎綱常以立國。』王之臣有名咎者，曹咎爲項王大司馬。項王常使守成皋，戒以勿與漢戰。後漢使人辱之，咎怒，渡兵汜水擊之，半渡，漢擊大破之，咎自剄。介石其心，《易·豫卦》六二：「介于石，不終日。貞吉。」言節介如石之堅也。歲寒其操，《論語》：「歲寒而知松

柏之後彫。」寧歿其身而不忍甘其辱，寧死其節而不忍偷其生，非御得其道，而能得其死乎？《傳》曰：『君使臣以禮，臣事君以忠。』」大王得之矣。彼使守豐而雍齒降，沛公令雍齒守豐，引兵之薛。及魏人周市略地豐沛，使人謂齒曰：「豐故梁徙也。今魏地已定者數十城，齒今下魏，魏以齒爲侯；守豐不下，且屠豐。」齒雅不欲屬沛公，及魏招之，即反爲魏守豐。沛公攻不能取，還沛。命監趙而陳豨反，綱常之道，孰爲得乎〔五〕？王之姬有姓虞者，命輕霜葉，魂逐劍光，寄芳心於寂寞之枝，埋宿恨於荒閑之野，《虞美人草行》云：「香魂夜逐劍光飛，清血化爲原上草。芳心寂寞寄寒枝，舊曲聞來似斂眉。」非處盡其倫，而能盡其節乎？《詩》曰：『刑於寡妻，以御於家邦。』」大王有之矣。彼呂雉嬌則塵動壁衣，審食其舊與呂后質於項王軍中，有相悦之意。及寡居，情猶懷舊，即與之相通。宫人見泄，即藏匿於挂衣壁下。戚姬嬖則禍成人彘，綱常之道〔六〕，孰爲得乎？況忍於天性之親，而肆杯羹之語；溺於趙王之愛，而輕國本之摇，父子之綱，又安在哉？後之議者，不原輕重，不究是非，胸中之權度既無，權，稱錘也。度，音渡，丈尺也。口裏之雌黄妄發，晉王衍爲人輕浮，與人約事，隨即改變，人號爲口雌黄。按古人寫字有誤者，以雌黄塗之。於漢則褒之如不及，於楚則抑之恐不勝，使吾王於冥冥之中，久負深誚。蕪辭穢語，煩公洗之，亦遭逢中一快也。」公見其言頗有理，頷之者再，頷，五感切，點頭以應之也。顧從者曰：「汝其識之。」識，音至，記也。已而更闌茶歇，闌，盡也，殘也。歇，許渴（竭）切，消散也。步履言還，王送出門，則東方漸白矣。攬衣急起，攬，魯敢切，手取也。古辭：「晝日移陰攬衣起，春閨睡足。」乃篷窗一夢。篷，音蓬，編竹夾箬以覆舟車者；車篗，南楚之外謂之篷。

公沽酒市脯，於舟中酹之而去。脯，乾肉也。酹，餟祭也。

嗚呼！擬楚於漢漢爲優，進漢於王漢則未。何則？鴻門釋憾，太公遣歸，楚不爲不仁，但仁

淺而暴深；潁川之屠，《史記》：「沛公南攻潁川，屠之。」功臣之戮，漢不爲無失〔七〕，但失少而得多。楚固仁義之反，漢亦仁義之似。楚項不霸，漢高雜之，治天下者，當進於純王之道，漢、楚之仁與不仁，姑置勿論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然世之好品評人物者」，甲、丙本「品評」作「評品」。
〔二〕「惟杜牧之一聯曰」，甲、丙本作「惟杜牧一聯云」。
〔三〕「聖人之澤幾存」，「存」，甲、丙本作「亡」，舊編注云：「一作泯。」
〔四〕「王安得與漢高同日而語哉」，「高」原作「王」，據甲本改；「而」字原無，據甲、丙本加。
〔五〕「孰爲得乎」，甲、丙本「得」作「優」。
〔六〕「綱常之道」，甲、丙本「道」作「理」。
〔七〕「漢不爲無失」，甲、丙本「爲」作「能」。

快州義婦傳

金洞縣粉睦社人，廟在泮水社

快州徐達宦遊東關城，僦舍同春橋側，僦，借也。與簽書馮立言鄰接。簽書，樞密院官名。馮富而徐貧，馮奢而徐儉，馮尚通而徐執禮，二家氣習，大抵不同。氣，聲氣。習，習俗。然能以義相交，往來遊宴，不啻如親兄弟焉。馮之子名仲逵，徐之女名蘂卿，才色俱優，長大相等，每席間相遇〔一〕，悅其姿色，遂有朱陳之願，徐州古豐縣有村曰朱陳，縣遠官事少，山深人俗淳；一村惟兩姓，世世結婚姻。父母亦欣然許嫁焉。乃卜日通媒，定期納聘。

蘂卿雖少，及歸於馮，能以仁睦族，以順從夫，人皆以賢内助稱許。仲逵既壯，頗事游俠，世有三游，一曰游俠：立氣勢、作威福、結私交，以立强於世是也。蘂卿時時直諫，言雖不見聽〔二〕，甚敬重之。年二十，以父蔭補建興一職〔三〕，蔭，庇也。祖、父有官，子孫藉蔭得在職。會義安盜起，朝廷詔求良守一人能治劇者，劇，難也。漢桓帝時，琅琊賊聚衆破壞郡縣，連討不克，尚書選能治劇者，以韓韶爲之。廷臣忌立言之直，意欲害之，遂以名應選。將之任，立言謂蘂卿曰〔四〕：「道途遥遠，吾不欲以兒女相從，可暫留家貫，貫，鄉籍也。須關河平定，須，待

也。早晚與仲逵相見。」生見藻卿不往，心亦願留〔五〕，微有繾綣之意。繾綣，不相離貌。藻卿止之曰：「今者嚴堂，父以嚴切而治其家，故曰嚴堂。又《易》云：「家人有嚴君焉，父母之謂也。」以直言見忌，要地不容，要地，謂居樞要之任也。陽雖假於雄藩，陰實擠於死地。擠，音劑，推也。忍使波濤萬里，瘴霧雙親，濤，海中大波也。瘴，山川癘氣也。霧，陰亂氣也。寄身於蠻獠之鄉，獠，音老，西南夷名。阻迹於黿鼉之境，黿，大鼈也。鼉，似蜥蜴有足，長丈餘，甲如鎧，皮堅可冒鼓。晨昏定省，誰備使令？《禮記》：「凡爲人子之禮：冬温而夏清，昏定而晨省。」註云：「定其衽席，問其安否也。」兄勉相從，妾不敢以房闥之私，而缺庭闈之養。任使脂憔粉瘦，翠謝朱殘，脂，臙脂，即脂臉也。憔，悴也。粉，即腮粉也。瘦，損也。翠，青黑色，即翠眉也。謝，褪也。朱，即朱唇也。勿以香閨介意也。」介，繫也。生不得已，始開筵餞別，與立言挈室南徙焉。筵亦席也，鋪陳曰筵，藉之曰席。謂設席之法：筵鋪于下，席加于上，所以爲位也。餞，送行者之宴。

豈期天心難信，人事多乖，藻卿父母相繼殞歿，扶喪歸快州。葬祭禮畢，與祖姑劉氏相處。時同邑有白將軍，劉氏表孫也，表，外也。欲得藻卿爲妻，以財懇請。劉氏許之，因乘間謂藻卿曰：「國家自閏胡受籙，日事遊宴，閏，餘分月也。《藻林》云：「紫色、蠅聲，餘分閏位：言間色、邪音，比受命之非正者，指秦、莽之屬也。」蓋胡季犛篡陳而僭位，亦如秦篡周，莽篡漢，非正統，故曰閏胡。籙，圖書也。舉朝濁政，亂在朝夕。而馮郎一別，動至六年，音耗不通，存亡未卜，脱或龍争虎鬥，龍争虎鬥，喻干戈紛擾也。張路斯以明經爲宣城令，夫人石氏生九子。後自宣城罷歸，嘗釣于焦氏臺。一日，見釣處有宫殿，遂入居之，自是歸則體常濕而寒。夫人問故，曰：「我龍也，蓼人祥遠亦龍也，與我相争釣處，明日當戰，使九子助我。」明日，九子射祥遠中之，九子皆化爲龍。秦陳軫曰：「卞莊子出見兩虎食一牛，欲刺之，館豎子止之曰：『兩虎食一牛，牛甘必鬥，鬥則大者傷，小者亡，從而刺之，舉有雙虎。』」蝶浪蜂狂，浪，放蕩也。遭吒利老

拳，吒利，韓翃事，見後。趙石勒與李陽鄰居，争漚麻池，日相毆擊。及貴，乃召李陽酣讌，引李陽臂笑曰：「孤曩日厭卿老拳，卿亦飽孤毒手。」欠押衙義士；唐劉震，女名無雙，幼時許嫁王仙客，未成婚，會朱泚作亂，震以從僞伏誅，無雙没入掖庭。後二年，仙客入京，遇舊蒼頭塞鴻，又得無雙婢採蘋與居。後爲縣尉，至長安驛，忽有中使押内家三十人往元陵洒掃。塞鴻烹茗於簾外，夜深忽聞簾内語曰：「塞鴻，郎健否？明日我去後，閣子中取書送郎。」書後云：「常聞勑使説：富平縣古押衙有心人。今能求之否？」後仙客尋古押衙，結以寶玉。半歲，古押衙求茅山道士藥，令採蘋假作中使，賜無雙自盡，飲之立死。乃托親屬贖尸，以與仙客。三日，救治復活，改賜姓名，夫妻偕老於襄、鄧間。祇恐章臺柳絮，漂泊向誰邊也。章臺柳，見後。絮，柳綿也，非花也。莫若别求佳配，再結新緣，絶傍人花柳之嘲，副之子松蘿之願，《桃夭》詩云：「之子于歸。」又《頍弁》詩云：「蔦與女蘿，施于松柏。」言藤蘿附松柏而起，如婦之得托於夫也。何至惸惸踽踽，爲孤棲之娥乎？」惸，音瓊，憂貌。踽，音雨，獨行貌。棲，宿也。娥，即姮娥也；后羿得不死藥，其妻姮娥偷之，奔月宫不還，人謂孀娥。蘂卿聞言大駭，廢寢食彌月。彌，滿也。劉氏雖知志不可奪，然强欲以禮相加，婚期有日矣。

蘂卿一日謂老蒼頭曰：「汝乃我家厮養，獨不思所以報先人之德乎？」漢奴服純黑，以别於良民，故曰蒼頭。《張耳傳》：「厮養卒。」韋昭曰：「折薪爲厮，炊烹爲養。」曰：「唯娘子所命。」蘂卿曰：「我所以偷生忍死者，只以馮郎在故；如不在，當舉身相從，斷不能著主衣裳，爲人作者妍也。歐陽修《妾薄命》詩〔六〕：「忍著主衣裳，爲人作春妍。」汝何惜間關旬日，不抵義安訪問乎？」間關，崎嶇屈轉貌。抵，至也。蒼頭如教而往。

時干戈爛漫，擾，亂也。路極艱阻崎嶇，旬日始達義安境。訪於民舍，則云：「立言已於某年捐館，死曰捐館。捐，棄也；館，舍也。遭兒不肖，家計一空，計，業也。噫可嘆也！」遂抵舟沿岸。抵，撑也，又至也。敵於市上見生，携至所居，則一榻蕭條，家徒四壁，蕭條，寂寥貌。四壁，謂家貧但有四壁空立也。卓文君奔相如，歸成都，

見家徒四壁立，文君不樂。止有棋枰醲具，馴禽走狗，餘無長物也。枰，音平，棋局也。醲，酒也。馴，擾也，從也。長，音場，餘也，剩也；晉王恭以簟送王忱，曰：「吾平生無長物。」謂蒼頭曰：「先人不幸，奄棄孤兒，奄，忽也。於今四載矣。我爲兵戈所礙，欲返不能，雖在他鄉，夜夜夢魂，未嘗不在藥卿側也。」乃卜日爲歸計。

比到門，遂夫妻對泣。生於是夕，枕上賦詩云：賦者，敷陳其事而吟咏之也。

憶昔平生日，曾諧契合姻；感君情太厚，笑我命多屯。別袂分攜早，袂，衣襟也。長亭勸酒頻；長亭，驛舍也；隋制：十里一長亭，五里一短亭。蕭鳳使玉門關，弟肅勸酒，頻謂：「醉中庶分袂不悲。」依依愁嶺嶠，依依，猶切切也，一云眷戀也。山高曰嶺，山鋭曰嶠。擾擾逼風塵。共憶人千里，相望月半輪；李詩：「蛾眉山月半輪秋。」侵尋閑六載，侵尋，猶荏苒也。零謝悵雙親。怕睡横山曉，横山一帶，在義安。行歌演水濱；演水，即演州。登樓王粲淚，粲字仲宣，山陽人。漢末，與弟凱避難，往依劉表，表欲以女妻之，嫌其形陋，以凱有丰姿，遂妻之。粲登樓懷歸，遂作《登樓》之賦云：「昔夫子之在陳兮，有『歸歟』之嘆音。」又云：「登兹樓以四望，聊暇日以消憂。」索句杜陵巾。杜陵字子美，唐時人，嘆不見用，《上韋左相》詩云：「巫咸不可問，鄒魯莫容身。」爲公歌此曲，流淚在衣巾。」竹石難醫俗，東坡詩：「無肉令人瘦，無竹令人俗；人瘦尚可肥，人俗不可醫。」琴樽不療貧；他鄉勞寄目，故國重傷神。放浪非吾事，淹留病此身；寧知蓬島客，遥達錦江鱗。西蜀江水，濯錦鮮明，故名錦江。鱗，魚也；借鯉魚傳書事。采石重移棹，采石，磯名。《江原記》：「商旅取石於此，運至都下，爲造宫之石，因名。」棹，舟檝也。黄姑兩問津；黄姑，星名，即牽牛也。《博物志》：「有人居海上，每年八月，見浮槎來，不違時，乃齎一年糧，乘之。至一處，見婦人織，丈夫牽牛渚次飲之。問是何處？答曰：『爾歸問嚴君平。』及還，問平，平曰：『曩有客星犯斗牛。』」幾年巫峽夢，巫夢，襄王事。一旦武陵春。武陵，漁父事。蝴蝶交情舊，鴛鴦變態新；鴛鴦

鳥，飛則並翼，眠則交頸。輕儇唐虢國，輕儇，跳躍貌，蓋輕薄巧慧子也。虢，國名，唐楊貴妃，有姊三人，並承恩出入宮掖。其長封於虢，號虢國夫人，有艶色，不施朱粉，常淡掃蛾眉以朝。靡曼宋東鄰。靡曼，美色也。宋玉《好色賦》云：「天下之佳人，莫若臣東家之子；眉如翠羽，肌如白雪，腰如束素，齒如含貝。」綠暗鶯聲澀，澀，不滑也。紅稀燕子嗔；嗔，恚也。狎遊今杜牧，杜牧司洛陽時，李聽罷鎮閑居，聲妓豪華，爲當時第一。嘗宴客，女妓百餘人，皆殊色。牧瞪目注視，意氣閑逸，旁若無人。云云。《類聚》作《杜牧狎遊傳》。奇遇古劉晨。漢劉晨入天台山採藥，迷失道，見桃實食之，覺身輕。行至溪邊，見二女相邀還家，設酒饌，行夫婦禮。居半年求歸，仙女送還。至家，子孫已七世。吟咏聊隨興，風流肯讓人；會應傳勝事，命筆記周秦。唐僧孺宿薄后祠，遇仙人，仙人命記周、秦事。

二人以暌離日久，暌，音奎，乖異。倍相憐愛，情鍾意適，鍾，聚也。其和可知。

但生少以落魄之資，落魄，失業無次也。《史記》：「酈食其家貧落魄。」又宋楊僕隱居被召，妻作詩送云：「更休落魄貪杯酒，亦莫猖狂愛作詩。」長於膏紈之習，膏，肥澤之物。紈，音完，純麗之物。唐元德秀死，族弟哭之慟，或笑之，彼曰：「大夫未嘗完布帛而衣，具五味而食，吾哀之，以戒綺紈粱肉者。」放情任俠，任，音壬。相與信爲任，同是非爲俠，所謂權行州縣、力折公侯是也。技癢如故，癢，以兩反。癢，痛也。有能欲逞曰技癢，言人有技藝不能自忍，如人之癢也。老杜《哀鄭虔》詩云：「《薈蕞》何技癢。」日與賈人杜三昵比，生則羨杜之財，杜則慕生之色。昵，尼質反；昵比，親狎也。羡，貪慕也。因共飲博，啗以厚利，博，戲局也，如樗蒲之類。啗，徒覽反，餌之也。仲逵角勝收錢，如探囊中之物，角，競也。探，以手摸取也。往無不獲。蘂卿戒之曰：「富商多狡，慎勿締交。始雖因彼求贏，終必喪吾所有。」生不聽。

他日，會賓客爲呼盧之戲，盧，黑六也，得黑六爲勝，故賭博曰呼盧。唐嚴續相公有歌妓，唐鎬給事有通犀帶，皆一代

尤物。唐有慕妓之色，嚴有欲帶之心，因爲呼盧之會，出妓解帶，較勝負於一擲。六骰數巡〔七〕，唐大勝，乃酌酒，令妓歌一曲而別，嚴悵然遣之。杜出錢百萬，請以藥卿爲賭，仲逵狃其勝，不暇他顧，竟許之。交書畢，飲而射之，博弈者，先置物於此，勝者取之，如射而獲然，故謂之射。仲逵三擲三北，神氣沮喪，舉座亦皆慘然失色。座，位也。乃召藥卿至，告以實事，交書見授，且勞曰：勞，慰也。「我爲貧所驅，不免相累，事既如此，噬臍焉及！悔事不及曰噬臍。《左傳》：「楚文王伐申過鄧，鄧侯曰：『吾甥也。』止而享之。聃甥請殺之，鄧侯不許，聃曰：『亡國者，此人也；君不早圖，後君噬臍焉及！』」且悲歡聚散，人事之常，善事新人，不日黃金來贖矣。」娘度不免，度，料也。佯爲好語曰：「去貧就富，妾亦奚辭？佯，詐也。天數安排，莫非前定。倘新郎不棄過采殘容，當致力衾裯，衾，大被也。裯，單被也。《詩小星》章：「肅肅宵征，抱衾與裯。」《左傳》：「晉太子圉質於秦，秦妻之。將逃歸，嬴氏曰：『寡君使婢子執侍巾櫛，以固子也；縱子私歸，棄君命也，不敢從。』」如前日之事故郎也。但請一杯別酒〔八〕，還與諸兒一訣。」訣，別也，絶也。杜大喜，命酌紫螺杯飲之。既訖，歸家，携兩兒撫其背曰：「汝父薄情，殊無聊賴，別離常事，死亦何難？徒以汝曹爲念。」曹，衆也。言終，以翠絛自縊。絛，音叨，編絲繩也。杜怪其遲，促令召之，促，速也，催也。則死已久矣。

仲逵悔恨，備儀收葬，爲文祭曰：

維娘子，閨門之秀，令德之全。精神雅淡，舉止鮮妍。鮮妍，色麗也。洎歸於我，洎，及也。與我周旋。豈期中路，遽爾離筵。我公遠守，相隨遥邊。北南無雁，解見《翠綃》。垂六餘年。垂，幾也。銷金帳裏，宋党進家有銷金帳。怨鶴驚猿。《北山移文》云：「蕙帳空兮夜怨鶴，山人去兮曉驚猿。」言周顒不仕〔九〕，隱居在山側，獨卧蕙帳，與猿鶴並處；今被召去，則帳空而鶴怨，猿亦驚矣。嗟嗟奇蹇，奇，數之零也。蹇，屯難也。命蹇曰

數奇。前途屯邅。《易屯卦》：「屯如，邅如。」屯，難也。邅，行不進也。天涯海角，涯，邊也。角，隅也。古詩云：「相去萬餘里，各在天一涯。」風塵客氈。氈，毛席也。幸聞來信，舉策歸鞭。琴瑟之樂，鸞膠續絃。麟鳳州，在西海中央，其上多麟鳳，仙人煑鳳喙麟角，合煎作膠，名續絃膠，又名連金泥。凡弓弩絃斷及金折，並以膠粘之，則又相著。漢武帝時，西海獻鸞膠，後帝絃斷，以膠續之，兩頭遂相著，終日射之不斷，帝大悦，名續鸞膠。宋陶穀狎妓贈詞云：「待得鸞膠續斷絃。」甫償契闊，契闊，隔遠之意。《詩擊鼓》章：「死生契闊，與子成説。」已誤嬋娟。嬋娟，好美貌。我殊太薄，汝最堪憐。棄捐至此，負之何言？花摧别院，桂隕中天。芙蓉滴露，芙蓉，木蓮花也。滴，水點也。王介甫詩：「水邊無數木芙蓉，露滴臙脂色未濃。」楊柳摇煙。風景如舊，人何依焉！何以度娘？禮中乘禪。資度、普度，禪家語。禪家三乘，有大乘禪、中乘禪、小乘禪。何以慰娘？結後生緣，唐開元中，賜邊將士衣，製於宫中。有兵士袍中得詩曰：「沙場戰戍客，寒苦苦爲眠。戰袍經手作，知落那誰邊？留意多添線，含情更著綿。今生已過了，重結後生緣。」兵士以詩白帥，帥進呈。明皇以詩徧示宫中，曰：「作者勿隱，不汝罪也。」有宫人自言萬死，明皇深憫之，遂以嫁得詩者，謂之曰：「吾與爾結今生緣。」邊人感泣。山衢海陸，此恨難痊。街道曰衢，高平曰陸。痊，病愈也。嗚呼小姐！姐，女子之總稱。歆此芳樽。鬼神食氣曰歆。尚享！

仲逵既失偶，深懲過咎，然而生理日蹙，朝干暮貸，干，求也。貸，借也。取給於人。因念故交有任歸化者，歸化府，屬興化。往投之，冀求活己。途中渴睡，假息丹楓樹下，楓樹似白楊，葉圓、枝有脂而香，霜發色丹，故謂之丹楓。聞空中有聲曰：「果是馮郎否〔一〇〕？如有舊情，某日某刻，可就徵王祠下相候。徵王，姊諱側，妹諱貳。時太守蘇定貪暴，姊妹興兵攻之，定嶺南六十五城，自立爲王，稱徵姓。没後，甚有靈應。今祠在福禄縣喝江社，番禺舊城亦有之。恩情切至，勿以幽冥爲間。」生怪其聲似蘂卿，引自四望，但有陰雲暝合，從西方去。暝，音命，

晦也。

生甚怪訝，訝，疑怪也。然猶欲驗其實，如期至祠所。只見斜陽入窗，綠苔沿砌，苔，水土潤氣所生也。砌，七計切，階甃也。時聞烏鵲噪於枯柴修竹間。脩，長也。惆悵將歸，惆悵，失志望恨貌。日已銜山矣，乃偃卧於橋梁破板。三更末，聞哭聲裊裊，裊，尼了切，聲不絶也。自遠漸近，及前半丈，可辨顏色，果蘂卿也。語生曰：「多謝良人，遠來跋涉，草行曰跋，水行曰涉。何以爲贈？」仲逵但稱罪責，因備詢始末。蘂卿曰：「妾歿後，上帝憫其非命，尋加恩旨，尋，仍也。見隸嚴祠，隸，屬也。職掌箋奏，箋，表也，書也。豈遑相訪？昨因行雨，暫爾驚喚；否則終古悠悠，無地可遭逢也。」仲逵曰：「娘來何遲也？」蘂卿曰：「頃御雲車，上參帝所，參，覲也，謁也。以卿來，故稟請先回，稟，受命也；今人以白事爲稟。所以少不如約耳。」相携就寢，語及時事，蘂卿蹙然曰：蹙，音促，愁貌。「妾常奉侍左右，竊聽諸仙語，謂胡朝訖籙，丙戌歲兵革大起，按丙戌乃胡漢蒼開大四年，是年明人來伐；至丁亥年，胡滅。軍旅曰兵革。殺傷攻刺，二十餘萬，虜掠者不在，自非邁於種德，《書》：「臯陶邁種德。」注：「邁，勇往力行也。種，布也。」只恐玉石俱焚。《書》：「火炎崑崗，玉石俱焚。」時有真人姓黎，從西南方出，勉教二子堅與追隨，妾雖死不朽矣。」天將明，急起爲別，且行且顧，冉冉而逝。冉冉，行貌。《楚辭》：「老冉冉其將至。」

仲逵遂不復娶，撫育二子，至於成人。二十歲曰成人。及黎太祖藍山奮劍，二子以兵從之，歷入侍內等職，至今快州猶有子孫在云。

嗚呼！女有三從，從夫一也。蘂卿之死，果從夫乎？曰：「不然！古之所謂從者，蓋從義而不從欲。死合於義，何害其爲從？從義所以從夫也。」有婦如此，使之含冤泯泯，仲逵亦豚犬兒

哉？曹操見孫權軍伍整肅，歎曰：「生子當如孫仲謀；如劉景升兒子，豚犬耳！」欲齊其家者，當躬率以正，使之無愧於妻子，斯無愧於天地矣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每席間相遇」，「席」字原作「寂」，據甲、丙本改。

〔二〕「言雖不見聽」，「見」字原無，據甲、丙本加。

〔三〕「以父蔭補建興一職」，「以」上原有「欲」字，據甲、丙本删。

〔四〕「立言謂藥卿曰」，「立言」二字原無，據甲、丙本加。

〔五〕「心亦願留」，甲、丙本無。

〔六〕「歐陽脩《妾薄命》詩」，「妾薄命」原乙作「薄命妾」，據原詩改。

〔七〕「六骰數巡」，「骰」字原作「骼」，據文意改。

〔八〕「但請一杯別酒」，甲、丙本作「但請一樽酒，借觴爲餞別」。

〔九〕「言周顒不仕」，「顒」字原作「顗」，據《南史》改。

〔一〇〕「果是馮郎否」，「果是」原作「是果」，據甲、丙本改。

木棉樹傳

程忠遇，北河美男子也，家貲極厚。貲，財也。賃舟南販，賃，女禁反，借也。泊柳溪橋下，舟附岸曰泊。常往來南昌市間。每至途中，輒見美姝從東村出，姝，音樞，美色也。一侍兒踵後，程偷眼微觀，真絶代佳人；杜甫歌云：「佳人絶代歌，獨立發皓齒。」但異鄉旅次，無從質問，賓客館舍曰旅次。從，由也。含情鬱結而已。鬱，氣不通也。結，思不解也。

他日復出，見亦如之，欲以微辭挑動，挑，戲也。則翻裳急逝，語侍兒曰：「我久爲春酲所困，貪眠不起，古詩云：「酒濃猶覺春酲困。」又云：「連日春酲苦未消，强排愁思過溪橋。」酲，酒病也；又酒未醒也。溪橋泯跡，將半載矣；未審今朝已作如何風景？夜當訪舊，少慰幽情，汝肯相從否？」侍兒曰：「諾！」忠遇聞之喜甚。日既暮，預就溪橋竊候。候，伺探也。人定時，即亥時也。女果與侍兒携胡琴一張，琵琶，一名胡琴，乃胡中馬上所鼓，故名。琴有絃，故言琴則曰張。行至橋頭，嘆曰：「溪山歷歷，不改前度；惟恨女郎零落，不作向時逐伴，唐文宗時，梁厚本臨渭水，接得一物，發視之，乃一女郎，粧色儼然。詢之，乃是宫人，善小忽雷，因納爲妻。小忽雷即胡琵琶。使人有感舊之悲耳！」遂凭欄危坐，凭，蒲明反，倚也。欄，勾欄也。自援胡琴，操南宫幾音，弄《秋思》

數遍。白居易《醉吟先生傳》：「詩酒既酣，乃自援琴操宮聲，弄《秋思》一遍。」按樂府有《秋思詞》，征婦詞也。良久，捨琴而作，曰：「欲寫幽懷，作，起也。寫，除也。謾勞寄指；但調高意遠，舉世無知音，誰能會意？伯牙鼓琴，志在高山，鍾子期曰：「善哉！巍巍乎若高山。」俄而，志在流水，曰：「善哉！蕩蕩乎若流波。」子期死，伯牙破琴絶絃，以爲世無知音，終身不復鼓。不如早歸來耳！」忠遇趨前揖曰：「僕知音者，願少試之。」女佯驚曰：「郎亦在是耶？昨妾屢蒙下顧，厚惠銘心；長顧少曰下顧。第以路次匆忙，誠難款曲。匆忙，聚會雜冗處。今乘清夜，暫覔閒遊，不意郎先在此。向非天緣素定，未必重逢屑屑。雖珠玉在側，但覺我形穢，不能不以此爲嫌也。」衛玠，豐神秀異，人皆以爲玉人。王濟，玠之舅也，每見玠輒嘆曰：「珠玉在側，覺我形穢。」蓋謙言人美己惡也。問其姓名住址，住，居也。址，基也。女攢眉曰：「兒姓葉名卿，鄉中大姓晦翁之女孫也。嚴慈急逝，嚴父慈母也。家計單寒，昨爲大兒所棄，徙居外郭矣。竟覺得人生如夢，不如身在時且暫爾行樂；一旦入地，便是黃泉人物，天玄地黃，泉在地中，故云黃泉。見《唐詩直解》註。雖欲追歡覔愛，尚可得乎？」遂同入舟中。女低聲謂曰：「殘容衰謝，與死爲鄰，度日如年，無人酬答。願君子扇陽和於幽谷，泄暖氣於寒荄，寒荄，冬月草根也。見《月令廣義》。使墮紫飄紅，偷弄韶光，韶光，春色也，取和暢之義。則一生之活計足矣。」乃褻裳戲劇，劇，弄也。極其歡昵。

女占詩二首，穩度其辭以授人曰占口。以記其樂。云[一]：

其一

窮閻久困午眠遲，閻，里門也。午眠，晝寢也。羞對新郎話別離。近曰別，遠曰離。玉笋整斜珠釧子，

笋，鬼尹反；玉笋，美手之稱。見《西厢》註。釧，臂環也。香羅脱換繡鞋兒。《西厢曲》云：「何時重解香羅帶？」又云：「繡鞋兒剛半折。」乃戲拈足也。夢殘半枕迷蝴蝶，莊周夢爲蝴蝶，栩栩然蝴蝶也；俄而覺，則蘧蘧然周也。不知周之夢爲蝴蝶與？蝴蝶之夢爲周與？周與蝴蝶，則必有分矣。春盡三更怨子規。子規，怨鳥，一名杜鵑，亦名杜宇。春至則鳴，其聲哀切，聞之有離别之苦。昔蜀王名杜宇，號望帝。時有荆人鱉靈，尸隨水上至汶山，復生。見望帝，帝立爲相。後以其德不及鱉靈，乃委國授之，自亡去，化爲杜鵑。故蜀人聞杜鵑鳴，則曰：「是我望帝也。」此去未酬同穴約，《詩大車》章：「穀則異室，死則同穴。」蓋約之之辭也。又，郗嘉賓死〔二〕，婦弟欲迎其姊還，姊終不肯，曰：「生縱不得與郗郎同室，死寧不同穴乎？」好將一死爲心知。

其二

佳期忍負此良宵，醉抱銀箏撥復挑〔三〕。箏，樂器，以竹爲之，長三尺，十二絃，柱高三寸，蒙恬所造；謂之銀箏者，飾以銀也。玉燕任慵簪墜髻，玉燕，釵名。漢武帝起招靈閣，有神女進玉燕釵，帝以賜趙婕妤，後化爲白燕飛去。慵，懶也。髻，音記，綰髮也。金蟬幾怕束纖腰。唐薛逢《夜宴觀妓》詩：「燈火熒煌醉客豪，捲簾羅綺艷仙桃；纖腰怕束金蟬斷，鬢髮宜簪白燕高。」怕，音破，畏也。煙舒棠萼紅猶濕，萼，逆各反。花外曰萼，花内曰蕊。汗裉梅粧白未消。裉，花謝也。宋武帝女壽陽公主，人日卧含章殿簷下，梅花落于額，拂之不去，色轉瑩然。後人效之，作梅花粧。早晚結成鸞鳳友，于生詩：「今日結成鸞鳳友，方知紅葉是良媒。」風晨月夕任招邀。

程本商人，不識文字。女爲隨言釋意，忠遇大稱曰：「子之艷藻，艷，色也。藻，文辭也。不減易安，《朱子語録》云：「本朝婦人能文，只有李易安與魏夫人。」易安能文，頗多佳句，嘗作《九日詞》云：「簾捲西風，人似黄花瘦。」此語

非婦人所能也。必能以文章名家。」女笑曰：「人生貴適志，張翰初應齊王辟，後嘆曰：「人生貴適志焉，富貴何爲？」即去。文章士苴，一堆黄壤耳！苴〔四〕，音且，側下切，糞草也。《莊子》云：「道之精以治身，土苴以治天下。」又古詩云：「一堆黄壤蓋文章。」班姬蔡女，今亦何在？班姬，班彪之女，曹世叔之妻，名昭，班固其兄也。固嘗作《女誡》七篇、著《漢書》，未及竟而卒；昭踵成之，號曰大家。又蔡邕之女，名琰，博學有才辨，曹操嘗因事問曰：「聞夫人家多墳籍，猶能記憶之否？」琰因爲曹操寫之，文無遺誤。孰若眼前借景，偷弄片時春，過了一生哉？」將曉辭去，晚則復來，將及月餘。

時並宿商友，其中有識者，謂忠遇曰：「吾子在羈旅中，羈，古奚反，寄也；旅，舍也。言行止無定所也。宜深自韜匿，韜，藏也。遠避嫌疑。胡乃萌有欲之懷，悦無媒之女？不明去處，不究來由，脱非繡閫寵姬，便是紅樓富女。白樂天《議昏》詩：「紅樓富家女，金縷繡羅襦。見人不斂手，嬌癡二八初。」紅樓，富女之所居也。一旦事情難掩，聲跡易彰，上有嚴刑之加，下無親黨之援，子豈得晏然而已乎？奚不問至所居，賺求得實？賺，音湛，潛訪也。或辭而遣，或竊而逃，如昌黎之放柳枝，韓昌黎侍姬，一名絳桃，一名柳枝。初，愈出使未歸〔五〕，柳枝竄去，家人追獲。及鎮州，有詩云：「別來楊柳街頭樹，擺亂春風只欲飛；惟有小桃園裏在，柳枝不發待郎歸〔六〕。」自是，放柳枝，而屬意於絳桃。李靖之載紅拂，李靖謁楊素，有一妓執紅拂侍側，目靖久之。靖歸逆旅，夜有紫衣戴帽人叩門，延入，脱衣去帽，乃美人也。靖驚詰之，告曰：「妾楊家紅拂妓也，絲蘿願托喬木。」遂與俱適太原。此萬全之計也。」忠遇然之。

他日，謂女曰：「我本遠客，偶結良緣；然咫尺仙居，未嘗蹤跡，六寸曰咫，十寸曰尺。非所以安遊子之情也。」女曰：「妾居誠不遠，但今日遭逢，私中之遇，只恐嬋娟見妬，耳目生疑，鴨打而鴛驚，吕士隆知宣州，好笞官妓，妓皆畏笞，欲逃去。適杭州一妓到，士隆喜之。一日，郡妓犯小過，士隆欲笞之，妓曰：「不敢辭，但恐杭妓不

安耳。」士隆乃赦之。梅聖俞作詩云：「莫打鴨，打鴨驚鴛鴦。鴛鴦新向池中浴，不比孤洲老鵁鶄。」蘭焚而蕙慘。故寧候星而往，戴月而歸，免爲郎君所憂也。」忠遇請之力，女笑曰：「妾本以敝居爲恥，今君不信，何惜偕往？」

乃於是夜三鼓，乘天氣陰暝，俗冥字，幽冥也。步至東村。見竹籬環匝，匝，作答切，圍也。間以數叢枯葦，中有一區茅屋，制極卑陋，四面皆薜蘿侵壁。薜，音備，香草也。女指之曰：「此妾停針餘暇安身之所，郎且排門少憩，且，未定之辭。排，推也。憩，音契，息也。候妾點燈來也。」遂傴僂而入，傴僂，背曲不伸也。暫停門限間。每微風來，覺有腥臭味發。方徘徊驚訝，忽火光中起，見左邊安小藤床，藤床，以繩穿爲坐器。床上有朱棺，背覆紅羅一幅〔七〕，以碎銀沙題曰：「葉卿之柩」。在床曰尸，在棺曰柩。柩傍有塑泥女子，捧胡琴侍立。忠遇膽寒髮竪，狼狽走出。狼似犬，鋭頭白頰；狽，狼屬。狼前足長後足短，狽前足短後足長。狽無狼不立，狼無狽不行，相離則不能進退。故世言事乖者謂狼狽。《漢·周勃傳》：「狼狽失據。」已見女子當道而立，謂曰：「兄既遠來，萬無歸理；況曩日詩句，固以死爲期，願早相從，以諧同穴之約。孤眠若此，豈輕相捨哉？」遂前挽其衣。幸而衣裾微毀，裾，音據，衣後襟也〔八〕。裂之得脱。走至溪橋，幾不能言矣。

詰朝，詣東村覓問。平旦曰詰朝。果有晦翁孫女年二十，死已半載，殯在外郭矣。忠遇因感重疾，其女亦倏忽來往〔九〕，或於沙磧大呼，磧，音迹，水渚有石也。或就船窗細語。忠遇每時時應答，欲翻身馳去。舟人以繩苦繫，則駡曰：「我妻所處，有樓臺之樂，有蘭麝之薰。行當赴之，斷不爲塵籠絆著，絆，縶馬足也。汝曹何預？强以繩索相加哉！」一夕，船夫熟睡，經明始覺，則亡已久矣。急趨外郭，已見抱棺而死，因即其地葬之。

此後凡陰黑之宵，見二人握手同行，或歌或笑〔一〇〕。往往索人之祈禱，要人之薦祭，要，平聲，求也。祭

無牲曰薦，加牲曰祭。稍不如願，禍害尋作。鄉人不勝其患，潛發塚破棺，併男女骸骨，散之江中。江上有寺，寺有木綿古樹，相傳已百餘年，木綿樹高數丈，春開紅花，花中綿軟白，可爲布。遂依樹爲妖。欲加斬伐，則斤摧斧折，牢不可動。

陳開禧庚午歲，開禧，陳憲宗年號，原名祐，後改禧。庚午，第二年。有道人宿樹傍古刹，居寂寞而無爲，蹈修真而執平者，道人也。刹，音察，僧寺也。時江寒月淡，萬籟俱寂，籟，音賴，凡孔竅機括皆曰籟，有人籟、地籟、天籟；萬籟，猶萬聲也。見二人，裸逐笑鬨。鬨，鬭聲。移時，俄就禪關扣問。道人疑其懷春男女，乘月相招，《詩》：「有女懷春。」註：「男女相思，懷婚姻也。」且醜其爲人，閉門堅卧。翌日，就村中老叟，明日曰翌日也。備言所見，且嘆民風偷薄。叟曰：「吁！此妖物依憑古樹，于今有年，安得斬邪之劍，爲斯民斷此惡荄也！」商時，鐘山道士雲中子見紂宮妖氣上沖，遂令道童砍山下枯柯木，削成一劍，進之，請懸宮中以驅邪。道人沉吟良久，曰：「我以濟人爲業，事有至此，已曾面覩，若不垂法手，是見溺而不援也。」乃召鄉人，具嚴壇法椅，椅，音倚，坐凳爲椅子。書符三道，一釘之樹側，一沉之江中，一則當空焚碎。宣行畢，即厲聲曰：「此間淫祟，久矣憑陵，假爾神兵，翦除凶醜，法無稽滯，火速奉行！」有頃，雲霾漲浮，霾，音埋，晦也。咫尺不辨；洪波震蕩，聲動天地。俄而風止，稍稍開霽，霽，音祭，雨止也。則木綿已拔，枝柯碎爛，如裂麻之狀。繼聞空中有鞭撾泣哭聲，撾，職瓜切，擊也。衆人仰視，見牛頭馱卒，可六七百人，馱，音陀，馬負物也；又疾驅也。枷二人去矣。

鄉人以財厚贈，道人拂衣不顧，竟入深山去矣。

嗚呼！魑魅魍魎，雖自古不以爲天下患，魑魅，山鬼也。魍魎，水怪也。然匹夫多欲，庸或犯之。忠遇商人無識，不足深責矣。彼道人爲民除害，功德宏茂。後有秉王充之論衡，姑取節焉。王充性恬淡，

不貪富貴，淫讀古文，甘聞異言，傷時憫俗，故爲《論衡》之書，凡八十五篇。論衡者，論之平也，所以銓輕重之言，立真僞之平也。不可以其學之幻，幻，熒絹切，妖術也。而竟斥其非；不可以其途之他，而竟没其善。庶乎君子與人忠厚之意也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云」，甲、丙本作「詩曰」。

〔二〕「郗嘉賓死」，「郗」原作「郄」，二字多混淆，今據《世説新語》改，下同不注。

〔三〕「醉抱銀箏撥復挑」，「撥」原作「扒」，即「撥」字俗寫，據甲、丙本改。

〔四〕「苴音且」，「苴」字原作「土」，據下句「音且」改。又，「且」字下原衍「苴」字，今據文意删。

〔五〕「愈出使未歸」，「歸」原作「調」，據下文改。

〔六〕「柳枝不發待郎歸」，「待」原作「侍」，據文意改。

〔七〕「背覆紅羅一幅」，甲、丙本「背」上有「棺」字。

〔八〕「衣後襟也」，「襟」原作「裾」，據文意改。

〔九〕「倏忽來往」，甲、丙本作「倏來忽往」。

〔一〇〕「或歌或笑」，甲、丙本「笑」作「哭」。

茶童降誕録〔一〕

楊德公，名昨，山南常信人，李惠宗朝按獄宣光鎮，伸冤理枉，獄得其平，因其慈祥惠物，時人以德公呼之。

年五十，無子，忽病革，革與亟同，急也。《禮記》：「曾元曰：『夫子之病革矣。』」死而復甦，甦與蘇同，死經日復生曰甦。語人曰：語，去聲，以言告人也。「我適至一所，黑城鐵壁，方欲趨就；俄而有一吏止之，引之而右。」右則紅門朱扁，扁，補典反，門户封署也。遂攝衣偕入，攝，整飭也。見長廊巨宇，廊，廡也。束絛而前後侍立者，約百餘人。絛，音叨，組紃之屬，編絲繩也。中有紫袍二員，對案而坐，目吏取楊氏朱簿來，撿閱移時，撿，九輦切，察也，校也，通作檢。閲，觀也；又較勘文書也。相顧謂曰：「陽間無此等人物，全活甚衆；所恨者享齡不遐，齡，年也。箕裘無繼。承祖父之業曰箕裘。《禮·學記》：「良弓之子，必學爲箕；良冶之子，必學爲裘。」不表斯人，爲善何勸？行將白之帝矣！」白，告也；下告上曰稟白。即命退東廊憩息。半日許，復命引入，謂曰：「子平生在世，素以善聞，上帝嘉汝，畀以奇男，延壽二紀。可早歸來，努力陰功，努，用力也；與砮別。勿謂

冥冥無知也。」使吏引還。既出門，楊公問曰：「是何官府？所主者何員？所司者何事？」吏曰：「此即酆都別署，二十四司之一也。酆都，地府北陰獄也。官舍曰署。凡人初死，必經于此，由朱録通作籙。尚有生還，陷墨籍斷無出理〔二〕。非公誠於樂善，恐亦無由得脱也。」遂叉手爲別，俗呼拱手曰叉手。如夢始覺。

夫人亦言：「是夜一更末，有小星墮懷中，墮，杜卧切，落也。心覺微動。」既孕，及期而生子，命名天錫。性酷好茶，常自比於盧仝、陸羽：盧仝性好茶，時孟諫議大夫以新茶寄仝，仝受自然煎而飲，乃作《茶歌》：「開緘宛見諫議面，手閲月團三百片。」又陸羽有文學，性嗜茶，著《茶經》三篇。然天資高邁，學問該博，書厨文苑無不涉獵。厨，櫝也。陸澄博覽，王儉曰：「此書厨也。」涉，渡水也。獵，捕獸也。言人之博覽群書，如涉水捕魚、獵山取獸也。公喜曰：「吾有後矣！」遂專以義方教焉。按石碏云：「愛子教之以義方。」言愛子之道，教之以方外之義，弗納于邪。又馮道《贈竇家》詩曰：「燕山竇十郎〔三〕，教子以義方；靈椿一株老，丹桂五枝芳。」

後二十四年，公無病而終。天錫哀痛踰禮，遠近哀之。既免喪，晨昏肄業，略不少懈。肄，音易，習也。但家貲甚窶，鮮能自給，窶，貧也。望門出贅，無人肯納，贅，之瑞切，是餘剩之物；男無聘財，以身自質于妻家曰贅，猶人身之有肬贅也。賈誼策：「家貧子壯則出贅。」村翁里嫗率以貧見拒。生嘆曰：「我父能活千人死，不能救一子貧，爲善者果何益哉！」言未竟，見一人衣冠甚偉，自稱石大夫，前來揖曰：「昔受楊公厚恩，無以爲報，止有息女漢英，願拂枕席。息，子也，子吾所生曰息。拂，音弗，拭也。卿宜重自愛惜，勿以貧故，損平生志慮。」言訖不見。天錫甚怪之，但私識其言。

聞仙遊有陳先生，授徒數百人，挾策從之，挾，以手挾也。策，書簡也。《唐·儒學傳》：「四方挾策負素以從學。」寓居青鄰村舍。村有巨族姓黄，見生容貌瓌奇，瓌，孤回切，偉也。文詞贍麗，遂有東床之願。晉王羲之，王導

從子也。郗鑒使門生求女壻於導，導令遍觀弟子門生。歸曰：「王氏諸少並佳，然聞信至，各自矜持；惟一人在東床坦腹，獨若不聞。」鑒曰：「此正佳壻！」乃訪之，乃羲之也。遂妻以女。後羲之爲右將軍。謂妻曰：「吾累世以商起家，非歉於財，所乏者佳婿令婚(四)。獨孤郁最爲權德輿所稱，以女妻之。憲宗嘆曰：「德輿乃君佳婿。」今有楊生僑居鄰左，僑，旅寓也。真南州豪傑，且吾觀其相，終當貴發。我家醜女，垂及長成，牽絲之求，舍此奚適？」唐郭元振，美丰姿，宰相張嘉貞欲納爲壻，曰：「吾有五子，令各持一色絲於帳後。子牽之，得者爲婦。」元振牽一紅線，得第三女，有姿色。其妻允可。竟納而壻之，凡納聘之需，娛賓之具，一切黃家取辦。生殊感悦，喜慰如狂。但時時於岑寂中，常凝情獨坐，掩卷長吁。娘適見，因問其故。生曰：「昔見神人先告，謂我所娶者，石氏漢英也。今而幸贅高門，獲聯華族，神人指示，既爾乖戾，將來成就，未必端的，故不能不掛慮也。」娘聞言，泫然下淚，泫，胡犬切，流涕貌。曰：「此必妾父也。妾幼時字漢英，父姓石名厖，守在宣光，爲上官誣構，一門遭禍，竟死獄中，時妾方在童稚。聞有楊德公者，憫其無罪，堅拒有司，毅然竟赦，顛連賤質，僅獲生全。顛連，顛沛流連也。嚴堂哀之，養爲己子，螟蛉之托，十載于兹，《詩·小宛》篇云：「螟蛉有子，蜾蠃負之。教誨爾子，式穀似之。」注：「螟蛉，桑上小青蟲也，似步屈。蜾蠃，土蜂也，似蜂而小腰。蜾無子，取螟蛉養之，置木空中，祝之曰：『類我！類我！』七日夜，化爲蜾子。故凡人養他人子，皆曰螟蛉。」實則石大夫子也。」生駭曰：「吾即德公兒也。古來伉儷，莫匪夙緣，伉，音抗；儷，音麗。配偶也。孰謂赤繩紅葉果虚語哉！」唐韋固少時未娶，旅次宋城店，遇老人倚紅囊，坐向月下撿書。固因問囊中何物？曰：「赤繩子！以繫夫婦之緣。雖仇家異域，此繩一繫，終不可易。」固問己妻何在？老人曰：「君妻乃店北賣菜陳嫗女。」翌日，固往視之，見一嫗抱二歲女，甚陋。固怒，磨小刀付奴刺之，纔傷眉間。宋城宰王泰聞之，收養爲子。後固參相州軍事，泰因以妻之，女容貌端麗，眉間常貼金鈿。固逼問之，女曰：「妾郡守之息女也，少孤，乳母

鬻菜以給。常抱于市，爲賊所刺，其痕尚在，故貼花鈿。」宋城宰因名其店曰定婚店。唐僖宗時，有書生于祐晚步禁衢，見御溝流一紅葉，其上有詩云：「流水何太急，深宮盡日閑；殷勤謝紅葉，好去到人間。」祐復題詩云：「曾聞葉上題紅怨，葉上題詩寄阿誰？」復送流去。韓夫人又拾得之。後祐托韓泳門館，因帝放宫女，泳嫁韓夫人與祐。及成禮，各於篋中取紅葉相視，於是感嘆曰：「事豈偶然，莫非前定？」因作詩云：「今日結成鸞鳳友，方知紅葉是良媒。」

生既以事出希奇，情好愈篤。內有棲身之所，外無餬口之憂，餬口，解見《夜叉》。《左傳》：「餬其口於四方。」文場肆力，學業精研。歷春秋兩試，初受京官教職，次歷提刑等官。纔二十年，遂躋于顯宦焉。公能忠以事君，廉以律己，兩朝開濟，趙普，字則平，薊州人，初相太祖定天下，再相太宗致太平。出《宋史》。廟堂倚重；但少時貧窶，侮慢者多，髮怨絲恩，稍稍修復，是其短也。唐李訓、鄭注，平生絲髮恩怨無不報者。

常設祈安道會，峩星冠而曳霞裾者，數百人餘。按星冠，道士所載之冠，冠上有點星也。繼有一道士，人行大道，號曰道士。士者何？理也，事也。身心順理，唯道是從，從道爲事，故稱道士。弊袍破履，盤跚而進，盤，當作蹣，通作蹣；跚，相關切。蹣跚，跛行貌。把門者不納，强之至再，閽者禀命。閽，音昏，守門人；王宫每門四人，司晨昏以啓閉，故名閽。公叱之，道士行且嘆曰：「故人尋故人，不意故人果薄情如是！烏蹲之厄，幸免相煩，烏蹲，在南海外。胡季犛領舟伐占城到此，亦遇風波。勿謂故人負故人也。」公聞之，使人追請，下階延接。坐定，道人曰：「相公今日官居鼎鼐，地起樓臺，宋魏野《上寇公》詩：「有官居鼎鼐，無地起樓臺。」行則金吾静街，金吾，官名，一云杖名。按金吾，烏名，形如美人掌，性通靈，不睡，能辟邪；古人有刻形於杖頭，天子出，令官執以前行以辟邪，故官名金吾。唐李林甫爲相，多結怨，慮刺客，出則步騎百餘人，金吾静街。止則花鈴護閣，花鈴，似鐘而小。唐寧王，春時花開，以紅絲繩綴金鈴於花下，以驚禽雀，號爲護花鈴。又晉尚書左僕射羊祐，都督荆州事，閣內置鈴架，以警防不虞。人間富貴，想

極平生，獨不記紫微之樂乎？」公曰：「鼎鼐之居，粗嘗竊寵；紫微之樂，未究來由。」道人曰：「公爲慾河汩没〔五〕，迷沉至此，請爲陳之：昔公爲帝所茶童，吾爲星曹酒吏，日侍紫微垣，相從舊矣。帝一日罷朝，語群仙曰：『汝曹誰肯作下界遊觀，領取十餘年宰相？』唐衡岳寺，有僧執役，性懶而食殘，號懶殘，李泌異之。一日往見，正撥火煨芋啖之，取其半授泌，曰：「勿多言，領取十年宰相。」群仙相視，無適先對。公即欣然從之。帝曰：『行矣！閻浮之樂，不減天曹，閻浮世界，人間也；一説須彌山有閻浮樹，影於月宫，故下界曰閻浮。勿以塵寰爲隘也。』隘，烏解切，陋狹也。時予侍立，故見其詳。」且以靈丹一粒授之。粒，音立，米顆也。飲既畢，則惺然有悟，惺，悟也。醒，醉解也。漸漸記前生事矣。曰：「吾之履歷，既以略聞，君何以却在人也？」曰：「某性麄豪，又善使酒，上帝微賜譴訶，謫在塵寰，謫，音窄，責也，罰也。將歷三紀。今謫期已滿，還補星曹舊職，與公有舊，故來相訪耳。」公又問烏蹲之説，道人愀然不樂，愀，七小切，色變也。屏人謂曰：「後五年，公當有海濱之行，吾恐於其時，重遭奇禍。」公請其故，曰：「公爲宰相，無他過咎；只緣當途日久，頗用愛憎，今則產怨已深，冤魂塞路矣！」公曰：「奈何？」曰：「無傷也。吾本字君房，脱有急，脱，或然之辭。但焚香一瓣，以字呼之，瓣，音卞，片也。宋陳師道〔六〕，字無己，號後山，詩云：「向來一瓣香，敬爲南豐贈。」曾鞏，字子固，盱江人，學者稱爲南豐先生。出《尚友録》。吾至，亦一助也。」

是夜遂同宿。公曰：「君既相知，奚以相教？」道人曰：「夫德者善之基，財者争之府。積德如孤根滴露，會見發榮；積財如熾火點冰，終當溜破。溜，力救切，義同流。況不耘而長者，善惡之根；不持而滿者，禍福之機。倚伏之間，至爲可畏。賈誼疏云：「禍兮福所倚，福兮禍所伏；憂喜聚門，吉凶同域。」相公珍重，勉爲仁而已矣。」珍，猶慎也。公曰：「吾聞天道公明，如持衡握鏡。有神明以記其迹，有造化以司其平；

照必洞而無私，網雖疎而不漏；法可謂至嚴而至密，人固宜無怨而無尤。夫何勸懲所加？猶有混淆若是！利於物者未聞降福，瘠於人者未見罹殃；瘠，前歷切，瘦也。貧雖有志難酬，富則無求不獲，或力學而終身黄馘，宋人有曹商者，爲宋王使秦。其往也，得車數乘；王説之，益車百乘。反於宋，見莊子曰：「夫處窮閭阨巷，困窘織屨，槁項黄馘者，商之所短也。……」注云：「黄馘，耳無潤澤而黄薄也。」或尚奢而奕葉朱幡。奕葉，猶累世也。漢長吏受禄至二千石，所乘之車，左右各執一朱幡。誰云投李報瓊？《詩．木瓜》篇：「投我以木李，報之以瓊筵。」自是種瓜得豆！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；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。此吾所以深惑而終不解也。」道人曰：「不然！善惡之積微而彰，報應之機遲而果。陰功顯處，必須善果圓成；陽福散時，必待惡根滋蔓。滋，多也。蔓，莫半切，枝長也。或將伸而預屈，或欲挫而先驕。有行而貧，或是前生業障；障，隔也；梵書有二障：一曰理障，二曰事障。不仁而富，定爲宿世善緣〔七〕。雖云深遠難知，實則毫釐不爽。故勿以一偏立論，以一槩觀天也。」如是凡數千言，皆寓規勉，公甚欣納。

次早當別，公以黄金十錠錠，徒鼎切，義見《金華》。爲遠行之贐。贐，慈忍切，送行財幣也。道人笑曰：「安用此爲？但力行方便，免使重來，是則故人之賜也。」

後天錫果因言事忤旨，遠投南裔，裔，表也。途經海口，白晝中忽陰霾垂暝，南風勃起，大波如山。《莊子》：「白波如山，海外震蕩。」又楊廷秀《過石硊渡》詩：「中流風作浪如山，前進不得後進難。」有鬼相數百輩，相喧呼曰：「仇家至矣！我乃今日得甘心於相公哉〔八〕？」或操船尾，或登船背，船幾覆者再。急問篙師，篙，音高，進船器也；篙師，即舟長，掌舟楫也。則曰：「烏蹲之地。」方記道士之言，依教呼之。俄見雲軿一兩，軿，蒲眠切，輜車也；重曰輜，輕曰軿。憑空按駐，駐，立馬也。仙童玉女，侍衛嚴肅，遥謂衆鬼曰：「汝曹汩没，業

障殊深，生前既犯於條章，死後更萌於芥蔕，芥蔕，鯁刺也。冤冤相繼，無有了時。胡不滌腸易慮，一心向道？我當奏聞帝庭，一切洗冤魂矣。」衆鬼聞言踴躍，一時散去。公懇款相邀，詢以後事，顧盻間，失所在矣。盻，邪視也。

已而風晴浪帖，晴，日出雨止也。帖，定也。舟始達岸，遂屏其妻子，不知所之。後有見於東城山，或者疑其得道云。

嗚呼！爲善在人，福善在天。天人之相與淵乎哉！楊公一治獄吏〔九〕，僅能伸冤理枉，而天之陽報，已諄諄於夢寐之間；況宰天下者，佐天子，理陰陽，順四時，正心率人，推行善政，使穹壤間無一物不得其所，則天之畀福，當何如哉？至於天錫之事，其白圭之玷乎！《詩・大雅》云：「白圭之玷，尚可磨也。」然與其玷也，孰若併其玷而去之爲愈？當官守者，願勉其所當勉，監其所當監云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茶童降誕録」，丙本作「茶童降誕傳」。

〔二〕「陷墨籍斷無出理」，「出」原作「生」，據甲、丙本改。

〔三〕「燕山竇十郎」，「十」字原訛作「寸」，據原詩改。

〔四〕「佳婿令婚」，甲、丙本作「佳婚令婿」。

〔五〕「慾河汩没」，甲、丙本作「慾河浪汩」。

〔六〕「宋陳師道」，「師」原作「思」，據甲本改。
〔七〕「定爲宿世善緣」，「爲」原作「知」，據甲、丙本改。
〔八〕「我乃今日得甘心於相公哉」，「哉」字原無，據甲、丙本加。
〔九〕「楊公一治獄吏」，甲、丙本「楊公」作「德公」。

西垣奇遇記

天長士子何仁者，紹平間客遊長安，從抑齋先生受業〔一〕。濟文侯阮廌，號抑齋先生；凡稱師曰先生。每朝聽講，途經曲江坊，坊有陳太師故宅，常見二女子，日乘西垣敗壁中，讙譁笑謔，或以佳菓投之，晉潘岳美丰姿，常出洛陽道，婦人遇者，皆投之以果，滿車而回。或以好花擲之。積之日久，生殊不能定情，遂致慇懃焉。女即回顔一哂，慇懃，委曲貌。哂，式忍切，微笑也。謂生曰：「妾一姓柳字柔娘，一姓桃字紅娘，舊時太師婢女。男曰奴，女曰婢。自公即世，久秘芳踪。今日逢春，願作向陽花草，范文正公知杭州，蘇鱗爲屬，時城中官兵往往皆獲薦，惟蘇在外，未見收録；因公事入府，獻詩云：「近水樓臺先得月，向陽花草易爲春。」文公薦之。庶不負風光佳節也。」雨止，日出而風，草木有光，故謂風光。乃携歸寓所，叙其歡愛。採摘間，採，取也。摘，音窄，手取也。二人羞花䫉曰：「妾等春事未諳，芳心正怯，祇恐花情顫掉，䫉，情實也。諳，曉也。顫，音戰，四肢寒掉也。掉，徒了切，摇動也。柳絮顛狂，杜詩云：「顛狂柳絮隨風去。」絮，柳之棉也；作花，非。怨緑羞紅，減了風流一段也。」生曰：「姑試可爾，不敢以雲雨見困。」已而翦燈就寢，則偎金倚玉，偎，烏魁切，愛也。倚，依也。纔攲枕間，攲，音欺，不正也。

已擺碎桃花浪矣。擺，補買切，持而摇振之也；又開撥也。生於卧次索吟。柳先吟曰：

麝塵凉汗濕羅衣，翠黛輕顰八字眉；黛，音代，畫眉黑妝也。顰，皮賓切，眉蹙也。漢帝宫人畫八字眉。報道東風寬嚲緑，報，告也。道，言也。東風，春風也。嚲，丁可切，垂下貌。纖腰擺亂不勝吹。

桃續吟曰：

天高禁籞漏聲遲，禁籞者，禁苑之籞，折竹以懸繩連之，使人不得往來也；又池中編竹籬以養魚亦曰籞。漏，銅壺水也。燈擁銀釭出絳帷；釭，音綱，燈盞也。分付才郎攀折去，新紅認取小桃枝。

生撫掌大笑曰：「春閨情狀，曲盡其妙，艷辭綺句，吾不及也。」亦續吟曰：

倦掩書齋客夢慵，書齋，讀講之所；取齋潔之義。誤隨雲雨到巫峯；解見《徐式》。交飛蝶弄參差白，參差，長短不齊之貌。連蔕花開次第紅。蔕，音帝，果蓏綴實也。並宿任教鶯上下，教，居肴切，使之爲也。分流忍禁水西東；絶聯均是風流種，輿到風流自不同。

此後朝去而夕來，日以爲常。生自謂平生奇遇，未之有過，可以伯仲裴航而尋常僧孺也。伯仲，兄弟也。八尺曰尋，倍尋曰常。唐裴航佐舟於湘、漢〔二〕，同舟樊夫人，國色也。航賂其婢裊烟達詩云〔三〕：「昔爲胡越猶懷想〔四〕，況遇天仙隔錦屏；倘若玉京相會去，願隨鸞鶴入青冥。」夫人曰：「幸無諧謔。與郎少有姻緣，他日必爲配偶。」因答詩云：「一飲瓊漿百感生，玄霜搗盡見雲英；藍橋便有神仙窟，何必區區上玉京？」别舟去。後航經藍橋驛，忽見茅舍，有一老嫗績麻。揖之求漿，嫗呼：「雲英，擎一甌漿來。」航接飲，真玉液也。航憶夫人「雲英」之句，謂嫗曰：「小娘艷麗過人，願娶之，可乎？」嫗答曰：「我老病，神仙遺藥，欲得玉杵臼搗之。人欲娶吾女，但得玉杵臼，其餘無所須。」後航得玉杵臼與之，嫗吞藥，曰：「吾入洞爲裴郎具帷帳。」俄見一大第，仙童侍女引航相見媾婚。後夫婦超爲上仙。僧孺，事見《徐式》。

又一夕，風疎雨驟，二人冒冷而至，低聲語曰：「妾等恐負佳期，勉尋舊約，身如燕子，不耐寒色矣。」耐，音奈，忍也。生即以袖擁柳，因戲曰：「柳嬌艷態，當今獨步，可謂『美人顔色嬌如花』者矣〔五〕。」虞仝《有所思》詩：「當時我醉美人家，美人顔色嬌如花；今日美人棄我去，青樓朱箔天之涯。」桃即斂容俯首，若含羞之狀。後，數日不至，生問柳曰：「桃娘安否？」曰：「彼固無恙，恙，餘亮切，憂也；訓爲疾，非也。《風俗通》：「恙，噬人蟲，善食人心，故人相問勞曰：『無恙乎？』」但郎君以形跡見拘，故不敢來也。」因出桃所寄詩一首，詩曰〔六〕：

晴霞骨骼雪精神，骼，音格，與胳通，骨也。露蘂煙條兩樣新；可恨東皇偏著力〔七〕，著，屬也。一枝憔悴一枝春。

生讀訖，懊惱移時，懊，烏老切；惱，乃老切。悔恨也；又事物撓心也。再賡前韻以答，詩曰：

相思一度一勞神，底事纔成別恨新；憑仗封姨煩寄語〔八〕，姨，音夷，平也，與妻等也，妻之姊妹，母之姊妹，並曰姨。崔元徽(玄微)月夜見青衣女伴曰楊氏、李氏、桃氏，又有緋衣小女曰石氏，皆殊色。石氏曰：「苑中每被惡風相撓，常求封家十八姨相庇。煩處士每歲作一朱幡立苑東。」崔如其言。後值東風刮地，折木飛花，而苑中不動。崔乃悟女伴即衆花精，封姨即風神也。爲誰憔悴爲誰春？樓穎《西施石》詩云：「岸傍桃李爲誰春？」

桃得詩，始往復如初。

時及元夕，京城士女，觀遊四出，二人請曰：「密邇蓬門，《禮記儒行》篇云：「蓬户。」編蓬爲户也。君子未嘗信步，信，音申，不屈也。每以爲恨。今乘令節，願暫相邀，幸勿以婢子爲羞，《禮》：「夫人自稱曰婢子。」以敝居爲遠也。」生喜，與之偕往。步入西垣，踰重籬、度曲墻，約數十丈，復經芙蓉沼，芙蓉，荷花也。圓曰池，曲曰

沼。沼窮而琪園出，錦樹交加，石曼卿以泥裹桃核，施於山嶺，二歲間，滿山花爛如紅錦。交加，參錯貌。奇葩馥郁；葩，普麻切，花也。但夜色朦朧，不辨其爲某花某樹，只聞清香萬斛，時時逆鼻而來耳。二人相顧曰：「我家冷淡，風味酸寒，止於園中促席可也〔九〕。於是鋪以竹編之席，燃以松膏之燈；唐昭宗民間取松樹，皮中聚脂，燃爲燈。酒則宿釀杏漿，《玉燭寶典》：「寒食研杏仁爲酪。」酪〔一〇〕，漿水也。餅則冷淘槐葉，杜甫《槐葉冷淘》詩云〔一一〕：「青青高槐葉，采掇付中厨。新麵來近市，汁滓宛相俱。入鼎愁過熟，加餐愁欲無。」登盤盛供，盡一時佳品。繼有美人自稱韋氏、李氏、楊氏、梅氏、石家娘子、金氏兒郎，同來參賀。天色將曉，各各散去；二人亦送生出墻。比至書房，比，及也。則紅日東生矣。

數月後，生鄉信至長安，言父母欲爲生奠鴈，聘定儀物稱鴈奠；壻執鴈入，揖讓升堂，再拜奠鴈。程子曰：「奠鴈，取其不再偶也。」且責歸來之早，生徬徨不忍。徬徨，猶徘徊也。二人揣知之，揣，度也。謂曰：「妾等率以蒲柳之姿，文帝與顧悦之同年〔一二〕，悦之先老，帝怪問之，悦曰：「松柏之姿〔一三〕，經霜猶茂；蒲柳之姿，望秋先零。」難主蘋蘩之事。蘋，大萍也，葉圓闊寸許，季春始生，可糝蒸爲茹；蘩，蓬蒿也，似青蒿。《詩·召南》云：「于以采蘋，南澗之濱。于以采蘩，于沼于沚。」采蘋，言大夫妻能奉祭祀；采蘩，言夫人能盡敬誠，以奉祭祀也。鳳占之選，懿氏卜妻敬仲，占之曰：「鳳凰于飛，和鳴鏘鏘。有嬀之後，將育于姜。五世其昌。」必屬高門；宋子、齊姜，非賤質所敢望也。《詩·陳風》云：「豈其取妻，必宋之子？豈其取妻，必齊之姜？」宋，子姓；齊，姜國名〔一四〕。但歸來後，倘深情未斷，厚意有加，割懷土之思，夫子云：「小人懷土。」謂溺其所處之安也。决尋芳之計，尋芳，解見《翠綃》。則韓翃之柳，迎舞長條；解見《翠綃》。崔護之桃，依舊笑春風矣！唐崔護於清明節獨遊都城，渴酒求飲。有女以圩水至，獨倚小桃佇立，屬意殊厚。崔辭起，絶不復至。來歲清明，徑往尋之，因題詩于左扉云：「去年今日此門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紅；人面不知何處

去？桃花依舊笑春風。」女見詩，遂病死。崔入哭，半日復活。老父大喜，因以女嫁之。兄善圖之，無以新婚之樂，而忘舊日之情，徒使妾等爲江南無主花也。」無主花，即桃花也。杜詩云：「桃花一簇開無主，可愛深紅間淺紅。」因携觴餞别，各歌一曲。柳先歌曰：

帝城東邊蕃草木，破屋數間曲江曲。銀篦綵盝事梳粧，篦，邊迷切，櫛也，以竹爲之，去髮垢也。盝，音六，匣也。梳，音疎，理髮也。粧，俗妝字，飾也。霧閣雲窗苦幽獨。韓愈《華山女》詩：「雲窗霧閣事慌惚，重重翠幔深金屏；仙梯難攀俗緣重，浪憑青鳥通丁寧。」古詩：「寄花招蝶使。」又《梅花》詩：「遊蜂巧作媒。」盡日對依紅杏塢，塢，安古切，壘壁也。窺春羞向少年叢。挾書何處佳公子？《史記》：「平原君翩翩，濁世之佳公子也。」學博才奢貫經史。草草墻頭一見間，苟簡曰草草；又雜亂不齊貌。良緣未許心先許。便將凡卉向陽栽，卉，音毀，百草總名。分付東皇好好開。絮暫迎風香落泊，影初試暖緑徘徊。穠花露滴檀心吐，穠，乃同切，花木盛貌。檀，香木也。消得從前春恨苦。歌笙軟度小蠻腰，軟，柔也。白樂天詩：「櫻桃樊素口，楊柳小蠻腰。」樊素、小蠻，樂天二妾名；樊素善歌，小蠻善舞。脂粉膩勻西子乳。膩，乃計切，肥膩也。勻與均通，齊也。會來屈指未周星，周，遍也；星一歲一周天；周星，一歲也。滿目山河旅夢驚。淚落枌鄉魚遞信，遞，音第，更易也，驛遞也。漢高少時，祭枌榆社，及移新豐亦立焉，故後人用枌榆字爲鄉曲。劉禹錫《上武相公書》：「一身主祀，萬里望枌榆之鄉。」按枌榆，木名，古人立社，必以樹焉。魂消梅驛馬諳程。驛，驛亭也。安撫詩：「千里長亭復短亭，梅花香裏送人行。」又陸凱與范曄相善，自江南寄梅花一枝，詣長安與曄，贈詩云：「折梅逢驛使，寄與隴頭人；江南無所有，聊贈一枝春。」長亭又趁車聲早，趁，丑慎切，逐也。使妾長憂來祖道。黄帝子纍祖，好遠遊，死於道，後人以爲行神，出行者祭之，故云祖道。西垣雨暗泣黄梅，《風土記》：「江浙四五月間，

梅欲黄落，則水潤土溽，柱礎皆汗，蒸鬱成雨，謂之梅雨。」南浦波寒愁緑草。江淹《别賦》云：「春草碧色，春水緑波，送君南浦，傷如之何？」梅黄草緑暗傷神，妾在君歸影暫分。鄭重爲君歌此曲，《王莽傳》：「非皇天所以鄭重降符之意。」注：「鄭重，猶頻煩，言殷勤也。」臨岐應有斷腸人。

桃亦歌曰：

秋霄抹碧兮，秋葉棲丹。霄，雲霄，天氣也。抹，塗也。棲，遲息也。千户萬户兮，寒砧聲乾。砧，音斟，擣繒石也。乾，音干，燥也。孤鴈南飛兮，征鴻度關。鴈，陽鳥，性畏寒，秋至霜降則南飛。李白《惜餘春賦》云：「送行子之遠遊，看征鴻之稍滅。」注：「征，行也。」暮烟慘淡兮，新愁一般。我公不留兮，我心盤桓。盤桓，難進貌。竟捐舊愛兮，暫結新歡。河汾嘆菊兮，楚畹羞蘭。漢武幸河東，祠后土於河汾，中流飲歡，作《秋風辭》曰：「秋風起兮白雲飛，草木黄落兮鴈南歸。蘭有秀兮菊有芳，懷佳人兮不能忘。」《楚辭·離騷》云：「既滋蘭之九畹，又植蕙之百畝。」蓋屈原遭讒見棄，故怨而有是言也。泛我瓊觴兮，羞我銀盤。羞，進也。别時容易兮，見時良難。《鍾情》詩云：「往日漸多來日少，别時容易見時難。」嗚呼一歌兮，鬱陶長嘆。鬱陶，哀思也。恨不遊絲兮，纏挽歸鞍。李白《惜餘春賦》云：「恨不得掛長繩於青天，繫此西飛之白日。若有人兮情相親，去南國兮往西秦。見遊絲之横路，網春暉以留人。」一説遊絲，乃大暑日，於空中結爲白絲，俗曰遊絲。恨不長坡兮，障杜回轅。坡，坂也；山曰長坡。障杜，隔絶也。轅，即車也，車前直木上勾衡曰轅。恨不鶯簧兮，唤客緡蠻。黄鶯，一名倉庚〔一五〕，週身黄色。古詩：「黄鶯相唤亦可聽，緡緡蠻蠻如有情。」咄嗟此别兮，何時當還？咄，當没切；咄嗟，咨歎語。左思《詠史》詩：「糢糊生榮華，咄嗟復彫枯。」花留洞口兮，水到人間。仙人送劉阮詩：「花留洞口應長在，水到人間自不同。」忍令小妾兮，抱此生寃。嗚呼再歌兮，珠淚汍瀾。汍，音完，泣貌。鮫人水居，出寓人間，臨去索器，泣而出珠與主人，故

曰珠淚。

歌竟，生欷歔泣下，分手而歸。

比至家，則婚期定矣。日入二刻半爲昏，娶妻以昏爲期，因名焉。生謂其父母曰：「竊聞：『男子生而願之有室，女子生而願之有家。』此父母之至情，門庭之深慶。但小子長於簪紳之族，士大夫之家曰簪紳族。業於《詩》《禮》之傳，夫子教伯魚事。學未成名，志猶願仕，縱有妻孥之樂，恐妨燈火之功。莫若緩花燭之程期，假螢窗之歲月，使平生志遂，則針線之求未晚也。」線因針而入，如女因媒而成夫婦也。父母重違其志，事爲中止； 然生亦以思娘之故，居常悶悶，復命駕爲長安之遊。

纔到西垣，已見二女迎笑曰：「星期在邇，成昏日曰星期。星，心星也，心有夫婦之象，故嫁娶者以爲候焉；一云報成昏日曰請星期。《詩·綢繆》刺婚姻不得其時曰：「綢繆束薪，三星在天；今夕何夕？見此良人。」新寵方妍，韋况《棄婦詞》云：「物情棄衰賤，新寵方妍好。」胡不伸宴爾之情，《詩·谷風》篇云：「宴爾新婚，以我御窮。」蓋婦人爲夫所棄而作也。副歸歟之願，夫子在齊，不得行道，乃嘆曰：「歸歟！歸歟！」而乃早覓來程也？」生語以故。二人稱曰：「兄可謂『巨信人』」，昔有一人與范巨卿約三年後某日來會，至日，其人殺鷄以待，母曰：「久限之言，未必信。」其人曰：「巨，信人！」已而果至。不負尋芳之約。」乃再爲生具禮，使就鱣堂肄業焉。楊震客居於堂，有鶴雀啣三大鱣魚〔一六〕，飛集講堂，故云鱣堂。生雖以遊學爲名，然屬意在美人，佔畢之期疎，佔，視也。畢，簡也。《學記》云：「今之教者，呻其佔畢。」蓋言但吟諷所視之簡，不能通其蘊奧也。講歡之意密。

歲華冉冉，時再更冬。一日，生自外來，見二人流涕，怪問之，皆忍淚言曰：「妾等不幸，偶罹霜露之疾，漢公孫弘病篤，上書乞骸骨，武帝報曰：「君不幸罹霜露之疾，何恙不已？今事少間，君其存精神、止念慮、補醫藥以自

持。」因賜牛酒雜帛。居數月後，又瘳，視事。惟恐雪侵病骨，春去寒荄，風恙難醫，謂風疾爲風恙。花顏易謝，香魂一片，更向誰家漂泊也？」生驚曰：「我與子等，初非良媒之求，偶諧羅帶之結，何忍遽言睽隔，使人驚怖如傷弓之鳥耶？」古語：「傷弓之鳥驚曲木。」柳曰：「貪歡綦愛，誰無是心？綦，音奇，極也。古云：「目欲綦色。」然在天之數難逃，歸盡之期又迫，會將翠鈿委地，鈿，金華也；以金華爲飾，田田然。紅粉填泥，不知此後三春行樂處，竟屬誰邊也？」唐劉廷芝《代悲白頭翁》詩云：「一朝卧病無相識，三春行樂在誰邊？」生惆悵終不能捨。桃曰：「人生如樹花〔一七〕，榮瘁有期，非短景所能留住。願郎君强力加飧，及時進業，使緝柳成功，孫敬到洛，在大學左有一小屋，安止母，然後入學；編柳爲簡以寫經，睡則懸頭于梁。《楚國先賢傳》。看花得力，孟郊《登第》詩云：「春風得意馬蹄疾，一日看盡長安花。」雖小妾終填溝壑不恨也。」生曰：「子言零謝，尚得幾多時耶？」曰：「只在今夕，如有狂風一陣括地而來，括，包括也。是妾等捨命之秋。兄如有伉儷舊情，可就西垣一訪，妾且含笑入地矣！」漢桓帝時，琅琊賊聚衆破壞，以韓詔爲長時，有餘縣流民萬餘户入界，詔開倉賑之。主者争謂不可，詔曰：「長活溝壑之人，而以此伏罪，含笑入地矣！」生泣曰：「事勢既迫，情亦無奈；但我他鄉旅寓，資貺全無，資，貨也。貺，賜也。何以相報？」二人曰：「妾等命薄遊絲，身輕落葉，奄棄後，不過以雲爲翣，翣，巴合切，棺飾也，形如扇，柄長五尺，持之以障柳車。以飆爲御；飆，音標，暴風也。草茵其席，露珠其釧；殘鶯當鼓吹，倦蝶護郊坰；坰，音扃；邑外謂之郊，林外謂之坰。封妾者緑徑之苔，苔，水土潤氣所生，在水傍曰水衣，在墻曰垣衣。送妾者長溝之水，烟消風化，不煩葬也。」因各留所服結珠鞋，囑生曰：「人亡物在，別思何堪？夫子曰：「其物在，其人亡，以此見哀，哀無不在！」區區憑此，爲死生契闊之贈。契闊，解見《快州》。倘步武所及，常如妾之在足下也。」步，徐行也；武，迹也。一步曰步，再步曰武。是夕果不來。

夜將半，風雨暴至，生倚欄悽愴，徬徨之狀可掬。乃就鄰居老叟，始吐實言之。叟曰：「吁！子誕矣。此地自太師歿後，二十餘年，華聲久歇，歇，消散也。半間祠宇，無人洒掃，安有姓氏甚繁，若彼所言哉？此必懷春遊女，不然則陰精滯魄，假體爲妖耳！」天既明，與生俱造西垣，造，災到切〔一八〕，音操，至也。只見廢院荒凉，數株桃柳，葉碎枝摧，地糝殘蕤，蕤，儒追切，草木花垂也。籬横敗絮矣。叟指謂生曰：「此非子所狎遊者乎？所謂金氏兒郎，金錢花也。石家娘子，石榴樹也。其如李氏、韋氏、梅氏、楊氏，皆因花冒姓。不意芳株，乃能變幻如此！」幻，胡貫切，相詐惑也。於是生大感悟，歎其半生浮浪，全是對花眠也。歸取所留鞋視之，則應手飛揚，片片成嫩葉矣。嫩，尼困切，少好貌。明日，典衣一領，以酒殽致奠，自爲文祭之。其辭曰：

維二人冰凝奇骨，露滴妍芳。雅負天然之質，天姿自然不施粧點曰天然。恥爲時世之粧。崔樞夫人治家整肅，容儀端麗，不許群妾作時世粧。均是名姝第一，信乎絶代無雙。閬苑英華，厭看富貴；閬苑，王母所居處。按崑崙山有閬苑，左帶瑶池，右環翠水。糊窗燈火，好伴清光。唐楊炎於後閣用桃花紙糊窗〔一九〕。盆長雙頭茉莉，茉莉，音末離，花名。池棲交頸鴛鴦。司馬相如以琴挑文君曰：「何緣交頸與鴛鴦？」按鴛鴦，鳥名，止則相偶，眠則交頸，飛則並翼。惟願久霑於恩海，如何遽返於仙鄉？冉冉穠花頓改，悠悠別恨空將。風乘我，我乘風，片時撩亂。列子乘風而歸，曰：「吾心疑釋，隨風東西，竟不知風乘我耶？我乘風耶？」色是空，空是色，半夜凄凉。色，色身皮肉也；空，覺性如虚空也。觀空莫非見色，顔色莫不皆空，色空如有，無不異也。慘淡紅稀院落，低迷緑暗池塘。深深兮瘞玉，鬱鬱兮埋香〔二〇〕。瘞，余祭切，藏也。孟蜀時，節度使王承儉築城，獲瓦棺，中有石刻曰：「渭州刺史張宗妻王氏」，銘曰：「深深瘞玉，鬱鬱埋香。」身世逐秋風之客，秋風客，指歸燕也。

漢張衡旅寓，顧梁燕曰：「秋風已至，想汝客興思，難久留也。」繁花驚春夢之場。古詩：「春來何處不繁花，豈獨公侯富貴家。」又東坡在昌化，行歌田畝間，有老婦謂曰：「内翰，昔日富貴，一場春夢。」坡然之。里人呼爲春夢婆。噫！一朝離别，萬古悲傷。魂欲招兮不返，踪擬訪兮無方。縱有靈兮未泯，尚來舉兮吾觴。歐陽祭子美云：「哀哀子美，來舉予觴。」嗚呼哀哉！尚享！

其夜夢二人來謝曰：「昨蒙哀奠，聲價倍增，重感此情，虔來伸拜。」生欲留之，則騰空而逝，不知所矣。

嗚呼！清心莫若寡欲，欲誠不行，則心虚而善入，氣平而理勝，邪魅豈能干乎？何氏童心多欲，物誘牽之，故彼得以乘機伺隙；不然，則花月之妖，何以能惑憸小之承嗣，而不能蹈踪履跡於正大之梁公哉？武三思妾，名素娥，有姿色，狄梁公請出之，忽失所在。於堂奥中聞蘭麝芬馥，附耳而聽，素娥語曰：「某花月之妖，帝遣奉公；梁公正人，不敢見也。」士之負笈來長安者，當精專其業，正大其見；雖不敢望於無欲之境，亦勉進焉於寡欲之地，則善矣！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從抑齋先生受業」，丙本「抑」作「柳」。

〔二〕「唐裴航佐舟於湘漢」，「湘」原作「襄」，據《裴航》改。

〔三〕「航賄其婢裊煙達詩云」，「裊」原作「晨」，據《裴航》改。

〔四〕「昔爲胡越猶懷想」，「昔爲胡」原作「同舟吴」，據原詩改。前二字誤竄入鄰行字，故訛。

〔五〕「可謂『美人顔色嬌如花』者矣」，「人」字原無，據盧仝《有所思》詩加；甲、丙本「嬌」上有「桃」字，與「柳嬌」對文。

〔六〕「因出桃所寄詩一首，詩曰」，原作「因出桃所寄詩云」，據甲、丙本改。

〔七〕「可恨東皇偏著力」，甲、丙本作「可恨東皇私著意」。

〔八〕「憑仗封姨煩寄語」，「封」原作「風」，據甲、丙本改。

〔九〕「止於園中促席可也」，原作「只於園中從席可也」，據甲、丙本改。

〔一〇〕「酪」，原作「酊」，據前句改。

〔一一〕「杜甫《槐葉冷淘》詩云」，詩名原乙作「冷淘槐葉」，據原詩改，并按此詩第三句「愁過」原作「資方」，第四句「餐」作「飧」，並改。

〔一二〕「文帝與顧悦之同年」，「悦」原作「愷」，據《世説新語》改。

〔一三〕「松栢之姿」，此句及下三句，《世説新語・言語》作「蒲柳之姿，望秋而落；松柏之質，經霜彌茂」。

〔一四〕「姜國名」，「國」字原無，據文意補。

〔一五〕「一名倉庚」，「倉庚」原作「食庚」，據文意改。

〔一六〕「有鶴雀嚙三大鱣魚」，「大」原作「十」，據《後漢書》改。

〔一七〕「人生如樹花」，「花」字原無，據甲、丙本加。

〔一八〕「災到切」，「災」，原作「失」，據「造」字音改。

〔一九〕「唐楊炎於後閣用桃花紙糊窗」，「窗」字原無，據文意補。

〔二〇〕「鬱鬱兮埋香」，「鬱鬱」原作「杳杳」，據甲、丙本改。

卷之二

龍庭對訟録

洪州永賴，舊多水族，族，類也。水族，即龍蛟之屬。沿江而祠，凡十餘所，沿，音緣，循也。積年寖久，間或爲妖；但祈晴禱雨，無不立應，故香火不絶，而人加敬憚焉。

陳明宗時，有鄭縣令〔一〕，任在洪州，其妻楊氏歸寧，女子已出嫁於人而歸問父母安曰歸寧。《詩·周南》云：「害澣害否？歸寧父母。」舟次祠側。忽見二女童，捧粧金小匣，捧，兩手拱承也。粧，原妝字，俗作粧，飾也。匣，呼甲切，匱也。前致語曰：「吾君奉此，聊寓微情，早晚於水雲鄉，契乘龍之願矣。」孫儁、元禮娶桓玄之女，人謂桓玄兩女乘龍，言得佳婿也。言訖不見。拆匣，見同心紫帶，帶上題詩一絶句云：拆，音册，開也。

佳人笑插碧瑤簪，插，刺入也。碧，深青色也。瑤，玉也。簪，首笄也；又連也，所以連冠於髮也。勞我情懷屬望深；屬，音祝，注意也。留待洞房花燭夜，洞，幽岩也；房，夾室也。洞房，取幽暗之義。花燭，插燭器，以金爲蓮花形也。水晶宫裡結同心。水晶，水玉也，出哀牢國；大秦國宫室皆以水晶爲柱。結同心者，謂以帶結爲形，中圓如毬子，長垂末二條于下也。隋文帝夫人美姿貌，文帝寢疾，太子廣逼之，夫人拒之，得免。文帝崩，太子廣賜夫人盒，中

有同心結數枚。其夜，太子蒸焉。

楊氏大懼，與小婢捨舟而途，復投任所，備實以告。鄭驚曰：「淫祠水怪，將禍子矣。子宜避之，凡水次，慎無踪跡焉。」每風雨之宵，幽陰之夕，則張燈設警，警，戒也，巡警也。如是者半載。纔值中秋之是夕，纖雲掃跡，一碧萬頃，田百畝曰頃。明河在天，明河，銀河也。星宿如畫。鄭喜曰：「風月如此，少懷。」遂夫妻對飲。飲酣而睡熟，酣，何南切，洽也。雷電隨作；及起，則門關如故，而楊氏不在矣。往所，則江寒月淡，惟衣裳在焉。其憐香惜玉、沉蘭散蕙之恨，情狀可掬，發於中察而知之曰情，形於外見而知狀。掬，撮也。但臨風哽咽，哽咽，音綆謁，悲塞也。時時無可奈何。

已而遂棄官歸，虛葬賴山之下[二]。日居一小樓，樓瞰江津，瞰，音闞，俯視也。津之頭則冲淵也。也。鄭每登樓縱目，常見老叟負淺紅囊，朝出而暮歸。鄭私念曰：「此乃江淵深處，那有村墟，而往是？」村，聚落也。墟，大丘也；又商賈貨物輻凑處，亦謂之墟。至其所，則平沙莽漠，夐無人煙，莽，草深貌；大貌。言沙磧廣大，望之漠然也。夐，呼郡切，冠絕也。惟數叢蘆荻，搖動江波耳。叢，連聚非一也。蘆荻，葦萑也覓之，已於南市僦廛賣卜矣。廛，市物邸舍也。司馬季主賣卜於長安市[三]，嚴君平賣卜於成都市。鄭見其人顏癯而澤，癯，音渠，瘠也。神清而淡，意其逃名隱士，否則得道真人，又否則煙霞中仙客也，遂與之遊賫酒殽，賫同齎，持遺也。盡歡而罷，叟頗德之；感恩者曰德之。然問其姓名，則笑而不答，鄭疑甚。他起，預匿於葦叢竊候，時宿露未洗，晨煙尚昏，見叟從水中娑婆而出，娑婆，衣揚貌。鄭直前趨拜。叟曰：「得無以形骸索我乎？《莊子》：「申徒嘉[五]，兀者也，與子產同師，後子產笑之，兀者曰：『吾與夫子遊十矣！而未嘗知吾兀者也。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，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，不亦過乎？』子產改容。」注：「形骸之內，德

今子與我德遊耳，而索我外好，是失其所以取大於先生者矣！」然子既相知，今告子矣。我乃白龍侯，幸而歲旱，暫覓閑遊，若玉皇勑至行雨，則不暇矣！豈能就人間賣卜乎？」鄭曰：「昔柳毅有洞庭之遊，柳毅下第時，歸至涇陽，見婦人牧羊，謂曰：「妾乃洞庭君少女，嫁涇川次子，爲婢所惑得罪，投黜至此。聞君將還，敢寄尺牘於洞庭之陰。至某處，有大橘樹，君當擊三聲，自有應者。」毅如其言而往，果見千門萬户，有臺曰虛靈臺，殿上一人，披紫袍，執圭。毅取書進之，洞庭君泣下，乃宴毅於碧雲宫，宴罷而去。後毅娶盧氏，貌類龍女，妻曰：「妾即洞庭君女，涇川之辱，君能救之，兹奉閨房，永以爲報。」後同歸洞庭。善文有龍宫之宴，余善文，潮州士人也，善屬文，南海廣利王構靈德殿，召善文入水府作上梁文。後殿成，謝東、西、北三王赴宴，善文預焉。不知凡骨，果可追踪前輩乎？」侯曰：「何難之有！」即以杖端激水，激，半遮也。水路漸漸開朗，將及半里，則乾坤光霽，樓臺突兀，所居之宇，所供之饌，非人世所有。侯又周旋禮接，極其隆重〔六〕。鄭喜曰〔七〕：「不圖寒窶，近挹光儀，挹與揖同。昔有非常之變，今有非常之遇，報復之舉，正在今日。」龍侯問故，即以楊氏事告之，「且望憑藉威靈，剪除凶醜，使帆因風而得力，帆，音凡，乃舟上幔，所以泛舟也。狐托虎以揚威，楚宣王問群臣曰：「吾聞北方之民畏昭奚恤，亦誠何如？」江乙對曰〔八〕：「虎求百獸而食之，得一狐，狐曰：『天帝令我長百獸，今子食我，是逆天命也。子不以我爲信，吾爲子先行，子隨我後觀之，百獸見我而敢不走者乎！』虎以爲然，遂與之行，獸見皆走，虎不知獸畏己，以爲畏狐也。今北方非畏昭奚恤，實畏王甲兵之强也。」不負此遭逢。」龍侯曰：「彼雖狡僞，自有王庭勑命；況彼此絶域，本非統攝，安能遠涉波濤，擅興兵甲，犯不赦之誅乎？」曰：「然則訟之王庭何如？」侯曰：「幽明自隔，事跡不彰，子欲以不根之言，攖莫强之敵，攖，音英，觸也。恐未能即服。不若先期發間，間，音諫，細作也。覘得事由，覘，於占切，窺視也。則彼奸不足圖矣。然吾左右無足與計事者，介使之命，自謂缺然。」介，助也；介使，副使也；正使不能對，則副使助之，故謂

副曰介。傍有一緑衣娘子進曰：「妾請當其選。」鄭即禮而遣之，且授以碧樣瑶釵，執以爲信。釵，音差，婦人兩股笄也。

娘到洪州神蛟廟，果有姓楊，見封昌邑夫人，居以琉璃碧殿，環以芙蓉翠沼，巾櫛之寵，冠絶房闈，已於前年生一子矣。娘喜甚，但樓臺稠疊，無路可通，稠，多也。疊，密也。且躊躇就門前停足。躊，音儔；躇，音除。猶豫也，住足也。時春色方媚，薔薇盛開，薔，音牀；薇，音爲。花名，野生蔓延，柔靡依墻，莖有棘刺。如紅霞萬點，連綴於墻角，綴，聯也。娘佯爲不識，且摇且折。閽者怒，娘即以瑶釵見賂，賂，遺也。且曰：「妾謂閑花凡卉，不足多惜，偶然驚觸，誠爲有罪，只恐幼質，不勝鞭楚，鞭，箠也。楚，木名，以爲鞭也。願郎持此奉達主樓，使寬杖箠之憂，受賜無量矣。」量，音良，概量多少也。其人如言，持獻楊氏。諦視良久，諦，音締，審也。佯怒曰：「何物兒女，敢爾唐突，唐突，觸也，不遜也。拗碎我一欄紅錦？」拗，烏狡切，手折也。命繫在銀杏園中。乘間獨來，持瑶釵泣謂曰：「此吾夫鄭郎舊物，兒何從得？宜以情告。」情，實也。娘曰：「此誠鄭郎所授，且言今時見住白龍侯家矣。住，居也。以夫人故，忘飱廢寢，遂因賤妾密寄遥情，了此相思舊債也。」言未竟，小鬟已報神蛟促召矣，鬟，音還，總髮也；小鬟，即童奴也。乃狼狽趨出。明朝又至，慇懃勞問，授以濤箋書子，元和初，薛濤好製小詩，惜紙幅大，不欲長賤，故狹小之。蜀中才子乃以爲便，後减諸箋亦如是，故號薛濤箋。且戒之曰：「爲我語鄭郎，天涯孽妾，尚有犬馬之情，願百計求之，使鳳返雲中，西方衛羅國王有女曰配瑛，與鳳共處。後女有胎，王怪之，因斬鳳頭，埋于長林丘中。後生女名曰皇妃。配瑛思鳳不已，因命駕而臨丘中，爲歌曰：「杳杳靈鳳，綿綿長歸。悠悠我思，永與願違。萬劫無期，何時來飛？」鳳勃然更生，抱女俱飛，逕入雲中。馬還塞上，塞上翁，馬無故亡入胡，後其馬將胡馬而歸。無徒老處於水雲鄉也。」撩，音僚，理亂謂之撩。其書併録于後，書曰：

盟山誓海，嗟往事之已非；撥霧撩雲，笑此生之多誤。江天萬里，心事半箋。重念妾、跡甚睽孤，質慚婉娩。婉，於遠切，順也；娩，音晚，媚也。婉娩，總言婦容也。自天作合，幸聯兩姓之歡；《詩》云：「天作之合。」又朱、陳兩姓〔九〕，世世結婚姻。同穴相期，忍負百年之約？《詩》云：「生則異室，死則同穴。」又云：「百年之後，歸于與居。」誰料變生於一夜，翻教影落於重淵。不能玉碎而珠沉，終見鶯狂而燕黠，胡扒切，慧也。委衣裳於鱗介，飽見腥膻；委，棄置也。鱗，龍屬；介，龜屬。漢楊終請罷邊兵，曰：「不以介鱗，易我衣裳。」寄身世於蜉蝣，謾延喘息。蜉蝣，音浮由，似蛣蜣，生糞土中，身狹而長，有角，有翅能飛，朝生暮死。含愁似海，度日如年。誰知梗斷之踪，按《戰國策》，土偶謂桃梗曰〔一〇〕：「子東國桃木，刻子以爲人，水至泆子而汎，汎將如何？」故古云：「浮斷梗。」舊解：「木斷漂流，不知何處？」意必取此，但恐未詳。辱有魚書之訪？葛玄見人賣大魚，曰：「暫煩此魚到河伯。」其人曰：「魚已死。」玄曰：「無苦。」乃以丹書納魚口，擲水中。有頃而還，躍上岸，吐書青黑色，如木葉飛下。撫瑶釵而淚落，對介使而心驚。一死幸偷，動野草閑花之感；三生爲誓，如皇天后土之臨。白璧未完，黄金幸贖。

娘既反命，龍侯謂鄭曰：「事濟矣。」乃偕就南溟，《莊子》：「南溟，天池也。」至大城府，侯先入，命鄭在城門候旨。俄頃，見一人引至殿所，王方披猩紅之衣，《柳勝傳》：「勝家老僕病，與黑犬同日死。後復甦，曰：『適登一所，若世之官府，兵衛森列，有王者帶平天冠，衣猩紅袍。』」猩猩，能言獸也，其血染毛罽，不黯。横驪珠之帶，驪龍頷下有明珠，可以飾帶。群臣陪拱，不知其數。鄭長跪哀訴，辭極悽愴。王顧左廋一員，促行關牒，關，白也，如今之關文也。牒，札也，如今之官府移文也。二卒騰空而去。半日許，押一丈夫，軀體甚壯，朱冠鐵面，鬚髯如戟，在頰曰髯。就庭間跧伏。王責曰：「爵非濫得，必待勳勞；刑不妄加，欲懲奸宄〔一一〕。今以汝舊有勳勞，使

司長一方，爲民保護，胡乃縱其淫虐，豈禦災捍患之意乎？」其人曰：「彼處人間，臣居水際，殊途異轍，何以相及？而乃妄宣簧舌，構陷無辜。簧，音黄，笙竽管中舌金葉也，笙竽皆以竹管植匏中，而竅其管底之側，以薄金葉障之，吹之則鼓而出聲，所謂簧也；又以言惑人，謂之簧鼓。使邪説得行，則朝廷有愚弄之侮，而小臣受曖昧之刑，曖，音愛，日不明貌。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。」言辭往反，終不能屈。王亦狐疑難決。狐性多疑，故曰狐疑。侯從旁附耳言曰：「不如訴楊氏姓名謚號，一併勾勘。」勾與鈎同，引來也，索尋也。勘，校也，鞠問也。鄭如言奏請，王果命追取。日向晡，晡，音逋，日申時也。復見二卒引一美人，婷婷嫋嫋，從東方來。婷，音亭，美好貌。嫋（嫋），音裊，纖好貌。王問：「汝夫何在？」曰：「青衣者夫也，朱冠者讐也。前者不幸，爲彼妖所掠，首尾三年，向非太陽垂光，則殘魂朽質，終受污衊，衊，彌列反，污血也；凡毀人善行，非其實而横誣之，曰污衊。安能復見天日哉？」王盛怒曰：「不意猾賊乃懷奸如是！處己則陰圖淫泆，在公則面肆欺瞞，此尚忍爲，死何足惜？」時有緑袍人，號正刑曹録事，奏曰：

臣聞徇私而賞，賞也不公；當怒而刑，刑之必濫。屈伸異狀，斟酌爲宜。彼以爪牙之才，任藩籬之寄，固是孽由己作，其如德在民何？有罪當刑，雖已甘於萬死；以功準過，尚可望於全生。願寬赤族之誅，赤族，族類無人，如地空無物也。薄示黑都之讁。黑都，即幽都也。

王稱善，乃判其罪曰：

蓋聞：人生如逆旅，然往者過而來者續；《莊子》云：「世人直爲物逆旅耳！」注：「逆，迎也；旅，賓客館舍也。」天道無毫髮爽，福其善而禍其淫。條理甚明，古今一律。今汝猥由勳閥，猥，鄙也，凡稱猥者，卑辭也。閥、閱，功狀也。濫守方隅，固宜揚赫赫之靈，普施龍德，《易》：「龍飛在天，德普施也。」胡乃恣厭厭

之欲，厭，音淹，不休也。自效蛇淫？念妖邪愈日愈滋，在典憲不容不舉。嗚呼！攘非己之財，淫非己之色，既逞昏迷，犯罔赦之罪，加罔赦之條，用懲奸惡。彼楊氏者，疵雖可指，情亦甚憐。身宜反於前夫，子合還於後父。判文既具，主者奉行。

聽命畢，神蛟俛首而逝，俛，俯也。左右亦目鄭使退。龍侯於是開筵命酒，贈以文犀玳瑁。犀，形似水牛，猪頭、象脚，頂有一角；或有文如魚子形，或文中有眼，或白中有黑花，或黑中有白花，其文不一。玳瑁，似龜，貝甲有十二片，黑白斑文相錯。新編甲：贈，送、遺也。犀，形似水牛，猪頭、象脚，有名通天犀角：紋如魚子形，謂之粟紋；紋中有眼，謂之粟眼；黑中有黃花者，爲正透；黃中有黑花者，爲倒透；花中復有花者，爲重透，竝名通犀，乃上品也。又名駭鷄犀、辟寒犀、辟暑犀、辟塵犀，皆希世之珍。其烏犀爲下品。出《本草綱目·獸》部。玳瑁，似龜，貝甲有十二片，黑白斑文相錯。出《本草綱目·介》部。夫妻拜謝歸家，具道始末，人皆喜其歸而奇其事也。

後鄭有事之洪州，再經其處，則頽垣壞壁，殘碑斷蘚，蘚，蘇典切，苔也。惟有木綿飛絮，撩亂斜陽耳。訪於野老，皆云：「前一歲白晝間，忽無雲而雨，江水漲溢，前有十丈長蛇，碧鱗朱幘，幘，音責，巾覆髻也。浮而北徙，脩蛇短蟒，從者百餘。蟒，音莽，大蛇也。其祠自此無顯應焉。」屈指計之，則當勘訟日也。噫！異哉！

嗚呼！「能禦大災，則祀之；能捍大患，則祀之。」祭法也。見《禮記》。享是祭者，當顧名思義，烏有歆人之祀，而反爲人之禍哉〔一二〕？然則神蛟之罪，止於投竄，廣利王循失刑也，必得許遜、佽飛，然後可以快其舉〔一三〕。許真君，名遜，汝南人。遊豫章，遇一少年，容儀修整，自稱慎郎。與之語，知非人類，謂門人曰：「適來少年，乃是蛟蜃之精，吾念江西累爲洪水所害，若非剪戮，恐致逃遁。」蜃精知之，化爲黃牛，真君以道眼遥

觀，謂弟子施太王曰：「彼之精化作黄牛，我今化爲黑牛，以手巾掛膊爲記。汝見牛奔鬭，當以劍截（戮）彼。」真君乃化身而去。俄頃，見黑牛奔趁黄牛而來，太王以劍揮牛，中其左股，因投入城西井中，從此井徑歸潭州，化爲人。荆有佽飛者，得寶劍于干，還涉江，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船，飛勃然曰：「此江中之腐肉朽骨，棄劍而已，余奚憂！」拔劍赴江刺蛟，殺之。王聞之，任以執圭。此仁傑巡撫河南，奏毁淫祠千七百所，仁傑爲江南巡撫使，吴、楚多淫祠，仁傑毁千七百房，止存夏禹、太伯、季札、伍員四祠而已。良有以哉！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有鄭縣令」，甲、丙本「縣令」作「太守」。
〔二〕「虚葬賴山之下」，「賴」，甲、丙本作「頓」，舊編亦注云：「一作頓」。
〔三〕「司馬季主賣卜於長安市」，「主」字原無，據《史記》改。
〔四〕「鄭見其人」，「其人」二字原無，據甲、丙本加。
〔五〕「申徒嘉」，「徒」原作「屠」，據《莊子》改。
〔六〕「極其隆重」，甲、丙本無，舊編亦注云：「一本無此句」。
〔七〕「鄭喜曰」，甲、丙本無「喜」字。
〔八〕「江乙對曰」，「乙」原作「公」，據《戰國策·楚策一》改。
〔九〕「又朱陳兩姓」，「陳」原作「東」，據白居易詩《朱陳村》改。「姓」字原無，據文意補。
〔一〇〕「土偶謂桃梗曰」，「土」原作「上」，據《戰國策》改。

〔一一〕「欲懲奸宄」，「宄」原作「冗」，據甲、丙本改。

〔一二〕「而反爲人之禍哉」，甲、丙本無「反」字。

〔一三〕「然後可以快其舉」，甲、丙本無「然」字。



陶氏業冤記

慈山名妓陶氏，小字寒灘，妓，女樂也。曉音律，通文字。陳紹豐五年，裕宗年號。選充宮籍，日以飲博入侍。一日，帝泛舟珥河，沿至東步頭，帝朗吟曰：「霧翳鐘聲小，翳，蔽也。沙平樹影長。」近臣未及屬和，屬，音祝，續也。和，音畫，聲相應也。陶應聲曰：「寒灘魚吸月，灘，他丹切，瀨也。古壘鴈鳴霜。鴈畏寒，秋北來，鳴則霜降。」帝稱賞者久之，因呼爲寒灘妓。裕宗崩，屏居都下，常往來行遣魏若真家。行遣，官名。其夫人無子而妬，意與若真通，痛加箠楚。陶不勝恚恨，恚，音惠，怒恨也。捐珠玉首飾，募刺客入若真家，募，廣求也。刺，音戚，殺也；爲人而殺人報讐者曰刺客。爲御子所得，御，扞也；御子乃執御之人，家臣之長也。辭連寒灘。寒灘懼，乃落髮披緇，逃名佛跡寺[一]。緇，黑紺色。講經説偈，偈，音忌，釋氏語。數月精通。常構居净庵，圓屋結草木爲小廬曰庵，今釋流寺内別室皆曰庵。會客屬求榜文。

時有村中小童年十四五，寒灘欺其少，戲曰：「彼豎子亦能文乎？試爲我綴之。」綴，拙、贅二音，聯也。生全無怒色，退而廉得寒灘事跡，爲文曰：

蓋聞：佛本慈悲，其名曰覺。佛者覺也，中華人謂佛爲覺，以其能覺悟群生。人能清浄，即僞成真；能脩法界津梁，法，佛法也；界，十八界也。如眼見處、耳聞處、鼻臭處、舌味處、身能處、意思處之類。一切皆空，則真心蕩然清浄〔二〕。《金剛經》。便是叢林宗主。叢林，僧設法聚處也。敬惟佛跡山庵主陶氏，名逃樂籍，樂籍，即教坊司。頂禮梵王。梵，音飯，佛也。桃口柳腰，白樂天詩：「櫻桃樊素口，楊柳小蠻腰。」掉舌際纔按閱《梁州》幾曲；掉，摇動也。《梁州》，曲名，唐明皇製。慈雲慧日，《鷄跖集》云：「如來慈心，如彼大雲，蔭注世界。」又《頭陀寺碑》云：「慧日，即佛日也。故禪家偈有云：『蔭慈雲于真際，則火宅晨涼；曜慧日于康衢，則重昏夜曉。』」擡頭間已皈依兜率諸天。擡，音苔，舉也。《法苑》云：「兜率天雨摩尼珠。」又菩薩云：「大安和尚，心在兜率彌勒宫聽法。」按佛家謂天爲兜率宫。裙拋湘水層層，鬟落楚雲段段。楚《巫山美人》詩：「裙拖六幅瀟湘水，鬟擁巫山一段雲。」今曰拋曰落，是指披緇削髮時也。夢裡無端觸景，半枕遊仙；《開元遺事》：「龜兹國進枕，其色若瑪瑙，温潤如玉，製作甚工。枕而寐者，則十洲、三島盡在夢中。帝因號遊仙枕。」風前何處撩人，數腔短笛。腔，曲江切，俗謂歌曲調曰腔。笛，以竹一節長尺餘爲之，七孔或三孔。古詩：「月下誰人短笛横？」歌院不如僧院静，衲衣絶勝舞衣涼。衲，音納，補也。比丘白佛：「當著何衣？」曰：「應著衲衣。」水掬曹溪〔三〕，猶分窺鏡影；兩手所捧曰掬。梁天監元年，有天竺僧智藥自西土來，泛舟溪上，尋流至韶州曹溪水口〔四〕，聞其香，掬而嘗其味，曰：「此水上流有勝地。」尋得之，遂開山，立寶林。夜宣貝葉，尚作遶梁聲。貝葉，即蕉葉，長六七尺，隆冬不彫，西域寫經多用此，故名經爲貝葉。韓娥東之齊，過雍門，匱糧，鬻歌而假食，既去而餘音遶梁欐，三日不絶。雖云禪定忘機，禪定，言守静也。智涅問：「六祖以何爲禪定？」玄策曰：「我師妙湛圓寂，五陰本空，六塵非有。」叵奈狂心被酒。叵，音頗，不可也。足不向潯陽送客，唐長安娼女善琵琶，年長色衰，委身爲賈人婦，從夫商，泊船潯陽江頭。時白樂天送客下船到此，忽

聞琵琶聲，徧尋得之，遂請移船來彈以送客。身却來杭郡參禪。杭妓名琴操，善問答，東坡善之。後因在西湖戲琴曰：「我作長老，爾試參禪。」琴問云〔五〕：「何謂湖中景？」答云：「落霞與孤鶩齊飛，秋水共長天一色。」又問：「何謂景中人？」答云：「裙拖六幅瀟湘水，鬢擁巫山一段雲。」又問：「何謂意中人？」答云：「隨他楊學士，鼈殺鮑參軍。」「如此究竟如何？」坡云：「門前冷落鞍馬稀，老大嫁作商人婦。」琴大悟，遂削髮爲尼。五陵兒拋錦纏頭，追隨未已；五陵，富豪者所居，後之言富者曰五陵兒，五陵謂長陵、安陵、陽陵、茂陵、平陵。舊俗賞歌舞人，以錦綵置頭上，謂之拋錦纏頭，蓋本唐時魚朝恩出錦爲郭子儀纏頭之費。三生客結蓮花社，招引何頻！有一省郎遊南花寺，夢至碧岩下一老僧前，煙穗甚微，云：「此是檀越結願，香煙存而檀越已三生矣！第一生，玄宗時爲劍南安撫巡官；第二生，憲皇時爲西蜀書記；第三，即今生也。」省郎恍然方悟。晉僧惠遠居廬山東林寺，有白蓮花，與陶潛十八人同修净土，號白蓮社。鐘殘茶歇無餘事，好向山房一打眠。

文成，大揭寺門，揭，舉而豎之也。遠近傳寫。寒灘乃挺身宵遯。

聞海陽麗奇山寺，山幽水清，仙景絶勝，寺有老宿法雲，老宿，高年僧也。及小僧無已，因投謁焉。法雲不納，且謂僧曰：「此女行非謹慎，性涉輕儇，年屬妙齡，色幾傾國。李延年妹絶美，延年侍上，酒酣歌曰：「北方有佳人，絶世而獨立。一笑傾人城，再笑傾人國。不惜傾城國，佳人難再得。」武帝聞之，乃召入宮。竊恐禪心匪石，《詩》云：「我心匪石，不可轉也。」言石猶可轉，我心不可轉也。尤物移人，《左傳》：晉叔向欲娶申公巫臣氏女〔六〕，其母曰：「汝何用此爲哉？吾聞：『甚美必有其惡。』夏姬已殺三夫，其女雖美，種類不好。夫有尤物，足以移人；苟非德義，則必有禍。」雖紅蓮不染黑泥，然只霧易籠皎月。汝善拒之，無貽後悔。」僧不聽，竟受之。法雲即日移居鳳凰絶頂。

陶雖居净境，然故態猶昨，每上堂講〔七〕，披鮫綃之衣，《博物志》：「南海外有鮫人，水底居，不廢緝績。嘗從水中

出，寄寓人家，積日賣綃。綃者，竹孚俞也。臨去，從主人索器，泣而出珠滿盤，以與主人。」曳研羅之裙，研，碾也。按李珣夢王母宴群仙，舞者帶「研光帽」，則研字爲是；作牙，非。方目紗綺曰羅，取象也。施宮樣之粧，劉禹錫詩：「高髻雲鬟宮樣粧，春風一曲《杜韋娘》。」欲界既親，禪機易觸，遂與之私焉。二人既相得，放情肆慾，不啻如經旱之霖，雨三日爲霖。逢春之蝶，禪窗象教，如來既化，諸弟子想慕不已，刻木爲象貼敬之，謂之象教，言以形象教人也。不暇留念。但昏迷任意，日與陶氏聯句，凡山間景物可供吟詠者，無不揮毫紀勝。毫，筆也。不能徧録，姑述其一二于左：

其一　山雲

遥睇濃還淡，睇，小視也。天邊濕未晞；晞，音希，乾也。曉隨疎雨去，暮帶落霞歸。靉靆因風捲，靉靆，雲盛貌。悠揚到處飛；僧慵童亦懶，誰爲掩岩扉？扉，户扇也，以木爲之。

其二　山雨

一雨千岩暝，暝，眉病切，晦也。瀟瀟作意鳴；瀟瀟，風雨暴疾貌。珠璣堆地色，星斗落天聲。溜奪泉流急，溜，力救切，水流下也。涼回客夢清；山房無箇事，入夜幾殘更。

其三　山風

靈籟嘘幽澗，籟，風也。嘘，吹也。終宵淅淅聲；淅，音昔；淅瀝，雨聲也。翻花紅意亂，捲樹緑陰驚。僧衲含涼淺，鐘樓送響清；茫茫天地内，非爲不平鳴。韓愈《送孟東野序》云：「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：草

木之無聲，風撓之，鳴；水之無聲，風蕩之，鳴。」、「人之於言也，亦然，有不得已者而後言(八)。」

其四　山月

隱隱林梢迴，梢，音筲，木枝也。迴，户頂切，寥遠也；作逈，非。連空灝氣浮；灝，夷曠也。銜山銀鏡缺，銀鏡，月也。隔霧玉盤收。李白詩：「少時不識月，呼作白玉盤；又疑瑶臺鏡，飛上青雲端。」影落松關静，凉回竹院幽；清光隨處有，何必上南樓？庾亮：「乘月登南樓。」

其五　山寺

一簇輝金碧，簇，音促，小竹叢生也；寺言一簇者，取叢生之義。岩腰隱夕陽；日入山之西爲夕陽。風高松洶浪，洶，許拱切，水涌聲也；此言風動松鳴，其聲洶洶，如波浪然。天近桂飄香。洞小禽聲鬧，鬧，由(内)教切，擾也。峯斜塔影長；塵間名利客，望此幾傍徨。

其六　山童

生長樵蘇地，樵，取薪也；蘇，取草也。寧知淺草原？狂歌雲黑暗，短笛日黄昏。麋鹿鳧鷖侶，麋，鹿之大者。麋，陰獸，冬至解角；鹿，陽獸，夏至解角。鳧，鴨也；鷖，鷗也，皆水鳥。煙霞水石村；歸來深洞裡，雲閉小乾坤。

其七　山猿

隱約巢南侶，緣崖日幾回？崖，涯、牙二音，山邊也。愁將巴淚落，《荊州記》：「巴東三峽猿長鳴，至三更，聞者流涕，語云：『猿有離群。』巴峽供愁思。」聲入楚雲哀。楚王使養由基射猿，始調弓，猿抱樹哭。飲澗呼朋去，宋王裕養一猿號「野賓」，久而放歸。後裕入蜀，有群猿連臂下飲澗，一猿捨群而前，從者指曰：「野賓！」呼之即應，哀吟呼侶而去。聞經喚伴來；孫恪白猿事。雲深何處覓？山色正崔嵬。崔嵬，山高貌。

其八　山鳥

身世雲煙外，依依盡日閑；一聲山色暝，數箇夕陽還。僧供銜來果，天竺沙門智伽，禪學深明，嘗坐禪，念欲虛齋，有群鳥銜果飛來投之，乃以供佛。巢棲到處山；啁啾誰會意？啁，音周；啾，即由切。小鳥群飛迫急之聲。飛繞薜蘿間。薜，音備，草名；蘿，女蘿也。皆緣木蔓生。

其九　山花

暖入高低樹，枝枝火欲燃；東西霞世界，遠近錦山川。紅雨林腰墮，李賀詩：「桃花亂落如紅雨。」香風洞口傳；自開還自落，今古幾春天。

其十　山葉

一碧天無際，際，畔也。叢條人望迷；秋來黃被逕，逕，小路也。春到綠盈蹊。蹊，音溪，徑路也。畫

倦無人掃，煙深有鳥啼；　蒼然看不盡，千里夕陽西。

夫何昏迷不返，取快目前，樂極生哀，理無足怪。己丑年果得胎病，自春徂夏，徂，往也。動止須人。須，資也。僧素不善醫，又不諳方顯治，蓐間抱劈，蓐，音肉，薦也，以芟蒲爲薦席曰蓐。按醫書：婦人臨産有坐蓐。輾轉而亡。輾轉，臥不安也。僧哀痛殊甚，殯在西廊盡處，旦夕撫棺泣曰：「汝銜冤老草，老老草草，雜亂之意。爲我而終，脱得相從，甘心瞑目，瞑，音明，閉目也。誠不使佳人獨死；況娘子平生聰敏，特異凡流，死若有知，早求我於黄間之境，黄間，黄泉也。不願與法雲相見也。」數月後，亦因思致病，纏綿半載，饘粥不刺。饘，音旃，厚粥也。刺，音次，次也。一夕見寒灘就曰：「妾前者以桑榆之景，桑榆，木名，謂晚也；或謂日入處也。《淮南子》曰：「西日垂影在樹端，謂之桑榆。」陪蘭蕙之遊；寺曰蘭蕙。見《書言》。笑塵慮之難抛，恨障根之未滅。瑶臺命泯，瑶臺，佛寺名。遂致分飛。生前未足於深歡，歿後何妨於再合？所望悟六如之法偈，六如，謂一切有爲法，如夢、如幻、如泡、如影、如露〔九〕、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。《金剛經》。抛四大之禪床，東坡與佛印禪遊，一日入見，師云：「内翰何來？此間無坐處！」公戲：「借和尚四大作禪床。」師曰：「山僧有一轉語，内翰言即答，當從所請；否則願留所繫玉帶，以鎮山門。」公許之。師云：「山僧四大本空，五蘊非有，内翰欲於何處坐？」公擬議未即答，師急呼侍者收玉帶鎮山門。「四大，謂此身四大和合，毛髮、爪齒、皮肉、筋骨、腦髓、垢色皆歸於地，唾涕、膿血、涎沫、津液、精氣、大小便皆歸於水，煖氣歸火，動轉歸風，四大各離安，身當在何處？」暫棄招提，《釋典記》云：「梵語拓鬪提奢，猶華言四方僧佛也。訛拓爲招，去鬪、奢，留提，故稱招提。」屈臨泉壤〔一〇〕，使妾仰憑佛力，驟假冥胎，了别一段冤家債也。」言終不見，疾遂加劇。劇，增甚也。法雲聞之，下山相省，至則疾不可爲矣。相視流涕，頃然而逝。

是夜風雨晦冥，都下飛沙折屋。前行遺若真夫人夢兩蛇交嚙，穿脅傍左腋，遂覺胎孕。生兩男，乃

命名長曰龍叔，次曰龍季。周歲能言，八歲能屬文，屬，音祝，著也。甚爲父母所鍾愛。時方盛夏，若真一日於飛樓避暑，樓瞰街衢，有丐僧經其下，躊躇眺望，眺，他吊切，望也。欲捨不能，俄嘆曰：「異哉如此樓臺！會見爲蛟龍淵窟，蛟，龍屬，似蛇，四脚，細頸。窟，苦骨切，孔也。可惜！可惜！」若真駭愕失色，遽追而叩之。叩，問也。初不肯言，但曰：「適間恍惚，非有異聞，幸勿深訝。」公强請不置，置，赦也。乃言：「君家上積妖氣甚濃，濃，乃同切，厚也，淡之對也。非前身業報，則今世冤家，其人已在室中，不出數月，闔門無遺類矣。」若真哀懇求救，僧曰：「僕本以相人之術顯，請一一諦視，若見其人，即扣盆爲識；扣，擊也。識，音至，記也。誠泄一言，禍今作矣。」若真命家人一時參拜，僧搖首曰：「若無其人，未必遽形變象。」索之再三，乃召兩男於學府中。既至，即以手扣盆，漠然嘆曰：「美哉二丈夫！信能立奇事業，興造君家，駭世觀瞻，未必非此人也。」二人怒曰：「僧來何從？妄爾饒舌！」多言曰饒舌。各拂衣而去。若真不懌，僧亦辭去。是夕，龍季泣謂龍叔曰：「日間妖僧，言多不類，類，善也。似有覬覦之心，縱彼知之，吾曹無地矣！」龍叔笑曰：「能除去我，惟老宿法雲，其餘諸子，唾手掠符耳！唾，吐臥切，口液也。况彼以骨肉之親，必不嫌於我，可保無虞矣！」時若真寢不成寐，獨步徘徊，適於窗隙間聞之，驚怖駭愕，計不知所出。

明日，托以他事，廣訪名藍，求法雲姓名。浮屠所居謂之伽藍。月餘，至麗奇山寺，有童言少時聞有是名，已移入深山若干年矣。若干，數未定之辭，猶言幾許也。因指鳳凰絶巘曰：「是矣。」巘，語蹇切，山形如覆甑也。乃褰裳而往，又四五里，始達其境。僧方隱几而臥，隱，音印，倚也，凭也。鼾聲如雷，鼾，音汗，臥息粗也。左右有二童子侍立。若真傴僂步進，傴僂，不伸也。二童呵止。呵，虎何切，責也。僧睡尋覺，尋，俄也。若真致拜，具告以來意。僧笑曰：「先生何誤耶？老生身不棲寺觀，足不躡城市，躡，尼輒切，蹈也。已多時矣。

秖能於構草庵中，掃地焚香，誦《楞嚴》數遍，楞同棱，《楞嚴》，佛經名。註：「楞者名一切事竟，嚴者名堅，即一切事究竟堅固也。」飛符走籙，非分内事！」書著于竹，故符字從竹。拒之甚嚴。二童從傍贊曰：「我佛以慈悲爲筏，筏，音伐，編竹以渡水也。濟渡爲門，憫苦海之沉淪，救迷川之陷溺，苦海、迷川，謂衆生輪迴作業之地，即塵俗也。佛氏謂人生世間如沉淪於苦海，陷溺於迷川，須皈依佛法，後可以脱。李詩：「金繩開覺路，寶筏渡迷川。」蓋欲同登彼岸，共沐善緣；清凉禪師云：「般若者，苦海之慈航。航，船也。般若能渡化衆人，使之智慧，若海中之船渡人登於彼岸。」若復牢辭，豈能宏大？」僧始欣然聽納。仍即其地，設法壇，四面張燈，以朱書符籙。一更許，有黑雲十丈，周匝壇邊，匝，作答切，遍也。寒風颯來，冷不可犯。颯，桑轄切，風聲。僧持鐵如意，如意，以供指揮，今三清殿道君所執是也。指揮左右，時或離壇，若詬罵之狀。詬，音構，詈也。若真遥於别所，開簾竊視，寂無所見，但於空中聞哭聲縷縷。縷縷，不絶貌。俄而聲止，雲漸散去。明日，僧以雄黄塗石，書墨其上〔一一〕，授若真曰：「公歸時見妖祟變爲甚物，祟，神禍也，凡物怪人妖皆曰祟。其猶何也。急以石投之，禍根自絶矣。」既到家，見家人環泣，言：「於某夜三鼓，二子相携，入井而死，井水大漲，幾没庭階。妾已謹殯在南園，俟卿還葬耳。」若真曰：「死亦何言？」家人曰：「但相悔曰：『遲數箇月，吾事畢矣，重爲狂僧所誤。』」因復大慟。若真止之，共即南園剖棺而驗，已化爲兩蛇〔一二〕。投之以石，旋朽爛成灰。

夫婦厚賫金帛，往謝法雲。至則苔鎖草庵，無復行跡，竟惘然而返。惘然，失志貌。

嗚呼！「攻乎異端，斯害也已。」况既治其教而反不依其教，流害豈勝言哉？彼無已以奸人之雄，肆奸淫之態，不徒欺人，又欺其所謂佛者，律以魏主沙門之誅，有餘辜矣。魏崔浩不喜佛法，每勸魏主除之。及魏主討蓋吳至長安，入佛寺，沙門飲從官酒。從官入室，見有兵器，出以白魏主，魏主怒曰：「此非沙門所用，必

與蓋吴通，欲爲亂耳！」命有司按誅闔寺，閲其財産。又見爲窟室，以處婦女，浩因説悉誅天下沙門，毁諸經像，魏主從之。然則若真果無失乎？曰：「爲達宦而若是，正家奚其得哉？禍胎果釀，幾陷不測，『出乎爾者反乎爾』，何足多怪！」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逃名佛跡寺」，甲、丙本「名」作「居」。

〔二〕「則真心蕩然清淨」，「蕩」原作「藹」，據文意改。

〔三〕「水掬曹溪」，「曹」原作「漕」，據甲、丙本改。按曹溪源出廣東省曲江縣東南，典見《傳燈録》。

〔四〕「尋流至韶州曹溪水口」，「曹」原作「漕」，據文意改。

〔五〕「琴問云」，「琴問」二字原爲乙文，據文意改。

〔六〕「晉叔向欲娶申公巫臣氏女」，「欲」字原無，據《左傳》補。

〔七〕「每上堂講」，甲、丙本無「講」字。

〔八〕「有不得已者而後言」，「者」字原無，據韓愈原文補。

〔九〕「如露」，「露」字原作「雷」，據《金剛經》改。

〔一〇〕「暫棄招提，屈臨泉壤」，丙本二句倒置。

〔一一〕「書墨其上」，甲、丙本「書墨」作「墨書」。

〔一二〕「已化爲兩蛇」，甲、丙本「兩」下有「黄」字。

傘圓祠判事録〔一〕

吴子文，名譔，諒江之安勇人也。慷慨尚氣，直不容姦，北州月旦評亦以剛方許之。漢許邵，與從兄清俱有高名，好共論鄉黨人物，每月朔，輒更其品題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。註：人能改善，則亦逐月朔旦而改品題，以著善行。村有舊祠，稔著靈應。胡氏末，吴兵侵掠，地爲戰場，沐晟部將有崔百户者，陣亡于祠所，自是以來，轉作妖怪，民至傾貲破産，猶不足以供祈禱。子文不勝憤怒，沐浴齋戒，祝天而焚之。旁觀吐舌，無不危懼，子文攘臂弗顧也。焚訖歸家，身覺不快，頭摇心顫，寒熱交作。見一魁梧傑相，魁梧，壯大貌。周勃贊：「聞張良之智勇，以爲其貌魁梧奇偉，反若婦人女子。」冠胄而來，胄，兜鍪也。鍪首鎧，古用革，故謂之甲；後用鐵，故謂之鎧。言語衣服，類燕臺人物，燕臺，北京也，明自永樂都燕京，故曰燕臺。自稱居士，求復原祠，居士者，神也。韓愈詩：「偶然題作木居士。」註：「以木刻神像，故曰木居士。」且曰：「子既業儒，讀聖賢經傳，豈不知鬼神之爲德？而乃輕相凌蔑，毁焚其像，煨燼其居，蔑，輕易也。煨，烏魁切；煨燼，火餘也。使香火無所依，威靈無所闡，謂之何哉？爲我重修，平復如故；不然，無故而毁廬山之廟，豈不增顧邵之禍乎？」顧邵爲豫章太守，禁淫祠，

毁諸廟。至廬山廟，一郡悉諫，不從。夜有人經前，狀若方相，云是廬山君。邵要之入坐，與談《春秋》；燈盡，燒《左傳》以續之。鬼欲凌邵，邵神氣湛然，鬼返和遜，求復廟，邵笑而不答。鬼怒曰：「三年内，君必衰，當此時相報。」如期，邵果病，咸勸復廟，邵曰：「邪豈勝正？」終不聽，遂卒。子文不應，危坐自若。危，高也。其人怒曰：「酆都非遠也！酆都，陰司内臺也。我雖駑力，寧不能相致耶？不聽吾言，變今作矣。」遂拂袖徑去。拂，拭也。徑，直也。

薄暮，又有老人，布袗烏帽，薄暮，稍近暮也。袗，音軫，玄服也，單也。風度閑雅，徐徐向階前揖曰：「我居士也，聞君快舉，敢不伸賀。」子文驚曰：「向來冠冑，非土地之神耶？鳳兮鳳兮，何鳳之多耶？」老人曰：「噫！彼乃北朝僨將，僨，覆敗也。南國羈魂；竊據我殿堂，假冒我姓名；以詐妄爲長策，以慘虐爲良籌；上帝被其欺，下民受其害。凡興妖作孽，皆彼之爲，其實則非我也。請爲言之：我自李南帝時爲御史大夫，以死勤王，受封於此，佑民護物，千有餘年，曷嘗扇構禍凶，邀求奠酹，如猾賊之所爲哉？近者失於預防，被彼攻驅，見依傘圓祠，已數星霜矣！」雄王有女曰媚娘，美而艶，王擇配。日見二人求婚，王問之，對曰：「一爲山精，一爲水精。聞王有聖子，敢來請命。」王曰：「來日能具聘禮先到者，與之。」明日，山精先至，王許之，山精迎回傘圓高峯居之。水精恨之，遂興雲作雨，率水族追之。王與山精張鐵網横截慈廉上流以捍之，水精從喝江出擊之。世傳山精、水精是後世讐，每年大水常相攻云。傘圓，在明義縣。子文曰：「事至如此，何不伸理冥曹，上箋帝所，顧乃輕抛職位，爲鄉人之布衣乎？」老人蹙然曰：「惡蔓繁滋，勢難摇動，欲從控訴，則又多方阻截，控，持而告之也。傍祠近宇，利其貨賄，群而保之，區區之誠，無由得達，故不得不隱忍投閑耳！」子文曰：「彼誠凶悍，能禍我乎？」曰：「彼方甘心於子，掃衆而往，訟在陰司。我瞰其亡，間來報告，得便爲計，免作無名之死也。」且戒之曰：「倘冥司鞫訊，但以吾言實之，彼如不服，即請關報傘圓祠，便當辭塞，否則我必終

泯，而子亦不起矣！」子文許諾。

至夜，病遂加劇，有二鬼卒相持甚急，曳出東郊外。半日間，至大宫府，鐵城岌然，岌，音及，高貌。高可數十丈。二卒就門前禀命，守門者入，有頃復出，宣旨曰：「罪深惡重，不在原例。」揮之使北。北即大江，江上架長橋，約千餘步，腥風黑浪，寒氣砭骨，砭，悲廉切，以石刺病。橋左右有夜叉數萬，皆緑睛赤髮，形狀獰惡。獰，尼滕切，犬之惡也。二卒以長枷大索疾驅之去，子文呼曰〔二〕：「吴譔，人間直士，有何譴咎？乞賜顯責，未應泯泯含冤也。」泯，没滅也。俄聞殿上宣言曰：「此人狼抗，狼抗，如豺狼抗扞也。自是心頭麁悍，不經判斷，未必帖然誠服。」乃引入殿門，已見冠冑者當庭哀訴。王者責子文曰：「彼居士忠純激烈，有功前朝，皇天以血食酬勞，使歆其祀，汝寒士敢爾欺慢，孽由己作，尚可逃乎？」子文具陳履歷，一如老人指教，辭極剛正，無少曲撓。其人曰：「王府前猶倔强如此，喧騰頰輔，頰，古叶切，夾面兩旁也。輔，兩頰也。《易·咸卦》：「上六〔三〕：咸共輔頰舌。」造立誣謗；況孑餘祠宇，荒凉蕪没於一炬，何有哉！」孑，音結，單也，餘也。炬，音巨，束草燒之也。何有，不難也。反覆辨詰，終不能勝，王果疑之。子文曰：「既不信臣言，請關報傘圓祠，質其虚實；其言不驗，臣請受虚妄之辜有餘矣！」其人始有懼色，即跪奏曰：「彼書生誠爲愚戇，跪，苦委切，屈膝也，蟹足也。戇，直降切，愚也。無所逃刑，但既呵責，亦足懲戒，願垂寬貸，昭示容德，不必連傳窮治，以傷好生之德也。」王厲聲曰：「審如彼言，汝當有嚴誅，欺罔之條，典章具在，汝何爲出入人罪哉！」即差人詣傘圓祠，參詳取驗。及回報，一一與子文辭合。王大怒，謂諸判官曰：「卿等各分曹局，各理職事，秉至公之心，行至公之法，賞必當而不之私，罰必中而無所濫，猶有此等姦欺，售其詐妄；售，音酬，賣去手也。況漢、唐賣官鬻獄，其弊可勝道哉？」即命以鐵籠罩其頭，罩，涉教反，捕魚也，鎖囚首

也。木丸塞其口，押赴九幽獄。王以子文能除害，仍命本祠居士：凡歲時牲醴，分其半與之。且目甲士送子文還家〔四〕，則死已一日矣〔五〕。目，呼也。因殫述所見，殫，盡也。人皆驚駭不信，遂就女巫附降〔六〕，其言若合符契。符，信也；契，合也。漢制以竹長六寸，分爲二，左授郡守，右留京師，往回質之，以防其僞。鄉人乃掄材鳩工，掄，擇也。鳩，聚也。構祠宇而新之；而北軍墳塚，皆無故振盪，殘骸粉碎矣。

後一月，見老人來謂曰：「老夫復廟，吾子之功，無以相厚；今見傘圓祠缺判事一員，難於注擬，吾與子有舊，極力推薦，王心甚允，願以此爲酬恩之地。人生自古，誰無有死？但有聲於後世足矣！若遲半月，恐爲他人所得，努力爲之，勿以尋常見視。」子文欣納，遂分置家事，無病而終。

甲午歲，胡末未有正統，屬明永樂十二年。東關人有與子文面識者，晨出西門數里，當雪中望見騶騎雲從，如墻而進，以馬駕車曰騶，又厩御也。跨馬曰騎，又軍馬亦曰騎。又聞喝道聲云：喝，呼葛切，叱聲也。「行人須避判事車〔七〕！」于前隔半畝〔八〕，乃子文也。但於車中叉手，不交一言，竟御風長往。至今子孫猶傳爲判事家云。

嗚呼！人有恒言：「太剛則折。」士患不剛耳！折不折，天也，烏可逆料其折，而揉剛爲柔哉？吴子文一布衣耳！惟其剛之守，故能火煨淫祠，力折妖鬼，一舉而神人之憤俱雪，以此顯名冥曹，尋受恩職，真無忝矣！爲士者毋以剛爲戒可也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傘圓祠判事録」，丙本作「傘圓祠判事記」。

〔二〕「子文呼曰」，甲、丙本「呼」上有「大」字。

〔三〕「上六」，「六」原作「爻」，據《易經》改。

〔四〕「且目甲士送子文還家」，丙本「甲」作「押」。

〔五〕「則死已一日矣」，甲、丙本作「則死二日矣」。

〔六〕「遂就女巫附降」，「巫」原作「覡」，據甲、丙本與《説文》：「在男曰覡，在女曰巫。」改。

〔七〕「行人須避判事車」，原作「行人須避判官車子」，據甲、丙本改。

〔八〕「于前隔半畝」，「于」字原無，據甲、丙本加。

徐式仙婚録〔一〕

陳光泰中，順宗年號。化州人徐式，以父蔭補仙遊縣宰。縣傍古刹，刹，音察，釋家上立柱中藏舍利子曰刹；今謂之塔。有牡丹一本，春期盛開，每開時，輪蹄翕集，輪蹄，車馬也。爲看花勝會。丙子年二月，光泰第九年。見一美姝，年十五六，薄施粉黛，顏色絶整，萼緑華女仙，上下青衣，顏色絶整。前來看花，攀挽花枝，脆而偶折，脆，音翠，少耎也。爲護花人所執。日既暮，無人承認，承，受也。認，辨識也。徐適見，憐之〔二〕，解所服白絹衣，就僧房贖而遣之。遣，縱也。人以是益稱賢宰。但性自嗜酒、耽琴、淫詩、溺景，簿書委積，少曰委，多曰積。數爲長官所罵，曰：「你父作執政，你反不能作縣宰耶？」徐輒嘆曰：「我不以五斗紅腐，置身於名利之場；陶潛少懷高尚，嘗爲彭澤令，素質簡，不私事。郡遣督郵至，縣吏白：「應束帶見之。」潛嘆曰：「吾不能以五斗米折腰，事鄉曲小兒！」即解印綬去。又唐子西箕踞軒云：「古之士大夫，矜名檢，飾邊幅，皆鄙而不爲；子今以五斗紅腐，置身於憂患之場。」一棹歸來，碧山不負吾矣！」張褒，梁天監中，不供學士職，御史欲彈劾，褒曰：「碧山不負吾。」乃焚章，長嘯而去。即解印綬去。綬，組之長也。《漢官儀》：「綬長一丈二尺，法十二月；廣三尺，洪天地人。此佩印之組也。」素愛

宋山巖穴，因卜居焉。《楚辭》，屈原有《卜居》篇。常命小奚奴，「小奚奴」，李賀家僮名。按古者從坐，男女没入官曰奴婢，其少而才智者，以爲奚，今時侍史官奴婢也。攜酒一壺、琴一張，袖陶詩數卷，陶潛有詩集傳于世。白居易《醉吟先生傳》云：「往往乘輿肩輿適野，輿中置一琴、一枕、陶謝詩數卷，輿竿左右雙酒壺，尋水望山，率情便去。」會適意處，輙欣然引酌。凡奇山秀水，如隻箸山、緑雲洞、蠡江、峩港之屬，港，音講，水分流也。無不經品題。題，書也；凡表志者，揭總而署其首，因引之爲題，名題品。

一日早作，望神符海口。數十里外，見五彩祥雲，鬱葱盤結，鬱葱，茂盛貌。漢光武生時，赤光滿室，望氣者見春陵城郭曰：「佳哉！鬱鬱葱葱。」如蓮花湧出。撐船徑抵，則佳山也。徐駭謂舟子曰：「吾長在江湖，東南勝景，皆飽經熟到，不知何等岩穴，乃眼前挺出，意者仙峯落下，神跡移來，何昔無而今有也？」乃維舟登岸，則晴嵐翠削，嵐，音婪，山近大原也；又山氣蒸潤也。壁立千丈，自非身具羽翼，未必梯此境也。梯，大低切，木階也，今俗用木爲之，以次升高也。因題詩一律云：

千章碧樹掛朝暾，大材木曰章。《貨殖傳》：「木千章。」註：「株也。」暾，音呑，日始出，煦物貌。杜詩：「絶壁上朝暾。」花草迎人入洞門。遶澗已無僧採藥，採藥，劉、阮事，見《快州》。沿流剩有客尋源。剩，音盛，餘也。旅遊滋味琴三弄，晉桓伊善笛，嘗泊舟清溪，據床三弄。釣艇生涯酒一樽。艇，他頂切，小舟，形狭而長也。涯，水際也。莊子云：「吾生也有涯，而知也無涯。」擬向武陵漁子問，前來遠近種桃村。晉太元中〔三〕，有武陵人，以捕魚爲業。緣溪行，忘路；忽逢桃花夾岸數百步，中無復雜樹，漁人異之。復前行，窮源得一山。山有小口，便捨舟，從口入。初極狹，纔通人；復行數十步，豁然開朗。土地平曠，屋舍儼然，鷄犬相聞；男女衣著，悉如外人。見漁人，大驚，問所從來；具答之。要還家，設酒，殺鷄，作食。村中聞有此人，咸來問訊。自云：先世避秦亂，率妻子來絶境，不復出

焉；遂與外人間隔。問：「今是何世？」乃不知有漢，無論魏、晉！此人一一爲具言，所聞者嘆。餘各延至家，出酒食。停數日，辭去。此中人語云：「不足爲外人道也。」既出，得船，便歸，所向路處處誌之。及郡下，詣太守，説如此。太守即遣人隨之往，尋向所誌，遂迷，不復得路。

題畢，徘徊顧望，若有所候。忽見石壁間拆開一穴，拆，裂也。其圓徑丈，褰裳戲入，未及數步，則穴隨閉矣。昏昏默默，如忽墮黑幽之境，昏默，謂微而不可見也。黄帝問廣成子以至道，廣成子曰：「昏昏默默，至道之極。」倉皇失措，度無生理；倉皇，急遽貌。但以手摩挲蒼蘚，挲，桑河切，摩抄也。前覺有小蹊，如羊腸屈曲。吴起對武侯曰：「羊腸在其北。」按狹小曲路曰羊腸，言如羊腸之盤曲也。潛行里餘，見飛磴懸崖，緣空而上，磴，登去聲。登陟之道也。《嵩山》詩：「更疑飛磴是仙梯。」崖，宜才切，山水邊地有垠堮也。步寬一步，漸漸軒豁。及山椒，則天日光霽，四顧皆罨畫樓臺。罨，五合反，昔人歌詩多言罨畫，乃今之生色也。《山》詩：「罨畫樓臺名黛山。」紅霞碧霧，棲泊於欄檻；琪花瑶草，交暎於遠近。意非琳宫道觀，琳館、道觀，並道士所居樓號。觀，樓也，言觀者於上觀望也。則避世村墟，如鷲嶺、桃源之類。鷲，鳥名；西域耆闍窟，山中有山，形如鷲，佛常居於此，故名。桃源，見前。俄見青衣二女，相謂曰：「吾家郎君至矣！」昔建章齋府，命往渤海，遇風，忽見青衣泛一葉舟而至，謂曰：「余奉大仙命，請上天。」建章乃追至大島，見樓臺巋然，仙女甚盛，謂建章曰：「子不欺暗室，君子人也。恐患風濤，故令此青衣導之。」及還，風濤寂然，往來無所懼。婦稱夫曰郎，曰君。即翻身入報。頃間復出，曰：「夫人見召。」

生尾之而入，過錦墻，度朱門，門裏則銀宫對峙，峙，屹立也。扁曰：「瓊虚之殿」、「瑶光之閣」。扁，門署板也。閣上有縞袂仙娥，縞，古老切，繒之白者。袂，音寐，又音决，衣袖也。娥，好也。據七寶雕床，武帝爲七寶床。傍設檀香小榻，命徐就坐，語曰：「卿本好奇成癖，癖，音僻，嗜好之病也。兹遊快樂，足慰平生，夤緣契遇，

獨不記之乎？」畜緣，連絡也。徐曰：「僕乃宋山逸士，風一帆、葉一舟，放浪江湖，任意所適，范希文《贈釣者》詩：「君看一葉舟，出没煙波裡。」豈知此地有紫府、清都？穆王及化人之宫，以爲清都、紫府、鈞天、廣樂，帝君之所。按銀宫、金闕、紫府、清都，皆仙人所居。杖屐登臨，屐，去逆切，木履也。謝靈運好登山，嘗著木屐，上山則去前齒，下山則去後齒。不啻翰生羽化；解見《昌江》。但塵心尚汨，未曉前途，願示其詳，得聞究竟。」竟，窮也。笑曰：「卿安得而識之耶？此所謂浮萊山三十六峒天之第六窟也。第一童山，名「霍林天」。……第六毒山，名「上帝司真之天」。……第三十六峒金華山，名「金華洞元之天」。詳見《文苑》。周遭溟渤，下無根著，如羅、浮二嶽，以風雨合離；蓬萊諸峯，以波濤伸縮。喬潭《女媧陵記》：「動静如因其時，升降不失其則。羅浮二岳，以風雨合離；蓬萊五山，以波濤伸縮。」按羅、浮二山合體，故稱羅浮。羅山在魯城、博羅二縣之境，高三千丈，有七十石室、七十長溪，名耀真天；浮山乃蓬萊之别島，堯時洪水浮至，依羅山而止，故曰羅浮。又《列子・湯問》篇：「渤海之東有大壑，中有五山：一曰蓬萊，其山根無所連著，嘗隨潮波上下。」而妾即南岳地仙魏夫人也。李白《送女道士遊南岳》詩：「倦尋向南岳，應見魏夫人。」又杜少陵《望岳》詩：「南岳配朱鳥，秩禮自百王。……恭聞魏夫人，群仙來翱翔。」按夫人，晉司徒魏舒女也，名華存。幼讀書，好神仙，嘗有四仙人降之，盡傳其秘術。年終日，以杖代屍而升天，封南岳夫人，治南岳。以卿高義，能給人之困，故屈邀至此。」因目侍兒：「喚阿娘來。阿，音遏，發語辭也。古詩云：「家中有阿誰？」」徐竊晛之，晛，邪視也。乃前折花人也。仙娥指謂曰：「此我兒絳香，昨有看花之厄，蒙君救援，此意不忘，欲結佳婚，少報不貲之惠。」貲，貨財也。遂於是夜，傳鳳膏之燈，武帝嘗得白鳳之膏，磨青錫爲屑，以淳酥油和之，照於神壇，風雨不滅。鋪龍紋之簟，紋，織文也。簟，音電，竹席也。命行交拜禮。

次日，群仙來賀，有服綺衣、駕斑螭、從北來者，龍無角曰螭。有曳綃裳、按赤虬、從南來者，虬，渠尤切，龍

子有角者。或駐瑤裝，或乘風御，同時畢集。乃設宴瑤光閣上層處，施鈎玉之簾，下匀黃之帳，前置琉璃暖椅，而虛其位。椅，音倚，借高坐具，後有倚者，俗呼爲椅子是也。群仙相揖，皆班左而坐；右邊床則徐郎在焉。坐已定，有傳呼：「金仙至矣！」金仙，西王母金女也，姓緱氏，女子登仙者咸隸焉。皆下迎拜。既畢，乃命以瑪瑙盤，瑪瑙，玉屬，其文理交錯似馬腦，因以名之。出北地、南番、西番，非石非玉，堅而且脆，其中有人物鳥獸形者。盛瓔珞器，瓔珞，音英洛，皆玉屬，取以爲頸飾也。具諸般異供。又有金漿玉醴，芬芳可愛，漿，水米汁相將也。醴，甘酒也。芬，花氣香也。凡物馨香謂之芳。玉醴、金漿、交梨、火棗，皆飛騰之藥。非世味所能彷彿。綺衣者曰：「我曹遊此僅八萬年，南溟已三揚塵矣。南溟，天池也。《麻姑壇記》：「王方平遊蔡經家，麻姑亦來。麻姑謂王方平曰：『自接待以來，見東海三變爲桑田，向聞蓬萊水乃淺於往者會時略半也，豈將復還爲陸陵乎？』方平笑曰：『聖人言海中行復揚塵也！』」出《圓機》。今郎君遠涉，不隔兩塵之限，韋子威師事丁約，一日辭去，謂子威曰：「郎君得道，尚隔兩塵。」注：「儒家謂之世，釋家謂之刼，道家謂之塵。」威猶有兩世塵緣。」三生香火，想亦不負，香火，解見《陶氏》。勿謂神仙之説爲荒唐也。荒唐，廣大無畔也。陶潛《桃源圖》云：「神仙有無何渺茫，桃源之説成荒唐。」」已而凌波童子分班而舞，廣利王宴，有美女二十人，舞凌波之隊，歌凌波之詞。凌波，喻輕體也。夫人侑席，侑，音又，勸飲食也。絳香行酒。綃裳人戲曰：「娘子今日肌體舒膩，不類曩時瘦削。人言玉女無夫，果足信哉？」群仙皆笑，獨綠袍娘慘然不樂，曰：「家姬契合，誠是宿因；宿因，舊緣也。但以雲邊冰玉之姿，而有世上裙襦之樂。裙，下裳也。襦，短衣也。萬一聲落凡間，誚貽上界，譊譊騰謗，累及高真，誚，七妙切，以辭相責也。譊，乃陶切，恚呼也。累，玷也，事相緣坐也。只恐吾曹不免矣！」金仙曰：「我棲天上樓城，侍帝左右，茫茫塵海，未曾著脚，好事者且謂瑤池觴周，瑤池，王母所居。周穆王好神仙，常欲使車轍馬跡徧於天下，乃乘八駿馬，觴王母於瑤池。青鳥傳漢，七月七日，漢武於承華殿，

見一青鳥從西方來集殿前，上問東方朔〔四〕，對曰：「此王母欲來。」有頃，王母至。我且爾，於汝曹何有哉？但新郎在坐，不必閑論他事，使人徙亂心曲。《詩·秦風·小戎》詩：「在其板屋，亂我心曲。」注：「心曲，心中委曲之處也。」」夫人曰：「妾聞仙可遇而難求，道不俻而自至，希奇之會，何代無之！如薄后之祠，牛僧孺落第，歸宛葉間，將宿大安民舍，會暮失道。夜月始出，遠望火明，至一大宅，黄衣閽人曰：「有客！」入告。少時，出曰：「請郎君入！」至一大殿，蔽以珠簾。牛拜於簾下，簾中聞語曰：「妾漢文帝母薄太后，此是廟，郎何辱至，行役無苦乎？」因召入見。后遂呼左右曰：「今夜風月佳甚，爾可屈兩個娘子出見。」良久，二女從雲中至，后指一人曰：「此高帝戚夫人。」又指一人曰：「此元帝王嬙。」太后又使紫衣貴人迎楊家、潘家來。久之，五色雲中有二女子下，太后顧曰：「此唐朝太真妃與齊帝潘淑妃。」交拜禮畢，太后命進饌酒，各賦詩。別有善笛女子，太后曰：「識此否？此石家緑珠也。」因曰：「牛秀才來，今夕誰人與伴？」戚夫人、潘淑妃、緑珠皆辭。太后曰：「太真唐朝妃，固勿言也！」乃謂王嬙曰：「昭君嫁單于，胡鬼何能爲？幸無辭！」昭君不對，低眉差恨。俄命左右送牛秀才入昭君院。會將旦，竟辭去。太后使人送往行。少時，天始明，僧孺却望，有廟荒毁不可入，竟不知其如何。高唐之觀，宋玉《高唐賦》云：「楚襄王嘗遊高唐，觀怠而晝寢，夢見一婦女曰：『妾本巫山之女，爲高唐之客。朝爲行雲，暮爲行雨，朝朝暮暮，於陽臺之下。聞君遊此，願薦枕席。』王因幸之。」事跡已見《快州義婦傳》「幾年巫峽夢」句。洛浦凌波之步，古詩：「洛浦有宓妃，飄飄雪争飛。解佩欲西去，含情詎相違。陳王徒作賦，神女豈同歸？」按宓妃，宓羲氏之女，溺于洛，後與陳思王曹植相遇，植因作《洛神賦》詠其事云：「願誠素之先達兮，解玉佩以要之。」又曰：「凌波微步，羅襪生塵。」江妃解佩之遊，《列仙傳》：「江妃二女，麗服華裝，佩兩珠，遊于江漢之濱。逢鄭交甫，交甫悦之，不知其神，遂與言曰：『請子之佩。』二女解與交甫。去數十步，二女忽然不見，珠亦失之。」弄玉之嫁蕭史，蕭史，秦穆公時人，善吹簫作鳳鳴，能致白鵠、孔雀，公以女弄玉妻之，遂教弄玉吹簫作鳳鳴。居數十年，有鳳凰來止其屋，公爲作鳳臺與居。後皆乘鳳飛去。綵鸞之遇文蕭，吴猛有道術，女子彩鸞亦得其法。一日，並乘白鹿車升天。太和末，有書生文蕭，中秋遊西山，見一女子甚麗，步

月歌云：「若能相伴陟仙壇，應得文蕭嫁彩鸞。」蕭聞歌中有名，意其神仙，植足不去；女亦相盼。歌罷，穿入松徑而去，生躡其踪。女曰：「莫是文蕭耶？」相引至絶頂，設幃共坐。俄而風雨至，見一人持天判曰：「吳彩鸞以私欲洩天機，謫爲民間妻一紀。」女乃與生下山，同歸鍾陵。生貧不能自給，彩鸞日寫孫愐《唐韻》，運筆如飛，日得一部，售之，得錢五千〔五〕以自用。後與蕭各跨一虎入越王山去。蘭香之逢張碩，玉女杜蘭香，天資奇偉，真天人也。下嫁於人間張碩，後還天而去。張碩想之，有惘悵之懷。陳編歷歷，事有故聞。陳，故也。編，簡也。若以此見譏，則彼於前頭，分誚有餘矣！」衆始破顔回哂。顔，容也，《列子》云：「解顔而笑。」亦是。

及斜陽西夕，各各東西分散，徐戲謂絳香曰：「欲界諸天，皆有配偶，《后山詩話》云：「宋玉《高唐賦》云：巫山神女遇楚王。蓋有所諷也！而文士多效之者，又爲傳紀以實之，而天地百神舉無免者。余謂欲界諸天，當有配偶；其無偶者，則無欲者也。如唐人記后土事，亦以諷斥武后耳！」故織女嫁牽牛之夫〔六〕，織女，天孫女也，織女星在河之西；牛郎，牽牛星也，在河之東。按《續齋諧記》曰：「桂陽城武丁有仙道，謂其弟曰：『七月七日，織女當渡河，諸仙悉還宫。』弟問曰：『織女何事渡河？』答曰：『織女暫詣牽牛〔七〕。』世人至今云：織女嫁牽牛。」又見《金華》。上元隨封陟而降，舊註引李白詩：「西海宴王母，北宫邀上元。」又李白《詠上元夫人》詩云：「上元誰夫人？偏得王母嬌。」註云：「漢武元封元年七月七夕，西王命侍女邀上母降漢宫，元夫人同宴。俄而至。」按此獨詳，而封陟引於上元未見。今見於《太平廣記》云：「降封陟，謂陟下；元夫人曰：『我能令君壽倒三松。』」則其跡似是。但此云隨降，又爲下元事，未得其詳，姑兩存之。僧孺者《周秦》之記，牛僧孺宿薄后祠云云，乃著《周秦記》曰：「月地雲階漫一樽，王奴終不負東婚。……」。群玉有《黄陵》之詩，李群玉，字文山，豐州人也。大中八年，命校書作《黄陵》詩云：「不知精爽落何處？疑是行雲秋色中。」按黄陵，娥皇、女英廟，在長沙地。境異情同，千古一致。今者群仙散去，寂寞無聊，抑逸欲之不生乎？將有之而强閉乎？」娘愀然

曰：「彼數人皆以玄元之氣，唐封老子爲玄元皇帝。真一之精道士流有《太玄真一經》〔八〕，名在金臺，身陪絳闕，絳，大赤也。所居者清虛之府，明皇遊月宫，見一處榜曰：「廣寒清虛之府」。所遊者冲漠之鄉，冲漠，淡静貌。不待澄而心自清，澄，音懲，水静而清也。不勞窒而慾無有；非若妾七情未洗，七情，喜、怒、哀、樂、愛、惡、欲也。百感易生，歐陽《秋聲賦》云：「百感攻其心。」又樊夫人與裴航詩：「一飲瓊漿百感生。」跡紫府而累塵緣，身瓊臺而心濁世。兄勿以此例群仙也。」徐曰：「若是，則子不逮遠矣！」各撫掌大笑。絳香所居，有素屏風，屏風，障風也，古之屏風隔人之形也。徐嘗題詩其上云：

其一

眼底煙霞脚底雲，清光洒洒逼三神；三神，山名，有不死藥，即方丈、蓬萊、瀛洲也。松花半老香風動，媒引滄浪釣艇人。

其二

秋風一夜月漫山，簾捲黄花人倚欄；黄花，舊解：洞名。酒力困人詩思苦，吟毫醉閣碧琅玕。毫，筆也。閣，上下相乘也。《詩》：「約之閣閣。」琅玕，玉似珠，有光景。

其三

寶鴨凝寒换宿香，寶鴨，香爐名。別裁新譜理《霓裳》；譜，籍録也。羅公遠中秋夜侍玄宗玩月，公遠乃取杖

向空擲之，化爲長橋，請帝登之。至大城闕，公遠曰：「此月宫也。」見仙女數百，素練《霓裳》，舞于廣庭，帝問曰：「此何曲名？」曰：「此《霓裳羽衣曲》。」因記其聲。次旦，召伶官爲之。辭成不敢高聲道，驚起陰來風雨長。

其四

紅霞對起赤城標，赤城，天台山名，狀如雲霞。楊延秀《雪巢賦》云：「赤城兮霞外，天台兮雲表。」標，表也，立木爲表，繫采于上，以爲標記。插漢宫墻鎖寂寥；星斗繞欄天一握，古諺云：「孤雲兩角，去天一握。」註：「輿元、南山絶頂，謂之孤雲兩角。」夜深秦女學吹簫。唐陸暢詩：「粉面仙郎選正朝，偶逢秦女學吹簫。」事實見上。

其五

蒼茫雲外短長洲，閬桂乾坤日夜浮；閬、桂，指天南也。一鳥暮春飛不盡，連空淡掃碧悠悠。

其六

却寒簾放月重重，同昌公主堂設連珠之帳、却寒之簾。注云：「却寒簾，類玳瑁斑，有紫色。」云：「寒骨鳥所爲。」不知何所出？怯對衰顔把鏡慵；隔竹唤來仙枕夢，遊仙枕，見《陶氏》。五更無奈遠山鐘。

其七

浮浮瑞靄繞金閨，靄，音愛，雲貌。方丈携南弱水西；方丈，山名。弱水，水名。弱水隔蓬萊三千里，其水

至柔弱，不能負一芥，非飛仙不可到。唱罷鼉更天欲曙，李斯《諫逐客書》云：「樹靈鼉之鼓。」注：「鼉，大魚也，皮可以冒鼓；今以鼓爲更號，故云。」一云：「作鼓鳴，其數應更。」鄉心何處一聲鷄？

其八

煙嵐如髻柳如鈿，瑣闥晴窺海舶船；舶，音白，海中大船；又市船也。羽客去時無處覓，羽客，道士也。《廬山記》：「南唐保大中〔九〕，道士紫霄，賜號金門羽客。」步虛聲外碧連天。《異苑》：「陳思王遊山，忽聞空中有誦經聲，側而聽之，知爲神仙聲；道士乃效之，作步虛聲。」又《麻姑壇記》：「時聞步虛、鍾磬之音。」

其九

四面波濤一髻山，夜來何處夢鄉關？茫茫塵界回頭遠，身在紅雲碧水間。

其十

桃花繞澗接天台，委地殘紅半緑苔；委，音畏，少曰委〔一〇〕。却笑劉郎輕出洞，臨風幾把玉書開。劉郎，解見《快州》。

然徐自去家，閒忙相逼，忙，心迫也。匆匆冉冉，匆匆，急遽貌，本悤字，俗訛爲匆。星環一周，池蓮換緑矣。每風凄之夜，霜冷之晨，見凉月窺窗，寒潮落枕，時時撫景，欲寐不能，一種清愁，數惺喚起〔一一〕。惺，音星，慧也。一日遥睇，見投南商舶，指謂絳香曰：「吾家從此處去，但天遠波長，不知所矣！」因乘間言曰：

「我本草心遊子，花淚遠人，笑塵慮之難抛，悵鄉情之易感，願垂體悉，暫賜歸來，未覺芳踪如何指示？」絳香惆悵不忍。徐郎曰：「但假以日月之期，使賓朋知會，前頭家計，商確既圓，當復相從，與子偕老於白雲鄉矣。華封人祝堯云：「乘彼白雲，遊于帝鄉。」」絳香泣曰：「妾不敢以夫婦之情，而阻鄉關之念；但閻浮界小，短景匆忙，匆，聚也。忙，冗也。縱使歸來，恐庭柳園花，不復往時顔色。」因白夫人。夫人曰：「不意子爲塵樊所縶，樊，籠也。縶，音執，維馬足也。恓恓至此！」恓，音西，同悽，煩惱貌。因賜雲車一乘，命載之。娘以帛書一緘見授〔二〕，且曰：「異日見此，無忘舊情。」因揮淚爲别。

瞬息至家，則物换星移，人民城郭，一一非舊，只有溪山兩岸，不改舊時青碧矣。乃以己姓名質諸父老，皆曰：「我少時聞三代祖與君同字，落脚山間，八十餘年。今則黎朝三葉，仁宗宣皇帝。延寧之第五年也。」即戊寅年。徐方悵恨，欲再上雲車，已化爲翔鸞飛去。折書覩之，有「結鳳侶於雲中，前緣已斷；訪仙山於海上，後會無由。」之句。方悟絳香以離别許之。乃輕裘短笠，笠，音立，禦雨具。入黄山，不知所終矣。

嗚呼！語怪則亂常，聖賢不道也；然則徐式仙婚之事，以爲誠無耶？未果其無。以爲誠有耶？未必其有。有無荒唐，其辭若怪矣！但有陰德者，必有陽報，亦理之常。後之君子倘目焉，筆之削之，捨其怪而存其常，何害？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徐式仙婚録」，丙本作「徐式仙婚傳」。

〔二〕「徐適見，憐之」，「適見」二字原無，據甲、丙本加。

〔三〕「晉太元中」，「元」原作「康」，據《桃花源記》改。

〔四〕「上問東方朔」，「東」字原無，據文意補。

〔五〕「得錢五千以自用」，「千」原作「十」，據文意改。

〔六〕「故織女嫁牽牛之夫」，「牽牛」原作「牛郎」，據甲、丙本改。

〔七〕「織女暫詣牽牛」，「牛」原誤作「女」，據《續齊諧記》改。

〔八〕「道士流有《太玄真一經》」，「玄」原作「女」，據文意改。

〔九〕「南唐保大中」，「南」字原無，「大」原作「太」，據《舊五代史》改補。

〔一〇〕「少日委」，「少」原作「多」，據鄭玄注《周禮》改。

〔一一〕「數惺喚起」，甲、丙本「惺」下有「然」字。

〔一二〕「娘以帛書一緘見授」，原作「娘又以白書一緘見授」，據甲、丙本删改。



范子虛遊天曹録〔一〕

錦江范子虛，俊爽豪邁，（爽，明也。邁，勇往力行也。）不樂檢束。（檢，束也，校也。）師事處士楊湛，湛常以驕爲戒，深自克抑，終爲成人。及湛死，諸生散去，惟子虛編廬墓所，（以繩聯物曰編。）三歲而後反。年四十未第。

陳明宗時，遊學至京，寓西湖民舍。常晨出，於霧靄中，（霧，地氣上升也。靄，雲集也。）見瑶幢寶輦，騰空而上，（幢，旌旂之屬；幢，容也，施之車蓋，童童然以隱蔽形容也。輦，輓車也，車用人輓曰輦。）繼有珠軿一乘，（軿，蒲眠切，輜車也；重曰輜，輕曰軿。）騶從亦整。從傍竊窺，乃其師楊湛。將前趨拜，湛揮止之，曰：「途間老草，談論非所，（老草，急遽之貌。）後此夕可詣北門真武觀，得便寒暄一叙也。」（暄，温也；與人共談曰少叙寒暄。）

子虛如言，具殽挈酒，依期而至。既見歡甚，因問曰：「先生甫棄函丈，（《禮記》：「講問間曰函丈。」函，容也。左右席間，容一丈之地，欲其解説之便。）華聲赫奕，非復疇昔，望以前由曉示，得伸喜慰之情也。」曰：「我平生在世，無一善可稱，止能篤信師友，愛重字紙，有所碎落，輒掇拾焚之。帝君奬其用心，奏爲梓潼門

直吏。梓潼帝君，本北朝，廟在梓潼縣。廟中有降筆亭，以金索懸金花箋(牋)，筆墨皆具，每降筆訖，則有銅鐘自鳴，本官即差官取書以觀報應。國朝真武觀及安山黄舍有祠，人多祈夢者。昨陪靈駕，陪，助也，隨也。上謁天宮，與子相逢，蓋亦有緣師弟也。」子虛曰：「先生踐歷華要，華要，乃榮華清要之職。當途用事，某之生死壽夭，可得聞乎？」曰：「非吾所職。」子虛曰：「然則先生所職何事？」曰：「凡天下士人應舉文章，科名次第，吾皆得而關掌之矣。」子虛喜曰：「決如此，則某之前程窮達，先生必識之矣！」曰：「若子之詞章才藝，當代無輩，加之以忠厚，重之以誠慤；慤，謹也，誠也。但少時以詞藻驕人，藻，音早，藻横陳水中，若自澡濯然，故名；又文辭曰藻，言其文采如藻之布列也。故天晚其成，挫其驕誇之志。不然，奪蒙正之先籌，呂蒙正中舉，寄書胡旦曰：「渴睡漢狀元及第矣！」胡曰：「待我明年及第，輸君一籌耳！」次果中選。籌，投壺矢也。拾夏侯之地芥，漢夏侯勝曰：「士患不明經術，經術苟明，取青紫如拾地芥耳！」於子何有哉？此古今論士，必先德行，良有以也。今之衣儒服、佩儒紳，帶之有垂者曰紳。乃大不然：往往變姓而從師，易名而應舉。纔見黜則罪有司之失選，稍成名則欺前輩之不如。志氣驕盈，輕變所守。視窮師爲可恥，捨賤友而不親，不知平日所以誘掖切偲，大抵皆師友之力也。誘，前道也；掖，旁扶也，與輔翼義同。「朋友切切偲偲。」切切，懸倒也；偲偲，詳勉也。且吾往日授徒數千，交遊偏京師，即世以後，聞有曳朱紫而登顯宦者矣，曳，引也，牽也。宦，仕也。有躡岩廊而據要津者矣，躡，蹈也。岩廊，峻廊也；殿下外屋爲廊，岩者廡下宫墻疊翠也。未見持數盃薄酒，一酹新阡墳上[二]，酹，音類，醊祭也，酒沃于地以降神也。扦，音千，葬也。此吾所以拳拳於吾子也。」

子虛因舉當時居官者，一一問之曰：「某居清要，而貪濁無厭；某職師資，而表儀不足；善人者，不善人之師；不善人者，善人之資。某居典禮，而禮多所缺；某居牧民，而民受其殃；某居校文，而私所舉之

人；校，考也，量也。某居理獄，而入不辜之罪。平居議論，唇舌如流，及籌國家之大策，決國家之大計，蒙然如坐雲霧。《顏氏家訓・戒子弟不學文》云：「或因家世餘緒，得一階半級，便自矜夸，全忘修學；及有吉凶大事，議論得失，蒙然張口，如坐雲霧。」甚者不循名撿實，不忠君上，大則爲劉豫之賣國，豫爲宋臣，降元，元人立爲帝。小則爲延齡之欺君。延齡，唐德宗時臣，奸邪用事，每至上前，應對多用譎詐。此曹歿後，固可以擬議之乎？抑終可以享尊榮乎？」湛笑曰：「酆都之設，正爲是人。『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；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』，直須時至耳！今爲吾子言之：天地間報應輪迴，善惡兩科而已。輪，轉也；迴，反也。釋家語。勉於爲善者，雖猶在世，而名已簡於帝庭；厚於積惡者，不待亡時，而獄已成於地府。故顏回生前陋巷而死後修文，顏回居陋巷，不改其樂，年三十二卒。後晉蘇韶既死而甦，弟節問地下事，韶云：「顏回與卜商今爲地下修文郎。」王雱平日驕頑而死時污地。王雱，荆公之子。荆公在金陵時，白日見一人來拜，乃故吏，死已久矣。因問雱安在？吏因引荆公至一所，見獄卒枷一囚，身具桎梏，立庭下，血污地，乃王雱也。非若世人，可因勢而得官，可緣財而免禍；刑辟不中而濫，爵賞不公而私。俛眉承睫，睫，音婕，目旁之毛也。雖猥冗而必甄；甄，音堅，收用也。賕吏奸夫，以苞苴而幸脱。苞，音包，與包通；苴，音疽，藉也，包也。苞苴，囊貨也。《孔叢子》云：「吾子木瓜，見苞苴之禮行。」《詩箋》：「以果實相遺者，必苞苴之，或以葦，或以茅也。」子其勉之，勿種來生業報也。」子虛曰：「禍福之言，既聞其略；但今之士子，每就帝君祠，占夢將來事業，前期顯報，此事果信然否乎？」湛笑曰：「帝君吞吐元氣，周覽八極，覽，視也。八極，八方極遠至盡之國也。日閲箋書，夜朝帝所，豈暇隨人曉喻，爲此屑屑哉？屑屑，動作切切也。但其人齋祓一心，齋，潔也；祓，音拂，亦潔也。言洗濯塵穢，使之潔净也。清净無雜，恍惚之間，若有所覩。世人不曉此意，遂謂誠然，甚可嗤也。」曰：「然則天門放榜之事，亦傳訛乎？」仲淹判陳州時，郡守母病，召道士立壇祈禳，道

士奏章〔三〕，終夜不動，至五更，起謂守曰：「夫人壽有六年。」守因問：「伏奏何久？」答曰：「適遇天門放明年春榜，觀者塞途，以故稽留。」守問狀元姓名，答曰：「姓王，二字名，下一字黑塗，傍注，不可辨。」既而母愈。明年狀元乃王拱壽，御筆改爲王拱辰。曰：「此則不誣也。」因出文書一束，緘封甚密，謂子虛曰：「此來年春榜，我方受命帝君，備查詳閱，付天門填寫，填，音田，塞也。以子來，故遲遲未即去耳！且言天曹之樂，絶勝凡間，子能勉身勵行，自然可到，如我亦希奇有幸也。」子虛曰：「塵容俗狀，何階及此？階，陛也，梯也。《北山移文》：「抗塵容而走俗狀。」但望追隨飈御，暫時觀遊，飈，音標，扶揺風也；飈御，即風車也，猶御風意。未料凡踪，亦可賫緣否乎？」曰：「何難之有？但當中禀帝君，以姓名填入耳！」乃以朱書紙尾，約十餘字，仍命撤席。

時子虛御左驂直上，驂，音參，車中兩馬曰服，兩馬驂其外小退曰驂；左驂，即車之左邊也。見銀堞層層，堞，音牒，城上女垣也；以白亜，故曰銀堞，又曰粉堞。貝闕雙峙，兩邊皆珠樓玉殿，通明如白晝。天河星渚，縈抱前後，香風浮動，撲欄銜檻。撲，拂拭也。銜，以口含物也。軒窗下，爲櫺曰欄，以版曰檻。但覺清光奪目，高寒逼人；言翠色冷光相射，極寒不可留也。羅公遠侍唐玄宗玩月，請同登，行數里，清光奪目，寒氣侵人，遠曰：「此月宫也。」出《類聚》。下視塵寰，如積蘇累塊。周穆王執化人之袪，飛而上者，中天而止，化人宫下，視若累塊積蘇。采草曰蘇。湛曰：「子識此乎？世人所謂天上白玉京，最中一朵紅雲，乃紫微帝座。李賀夢人持板告之曰：「天上白玉樓成，命君爲記。」賀遂卒。《翼聖傳》：「玉帝所居，常有紅雲擁之，雖真仙不得見其面。」子可於城門候立，吾當奏請。」乃捧章而入，良久始出。俄聞城上喧呼：「明年冠榜，已得范狀元矣！」乃引子虛歷諸曹省。省，所景切，禁署也。至一所，扁曰：「累德之門」，中有千餘人，花冠蕙佩，或坐或立。子虛叩問，則曰：「此仙衆皆生前惠愛，雖非傾貲施予，然能隨時賙給，既無慳心，慳，音吝，鄙也，慳也。又無德色。自矜有恩曰德色。帝録其仁，使躋

清品，故得居此。」蓋，覆也，今之雨油蓋其一也。又至一所，題曰：「順行之門」，中有千餘人，雲衣雨蓋，或歌或舞。子虛又問，則曰：「此仙衆皆生前孝友，或於流離相保，或以土地相移，或數世同居不忍分異。帝嘉其志，使隸雲宮，故得居此。」又至一所，題曰：「儒臣之門」，皆褒衣博帶，不疑冠、進賢冠，帶偏貝，劔佩環玦，褒衣博帶，以見暴勝之。亦不下千人。中有二人，着綠袍紗帽。紗，輕繒也，暑所服也。指謂子虛曰：「此即李朝蘇憲誠，憲誠，號飛鳶，爲人忠誠。英宗臨崩時，輔高宗即位，太后欲立故太子龍昶，賂憲誠妻呂氏。憲誠曰：「我爲顧命大臣，今貪賂而改命，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？」乃不聽。脱軒詠詩云：「大節堂堂可托孤，百端利誘寂如無；平生疾惡心如在，肯上陳家四輔圖。」陳朝朱文安也。文安，清潭縣人，爲人清修苦節。明宗時，爲國子監博士，授太子□經。及裕宗即位，信任群小，文安上疏乞斬佞臣七人，號《七斬疏》。不報，乃告老歸。愛至靈山，往居之。裕宗每有賚與，悉以與人。藝宗即位，詣闕入覲，又求還至靈山終老。謚文貞，許從祀文廟。脱軒詠詩云：「《七斬》章成便掛冠，至靈終老有餘閑；清修苦節高千古，士望岩岩仰泰山。」其餘皆漢、唐名臣，無官位、無職掌，但朔望參謁帝君，如今世散官之奉朝請也。春曰朝，秋曰請；又大臣退位不落職曰奉朝請。每至五百年，復許降生，孟子言：「五百年必有王者興，其間必有名世。」高者爲卿、爲相，次者不失爲士夫、爲校尹〔四〕。」其他諸曹署尚百餘所，但天色向曙，不暇徧觀，急御長風，冷然而下。至北門，百官已趨朝矣。

子虛辭歸。明年應舉，果領進士第。士應舉見録者曰第。凡子虛家内吉凶禍福，其師亦時時顯報焉。

嗚呼！《齊諧》好誕，《莊子·逍遥》篇：「《齊諧》者，志怪也。」注：「《齊諧》，書名，所記皆怪異之事。」莊周寓言，莊周，楚人，著書名《南華》，所言皆荒唐之辭。誠非君子所尚；設或事關彝倫，辭寓勸戒，筆而傳之，何傷乎？今《子虛傳》，一篇之中，有篤於從師者，既足以爲之勸；薄於事師者，亦足以爲之戒，其

有關於民彝也大矣！若夫天曹之遊，其有其無〔五〕，何必深辨？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范子虛遊天曹録」，丙本作「范子虛遊天曹傳」。

〔二〕「一酹新阡墳上」，「一」字原無，「阡」原作「扦」，據甲、丙本加改。

〔三〕「道士奏章」，「奏」字原作「奉」，據文意改。

〔四〕「爲校尹」，「校尹」原作「尹校」，據甲、丙本改。

〔五〕「其有其無」，下「其」字原無，據甲、丙本加。



卷之三

昌江妖怪録[一]

峯州人有姓胡名期望，峯州，今白鶴縣。胡朝末，販泊昌江城，泊，音薄，止息也，流寓也。昌江，屬安勇壽昌。因而病故，其妻貧不能歸葬，鬻其小女氏宜于富商范氏。女既長成，頗有姿色，范氏悦而私焉。私，奸淫也。其妻揣知其意，揣，所委切，揣而察之也；又度也，量也。托以他故，痛笞至死，瘞在村居之側。瘞，於計切，埋也。既數月，興妖作幻，幻，熒絹切，妖術也。變態百出：或托形於賣漿之姝，姝，音樞，美色也。或假體於沽酒之女；有頭目者則爲淫殺，有財貨者則被潛攘。攘，竊也，引手取物也；又因其自來而取曰攘。沿途十里，皆晏行早泊，以色爲戒。久之，鄉人覺得，以骸散在江次，妖亦稍息焉。

黎朝混一，有諒江一員姓黄，赴長安領職，舟次江側。次，止也。時月明星淡，淡，星之光彩也。萬籟俱寂，忽聞東南沙觜，觜，遵威切，角也。一哭聲轉哀。移船就之，見一女年可十七八，擁紅羅袖，茵草而坐。茵，褥也，藉也。問之曰：「夜深如許，許，力舉切，助辭也。何故悲啼？令人攪碎鐵石心腸也。」攪，古巧切，撓也，擾也。碎，細破也。鐵石，喻心之堅貞也。女斂容收淚曰：「妾峯州人，父母以販繒爲業，群盗利財，一時見害，

魂埋魚腹，骨葬江心；昔吳十二有赴鎮江之行，被家人汪吉利婦用謀，乘醉推落江心，屍骨葬魚腹，後見出乞故人韓滿爲伸冤。惟餘賤質惸惸，幸免虎口，投身沿岸，寄食村民。昨爲主婦採桑，偶經故處，不覺悲哀至此。」黄曰：「兒既顛連孤苦，無所依投，今我有長安之遊，縱欲歸來，可於船間寄足；況由京國直抵兒鄉，纔半餉間，一風帆力也。」餉，行饋也。其女又泣曰：「隻影零丁，誠不足惜。隻，鳥一枚也；凡物不兩皆曰隻。零丁，失志貌。《李密傳》：「零丁孤苦。」所恨者，先人骸骨不能還葬耳！」黄曰：「我誠不愛捐數金之費，爲兒收散骨返故鄉，亦邂逅一因緣也。」解，音蟹；逅，音候。行適相值也。女喜曰：「天也！君誠能如此，所謂生死而肉骨也〔二〕。宋祖解石守信等兵權，守信等謝曰：「所謂生死而骨肉也。」注：「謂使死者後生，而白骨再生肉也。」妾雖孱質，願糜身以報。」黄即募善汆者〔三〕，於亂波中，淘沙收斂，淘，音陶，盪也。挈載南行。時或以微辭挑謔，挑，他彫切，戲弄也。細觀其意，女拒之甚確，黄尤嬖而畏之。嬖，音閉，寵也。至京，遂不即上官，即，就也。上官，謂陞官赴任也。直趨白鶴江口，於江邊安葬。

他日，女謂黄曰：「妾與卿初非相期，妾稱夫曰卿，以親愛意。偶有良會，但昔日以先人塋兆未安，塋，于營切，墓也。兆，塋界也。故殷勤見拒，今事既圓成，願侍巾櫛；況君江湖遠宦，主饋無人，饋，餉也；稱人妻曰主饋；又進食於尊曰饋。蘋藻之供，妾請當其任矣！」既成夫妻，情愛加密。女又能動必以禮，口必擇言，僚朋親族，稱之者如出一口。

居官閱月，閱，歷也。黄因感疾，顛狂恍惚，昏昏不省，女亦旦夕涕泣，不離在側。但藥之則不飲，診之則不受；診，視也，察脈曰診。有以符呪來者，輒遭侮罵。呪，職救切，梵書妙語曰呪，即真言意。醫工術士，皆疑其妖祟，祟，須鋭切，謂孽鬼爲厲也。然無可奈何，但相環視而已。繼有一人，破巾穿履，襤褸步進，襤，廬咸切；

褸，舉雨切。敝服也。一坐大笑。其人曰：「卿輩皆孱工，我神醫也，非徒能療疾，兼能使人翰生羽化〔四〕。」朱元晦《感興》詩：「刀圭一入口，白日生羽翰。」又羽化，言生羽翼而化，以登仙境也。問其術，則醫風、治氣；探其囊，則附子、陳皮。黃即笑以手示之，使診其脉，其人曰：「無傷也，但臟腑不調，生此迷惑。宜飲以進食湯，兼多市酒殽，禱神禳鬼，自然無恙矣！」乃罄所需藥，罄，盡也。需，音須，資也。以粉磁瓶調劑，粉磁，即土鉢白色也。凡汲水器、酒器，皆曰瓶。劑，齊也，藥料曰劑。一啜而盡，啜，朱劣切，飲也。嘔涎數斗，嘔，吐也。涎，音全，口中液也。懵然如夢。懵，音夢，暗也。女大怒，以杖碎磁瓶，駡曰：「甚處幻人，甚，何也。離間我夫妻，分析我家室！」按析，音昔，破木也，折也；柝，音托，兩木相擊行夜者；折，音哲，斷也；拆，音冊，開也。其人以符投之，女應符驀然仆地，驀，莫白切，超越也。仆，音付，偃也。乃一堆白骨。仍急以七香湯灌黃胸臆，有頃甦醒，問從前事跡，皆不省也。衆人争叩所以，叩，音扣，問也，以因也。其人曰：「吾適覩其貌，妖氣甚濃，濃，厚也。而此女乃妖祟根原。使彼尋常吾語，始得以施吾巧；不然，其能進刀圭之餌乎？」古云：「盛丹須竹節〔五〕，量藥必刀圭。」坡詩云：「促膝問道要，遂蒙分刀圭。」《本草》云：「刀圭者，十分方寸匕之一。」蓋量藥器也。餌，藥餌也。衆皆驚服。遂使人至白鶴江掘塚，止有數丸鮮血，而殘骸亡矣。方欲收取，倏然已不見。其人嘆曰：「枝蔓雖除，而根荄未剪，向非天兵將吏，猛鋤力剔，鋤與鉏同，墾土器；又誅也。剔，他歷切，解骨也。只恐更遭毒手，公其危哉！」

旬餘，黃於白晝閑臥，見兩卒牽提令去。至一處，垣墻周繞，殿宇嚴邃，邃，須棁切；深遠也。但左廊頹弊傾圮。圮，晉緝切，覆也，毀也。上有一人垂冕，垂冕，謂冕前有垂旒也。厲聲言曰：「閻王有旨，命予追勘！」令左右授以筆紙，逼使供狀。黃曰：「僕本寒流，幸登仕版，仕版，官籍也。處己絶憸邪之態，居官無賄賂之求，罪狀弗彰，非敢聞命。」言未畢，已見女從左廊步出。黃大悟，即援筆供曰：

恭聞：《春秋》紀異，雖石言、神降而必書；《左傳》：石言於晉，晉侯問於師曠曰：「石何故言？」曰：「石不能言，或憑焉。抑臣聞曰〔六〕：『作事不時，則有非言之物而言。』今宫室崇侈，石言，不亦宜乎？」時晉平公方築虒祁之宫〔七〕，故云然。《左傳》：神降于莘，王問于内史，對曰：「國之將興，其君齋明精潔，神享而民聽，民神無怨，故神降之，顧其德政而布福焉；國之將亡，其君貪淫暴虐，民神怨憤，故神往焉，觀其苛慝而降之禍。」野史摭遺，凡梅魄、檠精而亦録。野史，野人之記事也。摭，之石切，拾也。檠，渠京切，燈架也。隋開皇中，趙師雄遊羅浮山。一日，天寒日暮，於松林酒肆傍舍，見一美人，淡粧素服。師雄與語，言極清麗，芳香襲人，因與至酒家飲。醉而就寢，東方已白。起視，在梅花樹下，方知梅之精也。宋潛爲甘陵巡檢〔八〕，故人趙當訓其子弟，忽見美婦人立燈下，唱曰：「郎行久不歸，妾心傷亦苦。……」遂滅燈，趨趙就寢，曰：「妾本東方人，鬻身於彭城郡。今郎觀光上國，孤眠暗室，故來相伴。」明夜又來。趙恍惚，諸生具告其父〔九〕，潛往觀焉，因大呼遽入，以手抱之，甚細。視之，乃一燈檠，遂焚之。豈自古唱爲怪説，欲使人得備神奸？備，防也。故太真燃照水之犀，龍宫請命；晉温嶠，字太真，過牛渚磯，世傳其下多水怪物，嶠遂燃犀角照之，須臾見水族奇形異狀，或乘車馬、著赤衣者。其夜夢人曰：「與君幽明道别，何意相及也？」犀，獸名，頭角能厭水精。馬亮寫入窗之手，鬼物祈哀。少保馬公亮，少時臨窗，燭下閲書，忽有大手如扇，自窗前伸入。次夜又至，公以筆濡雄黄水大書草字，窗外大呼云：「速爲我滌去，不然禍將及女！」公不聽而寢。將曉哀號，手不能縮，且曰：「公將大貴，我戲爾，何忍致我極地耶？公獨不見温嶠燃犀事乎？」公乃滌之，遜謝而去。或袪吹火之精，袪，丘於切，却也。《管輅傳》：「有一小物如獸，手持火，以口吹之。生舉刀斫斷腰，視之，乃狐精也。自此無火災焉。」或却移床之祟。魏元忠爲人公正寬厚，不信邪鬼。未達時，家中嘗有鬼作祟，如老猿看火、犬代人言，及羣鼠拱前，鴟鴞鳴屋，種種作妖，公未嘗少惑。又一夕夜半，有婦女數人立於床前，公曰：「能徙吾床於堂下乎？」婦人竟擡舁於堂下，公又曰：「可復移於堂中乎？」乃復移至舊所，公又曰：「能徙吾床至街市乎？」羣女皆再拜而去，曰：「此寬厚長者，可同常人玩之

哉？」是歷代剛方之士，不怕邪妖；怕，普駕切，畏也。況百年香火之祠，更容醜類。如某者，性慚守拙，仕幸逢辰。辰，猶時節也。一宦蕭條，忝竊代耕之録；蕭條，寂寥貌。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禄，禄足以代其耕。《孟子》。半衾寂寞，翻含失偶之悲。誰知月下奇逢，便是生前業報？業亦禄也；業報者，言皆隨業受報也。《金剛經》。蠱惑臣以妖姿丰態，粉黛朱鉛；蠱，音古，亂也。姿，色也。丰，音封，美也。粉，傅面也。黛，音大，畫眉墨也。朱，丹也，即朱唇也。鉛，音沿，錫類，以其易沿流，故謂之鉛，今化爲粉是也。耗損臣之元氣真精，什三四五。匪遇上醫之手，趙文子問醫和曰：「醫及國家乎？」曰：「上醫醫國，其次救人。」《國語》。幾成泉下之塵。入江而曰非漁，誰其信者？以德而行其罰，伏願矜之！

供已進呈，王大怒曰：「不圖幻質，遽爾生心，既逞淫風，又懷妄訴，可押赴犂舌獄！」仍大書判曰：判，斷也。

蓋聞：猿鶴蟲沙之化，周代曾聞；周穆王南征，一軍盡化：君子爲猿爲鶴，小人爲蟲爲沙。狐狸華表之精，晉朝再見。見《沱江》。世運寖乎愈降，三十年爲一世，亦爲一運。邪魔概不勝妖。邪魔，狂鬼能迷人也。故道家以三尺盪氛，盪同蕩，推盪也。氛，音分，氣穢也。而地獄以尺符攝召。攝，音帖，俗字。法家云：「攝性。」二十四司之關掌，各有分曹；百千萬狀之鬼妖，舉皆遁跡。夫何穢濁，敢肆猖狂！猖狂，自肆也。一生惟事於龜淫，貪婪殆甚；隋開皇中，掖庭宮每夜有人來挑宮女，宮司以聞，帝曰：「門衛甚嚴，人何從入？當是妖精耳！」因戒宮人以劍斫之；若中枯骨，落床而走，宮人逐之，入池而沒。明日，帝令涸池，得一龜，介有刀迹。殺之，遂絶。婪，音藍，貪也。再死猶懷於狙詐，假冒何多！宋有狙公，善養猿猴，故號。狙公愛狙，養而成羣，將欲限其食，先誑之曰：「與若芧，朝三而暮四，足乎？」衆狙皆起而怒；又曰：「與若芧，朝四而暮三，足乎？」衆狙皆笑。物之

以能鄙相籠，皆由此也。故人之顛倒者，必曰狙詐。請罪名可以力逃，謂冥府不能顯責。任之狐、崔之虎，變態愈滋；任氏，妖狐也，色絶美，有鄭生者，得之爲婦。數月，生携出郊，任氏忽墜馬，化爲狐，爲犬所咬而死。崔韜行役至孝義館，見一婦，頭枕虎皮而熟睡，韜取虎皮投井中，婦驚覺，失皮不能復變，韜納爲妻。後婦問皮安在？韜曰：「井中。」婦取以被體，復化爲猛虎，咆哮而去。劍爲樹、刀爲山，條章載舉。南漢劉鋹作燒烙、剥剔、刀山、劍樹等刑。至如黄某，亦有可言：志溺少剛，心牽多欲。不能效顔叔子，却鄰家之女；魯人顔叔子，獨處於室，鄰之嫠婦亦獨處於室。一夜，暴風雨至，嫠婦室壞，趨而投之。顔叔子納之，使秉燭達旦，燭盡，以束薪繼之。顧乃攘武承嗣，惑花月之妖。解見《西垣》。罪不能無，薄云乎耳！吾言止此，主者奉行。

又顧謂黄曰：「子少業儒，讀聖賢書傳，記古今事跡，豈不知在色之戒，而躬自蹈之？」夫子：「君子有三戒：血氣方剛(少之時，血氣未定)，戒之在色。」仍以筆批曰：批，音披，手舉也，示也。「去剛即欲，減壽一紀。」十二年爲一紀。復命兩卒送之還家。欠伸一覺，心疲則欠，體疲則伸。汗流浹背。

數年後，因幹事至三岐江，憩峯州祠下，幹，能事也。憩，音契，息也。見垣墻殿宇，頽廊塑像，塑，音素，埏土像形也。一如夢中所覩，乃知向日追勘者此處也。遂策馬疾驅，不敢回顧。時紹平二年八月丁巳日。

嗚呼！瞰于室、嘯于梁，不已怪乎？曰：「未也。《楊雄傳》云：「高明之家，鬼瞰其室。」韓昌黎作《原鬼》文云：「有嘯于梁，從而燭之，無見也，『斯鬼乎？』曰：『非也！鬼無聲。』有立於堂，從而視之，無見也，『斯鬼乎？』曰：『非也！鬼無形。』蓋無聲與無形者，鬼神是也。」羽淵之熊、貝丘之豕，不已怪乎？曰：「未也。」左丘明作《春秋傳》以釋經。昭公七年：鄭子産聘於晉，晉侯有疾，韓宣子逆客〔一〇〕，私焉，曰：「寡君寝疾，於今三月矣！今夢黄熊入於寝門，其何厲鬼也？」子産曰：「昔堯殛鯀於羽山，其神化爲黄熊，以入於羽淵，實爲夏郊，三代祀之；晉爲

盟主，其或者未之祀乎？」遂使祀之，晉侯有間。莊公八年：齊侯遊姑棼，遂畋于貝丘，見大豕。從者曰：「公子彭生也。」公怒曰：「彭生敢見！」乃射之。豕因立而啼，公懼，墜于車，傷足，喪屨，乃還。遇賊于門，賊遂殺之，而立無知。蓋昌黎原鬼，丘明釋經，此怪所以爲常；然則昌江之録，非怪也。況觀妖女之惑人，則當謹在色之戒；覽叢祠之判事，則當起遠神之敬。叢，聚也；叢祠亦如叢臺，取連聚非一之義。疑以傳疑，未足過也；步進一步，則劉叉、干寶。劉叉少任俠，晚折節讀書，聞韓愈接天下士，徒步歸之。作《雪車》、《冰柱》二詩，詩出盧仝、孟郊之右。後韓愈有金數斤，劉叉持去，曰：「此諛墓中人所得耳！不若與劉君爲壽。」愈不能止。諛墓，謂作碑褒死人。晉干寶死而復甦，見天地間鬼神事，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，名《搜神記》，以示劉惔，惔曰：「卿可謂鬼之董狐。」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昌江妖怪録」，丙本作「昌江妖怪傳」。

〔二〕「所謂生死而肉骨也」，「肉骨」原作「骨肉」，據甲、丙本與《左傳》襄公二十二年改。

〔三〕「黄即募善氽者」，「氽」原作「水」，據諸本改，「入水」二字之合。

〔四〕「兼能使人翰生羽化」，「使人」二字原無，據諸本加。

〔五〕「盛丹須竹節」，「須」原作「雖」，據文意改。

〔六〕「抑臣聞曰」，「臣」原作「人」，據《左傳》改。

〔七〕「時晉平公子築虒祁之宫」，「虒祁」原作「虎祈」，據《左傳》改。

〔八〕「宋潛爲甘陵巡檢」，「陵」原作「瘦」。

〔九〕「諸生具告其父」，「諸生」二字原無，據文意補。

〔一〇〕「韓宣子逆客」，「逆」原作「送」，據《左傳》改。

那山樵對録〔一〕

清化路，其地皆山也，周遭盤亘，周，匝也；遭亦猶匝也。劉禹錫《石頭城》詩云：「山圍故國周遭在。」盤，屈曲也。亘，延袤也。直數千里。其中崒然而峻拔者，名曰那山。崒，七醉切。危，峻貌。拔，挺也。那山，在農貢縣。山有洞焉，阻而脩、湫而杳，洞，空谷也。阻，險也。脩，長也。湫，音剿，沮洳也。杳，伊烏切，深寂也。塵囂之所不接，囂，塵埃也。人迹之所罕到。日有樵夫負薪，從洞中出，換魚易酒，換，貿易也。纔取醉飽，一錢不問也。每遇村翁野豎，輒欣然話桑麻事，問其姓名庄册，則笑而不答。庄同莊，田舍也。册通作栅，藩落也。及西日銜山，復從洞中去。時人以晨門、接輿許之，晨門，掌晨啓門，蓋賢而隱於抱關者。《孟子》。接輿，姓陸名通，昭王時隱居不仕，時人謂之楚狂。《論語》。又《列仙傳》云：「楚有接輿，好養生，食木實，在蜀蛾眉山，世世見之，數百年矣。」采和以下不足論也。唐末有逸士，一足靴、一足跣，夏服絮衫，冬臥冰雪，自號藍采和。後至濠州飛昇，遺下靴，世傳爲登仙。

後胡開大中，漢蒼出獵，適遇諸途，行且歌曰：

那之山，有石巑岏。巑，齊桓切；岏，吾桓切。山上鋭竦列貌。樹蒼蒼、煙漠漠、水潺潺。蒼，深遠青色

也。漠，昏黑也。潺，鉏山切，水流聲也。朝兮吾出，暮兮吾還。有衣兮製芰，有佩兮紉蘭。芰，音忌，菱也；兩角者謂之菱，三四角而小者謂之芡；菱花開背日，芡花開向日，故菱寒芡暖。紉，音刃，繟繩也；又以線串針也。蘭，香草。《楚詞》：「製芰荷以爲衣，紉秋蘭以爲佩。」闥排青兮屏曉嶂，田護緑兮枕晴灘。排，列也。青，山色也。屏，音平，蔽也，即屏封也；嶂與障同，山峯列如屏障也。護，衛也。緑，水色也。灘，他丹切，瀨也。王介甫《書湖陰先生壁》詩：「茅簷長掃淨無苔，花木成蹊手自栽；一水護田將緑遶〔二〕，兩山排闥送青來。」任他朝市，任他車馬，緇塵不到此江山。任，縱意也。朝市，即所謂「争名者於朝，争利者於市」也。車馬，言爲名利者奔走于車輪馬足之下也。緇，黑也。幽草宋朝弓劍，古丘晉代衣冠。李白題金陵鳳凰臺詩云：「晉代衣冠成古丘，吴宮花草埋幽徑〔三〕。」王謝風流、蕭曹事業，《漢書》：「列其風流，區而載之。」注：言高士清潔之風，各有條流也。一曰：風流，名價也。算往古來今卿相，石篆苔漫。篆，引書也；石篆，即石碑刻字也。漫，水廣大貌。争如我，掉頭一覺，紅日三竿。竿，音干，竹梃也。日出三竿，言其晏也。又《南齊志》云：「日出三竿，謂朱黄赤色暈也。」

歌竟，拂衣長往。漢蒼意其有道隱者，遂命侍臣張公追請焉。比至，則已趨蹌入洞矣。比，及也。蹌，千羊切，行動貌。忙呼不應，只見乘雲劈霧，踐躡於松梢竹杪間。劈，披昔切，劃也，裂也。梢，所交切，木枝也。杪，音藐，木末也。知非常人，尾其踪而追之，披茆取徑，約二三里，茆與茅同。但見山程艱甚，轉入深峻，步不能前，轉盼間，忽不知所適。前，進也。盼，邪視。仰見斜陽在嶺，山頭曰嶺。煙草向暝，徬徨欲返，已無及矣。俄聞鷄聲，縹緲於孤篁絶頂，縹，匹沼切，色輕也。緲，音藐，微也。篁，音黄，竹苗也。嶺，山嶺也。喜曰：「人家不遠也！」携笻獨上，笻，音窮，竹名，可爲杖。見一草庵，庵，草舍也，編茅爲之。左右植金錢數本，金錢，花名，言形似金錢也。雜以碧桃紅杏，桃，仙桃也，其色青，故云碧桃。杏，花色微紅，故云紅杏。皆扶疎可愛。陶潛《讀山海經》詩：「孟

夏草木長，遶屋樹扶疎。」注：「疎通作疏，枝葉盛貌。」内設藤床一具，解見《木綿》。床上置絲竹隱囊。隱囊，以青白布爲之，高一尺許，以綿花粃實縫之完，置于跟上，兩肘倚坐，自覺安逸。東西壁面，各以粉膏塗抹，抹，音末，摩也；亂曰塗，長曰抹。題歌兩闋：闋，丘月切，止也；樂終曰闋。兩闋猶兩章也。一曰《愛眠》，二曰《愛棋》。其辭云：

吾何愛？愛惟眠。愛爲安舒適性天〔四〕。淺墨帳添新富貴，淺，薄也。墨與默通，陰也。言帳連雲而蘿陰合也。見《唐詩》。矮藤床結舊因緣。矮，鴉楷切，短也。藤、籐通用。梅之軒、竹之園，幽居趣味有林泉。幽居，隱居也。言隱者所居，有林泉之勝，殊爲幽絶也。青奴擁後，陳師道《書堂》詩云：「醉臥擁青奴。」按青奴，竹几也，一名竹夫人，蓋竹冬夏長青，奴以伴君子，故名几曰青奴。紅友羅前；紅友，酒也。媒引黑甜勝景，涼思輕便。甜，徒燕切；北人以晝寢爲黑甜，故東坡《發廣州》詩云〔五〕：「三盃軟飽後，一枕黑甜餘。」思，音四。便，蒲眠切，安便也。雙掩耳，紅塵世上；紅塵，喻名利也。小曲肱，白石雲邊。夫子曰：「飯疏食飲水〔六〕，曲肱而枕之，樂在其中矣！」白石，言處士遠離世俗，結草廬于白石雲邊以自處也。寄傲草廬，南陽閑日月；傲，踞也。諸葛亮隱居南陽，結草廬閑臥，號臥龍先生。欠伸雲觀，趙宋窄山川。窄，音責，狹也。陳摶隱華山雲臺觀，每寢處，多百餘日不起，嘗作睡歌云：「臣愛睡，臣愛睡；不覆氈，不蓋被。」北窗吟魂易促，陶淵明夏月虛閑〔七〕，高臥北窗之下，清風颯至，自謂羲皇上人。吟魂，詩思也。西堂春夢常圓。靈運與惠連爲刎頸交，嘗於西堂思詩不就，怠而寢，忽夢惠連，即得「池塘生春草」之句，以爲有神助。書樓初捲夕，酒店欲晴天。店，肆也，旅舍也。玄鶴黃州夜夜〔八〕，一說玄鶴指道士言。黃川，地名，在赤壁。東坡遊赤壁賦云：「夜將半，四顧寂寥；適有孤鶴橫來，玄裳縞衣，遶樹長鳴。須臾客去，予亦就睡。夢一道士，羽衣蹁躚〔九〕，揖予言曰：『赤壁之遊樂乎？』問其姓名，不答。曰：『我知之矣！昔夜飛鳴，非子也耶？』道士顧笑，予亦驚寤〔一〇〕。」一說昔有人夜得一玄鶴，遊於黃州。二説未知孰是？此兩存之。美人

湘水年年。一説美人指賢人言。六國時，張敏與高惠二人爲友，每憶不得見，便於夢中往尋，半道迷路，遂回；覺，詩云：「洞房昨夜春風起，遥憶美人湘江水；枕上片時春夢中，行盡江南數千里。」一説有人得一枕，每夜枕見與美人遊湘水，岑參作《春夢》詩云云，如前詩。二説亦未知孰是？有時向醉鄉打臥，唐王勣作《醉鄉記》云：「乞取南園作醉鄉。」又：「醉鄉之宜十有二。」見《文苑》。草鋪茵、花鋪幄、地鋪氈。鋪，陳設也。茵，褥也。幄，帳也，上下四旁悉周曰幄。氈，毛席也。彭澤夜深，半簾殘月；陶潛親老家貧，執事聞之，起爲彭澤令，後解印綬而去。貴賤及親朋造之者，有酒輒設，若先醉，語客曰：「我醉欲眠，卿且去！」濂溪院静，一枕啼鵑。周子知南康軍時，築室於蓮花峯下，峯前有溪，合于湓江，公因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，學者稱爲濂溪先生。邵子行至洛陽，聞杜鵑聲，嘆之，後其言果驗。按杜鵑，杜宇也，名怨鳥，三四月間苦啼，自夜達旦，田家候之以興農事。任人道爲懶夫士、爲渴睡漢、爲隱神仙。邊韶，字孝先，教授數百，嘗晝臥，弟子嘲曰：「邊孝先，腹便便；懶讀書，只愛眠。」後桓帝徵爲太中大夫。漢，乃男子之稱。吕蒙正薄遊一縣，胡旦隨父宰是邑，遇吕甚薄，客有誦吕詩：「挑盡寒燈夢不成。」胡笑曰：「乃是渴睡漢耳！」吕含恨而去。明年，吕中甲科，寄書曰：「渴睡漢狀元及第矣！」胡曰：「待我明年及第，輸君一籌耳！」次年，果中首選。魏野隱居不仕，好彈琴詩賦，宋太宗召，不至。一日，方教鶴舞，俄報使至，踰牆而走。有詩云：「有名閑富貴，無事小神仙。」

右《愛眠歌》

吾何愛？愛惟棋。愛爲風雲變態奇。劣處類龍蛇失勢，勝邊如熊虎揚威。車雙馳、馬雙飛，渡河一卒靠重圍。雙馳，如行車出兩邊之類。雙飛，如駕鶩馬上攻之類。見《萬事》。靠，口到切，理相達也，久倚也。北南相界，形勢相依；默運方圓動静，妙算無遺。李泌召見時，玄宗方與張説圍棋，因使説試其能，説請賦「方

圓動静」，泌曰：「願聞其略。」説曰：「方若棋局，圓若棋子，動若棋生，静若棋死。」泌即答曰：「方若行義，圓若用智，動若材藝，静若得意。」説賀曰：「帝得奇童矣！」時泌年方七歲。春寂寂，乍敲殘夢；乍，助駕切，忽也。敲，横擊也。此言春晝圍棋，棋子聲乾驚睡夢也。見《圓機》。手摇摇，擺碎香泥。香，即紫檀心也。泥，塵也。關中貴家以紫檀心爲棋子。見《合璧》〔一一〕。獨樂園中，賓朋初定候；温公居洛，營地創園，以其逍遥徜徉，惟意所適，明月時至，清風徐來，天壤之間，復有何樂可以代此？因名曰獨樂園。爲記有曰：「樽酒樂餘春，棋局消長夏。」黄州樓曉，酩酊半醒時。王元之於黄州西北隅，以竹代瓦，作小樓一間，因爲記説樓之景物，有云：「夏宜急雨，有瀑布聲；冬宜密雪，有碎玉聲；宜圍棋子，聲丁丁然；宜投壺矢，聲錚錚然。皆竹樓之所勝也。」酩，音茗；音洛，非。酊，音頂。醉貌。晝永天留客久，仲夏日永，留客閑敲棋局。《圓機》。庵高子落聲遲。山上對局時，聞下子聲遲。《合璧》。院教慵妾掃，簾許小童窺。贏輸賭江山半局，贏輸，勝負也。「乾坤勝負一棋枰。」《圓機》。功名消得失閑機。渾不覺一天向夕，月斜窗、烟斜篆、竹斜枝。篆通作瑑，鏤木爲篆文以受香也。閬苑神仙，閑中度日；閬，音浪；閬風仙苑也，在崑崙閶闔之中。度，音渡，過也。長安公子，醉裡忘歸。相對處兼些琴、兼些畫、兼些壁題詩。些，蘇箇切，語辭也。

右《愛棋歌》

時樵夫方踞石軒，踞，箕踞，傲坐，伸兩足，以手據膝，形如箕也；又據物坐亦曰踞。調鸚鵡語，調，和也。鸚鵡，能言鳥。唐元微之《寄薛淑》詩云：「言語巧調鸚鵡舌〔一二〕。」傍有兒童對局，見張至，驚曰：「此間寥閴，閴，本闃字，苦臭切，傾入聲，静也。林深地遠，山鳥之嚶其鳴，嚶，音英，鳥聲和也。岩獸之交其迹〔一三〕，子奚爲遠涉吾境，曾

不憚勞乎？」涉，徒行也。曰：「僕當朝之供奉臣也，自稱爲僕，卑辭也。唐制：未命以官，則令居通事舍人供奉。以君高蹈，辱奉弓旌之命，高蹈，幽隱也。《禮記》：「招士以弓，招大夫以旌。」鑾輿在此，願少回顧。」鑾，鈴也；御駕曰鑾輿，蓋車有鑾鈴以正威儀、行舒疾。樵夫笑曰：「我乃遯世逸民，避塵老叟。遯，逃也。逸民，謂節行超逸也；逸乃俊逸之義，非隱逸也。出《(□)史》。又有德而隱者曰逸民。見《論語》。頤性命於衡門茅屋，頤，養也。衡，横也；衡門，横一木爲門楣也。《詩・陳風》：「衡門之下，可以棲遲。」此言樂其園林之趣，不貪榮利，自養天真於衡門茅屋之下也。足生涯於月斧風斤。生涯，猶産業也。太和中，鄭仁本表弟與王秀才遊嵩山，迷歸路，忽聞叢中鼾睡聲，見一人枕一幞物，方眠，因就問之。其人曰：「君知月乃七寶合成乎？常有八萬二千户以玉斧修之，予其一也。」言已不見。莊子送葬，過惠子墓，謂從者曰：「郢人堊污其鼻端，若蠅翼。使匠石斲之，匠石運斤成風，斲之，盡堊而鼻不傷，郢人立不失容。」《莊子》。日有醉鄉之遊，門無俗客之到。友我者魚鰕麋鹿，鰕，虚加切，水蟲，可食，溪澤江海皆有之，磔鬚鐵鼻，背有節，多足好躍。《古文》：「樵與漁者，侶魚鰕而友麋鹿。」牽我者雪月風花。醉鄉之宜，有雪月風花，如雪宜夜、月宜樓、風宜窗、花宜晝之類。但知夏葛而冬裘，葛，草名，蔓生可爲絺綌，盛夏時葛成，治以爲布服之。裘，合衆皮而成之，取其温也。善卷曰：「冬衣皮毛，夏衣絺葛。逍遥於天地之間，而心意自得。」《莊子》。霞棲而雲臥；此言愛山水之深，慕煙霞以□隱也。斸山而食，汲泉而飲。斸，之六切，鋤，去穢助苗也。引水於井曰汲。寧知外間是何朝代？是何君相也？」因留之宿，設雕胡之飯，薦錦帶之羹，菰之有米者謂之雕胡，九月開花如葦，結實長寸許，霜後采之如茅針，皮黑米白而滑，可作飯。一云菱□□□□□黑□也。又荆、湖間有錦帶，春末開花，紅白如錦，可以爲茹，故杜詩云：「滑憶雕胡飯，香聞錦帶羹。」錯雜登盤，兼有澗毛數味。錯，七約切，雜也，交也。《詩》註：「澗溪沼沚之毛，可薦於鬼神。」毛，草也，指蘋藻也。更闌對話，漏刻曰更。闌，殘也。皆歷歷可聽，但無一言及時事者。

明日，張又請曰：「古之君子，非不欲濟時行道，所以深藏不市，待價者也。價，物直也；待價，謂循乎天理也。言士之待禮，猶玉之待價，如伊尹、太公不遇，則終焉而已，必不枉道以從人，衒玉以求售也。故必有肖象之求，而後商霖之澤溥；高宗夢上帝賚良弼，乃以形旁求，説惟肖，遂立爲相，命曰：「若歲大旱，汝作霖雨。」必有後車之載，而後牧野之功成。文王出獵，得呂望載後車以歸。後呂望涼武王師牧野伐商紂，不崇朝，天下清明。今夫子以金玉之軀，袖經綸之手，《易》：「君子以經綸時節。」注：「經、綸，皆治絲之事，言有爲時也。」逃聲名於榮利之場，蘊致澤於漁樵之樂，迹泯山澗，名聞九重，裂芰焚荷，今其時也。君門九重，言天子有九門，如關門、郊門之類。《北山移文》云：「及其鳴騶入谷，鶴書赴隴，焚芰製而裂荷衣。」願早脱傅岩之築，傅岩，地名，在虞、虢間，傅説隱傅岩時，虞、虢界，瀾水壞道，當役胥靡築之，説賢而隱，代築以供食。投渭水之竿，呂望避紂，居東海之濱，坐于渭河磻溪，垂竿以釣。無徒渴蒼生望也。」謝安居山東，累徵不起，人言：「謝安不出，其如蒼生何？」樵夫曰：「士各有志，何必乃爾？所以嚴子陵不以東都諫議，易桐江之煙波；嚴光，字子陵，少與光武同遊學。及即位，訪得於齊國，累徵不至，拜諫議大夫不受，去，耕於富春山中，釣於桐江瀨。按富春山在桐廬縣，前臨大江，故江曰桐江，江上有子陵釣臺。姜伯淮不以天子畫圖，涴彭城之山水。姜肱，字伯淮〔一四〕，彭城人，漢桓帝屢徵不至，詔圖其形狀。肱臥于闇室，以被韜面，言感眩疾畏風，工竟畫不得。涴，於卷切，泥著物也。吾才雖薄，視古有間，幸而富於黔婁，黔婁家貧，臨終有一衣，覆頭則足見，覆足則頭見。時曾西來弔，見之，曰：「斜其被則斂矣！」妻曰：「斜之有餘，不若正之不足。先生生而不斜，死而斜之，非意也。」謚曰康。西又問曰：「先生食不充飢，衣不蓋形，何爲謚康？」妻曰：「君欲用爲相國而不爲，是有餘貴；賜粟而不受，是有餘富。謚康，不亦宜乎！」《高士傳》。壽於顔回，顔回三十二歲卒。健於衛玠，衛玠，晉時人，二十七歲卒。飽於爰旌目，東方有士曰爰旌目，將有適，餓於道，狐父之盜人丘也，見而下壺飧以哺之，爰旌目三啜而後能視。曰：「子何爲者也？」曰：「我狐父之人丘

也。」爰旌目曰：「譆！汝非盜耶？何爲食我？」兩手據地，而嘔吐不出，喀喀然遂死。出《列子》。達於荀奉倩，魏荀粲，字奉倩，常以婦人才智不足，論宜色爲主。聘曹洪女爲妻，寵之專房。妻常冬月病熱，荀乃出臥庭中，自取冷還，以身熨之。後妻亡，傅嘏往弔，荀不哭而傷神。嘏曰：「子之娶也，遺才而好色，此自易遇，今何哀之甚？」荀曰：「佳人難再得！顧逝者有傾城之色，未可謂之易遇。」痛悼不已，歲餘亦卒。靜算所以得於天地亦多矣！白居易《醉吟先生傳》云：「仰面長呼太息曰：『吾生天地間，才與行不逮於古人遠矣！而富於黔婁、壽於顏回、飽於伯夷、樂於榮啓期、健於衛叔寶，幸甚！幸甚！予何求哉？』」若分外求贏，更規仕進，馬援兄子少游曰：「士生一世，但取衣食僅足，鄉里稱爲善人可矣。致求盈餘，苦耳！」非惟愧於前賢，仰亦負故山猿鶴。解見《快州》。子往矣！幸勿復言。」張曰：「君以時不足有爲耶？今聖人端拱，四海仰治，占人獻地而稱藩，漢蒼伐占城，占人懼，遣布田進白象及獻占洞之地。明師納款以求退，款，誠也。明遣韓觀等領兵來，假送添平還國。漢蒼命胡射等截支棱關，明師乃退，將添平來獻。老撾、大理，臣妾恐後，老撾，蠻名。由雲南經老撾直至占城。大理，府名，今屬雲南。所乏者林壑逸人爲之輔佐，使主上動德遠輩堯、舜。輩，等類也。君若終焉鏟彩，鏟，音產，韜也。《寶威贊》：「埋光鏟彩。」效務光、涓子，遠引不妨；務光，夏時人，湯伐桀，就光而謀，光曰：「非吾事也！」及得天下，又讓與光，光曰：「廢上非義，殺民非仁；人犯其難，我享其利，非廉也。無道之世，吾不忍久見。」乃負石自沈于江。涓子，齊人，餌木實，隱于宕山。如少有意於斯民，捨今不出，吾恐與草木俱腐，無時可際遇也。」際，會也。樵夫變色曰：「若子之言，無乃鋪張過甚，鋪張，陳設也。聽之令人面赧而心怍。赧，乃版切，面慚而赤也。怍，疾各切，愧也。且當今臨御，非胡氏耶？」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此非捨龍肚之區，而歸重於安孫之地耶？」肚，音渡，腹也。龍肚，即昇龍城。安孫，即今永福縣安孫社。陳順宗時，季犛使杜省相度清化府安孫洞，築城鑿池，以徙都焉。時御史阮汝説諫，以爲昔周、魏遷都，並見不祥；今龍肚之地、傘圓之山、瀘珥之河，高深平闊，

自古帝王開基立國，皆以爲深源固柢。安孫境界狹僻，水尾山頭不可以立都。季犛不聽。後季犛逼順宗傳位於太子，遷都安孫洞，築城鑿池，開街巷，立廟社。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吾雖足不城市，身不軒墀，殿階曰軒墀。然嘗聞其爲人也：言多詭譎，性多貪欲，殫力役而興金甌之宮，殫，盡也。金甌，今永福縣金甌社，胡立宮於此。按士人阮稟上書前胡云：「宜遜位，退居金甌。」季犛乃傳位漢蒼，築金甌宮以居之。窮侈靡而敞花街之庯。敞，幽兩切，高也，豁也，與敞同。花街，今永福縣花街社，胡立庯於此。庯當作舖，賈肆也。糞壤繒帛，糞，穢也。壤，土也。醯醢珠玉，醯，音希，醋也。醢，音海，肉醬也。用金如草芥，使錢如泥沙。獄因賄而成，官以財而敍。獻忠者未言而已戮，進諂者有賞而無刑。民心搖則疲底江之師，底江，在立石縣。季犛篡位，阮汝蓋竄鐵山，招誘良民，得衆萬餘，往來立石、底江，恣行侵掠，州縣不能制。胡命阮鵬舉討平之。邊釁啓則喪古樓之地。思明土官黃廣成告謂：祿州係本府故地。明乃遣使求割諒山、祿州之地。漢蒼命黃晦卿爲割地使，以古樓凡五十九村還之。而在廷之臣，上下波隨，先後旅進，無能出一匕强劑，以起其生者。匕，補委切，匙也。劑，藥劑也。惟阮鵬舉有度而遲，舉，北江東岸人，仕陳爲東路安撫使，又仕胡。「有度而遲」，漢劉曄稱玄德語。黄晦卿雖學而蔽，卿，中陳朝大學生第二名，胡末以侍郎兼領節度，後爲明所俘歸金陵，至丹哈海口，自刎。黎景奇善謀焉而不斷，景奇，初名仁統，仕陳，又仕胡。爲人適己自便，竊取祿位，不能死節。後爲明所執，俘歸金陵，不食而死。劉叔儉君子焉而未仁。儉，中陳朝大學生第一名。其餘非溺於財，則耽於酒；非以宴安而自逸，則以勢位而相傾，未有奇計深謀，爲斯民慮者。吾方泯跡山林，避地不暇，夫子云：「賢者辟世，其次辟地。」注：「去亂國，適治邦也。」豈可褰裳而就之乎？晉韋忠，張華辟不起，謂人曰：「我常恐其溺於深淵而餘波及我，況可褰裳而就之哉？」褰，摳衣也，作蹇非。子幸歸來，煩爲居士謝之，我不能以崑山之玉，併烈於崑山之火矣！」崑山，在荆山，其地産玉。《書》：「火炎崑崗，玉石俱焚。」張曰：「賢人出處固如是其執乎？」樵夫曰：「吾

非執也，直惡夫佞者失身於濁亂之朝，而援人以偕溺也。」

張默然無對，力求反命，具以其言白主。漢蒼心不能平，然猶欲以安車强致，安車，安穩之車，以草裹輪，使輪與地不相抗，老人居中得安穩也。强，抑人使從我也。命張再往，至則苔漫洞口，漫，水廣大貌。荆棘彌山，彌，滿也。蔓草叢條，已斷來時路矣。蔓，莫半切，草延也。條，枝也。但見石壁間有垂膏削膩，垂，放下也。削，亂也。膩，肥澤也。題詩兩句云：

奇羅海口吟魂斷，高望山頭客思愁。奇羅、高望，在奇華縣。

其語意類元、白嘲放，唐元微之、白居易二人俱善詩詞，多嘲怨放蕩。其字體倣籀、斯篆隸，書有「八體」：一曰大篆，周宣王時太史籀所作；二曰小篆，秦時李斯所作；八曰隸書，秦時程邈所作。又漢明帝命蔡邕爲古文篆隸。按籀書字畫煩密，如宣作宣之類；篆書即今之印款識字，如宣作㝉之類；隸書，篆之捷也，秦時官獄繁多，欲趨簡易，程邈爲獄吏，得罪繫獄，獄中作篆，始皇出之，使定書，世人以邈徒隸，故謂之隸書，即今之楷書字也，如宣字作宣之類。一云以其簡易，便通於民隸，故謂隸書。散見《漢書》、《正字》、《群書》。然竟不曉所謂。漢蒼大怒，命赭其山，赭，音者，赤土也。按秦皇巡遊，至湘山，值風，不得渡，怒伐湘樹，赭其山。山窮而無所覩，只見玄鶴翔空，婆娑而舞。婆娑，舞者之容。後二胡得禍，皆如詩語。若樵夫者，真得道之士歟？簡定帝丁亥年五月五日，明犯奇羅海口，十一日獲季犛於止止灘，十二日獲漢蒼於高望山，俘歸。

嗚呼！神以知來，知以藏往，聖人事也；《易·繫辭》：「神以知來，知以藏往，其孰能與於此哉？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矣。」樵夫雖賢，何足與此？然言胡氏喪敗，殆若蓍龜，蓍所以筮，龜所以卜，皆理之先見也。按蓍，蒿屬，生少室山。七十年益一莖，莖可以筮，千歲則一本百莖。下有神龜守之，上有青雲覆之。《論衡》曰：

「蓍之爲言耆也，明狐疑之事，當問耆碩也。」龜不一，第一曰神龜，第二曰靈龜，皆可以卜，卜時以明火灼高骨處，以占其兆。是不過徵於天理，卜諸人心，多言或中，理固然也。爲人主者，願正心以爲正朝廷、正百官、正萬民之本，董子對策語。無使處士之横議，斯善矣！東漢申屠蟠曰：「戰國之世，處士横議，列國之君，至爲擁篲先驅。」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那山樵對録」，乙、丙本作《那山樵對記》。

〔二〕「一水護田將緑遶」，「將」原作「相」，據王安石原詩改。

〔三〕「吴宫花草埋幽徑」，「草」原作「中」，據原詩改。

〔四〕「愛爲安舒適性天」，諸本「天」作「然」。

〔五〕「故東坡《發廣州》詩云」，「州」原作「川」，據原詩改。下引詩「軟飽」原乙作「飽軟」，並改之。

〔六〕「飯疏食飲水」，「疏」原作「蔬」，據《論語・述而》改。

〔七〕「陶淵明夏月虛閑」，「月」原作「日」，據文意改。

〔八〕玄鶴黄州夜夜　「黄州」原作「黄川」，舊編注云：「川，一作州。」今據諸本改。

〔九〕「羽衣蹁躚」，「蹁躚」原作「翩遷」，據《赤壁賦》原文改。

〔一〇〕「予亦驚寤」，「寤」原作「悟」，據《赤壁賦》原文改。

〔一一〕「見《合璧》」，「合」原作「金」，據文意改，下同。

〔一二〕「言語巧調鸜鵒舌」，「調」原作「偷」，據原詩改。
〔一三〕岩獸之交其迹　丙本「岩」作「野」。
〔一四〕姜伯淮不以天子畫圖　「姜伯淮」原作「姜伯維」，據諸本與《後漢書》卷五十三《姜肱傳》改。

東潮廢寺傳[一]

陳朝舊俗尚鬼，神祠佛舍，無處無有，如黄江、銅鼓、安生、安子、普明之寺，玉清之觀，皆蟬聯絡繹，蟬聯，相繼不絕也。絡繹，連屬不絕也。僧尼祝髮，與齊民半。從浮屠教曰僧。女僧曰尼。僧削髮曰祝髮。民無貴賤，故曰齊民，猶言平民也。東潮一縣，崇尚尤甚，創立院宇，大社多至十餘，小社不下五六，皆插之以叢篁，篁，白竹也。繚之以金碧。繚，音了，纏也。凡有疾病，舉皆聽命於虛無，歲時朔望，牲醴之奠、幡幢之供，靡靡不絕；幡，符山切，幟也，今浮屠所竪是也。神佛亦依憑得妥，妥，他果切，安也。輒祈輒應，靈答如響，故敬信有加，而不敢慢也。

後陳簡定帝時，連年兵火，煨焚幾盡，見存者不能什一，然亦風撞雨撼，撞，音床，擊也。撼，户敢切，摇動也。南北撑拄，拄，之與切，支也。粉軀胎骨，胎，音移，大胎也。縈没於烟蘿蔓草間。縈，于平切，繞也。吴兵既退，民始復業，土官文斯立適尹其縣，尹，治也。閔其荒穢摧倒，約丁夫葺茆編葦，稍稍修復。葺，修補也，覆蓋也。茆，俗茅字。編，列也。葦，蘆屬，大葭也。居一歲，縣之傍苦盜，鷄、豚、鵝、鴨及池魚、園菓，原果，俗作菓。凡可以

充口腹者，悉爲攘去，斯立嘆曰：「吾幸備員邑宰，不能明以破奸，剛以威惡，仁柔致咎，我實尸之。」尸，主也。《詩·召南》：「誰其尸之？」又與屍同，身居位而無功可紀，與屍何異？然猶意其奸人草竊，未足深慮，但分隸村氓，略加夜警，旬日間雖無所覩，而財物傷耗猶昨也。既久，益無所憚，至有越厨爨而發人之釀，冒房闥而摟人之妻，急就攻圍，隨失所在，恍如捕風捉影，了無一獲。斯立笑曰：「久矣，盗之被誣也。蓋是陰魔厲鬼，大珠和尚云：「起心是天魔，不起心是陰魔，或起或不起是煩惱魔，我正法中，無〔如〕是事。」唐張巡曰：「死當爲厲鬼以移賊。」按泰厲，乃古帝王之無後者；公厲，古諸侯之無後者；族厲，古大夫之無後者。呼朋作祟，凡昔紛擾，皆是物也。」於是徧訪名師，廣求法手，安鎮符籙，假舟筏而遣之，編竹木，大曰筏。但禳送愈加，□禳也，禳除厲殃也。而憑陵愈肆。斯立大懼，聚村人謀曰：「而輩平日事佛甚謹，而，汝也。昨因兵燹，燹，蘇典切，音銑，兵火曰燹。香火弗歆，故妖孽横行〔二〕，而佛不之救。盍往愬乎？盍，何不也。愬與訴同。亦權宜之一助也。」衆乃燃香歷祝曰：「我衆生瞻仰諸天，皈依有日，所望於佛切矣！今者妖祟並興，扇動平民，禍及六畜，佛顧恬然坐視，無乃慈悲過甚乎？伏望垂哀憫之心，假鞭除之力，使神人不揉，揉，□也，柔木而屈伸之也。民物咸寧，一切有情，均有酬恩之念。但搶攘甫定，賈誼曰：「國制搶攘。」注：「搶攘，亂貌。」生理未復，寸材片瓦，木堪用曰材。取辨全無，須來時富有，始一新殿宇，報此功德。」是夕愈加昌熾，斯立無可奈何。聞金城王先生善《易》，往筮之，筮，音誓，蓍卜也。曰：「有馬而騎，騎，音岐，跨馬也。有褐而披，褐，音曷，毛布，織毛爲之，可禦寒。皮橐錫箭，橐，音高，弓衣也。的是神師。」且戒之曰：「公欲了此，次早當縣門左，投南而去，見服是衣、持是器者，其人決能除害，宜强招力請，雖牢辭勿許也。」遂與父老如期往候，南來北去，道路如織，無人肖者。肖，似也。

日向晡，晡，音逋，申時也。沉吟將退，忽一人自山中披褐掛弓，策鞭而至。衆争前羅拜，其人驚問，則告以本來之故。其人笑曰：「諸公過聽矣！吾少時以從禽爲業，身不離鞍馬，手不釋弓箭。昨聞安阜多肥麞狡兔，麞，音章，似小鹿而美。狡，古巧切，黠也。偶出遊獵。豈解結方丈之壇，解，音戒，曉也。繳無形之鬼，爲何等事哉？」斯立意謂必法壇老手，不欲以符籙顯名，爲人所禍，故優游山澗，泯跡於弓箭之間，固邀弗置〔三〕。置，赦也。其人度不得脱，勉强聽從。乃館之縣廩，館，客舍也〔四〕。廩，字義未詳，一作寞，寂寞處也。幄帟裀褥，皆極鮮楚，帟，音奕，小幕置上以承塵也。裀通作茵，音因，褥也。褥，音肉，藉也。鮮，色艶也；鮮楚〔五〕，整貌。周旋有恪，殆若神明。

其人私計曰：「凡彼所以恭迎優接者，爲能驅鬼也；顧我辟除無狀，而彼供給有加〔六〕，豈古人食功之意乎？食，音寺，以食食也；言有功者，則當食之。見《孟子》。不去，將有缾罍之耻。」《詩·小雅·蓼莪》篇曰：「缾之罄矣，維罍之耻。」註：「缾小罍大，皆酒器也。言缾資於罍，而罍資於缾，猶父母與子相依爲命也。故缾罄矣，乃罍之耻，猶父母不得其所，乃子之責也。」夜既半，乘衆人熟寢，輕裝徑出。行至版橋西，時天色朦朧，朦朧，月不明也。淡月未出，見數人形貌充碩，碩，大也。施施然來從野外，施施，矜夸自得貌。《孟子》：「齊人有一妻一妾，……施施從外來。」即竄來屏處，竄，藏匿也。潛覘其所爲。良久，見攔手入洿池，攔，遮也。洿，窊下之地，水所聚也。截捕鮮鱗，不問小大，皆横吞直啖，啖，徒覽切，并吞貌。乃相顧笑曰：「子魚風味甚佳，只宜細嚼，嚼，疾約切，咀也；咀，含味也。絶勝伊蒲淡供，佛語謂齋供食爲伊蒲塞。按楚王英上紈縑贖罪，詔報云：「其還贖，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。」但恨口嘗較晚耳！」一人笑曰：「我曹頭目虛大，久被世人欺誑，安有以升合蒸米實千鈞之腹，爲彼守門哉？十龠爲合，十合爲升。蒸，炊也。鈞，三十斤也。不有今日，幾爲長齋所誤，浪度一生也。」梁武帝用釋氏法，長

齋，斷魚肉。一人曰：「我平生血食，固與諸公異饌，但當日民貧物瘠，無人許賽，賽，先代切，禱祈也，報祭也。渴喉饞腹，饞，音讒，貪饕也。飢不可忍，弗知肉味，若干年矣！豈但居齊三月哉？夫子在齊聞《韶》，三月不知肉味。然今夕天寒冰冽，冽，音列，寒氣也。誠難久駐，駐，音住，立馬也。少可寄步蔗園，效虎頭將軍也。」蔗，之夜切，甘蔗也，其汁爲糖。顧愷之，號虎頭將軍，每食蔗，自尾至中，或問之，曰：「漸入佳境。」乃相携而上〔七〕，曳倒銜之，嗞啜蜜漿，嗞，俗咽字，吞也。啜，音拙，嘗也。如吸茶之狀。其人彎弓注矢，乘高暗射，彎持弓開矢也。注，水流射也；又注意也。連中之，喑啞讙譁，盤跚走脱，盤跚，解見《茶童》。將數十步，冉冉始滅；然猶大聲罵曰〔八〕：「日辰不利，固已却之，不聽吾言，今何如矣！」

其人始喧呼遠近，村人驚覺，争傳以燭，各分途追躡，見血痕點點，迸地而西。痕，亨人切，瘢也。迸，音卞，散走也。及半里餘，入從廢寺，見護法敗軀，腰間各著一箭，幾飲羽矣。飲猶隱也。衆人嘖嘖吐舌，嘖，倒（側）格切，争言貌。以爲古今奇事，遂踣壞其像，踣與仆同，仆尸于市曰踣。土木傾殘，猶聞作語曰：「本圖實腹，終至糜身，我則已矣！彼瀆神者，瀆，音讀，江、淮、河、濟爲四瀆。首造此謀，竟能脱禍，我從之爾，反當其殃，誠可嗤也。」嗤，笑也。乃使人之江瀆神廟〔九〕，見塑泥神像，塑，音素，埏土像物也。忽勃然變色，面如藍靛，藍，覽平聲，染草也，其色青。靛，音電，藍草青汁染繒帛也。魚鱗數片，宛然在口，宛，於權切，宛然猶依然也。仍併其像碎之。

斯立罄其所有厚謝，其人重載而去，妖邪自此竟絶影響云。

嗚呼！甚矣！佛氏之説，無益而有害也。聽其言則慈悲廣大，求其報則茫然捉風，民敬信之，至有破産而充施者。今其頽廊餘孽，猶且張皇；張，如張弓之張。皇，大也。况平時崇奉，其害可勝

道哉？然英君誼辟，每欲去而不能去者，以高明君子佐之者衆，如宋朝之蘇學士、蘇東坡嘗讀《傳燈録》，夕與佛印禪師名了元遊。黎朝之梁狀元，梁世榮，天本高香人，中狀元，性好詼諧，異端其道，釋佛教多所撰作。大抵皆是。安得百昌黎者出，群而攻之，火其書、廬其居而後可！韓愈之說曰：「人其人，火其書，廬其居。」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東潮廢寺傳」，甲本作「東潮廢寺録」，乙、丙本作「東潮廢寺記」。

〔二〕「故妖孽横行」，「行」原作「衡」，據諸本改。

〔三〕「固邀弗置」，「固」原作「因」，據諸本改。

〔四〕「客舍也」，「客」原作「官」。

〔五〕「鮮楚」，原作「楚鮮」，據正文改。

〔六〕「而彼供給有加」，「彼」字原無，據諸本加。

〔七〕「乃相携而上」，「乃」字原無，據諸本加。

〔八〕「然猶大聲罵曰」，「猶」字原無，據諸本加。

〔九〕「江瀆神廟」，諸本無「神」字；舊編原作「江瀆神」，注云：「一有廟字」，今據之加。

翠綃傳

建興余潤之，名造新，有詩聲，以歌詞鳴京國，每篇成，伶人携金厚贈。伶，音令，樂工也。黃帝時，伶倫造律呂，故後世樂工稱伶人。騷壇爲之增價。騷，詩人也。壇，猶場也。陳紹豐末，因事謁諒江鎮元帥阮公忠彦，公陳英宗朝甲辰十二年中黃甲，時年十六。至裕宗朝紹豐乙未十五年，授諒江鎮經略使。後歷宥省，入政府。壽八十餘，號介軒先生。有詩云：「介軒先生廊廟器，妙齡已有呑牛志。年方十二大學士，纔登十八充廷試。二十有四入諫官，二十有六燕京使。」公聞其來，倒履迎接，倒履，急遽顛倒其履也。漢蔡邕見王粲，奇之，嘗賓客盈坐，聞粲至門，倒屣迎之。屣同履。乃設宴泛碧堂，出歌姬十數，其中有名翠綃，尤爲纖麗。公戲謂余生曰：「此曹任卿撿點，可意者，屬東風幹當。」出物質錢，俗謂之當。范文正公守鄱陽郡，創慶朔堂，妓籍中有小鬟尚幼，公頗屬意；既去，以詩寄魏介曰：「慶朔堂前花自栽，便移官去未曾開；年年長有別離恨，已託東風幹當來。」介因鬻以惠公。已而樂作，生吟曰：

蓮花朵朵倚紅酣，朵朵，花垂貌。荷花落沼曰紅酣。曾對仙家玉麈談；陸佃曰：「鹿之大曰麈〔一〕，群鹿隨之，視麈所往，以麈尾所揮爲準；古之談者揮焉。」永叔《送李留後知鄭州》詩云：「玉麈高談四座傾。」又晉王衍妙善玄

言，雅談老、莊，每執玉柄麈尾，而與手同色。醉挽綃衣呼得起，數聲好唱《望江南》。《望江南》，曲名，朱崖李太尉鎮關西，爲亡姬謝秋娘而作，後入教坊。

吟罷，公笑謂翠綃曰：「秀才屬汝矣！」生因暢飲沉醉，夜間始覺，已見翠綃在側，感恩殊甚。明日，生拜謝，公曰：「此子風流不惡，卿善視之。」即携歸建興。

翠綃性聰慧，每生讀書，暗記之，輒能成誦，因授《古今詩話》及詞山曲海，《古今詩話》，有全書。詞，章也。曲，歌也。山、海，稱詞曲之富贍也。《文苑》。未期年，長篇短什，與生相埒。什，篇什也。朱子曰：「《詩》《雅》、《頌》無諸國之別，故什篇爲一卷，猶軍法十人爲什也。」埒，音劣，平等也。戊戌歲，有大比之舉，生治裝赴省，不忍暫捨，與之偕往，乃於江口坊綵庯安頓焉。適元日，正月初一日也。翠綃拉女伴數人，拉，音臘，邀人同行也。就報天塔拈香禮佛；拈，尼占切，指取物也。時有申柱國，潛行寓目，見而悦之，掩爲已有。生將訴于朝，則隨方勢軋，軋，乙札切，勢相傾也。諸司省院，皆避權豪，閣筆無敢伸理。上下相乘曰閣，言置不行也。生懷悽愴，悽愴，音妻創，悲惻也。遂不果入省。

一日，生於天衢散步，見看花回騎，前呼後擁，插紅張白，遺簪墮珥，遠近狼藉。珥，耳璫也。草不編，離披雜亂曰狼藉，言其多也；又狼性貪，聚物不整，故曰狼藉。司馬遷《滑稽傳》：「淳于髡對齊威王曰：『前有墮珥，後有遺簪，髡竊樂此，可飲八斗；日暮酒闌，杯盤狼藉，主人留髡而送客，此時能飲一石。』」繼見翠綃乘綵棚兜子〔二〕，棚，音彭；棚兜，車也。從柳陰過，借崔郊立柳陰事，詳見後。欲一敍舊情，然其間皆主家戚畹，不敢唐突，戚畹，國戚也。《漢書》：「寄肺腑于戚畹。」唐，觸也，突亦觸也，不遜貌。含情遥睇，淚下如雨，弗能以一辭相達。時翠綃有畜鸚鵡一雙，生指之曰：「汝微物尚得終日相隨，不如我孤眠獨宿。安得翻雲兩翅，爲我達書娘子哉？」鸚鵡鳴

躍，如請行之狀，生乃裁書繫其足，裁猶製也。書曰：

昨者，柳陰一過，道達無由。寄雙眸於片時，曾咫尺於千里。始信侯門之似海，見後。剛嫌客思之如秋。剛，强斷也。備述舊由，倍增深感。憶昔，我陪詩席，陪，助也。子侑歌筵。侑，配也。不勞緑綺之彈，見後。辱荷紫雲之惠。見後。笑未酬於繾綣，繾綣，不相離之貌。恨已早於分飛。鴻別燕而秋聲，雲愁秦而暝色。李白送友人王炎入蜀，賦《劍閣賦》云：「送佳人兮此去，復何時兮歸來？」、「鴻別燕兮秋聲，雲愁秦而暝色。」注：「秦雲如行人。」一則暖流蘇之帳，流蘇，乃帳四角所繫，盤線繪繡之毬，五色同心，而下垂若流然，故名。一則寒糊紙之衾。但貪綉幕之歡，豈念書樓之苦？田弘正造樓聚書萬餘卷，號「書樓」。每聽短墻滯雨，廢壁寒螿，螿，音將，蟬屬；一曰小蟬。韓詩：「悲歌互答有寒螿。」長天霜鴈之征離，寂宵風笛之唱晚；每有含情不語，掩卷長吁，對景關懷，不能已已。噫！許虞候之不作，韓翃少負才名，娶妻柳妓名色。來歲成名，淄青節度使侯希逸奏爲從事。以世方擾，不敢以柳自隨，置之都下，三歲不果迓。韓乃寄詩云：「章臺柳，章臺柳，昔日青青今在否？縱使長條似舊垂，也應攀折他人手。」柳氏答云：「楊柳枝，芳菲節，可恨年年贈離別。一葉隨風忽報秋，縱使君來豈堪折？」後爲番將沙吒利所刼，寵之專房。翃隨希逸入覲，見柳氏在輜軿中，殆不勝情。虞候許俊曰：「當爲足下立致之。」乃衣縵胡，佩雙鞬，從一騎，造沙吒利之第。伺其出，排闥大呼曰：「將軍急召夫人！」僕侍辟易，俊遂升堂挾柳氏馳馬而歸。時沙吒利恩寵殊等，翃懼禍，訴於希逸，逸以事聞于朝，詔還韓翃。崑崙奴之已非；唐大曆中有崔生者，其父爲顯僚，與勳臣一品熟〔三〕。時父使生往省一品疾，一品使紅綃妓以甘酪金甌與生食。至辭歸，命紅綃送出院。及返，生凝思不食〔四〕。時家有崑崙族奴磨勒〔五〕，問生何事？生具告。奴乃爲生摘殺一品守院門犬〔六〕，夜至三更，與生衣青衣偷入歌妓院内；遂負生與妓飛出峻墻十餘重〔七〕。歸學院匿之。應無反璧之期，晉重耳奔至曹，僖負羈妻

饋盤飧，置璧。重耳受飧反璧。空負尋芳之約。杜牧詩：「自恨尋芳去較遲。」爰憑寸楮，楮木皮可爲紙。用寫離懷。寫，除也。

鸚鵡一時飛去，止翠綃帳中。娘既得書，復伸薛濤之箋，解見《龍庭》。泚臨川之筆，泚，此禮切，水清也；又汗出貌。王勃《滕王閣記》云：「鄴水朱華，光照臨川之筆。」按王羲之善書，常爲臨川内史，故號臨川筆。修書以復，書曰〔八〕：

妾翠綃，少倚市門，長投樂籍。古文：富而可求，則市門可得而倚矣！夫由貧求富，農不如工，工不如商，刺繡紋不如倚市門。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。調歌按曲，謾誇河右之風流；昔王豹處於淇，而河西善謳；綿駒處於高唐〔九〕，而齊右善歌。出《孟子》。舉案齊眉，未識孟光之態度。漢梁鴻妻孟光，狀肥醜而黑，力舉石臼，德行甚高。年過三十，擇對不嫁，父母問其故，曰：「欲節操如梁鴻者。」鴻遂娶之。常荆釵布裙，每進食，舉案齊眉。誰知好席，便是良媒？綠綺琴心，不假長卿之調；相如，字長卿，臨邛時卓文君新寡，乃以綠綺琴心挑之，文君夜奔相如。華堂詩句，酷憐杜牧之才。杜牧爲御史，久之，分司洛陽。時李聽罷鎮閑居，聲妓豪華，爲當時第一。聽嘗宴客，女妓百餘人，皆殊色。牧瞪目注視〔一〇〕。問李曰：「聞有紫雲者孰是？宜以見惠。」李俯而笑，諸妓皆回首破顔。牧乃自飲三爵，朗吟而起，曰：「華堂今日綺筵開，誰喚分司御史來？忽發狂言驚四座，兩行紅粉一時回。」李聽乃以紫雲與之。自喜針芥之有緣〔一一〕，醫書：磁石引針，琥珀拾芥，同氣相感也。深慶苧蘿之得托。苧，直吕切，草也，可以爲繩。天台客逢客，未洽深歡；天台，解見《快州》。章臺人送人，載將離恨。見上。佳偶翻成怨偶，好緣轉作惡緣。恥忍棲鴉，鴉，於加切〔一二〕，鳥名。純黑色，反哺謂之烏；小而腹白，不反哺者謂之鴉。元微之貶江陵，過襄陽，召名妓劇飲。將别，作詩云：「花枝臨水復臨堤，也照清江也照泥；寄語東風好擡舉，夜來曾有鳳凰棲。」

其後謝師厚作襄陽令，此妓乞書扇子，遂改下句云：「夜來應有老鴉棲。」一云梁元帝《晚棲鴉》詩曰：「日暮連翻起，俱向上林棲〔一三〕。……借問娼樓妾，何如蕩子啼？」懼頻打鴨。解見《木綿》。出入起居之際，未免從權；別離契闊之懷，不勝感舊。惟餘翠蛾倦掃，古詩：「翠蛾紅粉嬋娟月。」注：「翠蛾，眉也。」緑鬢慵梳。粉壁燈殘，傷春腸斷；香奩綉倦，別淚痕多。奩，音廉，匣也。痕，胡恩切，瘡瘢也。昨承寄鴈之書，世傳蘇武使匈奴，居北海，以帛書繫鴈足，傳報于漢，後得還。按孔孫曰：「憑鴈寄書，真浪語！」注：「鴈無傳書之理。蓋秋來春去，如人寄書，有往來之義。」又云：「鴈乃陰陽鳥，春北秋南，先傳寒熱之信，故人有傳書者謂鴈書。」趙化成夢與友人張某坐庭中，忽一鴈自天而下，徘徊于庭，共掩得之。明日詣張，果有一鴈下于庭，因共逐而得之，相與驚駭，乃以帛爲書繫其足而放之。倍切離鸞之想。解見《麗娘》。雖韓翃之柳，暫折長條；然合浦之珠，當還故郡。孟嘗守合浦郡，舊無耕稼，海出珠，民採以易米。先守貪污，採珠自入，珠皆去，民飢死盈路。嘗到郡，悉革前弊，珠復還。悠悠心緒，書不盡言。

娘遂因感疾。柱國謂曰：「卿復憶賣詩奴否？」曰：「然！誠以情深伉儷，伉儷，配偶也。念切暌離；暌，違也。近曰離，遠曰別。同穴之盟未寒，偕老之約已負。今則燕晴楚雨，柳慘桃舒，離別悠悠，一恨千古。此昔人所以薄眼前富貴，而懷賣餅之師；唐寧王猷宅左畔有賣餅者，妻甚美，王一見屬意，因厚遺其夫，取之，寵愛踰等。環歲嘗問之曰：「汝復憶賣餅師否？」妻默然不對。王召餅師，使相見，妻注視，淚下如雨，王乃歸之。輕分外繁華，而甘墮樓之死。」緑珠事，解見《金華》。即欲以羅巾自縊，柱國紿之曰：「予方思之，子但頤神就養，强力加飡，早晚召余郎，續子因緣舊債，何至輕生，草草爲無名之死乎？」荀簡曰草草。曰：「審如此，庶幾從命；不然，命盡於今日矣！」

柱國不得已，使人督召余生，諭以還珠之意，且謂之曰：「吾位致上公[一四]，權尊禄重，館賓餽客，日費千鍾。鍾，量名，釜十爲鍾，六斗四升也。今日見招，欲相厚，非相薄也；况長安煱珠炊桂，難於自給。蘇秦之楚，三日乃得見王，辭去，王曰：「曾不少留？」秦對曰：「楚國之食貴於玉，薪貴於桂，謁者難見如鬼，王難見如天；令臣食玉炊桂，因鬼見帝。」王曰：「聞命矣！」卿勿以聲跡爲嫌，宜於此安泊，少舒薪米之費[一五]。」遂糞除小閣爲攻書之所，糞，音奮，掃除也。攻，治也。日命小鬟侍側。每宴見，必温辭款接；但翠綃之事，絶口未嘗道及。生方欲啓齒，則拒之曰：「繾綣之私，誰無是心？想彼念卿，亦猶卿念彼。但風花有恙，人生感霜露之疾，譬如樹花競發，遇風雨之撩，故古人問疾曰：「風花有恙乎？」未即相見，卿第遲之，可徐徐議也。」娘聞生至，亦欲擬情見訪，然姬妾衆多，彼又防閑過密，未嘗於半餉間得乘便也。一日早朝未退，伺群姬睡着，間至書房，值生他出，見壁上題詩二絶云：

其一

小堦破履落苔衣，客舍淒涼獨掩扉；青鳥不來春信晚，青鳥，漢武宴王母事。莎庭漠漠又斜暉。莎，音梭，草名。

其二

月殿長寒鎖翠眉，仙娥何日是歸期？仙娥，指姮娥也，解見《金華》。相思豈直無佳句？不把文章怨别離。

方欲屬和，已聞玉珂聲將及門矣，按《說文》：「珂，石次玉者。」《爾雅翼》：「貝大者謂之珂，黄黑色，其骨白，可飾馬勒。」故云玉珂。光義詩：「五陵貴公子，雙雙鳴玉珂。」遂不果酬答。又一日，遣所厚婢嬌鶯就生房覓寢，生拒之，鶯曰：「娘意也。娘子以郎君無伴，使妾代薦枕席，如娘子之在左右也。」景帝幸賈姬，是夜值浣濯，乃使唐兒薦枕，遂有娠，生長沙王發。生許之。自此信息稍通，而閨闥之情得達矣。

時將及除夕，生乘閒言於柱國曰：「僕以恩情之故，遠來爲客，而咫尺巫峯，一信不到，日月逾邁，歲又云暮，還珠之事，非敢復言。但望簾前一見，得片時敘別耳。」柱國頷之曰：「更前數刻，便是良宵。吾當放昌黎之柳枝〔一六〕，解見《木綿》。縱宜城之琴客；柳宜城有愛妾名琴客，善撫琴。宜城請老，許琴客出嫁。顧況爲作歌，乃曰：「琴客，宜城之愛妾也。宜城請老，愛妾出嫁。不禁人之歡，而私耳目之娱，達者也！」斷不禁人情所欲，而私耳目之娱。卿姑少待，勿嫌晚也！」生唯唯而退。至其夕，燃燈不寢，懸望移時。一更許，於竹邊蹬蹀，聞曳履聲，蹬，蘇叶反；蹀，他叶反。行步聲也。開門迓之，則青衣婢子〔一七〕；問其來也，則饋之茶。少頃，於花前剥啄，有叩門聲，剥，裂也。啄，竹角反，鳥食也。褰裳就之，則赤脚蒼頭；韓愈《寄盧仝》詩：「玉川先生洛陽裏，破屋數間而已矣；一奴長鬚不裹頭，一婢赤脚老無齒。」注：赤脚，無穿鞋也；蒼頭，奴無著帽也。問其來也，則饋之酒。夜半將末，竟絶音耗，大失所望。明旦，謂嬌鶯曰：「爲我語翠綃：我牽於欲界之私，樂於甘言之紿，棲遲忍辱，倉卒投人。安有於杯勺之前，杯勺，飲器。伸情敘話，尚不可得；況望能歸崔郊之婢，崔郊寓居漢上，其姑有婢端麗，曉音律，郊嘗私之。姑貧，鬻婢於連帥于頔家，給錢四十萬，寵愛彌深。郊思慕不已。其婢因寒食來，值郊立於柳陰，馬上漣泣，誓若山河。崔贈以詩曰：「公子王孫逐後塵，緑珠垂淚濕羅巾；侯門一入深如海，從此蕭郎是路人。」或有疾郊者，寫詩于座，公見詩，令召崔生，左右莫測。及見郊，握手曰：「侯門云云，便是公作耶？遂命婢同歸。至

於帷幔奩匣，悉贈遺之〔一八〕。開處仲之閤乎？王處仲，名敦，以高名自許。嘗荒恣於色，體爲之弊，左右諫之，敦曰：「吾乃不覺耳！如此甚易。」乃開後閤，驅諸婢妾數十人出路，任其所之，時人嘆服。萬一狼忌生心，舊註：「狼性多猜忌，每行步，必顧其後，故謂狼忌。」龜淫見妬；龜性妬而與蛇通，採溺時，取雄龜置水盤中，以鑑照之，見鏡中龜，即淫發而失溺。惡念易萌於芥蔕，芥蔕猶鯁刺也。狂柯見贈於斧斤；韓公鎮中山，有門客夜踰牆宿娼家〔一九〕，公作詩以警之，門生自愧，詩曰：「玉人若也憐高節，莫爲狂枝贈斧斤。」在我爲失圖，而彼爲得算矣。歸歟！歸歟！豈可以求珠之故，而處於驪龍之頷下哉？」人有見宋王者，得車千乘，以驕莊子，莊子曰：「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〔二〇〕，其子没于淵得千金之珠。其父謂其子曰：『取石來鍛之！夫珠必在驪龍頷下，子能得者，遭其睡也；使驪龍而寤，子當爲虀粉耳，尚奚珠之有哉？』今宋國之深，非直九重之淵也；宋王之猛，非直驪龍也。子能得車者，必遭其睡也；使宋王而寤，子亦爲虀粉矣矣！」翠綃更使嬌鶯謂曰：「妾所以淹留曠日，欠緑珠一死者，第以郎君尚在。今朝言歸，何以爲約？妾聞本朝舊制，每於元夕在東津水次，盛張火樹，傾城士女，觀者壁立。唐人《元夕》詩云：「火樹銀花合，星橋鐵鎖開。」按火樹乃燈樹也，其樹高十丈，燃五萬盞，盛如花樹，乃唐時元夕飾以玩遊者〔二一〕。兄如未忍遐棄，當如期覘候。覘，職謙反，窺視也。鸞分鳳合，在此一舉，妾姑忍死以待。」生意遂決。杜國幸其去也，厚加資遺，遺，仄聲，餽贈也。金錢匹段，曾不靳費。匹，偶也，合也，布帛長四丈爲匹；段，片段也。帛二曰緉，分而未儷曰匹〔二二〕；既儷曰段。靳，吝也。

生滿載而歸，道逢老奴，謂曰：「郎君得無憂乎？何瘦削不類疇昔？」生語其故，且告以翠綃之約。奴曰：「此事易耳！當爲郎君致力。」及元夕，偕往東津，果見翠綃從數車兩，於水次縱觀。奴以所袖鐵椎，椎碎左右，椎，音錘，擊物具也，俗作槌。傘夫轎子，一時散走，傘，音散，禦雨蔽日，可以舒卷者。轎，古吊切，竹

輿也。密於萬衆中掠去。彼此相視，悲喜交集，然猶慮爲彼所覺，横遭掩捕。横，户孟切，不順理也。翠綃曰：「彼以孱瑣之資，孱，鉏山切，懦弱也。瑣，蘇果反，細小也。當衛、霍之選，誅求請託，誅，責也。門如沸羹。唐王伾，言：「當其盛，門如沸羹。」謂黨惡之門，勢如沸羹也。寶貝金銀之積，棟充而箱露，貝，介屬，種類不一，古以爲貨。棟，屋正中上衡也；棟充，謂貯屋而充其棟也。箱，廩也，篋也，凡可藏物，有底蓋者，皆曰箱。向非鬼爐煠火，只恐横財無由爍破也。煠，初洽切，湯渫也。爍，燒也。罪盈惡貫，勢必不長；但火勢尚烘，烘，呼公切，燎也。熏灼可畏。熏，火煙上也。灼，爇也，灸也。莫若韜踪遁跡，屣脱鄉村，使無耳目之虞，庶免門庭之禍。」生然其策，密就天長依友人何某。

大治七年，大治，陳裕宗年號。杜國以侈汰伏罪，汰與汏同，自矜大也。生始至京，擢進士第，遂夫妻偕老焉。

嗚呼！不忠之人，中君羞以爲臣；不正之女，中士羞以爲婦。二句温公語。翠綃出自倡流，本非令德，潤之果何所取，而戀戀若是？以其賢耶？則張婦、李妻；愛卿自叙云：「張之婦、李之妻，本無真性。」李季好遠出，其妻有士。季還，士在内，妻患之，妾曰：「今令裸而解髮直出門，吾屬佯不見也。」士從之，疾走出門。季曰：「是何人也？」家室皆曰：「無有！」季曰：「吾見鬼，爲之奈何？」婦曰：「取五姓之水浴之。」季曰：「諾！」以其色耶？則陽城、下蔡。宋玉《好色賦》云：「大夫登徒子侍楚襄王，短宋玉曰：『玉爲人體貌閑麗，又性好色，願王勿與出入後宫。』王以登徒子之言問玉，玉對曰：『天下之佳人，莫若臣東家之子：增之一分則太長，減之一分則太短；着粉太白，着朱太赤；眉如翠羽，肌如白雪，腰如束素，齒如含貝。嫣然一笑，惑陽城，迷下蔡。然此女登牆闚臣三年，至今未許也！登徒子則不然，其妻蓬頭攣耳、齞唇歷齒，又疥而痔，登徒悦之，使有五子。王熟察之，誰爲好色？」注：

陽城、下蔡，皆地名。惑、迷，即傾國傾城意。顧乃輕於去就，忍辱投人，編虎頭、摩虎鬚，幾不免於虎口。《莊子·盜跖》篇云：夫子見盜跖後，歸見柳下惠，下惠問以故，夫子曰：「丘所謂無疾而自灸，疾走料虎頭、編虎鬚，幾不免虎口！」若潤之者，誠可謂愚矣〔一三〕！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鹿之大者曰麈」，「鹿」原作「麈」，據下句「群鹿隨之」改。
〔二〕「乘綵棚兜子」，「棚」原作「輣」，據甲、丙本改。
〔三〕「與勳臣一品熟」，「品」原作「臨」，據《崑崙奴》改。
〔四〕「生凝思不食」，「凝」原作「疑」，據《崑崙奴》改。
〔五〕「時家有崑崙族奴磨勒」，「族」原作「姨」，據《崑崙奴》改。
〔六〕「奴乃爲生擒殺一品守院門犬」，「品」原作「臨」，「犬」原作「吏」，據《崑崙奴》改。
〔七〕「遂負生與妓飛出峻墻十餘重」，「重」原作「里」，據《崑崙奴》改。
〔八〕「書曰」，原作「其略曰」，據諸本改。
〔九〕「綿駒處於高唐」，「高」字原無，據《孟子》補。
〔一〇〕「牧瞪目注視」，「瞪」原作「澄」，據文意改。
〔一一〕「自喜針芥之有緣」，「喜」原作「言」，據諸本改。
〔一二〕「於加切」，「加」原作「和」，據「鴉」音改。

〔一三〕「俱向上林棲」，「俱」原作「阻」，據原詩改。
〔一四〕「吾位致上公」，「位致」原作「致位」，據諸本改。
〔一五〕「少舒薪米之費」，「薪米」原作「珠桂」，據諸本改。
〔一六〕「吾當放昌黎之柳枝」，「枝」原作「妓」，據諸本改。
〔一七〕「則青衣婢子」，「則」原作「見」，據諸本改。
〔一八〕「悉贈遺之」，「遺」原作「遣」，據文意改。
〔一九〕「有門客夜踰墻宿娼家」，「宿」原作「出」，據文意改。
〔二〇〕「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」，「恃」原作「特」，「蕭」原作「簫」，據《莊子》改。
〔二一〕「乃唐時元夕飾以玩遊者」，「飾」原作「飭」，據文意改，下同不注。
〔二二〕「分而未儷曰匹」，「儷」原作「麗」，據文意改，下同。
〔二三〕「誠可謂愚矣」，「可」原作「所」，據諸本改。



沱江夜飲記

丙寅歲，陳廢帝出獵，廢帝，藝宗之孫，睿宗之子。睿宗南征占城不返，藝宗因立爲嗣。止沱江北岸，岸，水涯高也。夜開帳飲。有一狐由山脚投南而往，道逢老猿，謂曰：「昌符君將有事山間，昌符，廢帝年號。屬意於吾曹厚矣！飛潛之命，懸於羅繳。繳，音酌，生絲繫箭以射飛鳥也。縱滕六之雪未降，巽二之風緩來，子其危矣！滕六，雪神。巽二，風神。蕭至忠爲晉州刺史，欲獵。有樵者於崔山見一長人，俄有虎、兕、鹿、豕、狐、兔雜騈而至，長人曰：「余九冥使者，奉北帝命：蕭君畋，汝輩若干合鷹死，若干合箭死。」有老麋屈膝求救，使者曰：「東谷嚴四善課，試爲求計。」群獸從行，樵者覘之，至深岩有茅堂，黃冠一人，老麋哀請，黃冠曰：「若令滕六降雪，巽二起風，即蕭使君不出矣！」群獸散去，翌日未明，風雪大作竟日，蕭果不出。若非掉尾乞憐，韓愈《應科目時與人書》：「若俛首帖耳，摇尾而乞憐者，非我志也。」必致犂庭掃穴。犂，耕具也。漢武帝征匈奴，窮兵黷武，犂庭掃穴。吾欲挺身徑往，以一言止之，子獨不樂從乎？」老猿曰：「吾子能持詞鋒説刃〔一〕，以言語解圍，誠爲快舉；只恐言辭不應，彼以生疑，將預林木池魚之禍。梁杜弼見梁主納侯景，乃作檄移梁曰：「楚國亡猿，禍延林木；城門失火，殃及池魚。」言侯景凶狡，納之必後生亂也。

按《風俗通》云：「城門失火，禍及池中魚。」舊説：「池中魚，人姓，家居近城，城門失火，延及其家，中魚燒死。」《百家書》則云：「宋城門失火，因汲池水以沃灌之，池中空竭，魚悉露死。」二説未知孰是？ 獨不見華表狐精之事乎？」燕昭王墓有老狐精及華表柱，狐精一日欲變作書生詣張華聽講，因問華表曰：「以我才貌，可得見張華否？」華表曰：「張公智度，恐難籠絡，出必遇辱，非但喪子千歲之質，亦當誤及老表。」狐不從，乃謁華。論及文章，商略三史，探賾百家，華無以應，嘆曰：「天下豈有此年少？若非鬼魅，則是狐狸。」使人防禦甚嚴。時豐城令雷焕，博物士也，適來訪華，華以書生白之，焕曰：「若疑，何不呼獵犬試之？」華命犬試之，全無憚色，華怒曰：「此真妖也！惟得千年枯木，照之，則形立見。」焕曰：「千年神木，何由可得？」「世傳昭王墓前華表木，已經千年。」乃遣人伐華表木，燃以照書生〔二〕，書生因化爲斑狐，命烹之。 狐曰：「從王而獵，多武人也，胸中欠張華博物，華，晉時人，著《博物志》。 目下無温嶠高見，解見《昌江》。 保無他也。」遂各化丈夫而去，一稱袁秀才，一稱胡處士，夜叩行宫。凡天子臨幸之所曰行在，此云行宫，即行所之宫也。 因内侍人附奏曰：「臣聞：聖人在御，乾坤清寧；《莊子》：「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寧。」 明王懋德，鳥獸咸若。《書》：夏后方懋厥德，鳥獸魚鼈咸若。 今主上當亨泰之時，爲民物之主，因宜布蒐賢之網，蒐，音搜，求索也。 張禮士之羅；當沐而握髮，伯禽受封於魯，周公戒之曰：「我文王之子，武王之弟，成王之叔父，我於天下亦不賤矣！然我一沐三握髮，一飯三吐哺，起以待士，猶恐失天下之賢人；爾之魯，戒無以國驕人。」 登車而虚左；魏公子無忌愛人下士，食客三千人。時有隱者侯嬴，年七十，家貧，爲夷門監者，公子置酒大會賓客，坐定，公子從車騎虚左，自迎侯生，侯生至，引坐上坐。注云：「凡乘車者，尊居左；虚左者，謂空左方一位，蓋尊之也。」 以蒲輪駟馬而獵兔罝之賢，漢武帝以蒲輪迎枚生，以駟馬迎申公。按蒲輪，以蒲草裹車輪，使與地不相抗，示其安也；駟馬，駕以四馬也〔三〕。《詩》：「肅肅兔罝，椓之丁丁。」言兔罝之野人，其才可用。 以厚幣卑辭而弋冥鴻之士，繳射曰弋。冥鴻，言鴻飛冥冥，如高士之肥遯也。范公《題嚴光釣臺》詩：

「一個冥鴻惜羽毛。」使羽儀朝著，羽儀，即羽翼儀表意。《漢五行志》：「朝內列位有定處，所謂表著也。」潤澤生民，一切有生〔四〕，驅而歸仁壽之域。西域有一國，不寒不暑，無風無雨，其人逍遥快樂，故云壽域。何至格熊伐兔，侵山虞之職乎？」格，以杙閣獸也。虞，官名，掌山林之政令者。時帝方醉欲寢，命首相季犛延入，席于西階之下，《曲禮》：「主人就東階，客就西階。」且諭以遊畋古制，何可廢也！

胡生曰：「夫犀象之驅以除害也，周公相武王，誅紂伐奄，驅虎豹犀象而遠之。蒐苗之閲以講武也，古者四時之畋，皆於農隙，以講武事。春振旅以蒐，夏爰舍以苗，秋治兵以獮，冬大閲以狩。渭陽之田爲非熊之叟也。呂尚隱於渭濱，文王將獵，卜之，曰：「所獲非虎非熊，乃霸王之輔。」果遇太公，立以爲師。張耀戎卒，於是有于紅之蒐；《左傳》昭公八年：「秋，大蒐于紅，革車千乘。」誇示胡人，於是有長楊之射。長楊宮，本秦舊宮，漢修飾之，以備行幸，有垂楊，因以名，宮門曰射熊觀，秦、漢遊獵之所也。成帝行幸長楊宮，從胡客大校獵〔五〕。上將誇胡人以禽獸，命張羅網置罝，捕熊羆豪猪，載以檻車，輸長楊。今則不然，當夏而興勞民之役，非其時矣；盛夏之時，草木方長，若舉田獵，則翦揉於禾穀，且害陽長之氣，非其時也。故兵法：夏不興師。蹂穀而逞從禽之欲，非其所矣；蹂，音柔，往來蹙踐也。掩澤而圍，窮山而火，又非其禮矣。《禮記·月令》：「毋竭川澤」、「毋焚山林」。又《王制》：「天子不合圍，諸侯不掩羣」、「昆蟲未蟄，不以火田」。公何不上啓聖明，暫還龍御，啓，開白也。史：《山公啓事》。御，凡天子所用之物皆謂之御，如曰御書、御服，蓋取統御四海之義。使人物咸安其性哉！」季犛曰：「不可！」胡生曰：「吾哀微禽孱獸，爲之請命；若高材疾足，豈不能遐舉於南山之南、北山之北？「秦失其鹿，天下共逐之，高材疾足者先得焉。」蒯通語。法正，字高卿，嘗幅巾見扶風守，守曰：「哀公雖不尚，猶臣仲尼；柳下惠不去父母之邦。欲相屈爲功曹，如何？」正曰：「以明府見待有禮，故四時朝覲；君若欲臣僕之，正將在北山之北、南山之南。」守遂不敢。又蕭大圜曰：「北山之北，棄絕人間；南山

之南，超踰世網。」寧能效守株之兔乎？」宋人耕者，田中有株，兔走觸株，折頸而死，因釋耕守株，復冀得之，爲國人所笑。故後人凡言人守拙無能，必曰守株待兔。季犛曰：「君王此舉，非淫原獸，《史記》：「后羿淫于原獸。」淫好原野也。非縱禽荒，大禹訓曰：「外作禽荒，未或不亡。」第聞此處有千歲狐精，故欲一舉勦除，勦，子小切，同剿，絶也。使奸無所容，妖不妄作，其他非所預也。」袁目胡微笑，季犛問故，胡卒然應曰：「豺狼當道，安問狐狸！」季犛曰：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方今聖化未敷，疆場未静，疆場，邊境也；疆大界，場小界。蓬峩狂猘，狺噬於東南；蓬峩，占城主名，數爲邊患，陳睿宗身征遇害。後陳順宗時，與陳渴真戰于海潮，蓬峩被銃射貫于船板而死。猘，音季，狂犬也。狺，音銀，犬吠聲。李瑛餓虎，咆哮於西北。瑛，明將。《史記》：明太祖遣錦衣衛舍人李瑛等來，假道往占城，索象，遞送。事在陳廢帝昌符十年。咆哮，虎豹怒號聲也。吴陛之鴟張雎殄，吴陛，茶鄉人，陳裕宗時，聚衆於安阜山爲盜，後差捕之，陛衆逃散，後又聚衆僭位。本路官俘獲，檻送京師，斬之。《吕刑》：「罔不寇賊，鴟義姦宄〔六〕。」注：「鴟義者，以鴟張跋扈爲義也。」唐郎之鼠竊猶存。北江路人阮補，稱爲唐郎紫衣，以法術僭號稱王，作亂伏誅。何不挽聖人之弓，按天子之劍；按，正也。仁爲羈絆，羈絆，音鷄半，檢制馬器，繫首曰羈，繫足曰絆。羈與羇别。義爲干櫓；甲胄之以忠信，櫓，音魯，大盾也。《儒行》篇云：「儒有忠信以爲甲胄，禮義以爲干櫓。」言忠信、禮義所以禦人之欺侮，猶甲胄、干櫓所以捍患也。爪牙之以豪傑；謹絛籠以御難制之將，絛，音叨，組紃之通名。籠，鳥檻也。權翼曰〔七〕：「彼猶鷹也，宜謹絛籠。」厲弧矢以威不服之邦，《易·繫辭》：「弦木爲弧，剡木爲矢，弧矢之利，以威天下，蓋取諸《睽》。」使角掎窮寇，《左傳》襄公十四年：戎子曰：「譬如捕鹿，晉人角之，諸戎掎之。」注：「角謂『禦其上』，猶執鹿之角；掎謂『抗其下』，猶執鹿之足。」檻送兇渠，檻，圈也，古有檻車，以陷送凶徒者。注：「車爲檻形，以板四周，無所通見也。」渠，大也。一簇不遺，簇，矢鏑也。賈誼云：「秦無遺簇。」隻輪不返〔八〕！宋，契丹侵澶淵，寇準欲擊之，使隻輪不返，真宗厭兵許和。舍此弗爲，顧

乃區區於矰繳之末，矰，音曾，又去聲，弋射矢也。雖獲獸如丘山，僕不取也。」季犛許之。二人暗喜曰：「吾得請矣！」因舉白浮鍾，魏文侯使公乘爲觴政，曰：「飲不盡者，浮以大白。」文侯飲不盡，公乘舉白浮之，不應，公乘云：「君已設令，令不行可乎？」文侯曰：「善！」因飲畢，遂以公乘爲上客。舉白，言飲酒必滿觴而飲，飲訖，則舉觴告白盡否也。浮，罰也。鍾，壺屬，酒巵也。言飲不盡，則罰以別鍾也。高談致理，言如湧泉，湧，音勇，泉上溢也。唐戴胄爲大理少卿，犯顔執法，言如湧泉。終莫能屈。

季犛愠色曰：「吾嘗面折明人，口伐占寇，驚筵雄辨，古文：「譚氏議論風生，驚四筵之雄辨。」又杜甫《八仙歌》：「焦遂五斗方卓然，高談雄辨驚四筵〔九〕。」未少挫衂；衂，女六切，戰敗北也。而今卒困於子。子非山妖野魅，何其談鋒犀鋭，乃爾有力也？」古有「詞鋒」、「説鋒」之語，謂言詞如刀鋒齊起，鋭而難犯也。犀，堅也。二人怒曰：「公爲首相，當薦引人物，以爲國家之器用，而乃妒賢嫉能，豈《書》所謂『人之有技，若己有之』乎？」季犛改容致謝，且勞之曰：「吾籌當代，籌，算也。無卿等人物，何不焚荷芰，謝魚鰕；起南陽之臥龍，諸葛亮寓居南陽，徐庶見劉備而謂曰：「諸葛孔明，臥龍也。」備乃枉駕顧之，三顧方起。展士元之驥足；劉備以龐統守耒陽令，在縣不治，免官。魯肅遺備書曰：「士元非百里才也，使處治中、別駕之任，始當展其驥足。」脱跡而卿相，釋褐而軒裳；褐，音曷；士初入仕曰釋褐。楊雄《解嘲》：「或釋褐而相。」按褐，毛布也，織毛爲之，可禦寒；一云賤者所服。功加當時，名垂後世！何至槁死岩穴，誰復知之？」二人笑曰：「我等寄跡烟梢，棲踪雲窟；窟，苦骨切，穴也。睡則草鋪茵簟，茵，俗作裀，褥也。簟，音電，竹席也；簟者，布之覃然平也〔一〇〕。渴則泉供酒醴；烟霞絆吾脚，麋鹿群吾遊。山中赤吏，吾耐久之朋；赤吏，羊也。唐魏玄同與裴炎締交〔一一〕，能保始終，時號「耐久朋」。長髯主簿，吾忘年之友。髯，如占切，在頰耳旁曰髯；長髯，羊也。禰衡有逸才〔一二〕，少與孔融交，時衡未二十，而融已五十，爲忘

年交，不計長幼。但知飧松而茹栢，飧同餐，食也。嘯月而吟風，古詩：「山中最樂是玄猿，嘯風吟月雪霽天。」庶幾不落塵網，豈能爲當時拔一毛哉？」墨氏爲我，拔一毛而利天下，不爲。因相謂曰：「吾曹放浪，本自不羈，舊以詩鳴，有聲岩穴。今夕陪飲，可無一言以記其實乎？」胡即吟曰：

飲了清泉又碧灘，悠悠名利不相干；干，預也。雲邊石窟跳身易，跳，音迢，輕身獨走也。世上塵籠著脚難。著，音灼，置也。日落眠殘山塚迥，迥，户頂切，遼遠也。更深聽倦夜冰寒；《述征記》：北風動，河冰始合，要須狐行；此物善聽，堅冰下無水聲，然後過河。煙霞此去無踪跡，子我相期久遠看。

袁亦吟曰：

萬壑千溪有逕通，逕，步道也。悠然拂袖任西東；興來逐伴春山雨，世説孫恪娶袁氏女，後從南海辟，挈家過端州，袁欲遊峽山寺，云：「舊袁。」門徒既至，熟其道，因持碧玉環獻僧。齋罷，有野猿數十，聯臂而下。袁氏惻然題云：「不如逐伴歸山去，長嘯一聲煙霧深。」擲筆，化猿而去。愁去分攜別浦風。湘嶺無聲啼落日，猿天氣清明則長嘯，霧雨昏暗則無聲，人當其昏暗之時而捕獲之，則亦不復生矣。楚天有淚泣彎弓；彎，持弓開矢也。楚王使養由基射猿，始納弓，而猿已擁樹號哭。我投林木君岩穴，堪笑求安計不同。

吟罷辭去，季犛密令人踵後，將及林腰，各化爲狐猿而去。

嗚呼！天地生物而獨厚於人，故人爲萬物之靈；雖鳳凰之靈鳥，麒麟之仁獸，亦物也。沱江之論，胡以人而屈於物？噫！有由矣。蓋季犛心術不正，故物中妖怪得以肆其侮弄；使正直如魏元忠、盡忠如張茂先，則彼將聽講守火之不暇，又何爭辨之敢？元忠素强正，微時家貧，止一婢，厨中方爨，婢外出汲水，回見一老猿爲之守火，婢驚以白忠，忠曰：「猿恐我乏，爲我守爨，不亦善乎？」張華，字茂先，見前。

吁！滄浪之水，清兮濯吾纓，濁兮濯吾足，君子無自取也〔一三〕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吾子能持詞鋒説刃」，諸本無「詞鋒」二字。

〔二〕「燃以照書生」，「生」字原無，據文意補。

〔三〕「駕以四馬也」，「四」原爲「駟」，據上句「駟馬」改。

〔四〕「一切有生」，諸本作「一世蒼生」。

〔五〕「從胡客大校獵」，「校獵」原乙作「獵校」，據文意改。

〔六〕「鴟義姦宄」，「姦宄」二字原無，據《尚書》補。

〔七〕「權翼曰」，「權翼」原作「慕容」，據《晉書》改。

〔八〕狺嗌於東南　諸本作「狺吠於南方」。

〔九〕「高談雄辨驚四筵」，「驚四筵」原乙作「四筵驚」，據原詩改。

〔一〇〕「布之覃然平也」，「覃」原作「簟」，據上句改。

〔一一〕「唐魏玄同與裴炎締交」，「玄」原作「元」，據《舊唐書》卷八十七《魏玄同傳》改。

〔一二〕「禰衡有逸才」，「禰」原作「儞」，據史實改，下同。

〔一三〕「滄浪之水，清兮濯吾纓，濁兮濯吾足，君子無自取也」，諸本作「滄浪之水，清兮斯濯纓，濁兮斯濯足，皆自取之也」。



卷之四

南昌女子録〔一〕

武氏設，南昌女子也，幽閑貞淑，兼有殊姿。幽閑，言幽深而閑静也，即窈窕意。淑，善也。姿，態也。同邑張生，慕其容行，請諸母氏，用百兩黄金納聘。然生性自多疑〔二〕，防閑太過；李益與李賀齊名，然少有癡病，多猜忌，防閑妻妾過爲苛酷，而有散灰扃户之譚，時謂妒癡。娘亦動循禮法，未曾以耳目見忤。忤，音誤，違戾也。

居無何，有占城之役，大發士卒。張雖豪族，但不業詩書，未離行伍，名編尺籍，漢制有尺籍五符。尺籍者，書其名于一尺之版也。次在前發。臨行，其母戒曰：「今汝暫寄軍中，遠離膝下。唐高祖使世民出居洛陽，世民涕泣，辭以不欲遠離膝下。雖功名之會，自古罕逢；然兵革之間，守身爲大。孟子云：「守孰爲大〔三〕？守身爲大。」但當知難而退，度力而攻；無貪芳餌之投，自取懸魚之禍。古語云：「重禄之下，必有死士；芳餌之下，必有懸魚。」穹官厚爵，讓他少年，庶免爲老母所憂也。」生長跪受教。娘且浮觴謂曰：「郎君此去，妾不願覔封侯之印，王昌齡《閨怨》詩：「閨中少婦不知愁，春日凝妝上翠樓；忽見陌頭楊柳色，悔教夫婿覔封侯。」蓋托爲征婦言

也。衣還鄉之錦；柳慶遠，字文和，爲雍州刺史，高祖餞於亭，曰：「卿衣錦還鄉，朕無西顧之憂。」又朱買臣事亦同。只願凱還之日，凱，和樂也。帶得『平安』兩字歸來耳！第所恐者，兵難遥度，遥，遠也。度，料也。趙充國語。機未可乘；狂獠逋誅，獠，音老，西南夷名也。逋，逃也。王師曠日；曠，費也。破竹晚膚公之奏，古語云：「王師所至，勢如破竹。」言其易也。《六月》詩：「以奏膚公。」膚，大也。公與功同。及瓜淹代戍之期。齊侯襄公使連稱、管至父戍葵丘，瓜時而往，曰：「及瓜而代。」期戍，公問不至。請代，弗許。謀作亂。使幼妾關懷，慈闈掛慮。望長安片月，則砧遠塞之寒衣；砧，音斟，擣繒石也。李詩（四）：「長安一片月，萬户擣衣聲。秋風吹不盡，總是玉關情。」杜詩：「亦知戍不返，秋至試擣砧。已近苦寒月，況經長別心。寧辭擣衣倦，一寄塞垣深。」見廢陌垂楊，則動戍樓之遐想。縱有千行書信，只恐無計得鱗鴻便也。」言訖，左右無不欷歔泣下。欷歔，音希虛，悲泣氣咽而喘息也；又泣餘聲。已而，離筵乍散，征袂纔分，袂，音決，衣袖也。舉目依然，已是別關山意思。

時娘既有孕，別後浹旬而育，浹，涵澤周遍也；十日幹一周曰浹日，十二日辰一周曰浹辰。以誕命名其子。日往月邁，倏已半載，每見園飛蝴蝶，嶺暗秦雲，《古文》：「《思邊》詩：『去歲何時君別妾？南園緑草飛蝴蝶（五）。今歲何時妾憶君？西山白雲暗秦雲。玉關此去三千里，欲寄相思那得聞？』此戍婦思夫而作。」徒增海角天涯之恨。母亦以思生故，纏綿致病；纏綿，綢繆也。娘爲迎醫禮佛，祈巫禱鬼，巫，祝也。民之精爽不携貳者，則神明降之，在男曰覡，在女曰巫；《廣韻》、《玉篇》皆云：「男曰巫，女曰覡。」且以好語百方開説；然奄奄羸疾，勢必不起，奄，衣炎切，淹留也，精氣閉藏也。羸，音雷，瘦也。囑娘曰：「榮瘁天也！脩短命也！囑，之六切，託也，付也。瘁與悴同；「朝爲榮華，夕爲憔悴。」我非不欲樂待佳兒，强進饘粥；饘，諸延切，厚粥也。然貪心無厭，厄運難逃。漏盡鍾鳴，數窮氣反；魏田豫，年老遜位，曰：「漏盡鍾鳴，而夜行不休，是爲罪人。」殘軀衰謝，危在旦夕，不免以死生相累。

吾兒契闊，死生何處，無地可酬恩也。異日天相其誠，相，息亮切，助也。綏以福履，宗枝茂盛，子子孫孫。願彼蒼不負新婚，如新婚之不負老親也！」彼蒼，天也，天色蒼蒼，故名。言終而逝。娘纍然哀瘠，纍，音雷；纍纍，羸憊失意貌。《禮記》：「喪容纍纍。」瘠，前歷反，瘦也。凡葬祭儀式，一如所生父母。

及明年，頑占就縛，師旅始解。生至家，則老母辭堂，稚兒學語矣。稚，音治，幼小也。詢母塋所在，塋，余傾切，墓也。携兒獨往，兒輒悲號不肯，生止之曰：「兒無苦啼，父心亦大傷感。」兒曰：「君亦父耶？君自能言，殊不若曩時父泯然緘默也。」緘默，不語也。生怪問其詳，兒曰：「君不在時，常有丈夫，每夜輒來，母行亦行，母坐亦坐，然未嘗向誕兒携抱也。」生性本猜忌，及聞兒言，則束緼之惑，根著彌深，膠而不可解矣。緼同蘊，亂麻也。舊註引《蒯通傳》云：「曹参請通爲客，有謂通曰：『先生知梁石君、東郭先生，何不進於相國〔六〕？』通曰：『臣里婦，與里諸母相善。里婦家夜亡肉，姑以爲盜而逐之。婦過所善諸母〔七〕，語以事而謝之。里母即束緼請於亡肉家，曰：「昨暮夜，犬得肉，争移，請火治之。」亡肉家遽呼追其婦。故里母非談説之士，束緼乞火非還婦之道；然物有相類〔八〕，事有適可。臣請乞火於曹相國〔九〕。』迺見曰：『東郭先生、梁石君，齊之俊士也，隱居不仕，願足下禮之。』相國皆以爲上賓。」未知是否？歸即宣言泄怒，娘泣曰：「妾猥以寒門，猥，烏晦切，鄙也。幸歸華族。未足衾禂之樂，已勞鞍馬之征。隔別三年，周旋一節。香奩粉匣，久已灰心；奩，音廉，粧匣也。柳陌花街，未曾著脚。安有倖心薄態，如君之所言哉？願白此心，以釋疑惑。勿以玄妻見視，舊注：「昔有仍氏生女，黰黑而甚美，其光可鑑，名曰玄妻。后夔取之，生封，實有豕心，貪淫無厭，謂之封豕。后羿滅之，夔是以不祀。」未詳。終教小玉含冤。」霍女氏名曰小玉，嫁于李益。後益結婚大族，不復過門。小玉病久，聞生至，起責，大慟而絶。生終不信，然叩其説所從來，則秘兒言不道，但以他辭實之〔一〇〕，詆辱多方，詆，典禮切，大言而怒也。時時斥遣，雖村鄰之保、親族之言不入

矣。娘不得已，請曰：「妾所以托於良人，以其有宜家之樂，有喬木之安；楊素家妓紅拂，夜奔李靖，靖驚問之，告曰：「絲蘿願托喬木。」乃與俱適太原。豈期謗訕如山，謗，補曠切；訕，所宴切，譏毀也。恩情似葉！今則瓶沈簪折，白居易《淫婦見棄》詩：「井底引銀瓶，欲上絲繩絶；石上磨玉簪，欲成中央折。瓶沈簪折知奈何，似妾今朝與君別。」雨散雲收；見後。落寒沼之芙蓉，墮西風之楊柳；顧況棄《婦詞》云：「空林對虛牖，不覺塵埃厚；寒水落芙蓉，西風墮楊柳。」按芙蓉有二，生於水者曰水芙蓉，即荷也；生於木者曰木芙蓉，即秋花也。花辭枝而泣露，燕離幕而啼春。水遠帆孤，不堪重上望夫山矣！」嚴灌夫娶慎氏，十年無嗣，出之，妻别詩曰：「當時心事已相關，雨散雲收一餉間；便是孤帆從此去，不堪重上望夫山。」遂如初。武昌北山有石〔一一〕，狀如人，俗傳貞婦之夫從役遠征，婦携子送至此，立望其夫而死，化爲石，故後人名其山曰望夫山。乃齋戒沐浴，就黄江仰天訴曰：「薄命妾，家室緣單，夫兒恨苦；枉受無根之誚，誚，在笑切，以辭相責也。翻蒙不潔之名。孟子云：「西子蒙不潔。」注：「蒙，冒也。」不潔，污穢之物也。」江神有知，乞賜照鑒。妾若起居惟謹，純一無他，入水願爲媚娘之珠，安陽王有女名媚珠，嫁與趙武帝子名仲始。初，王有龜爪神弩，媚珠有鵝毛衣；後，仲始潛换得弩機而歸，謂媚珠曰：「後有變，當以鵝毛爲記。」及趙武發兵攻王，王不知弩機已换，不爲備，遂敗走，坐媚珠於馬上南奔，仲始認鵝毛追。至海濱，途窮，忽見金龜湧出水上，叱曰：「馬後者，賊也！盍殺之？」王拔劍欲斬媚珠，媚珠祝曰：「忠信一節，爲人所詐，願化爲珠玉，雪此讐耻。」王竟斬之，血流水上，蚌蛤含入心，化成明珠。仲始追及之，抱尸歸葬螺城，仲始自投于井。世傳明珠有暗翳，則以螺城井水洗之，復光瑩。著地願爲虞姬之草；虞姬自刎垓下，於墓上生草一株，晝夜綢繆，人以爲異，號曰虞姬草。曾子宣夫人魏氏作《虞美人草行》云：「香魂夜逐劍光飛，青血化爲原上草〔一二〕。」倘或二三其德，《詩衛風》云：「士也罔極，二三其德。」蓋淫婦爲人所棄，而自叙其事，以悔恨也。貞黷靡常，《北山移文》：「豈期終始參差，蒼黄翻覆？」「乍迴迹以心染〔一三〕，或

先貞而後黷。」下則充魚鼈之腸，上則飽鷹鳶之飼，飼，音寺，以食食人也。無徒使傍人以河間見笑矣！」柳宗元作《河間傳》云：「河間，淫婦人也。戚里聞河間之名，則掩鼻蹙額，皆不欲道。不願言其姓，故以邑稱名。」言訖，自投于水。

生雖恨其失節，然幽明頓隔，頓，遽也。亦動哀情，百計搜求，終莫能得。獨處空房，夜夜挑點寒燈，挑，他彫切，撥也。寢不成寐。兒忽言曰：「誕父又來矣！」生問何在？即指壁間燈影曰：「是矣！」蓋娘平日獨居思夫，常戲指示兒。生方悟其冤，終無可奈何。

時娘同里有潘郎者，前此爲黄江渡長，常夢緑袍女子，哀號請命。迨曉，有漁子以緑殼龜馳獻，潘憶夢中所感，乃生放之。胡開大末，僞陳添平還國，犯支稜關，胡開大四年，明人韓觀等假送僞陳添平還國，侵支稜關。先是，添平乃陳元輝家奴，名阮康，後從賊，有詔捕之。康北走明國，詐稱陳氏子孫，改名添平，僞稱安南國王子，爲胡氏篡奪，投奔。潘與鄉人航海避難，爲飄風所破，同時溺死，屍沉海島，海中有山可依曰島。適龜洞。靈妃見之，曰：「此活我主人也！」命拭之以紅綾暖扇〔一四〕，拭，施職切，以巾刷垢也。灌之以火籙神丹。俄頃復活，見錦宫瑶閣，但覺神嵬目澒，嵬，音瑰，爲狂險之行者謂之嵬。澒，胡孔切，流轉貌。不知身世已在水晶宫矣。妃方御錦雲碎玉之袍，曳散霞蘂金之履，笑謂潘郎曰：「妾乃龜洞靈妃，南海廣利王之夫人也。韓愈《南海神廟碑》云：「南海神在北、東、西三神河伯之上，號爲祝融。天寶中，天子以爲古爵莫貴於公侯，故海嶽之祝〔一五〕，倣而依之。今王亦爵也，而禮海嶽〔一六〕，尚循公侯之事，虚王儀而不用，非致崇極之意。由是册尊封南海神爲廣利王。因其故廟，易而新之。常以立夏氣至，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。」記爲兒時，嘗遊江渚，爲漁人所獲，偶然托夢，遽爾蒙恩；今日相逢，豈非天假手於吾，而報君之德乎？」乃設宴朝陽閣，姬嬪咸在，拖輕裙而垂墮

髫者，拖，音陀，引也，曳也。髫，古屑切，音結，又音計，綰髮也。不知其數。中有一人，薄施朱粉，酷類武娘，潘時時竊視〔一七〕，而不敢認也。宴罷，其人謂潘曰：「妾與君本同里閈，閈，侯幹切，鄉里也。甫爾隔面，何以路人相視，漠然無情？」潘方省悟真是武娘，因究問來由，曰：「妾前不幸，辱被重誣，遂投身江水。水曹仙衆，哀妾無辜，激開水路，因得無死；不然已葬黿鼉之腹，安得與君會遇于茲乎？」潘曰：「娘子義不曹娥，怨非精衛，而有赴海投江之恨；漢曹娥，父盱能絃歌〔一八〕，爲巫祝，於五月迎神，江上溺死，不得屍。娥年十四，沿江號哭，七晝夜不絶聲。旬有七日，遂投江而死。三日後，抱父屍俱浮。鄉人以爲神，立廟祀之。炎帝之女遊於東海，溺死，化爲冤禽，名曰精衛，常銜西山木石以填海。今則舊穀既没，新穀又登，宰我問：「二年之喪期已久矣！」、「舊穀既没，新穀既升，鑽燧改火，期已久矣！」言期年則天運一周，時物皆變，喪可止也。寧無懷土之心乎？」娘曰：「妾既爲夫兒所不容，寧終老於水雲鄉，不願與良人相見也。」潘曰：「娘子之先人廬屋，桑柘成陰矣！娘子之先人墳塚，松楸滿目矣！縱子不憐，如先人之念子何？」娘泫然垂涕，泫，胡犬切；泫然，流涕貌。幡然改容幡，孚難切，心變動貌。曰：「妾不能竟泯踪跡，久罹污衊；衊，彌列切，污血也。且胡馬嘶北風，越鳥巢南枝，嘶，音西，馬聲。古詩：「道路阻且遠，會面安可知？胡馬依北風，越鳥巢南枝。」蓋忠臣去國，念不忘君，託婦人思其君子而譬之，物在異域，不能不念舊也。我感此情，言歸有日矣！」明日，妃以香羅紫袱，袱，音伏，包袱也〔一九〕。緘明珠十顆，顆，苦果切，小頭也，今言物一顆猶一頭也。遣赤鯶使者，鯶，音混，魚名。送潘出水。娘乃奉金鈿爲寄，金鈿，金花飾也。且曰：「爲妾道張郎，如少有舊情，可就江邊設解冤清醮，醮，子肖切，祭名，同醮。燃照水神燈，妾當自詣矣！」

潘既歸，詣張家道意，張初不信，及出金鈿，駭曰：「此的吾妻去時物也！」遂如言設醮黃江水滸，

滸，火五切，水涯也。凡三晝夜。娘果乘綵輿，凝立水波間，從之者，車子可五十餘兩，雲旌旖旎，旌，車上旛也，析鳥羽注旄首，所以進士卒也。旖，昔衣，又音倚。旎，乃里切；又年題切。旖旎，旂從風舒揚貌。照耀江渚，隨見隨没。生急喚之，但於水中遥謂曰：「妾感靈妃之德，業以死許之；已然曰業。多謝良人，不能更住人間矣！」竟冉冉而没。

嗚呼！甚矣！疑似之嫌，難明而易惑也。故投杼之疑，雖大賢之母且不免；《戰國策》：秦甘茂曰：「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，人告其母，母曰：『吾子不殺人！』織自若。有頃，人又曰：『曾參殺人！』又織自若。又一人告之，其母投杼踰垣而走。」孟子母事亦同。竊鈇之惑，雖鄰人之子其奚解？鈇，音孚，莝斫刀也，斧也。符人有亡鈇者，意其鄰之子。視其行，竊鈇也；言語，竊鈇也；動作、態度，無爲而不竊鈇也。俄而，得其鈇。他日復見鄰之子，動作、態度，無似竊鈇者。薏苡之車，光武頓疑老將；漢馬援在烏蠻時，以薏苡實能輕身勝瘴，嘗愛食之，及還，欲以爲種，載之以歸。後有上書譖之者，以爲前所載還，皆明珠文犀，光武怒之。縛殺之語，曹公至負恩人。曹操欲刺董卓，其事覺，遂逃走。行至吕伯奢家，原伯奢與操父有恩，乃入宿。伯奢往西村沽酒，操坐家中，忽聞莊後有磨刀聲，操潛入後堂，聞人語曰：「縛而殺之！」操疑以爲殺己，遂拔劍直入，盡殺男女八人。搜至厨下，見一豬，縛而置此，始知彼縛殺豬，遂走去。遇伯奢沽酒而還，又刺殺之。氏設之事，亦類是也。向非天鑒其誠，水不爲害，則香骸玉骨已葬江魚之腹，安能重通消息，使貞純之節一一暴白而明乎？爲丈夫者，毋使佳人至是哉！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南昌女子録」，諸本作「南昌女子傳」。

〔二〕「然生性自多疑」，「生」字原無，據諸本加。

〔三〕「守孰爲大」，「守」原爲「事」，據《孟子》改。

〔四〕「李詩」，「李」原作「韓」，據下詩句改。

〔五〕「南園緑草飛蝴蝶」，「草」原作「水」，據原詩改。

〔六〕「何不進於相國」，「進」原作「通」，據文意改。

〔七〕「婦過所善諸母」，「過」原作「遇」，據文意改。

〔八〕「然物有相類」，「然」字原無，據文意改。

〔九〕「臣請乞火於曹相國」，「國」字原無，據文意補。

〔一〇〕「但以他辭實之」，「實」原作「責」，據諸本改。

〔一一〕「武昌北山有石」，「北」字原無。

〔一二〕「青血化爲原上草」，「青」原作「清」，據原詩改。

〔一三〕「乍迴迹以心染」，「迴」原作「迵」，據《北山移文》改。

〔一四〕命拭之以紅綾暖扇　「紅綾」原作「綾紅」，據諸本改。

〔一五〕「故海嶽之祝」，「祝」原作「祀」，據韓愈原文改。

〔一六〕「而禮海嶽」，「禮」原作「祀」，據韓愈原文改。

〔一七〕「酷類武娘，潘時時竊視」，二句原倒置，據諸本改。

〔一八〕「父盱能絃歌」，「盱」原作「旴」，據史實改。

〔一九〕「包袱也」，「包」原作「袍」，據文意改。



李將軍傳

後陳簡定帝之即位謨渡也，胡爲明滅，俘歸金陵，陳簡定帝即位於長安州謨渡，建元興慶。謨渡，即今安謨縣。四方豪傑，遠近響應，各招集徒侶，爲勤王之師。東城李友之，亦以田父崛起，崛，平地拔起貌；又勃起曰崛起。性甚鷙悍，鷙，擊殺鳥也，凡人好殺者，以鷙比之。悍，勇急也。但有力善戰，國公鄧悉保爲將軍，使領鄉兵擊賊。權位既盛，遂行不法，倚刼徒爲心腹，視儒士如仇敵。嗜財好色，貪欲無厭，凡人妻妾，頗有顔色，一切攘奪〔一〕。又多置田園，高起樓榭，榭，音謝，屋無室也；又臺上之屋四達亦曰榭。裒原野而開其池，裒，蒲侯反，減也。斥村閭以廣其地，斥，除也。村，聚落也。閭，侶也，二十五家相群侶曰閭。名花怪石，搬及傍縣。搬，音盤，移運也。其州人服役，兄歸則弟往，夫還則妻代，皆肩穿手裂，不勝其勞，而彼心悠然自得。

時有術士入丐其門，頗能言禍福。李命相之，其人曰：「利行莫如忠言，愈疾不如苦藥。但公容納，使僕盡言；勿令苦口見憎，終使轉喉觸諱，則可矣！」轉喉觸諱，韓昌黎《送窮文》。李曰：「何害！」其人曰：「善惡之著，必積而成；報應之來，其機不爽。故論數必先論理，而相面不如相心。今將軍暴

有而德無，人輕而貨重；假威權而虐衆，逞奢欲以宣驕。《詩》云：「不知我者，謂我宣驕。」既逆人心，必干天討。其何術以避天殃哉？」李笑曰：「吾自有兵徒，自有營壘。手，吾不釋矛戟；力，吾可追電風〔二〕。天雖行健，亦將趨避不暇，安能禍及我耶？」術士曰：「將軍自是倔强，未可以言辭曉譬。倔，梗戾貌。隋何稠「猛力倔强」。僕有叢珠徑寸，照之洞知吉凶，將軍願見之乎？」因出諸袖中。李引目視之，見中有烘爐沸鼎，沸，音佛，泉湧出也。傍皆鬼頭異相，或持絙索，據《正字》，絙當作絚，音桓、音艮，大索也。或執刀鋸，已方躬被枷鎖，就鼎邊蒲伏，伏，步黑切；蒲伏，膝行也。睢盱駭汗。睢盱，音揮吁，仰目望視也；又視周章貌。問以救之之計，術士曰：「惡本既深，禍機將發。爲今急計〔三〕，莫若遣諸姬妾，遣，縱也。破却園池，釋去兵權，依投福地。雖罪未能即滅，亦可萬分減一。」李沉思良久，曰：「先生且休矣！我不能此。安有逆料來時未必之禍，而輕棄數載垂成之功哉？」此後愈肆淫狂，斬伐隨意。其母輒恨曰：「好生惡殺，誰無是心？天道昭明，汝胡可强獨殺，不意吾年衰老，復見壯兒被刑戮也！」其子叔款，亦隨事諫捄，終不悛改。悛，音佺，止也。年四十，以壽終于家，道路驩然相謂曰：「爲善者或困兵間，作惡者全死牖下，果有天道乎？」牖，穿壁以木爲交窗也。古者一室，一户一牖，室暗，故設牖以開明也；今言牖下，猶言室中也。

先是，本州人阮逵，慷慨尚節，素與叔款契厚，逵死已三歲矣。他日晨出，適遇諸途，謂叔款曰：「汝之先人，將有鞫訊，鞫與鞠同，訊獄必窮其情也。訊，音信，問也。以子相知之熟，故預來報道。子若要見，要，欲也。後夕我遣人迎迓，當有所覩；但既覩之，慎宜緘默，或出一言，禍將移於我矣〔四〕！」言終不見。至期，叔款就小齋注望，注，意在也。夜既半，果有馱卒數人，邀至大宮殿。殿上有王者，傍立人皆鐵衣銅胄，各執斧鉞戈鋋之屬，鋋，小矛也。排衙拱扈，排，列也。衙，官廨也。扈，後從也。陛衛嚴肅。俄見判官四員，

由左廡趨出，其一即阮逵也，皆持簡向至朱案前跪讀。一人曰：「某職某名，在世剛方，不避權貴，然而爵位愈崇，謙抑愈至，又能忘身徇國，爲邦家之光。臣請奏知帝庭，超授仙品。」一人曰：「某衙某姓，爲人貪濁，賄賂填門，填，滿也。又以禄秩驕人，輕蔑有德，未曾獎拔賢士，爲有國之助。臣請移報南曹，削落年籍。」一人曰：「某州何某，努力爲善，日不暇給，頃因兵燹之後，疾疫大作，放方施藥，蒙活者千餘人。欲使托生福門，享禄三世，以報全生之恩。」一人曰：「某村丁某，不睦兄弟，不和宗族，欺其諸孫孤幼，改寫囑書，盡奪其田，使無立錐之地。欲使托生餓隸，輾轉溝壑，以償攘奪之慘。」王皆可其奏。

繼有緋衣者，緋，絳色也。自右廡趨過，亦前來跪奏曰：「臣所理司，有姓某名某，頑愚不法，繫獄期年，未經判斷，王庭請命，今當至矣！」因唱誦彈文曰：

伏聞：「玄黄肇判，分陽清陰濁之形；民物禀生，有惡業善緣之異。」如斯種種，種種猶物物也。固可枚枚。凡數物，個曰枚，故先儒有「枚舉」之言。蓋天能以理賦人，不能使人皆賢聖；而人能以身率性，不能無性或昏明。故有倚而不中，有流而爲惡，吉凶之動，判然而牝牡驪黄；驪，馬純黑也。因果之來，因緣果報，佛家語。必爾而形聲影響。顧此理本來顯著，奈夫人一是頑愚，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，非是是非之謂愚。競起怒嗔，妄生物我，嗔，於真切，怒氣也。堙河落井，汩汩何深；堙，音因，塞也。塞塹填坑，滔滔皆是，塹，七豔切，闕土爲坑也。幽沉至此，隕越堪憐。此九天垂拔度之科，將警迷而覺暗；十地具輪迴之獄，欲戒往而懲來。過而弗悛，刑之必至。今李某，蟲沙之質，蟻蝨之軀。蝨，音瑟，衣襦中蟲也。締交時，覆雨翻雲；杜詩：「翻手作雲覆手雨，紛紜輕薄何須數；君不見管鮑貧時交，此道今人棄如土。」萌心處，妖精癘鬼。視文學，實同枘鑿；枘木耑以入鑿也。鑿，穴木器也。《史·孟荀傳》：「持方枘欲圜鑿，其能

入乎？」重貨財，殆若丘山。占人田，類漢紅陽；漢成帝舅紅陽侯王立，占墾草田數萬頃。縱虐殺，邁隋楊素。戕人扇禍，較豺狼猛獸而有加；極欲窮奢，雖溪壑丘山而不足。畢竟貪心所使，真是奸人之雄。盍寘嚴條，盍，何不也。用懲來者！

宣畢，見吏人驅友之至，跧伏門下，跧，音佺，屈也。痛加鞭楚，流血淋漓，躑躅呻吟，酷不可忍。躑躅，音擲逐，不能行貌。

忽聞殿上言曰：「分曹對局，卿等之職，何至稽滯，須一年耶？」緋衣者曰：「此囚罪盈惡積，未敢輕議，今來奏閱，始正章刑。」因陳奏數其罪曰：「凡摟人之妻，淫人之女，摟，郎斗切，牽取也。如何議決？」王曰：「此爲愛河所溺，當以濃湯滌胃，使情欲不生。」左右即曳投沸鼎，肢體糜爛，仍以神冰微點，須臾間復作人形。又曰：「凡彼占人之田，破人之産，如何議決？」王曰：「此爲貪泉所汩汩〔五〕，當以强匕撑腸，匕，補米切，匙也；此言匕，乃匕首，劍屬，形似匕，短而便用也。撑，拄也。使貪心不起。」左右即剖開胸腹，臟腑流布，復以楊枝輕拂，俄頃際又具全體。石勒愛子暴病卒，圖澄取楊枝沾水〔六〕，灑而呪之，復甦。又曰：「至於破古人之墳墓，喪同胞之叙倫，又如何議決？」王默然久之，徐曰：「此乃無厭虐厲，雖刀山劍樹、銅漿鐵杖，未足爲快，但當押赴九幽獄，押，檢束也。以皮索纏其頭，以火錐釘其足，飢鷹喙其胸，喙，呼貴切，鳥食也，與啄同。蝮蛇齧其腹，蝮，音福，黄頷身短而白斑，首尾相似。齧，加「口」，贅。沉淪刼刼，梵書以一世爲一刼。永無出期。」鬼吏再牽之去。

時叔款於墻隙間窺見，失聲幾哭，數鬼卒急以拳掩口，復送歸家，於空中擲下，始大驚覺。見家人環哭，言死已二日矣，但胸間氣息微温，未敢收葬。叔款屏去妻孥，破貲焚券，馮驩爲客於孟嘗君，後君使驩收債

于薛，驪既至，悉呼負債人以券焚之。入山中採藥。其事秘之不泄，惟叔款及蒼頭數人知之，故罕傳也。

嗚呼！天之道，至公而無私；天之網，雖疏而不漏。故或生前免禍，而死後被刑。但禍於生人既不見，刑於死人又不知，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；縱使見之、知之，雖使爲惡，亦惡乎敢？然李某既見知之，又從而肆之，此又一等不移人，聖人云：「唯上智與下愚不移。」駁乎無以議爲也！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凡人妻妾，頗有顏色，一切攘奪」，諸本無此三句。

〔二〕「手，吾不釋矛戟；　力，吾可追電風」，諸本作「吾手不釋矛戟，吾力可追電風」。

〔三〕「爲今急計」，「爲今」原作「今爲」，據諸本改。

〔四〕「禍將移於我矣」，「於」字原無，據諸本加。

〔五〕「此爲貪泉所汩」，「泉」原作「源」，據諸本改。

〔六〕「圖澄取楊枝沾水」，「圖」原作「周」，據《晉書》改。

麗娘傳

阮氏琰，東山大姓，陳渴真之從表妹也。琰，以淺切，璧上起美色也。與錦江商婦李氏，對開粉庯于西都城外，鄰比交接，比，密也。《周禮司徒》：「五家爲比。」今同里相聚爲比鄰。情好轉密；然俱未有子。一日，就壺公洞，在永福縣天域社。乞靈祈嗣，李氏謂阮氏曰：「我等於城市間相識，今日之事，不約而同，倘香火有緣，必以相配，平户議婚，何必崔、盧、李、鄭？唐太宗以山東崔、盧、李、鄭，世家衰微，已無冠蓋，猶負世望，婚姻之間，多邀錢幣，人謂賣婚，命高士廉刊正其姓氏。山神在彼，吾不食言。」食言，謂言已出而變易之，猶食已吐而復吞之也。已而，阮果生女曰麗娘，李果生男曰佛生。年及長成，二十曰成。俱好紙筆，以父母相厚之故，往來無間，每有吟詠。必相唱和，和，胡臥切，應和也。雖聘期未定，而兩情私許，不啻夫妻焉。啻與翅同音；不啻〔一〕，言不止如是也。

胡建興己卯，建興，胡年號，原建新，始改。遭渴真之禍，陳渴真，永寧河朗人，三世爲上將軍。陳末，季犛弑順宗，渴真與陳沆等謀誅之〔二〕，不克被殺，盡没其家。女遂入宫，生大失所望。後值除夕，除，消易也，新歲舊歲相交易，故曰

除；十二月三十日夜也。五更歇，生尚寢，忽聞喑啞聲，排門一起，喑啞，發怒聲。排，按《正字》：直入曰排，突茲直出亦曰排，蓋取急遽直推義。見百餘綵轎，轎，古吊切，僧輿也。迺迤前過，迺迤，音里夷，相連接也。已有帛書著欄楯間，欄楯，音闌盾，階除木勾欄也，王逸云：「縱曰欄，橫曰楯。」乃麗娘手跡也，書曰：

妾聞：「天有陰陽，天道以之而備；人有夫婦，人道以之而成。」嗟我何脩？與君不偶！景公問晏子曰：「吾何脩而可以比先王觀也？」脩，飭也。昔時心事，久已相關；今日仳離，翻成永感。仳，普弭切；離，別也。《詩》云：「有女仳離。」竟落樓前之影，長緘院裏之春。每怕鏡舞離鸞，罽賓王結罝峻卯山，獲一鸞，甚愛之，欲其鳴而不能致，乃饗以珍羞，三年不鳴，夫人曰：「嘗聞鳥見其類而後鳴，何不懸鏡以映？」王從之，鸞覩形而悲鳴，一奮而絕。琴操《別鶴》。商陵牧子娶妻，五年無子，父母欲爲改妻，其妻聞之，終夜悲嘯，牧子感之，援琴作《別鶴操》。古詩：「上絃鸞《別鶴》，下絃離《孤鸞》。」春城日暮，柳斜寒食東風；韓翃《寒食詩》：「春城無處不繁華，寒食東風御柳斜；日暮漢宮傳蠟燭，輕烟散入五侯家。」流水御溝，腸斷上陽宮女。唐顧況於御溝得一紅葉，有詩云：「一入深宮去，年年不見春；聊題一片葉，寄與有情人。」況復題詩泛波中，詩云：「花落深宮鶯亦悲，上陽宮女斷腸時；帝城不禁東流水，葉上題詩寄與誰？」但有幽愁種種，清淚波波。悵宿願之多違，笑此生之浪度。浪，輕率也。度，過也。柳氏重歸之約，好會難期；柳氏，解見《翠綃》。玉簫再合之緣，他生未卜。韋皐少遊江夏，姜使君之館有小青衣曰玉簫，年七歲，常令侍皐；年長有情。皐去，與玉簫約曰：「後七年再來。」遺玉簫以玉環并詩[三]。逾八年不至，簫絕食而殞。後十年，韋理蜀，作生日，東川盧送一歌姬來，亦號玉簫，觀之，乃真玉簫也。唐貴妃死，還魂言：「今不與君並會，待一紀當復夫婦。」故曰他生。未卜，未可知也。願君自愛，別締良媒；無以一日之恩，而誤百年之計。悠悠心緒，悠悠，思之長也。書不盡言，未得鈞旨，先此申覆。

生見書，大加傷感，寢食俱廢；然亦以婚事不成，竟遄東徙，遄，重員切，速也。感娘此情，未忍他娶。胡氏末，明將張輔分兵入寇，侵掠京城。張輔，號右副將軍新城侯〔四〕。生聞漢蒼失守，丙戌年九月，明將來；丁亥年五月，漢倉敗。意麗娘必在驅中，乃辭母之南，冀可相見。旬日始達神符海口，聞賊將吕毅領婦女數百，據天長府，吕毅，明裨將，都司職。張輔、沐晟擒胡乃班師，留吕毅、黄福鎮守。後敗於逋姑，爲鄧悉所殺。孤軍無援，心知麗娘在此；但徒手人鄉，無以爲計。會簡定帝起兵長安州，帝，陳藝宗次子，胡末起兵，興復陳室，以丁亥年冬十月初二日即位于長安州謨渡。以衆寡不敵，欲退還義安〔五〕，生欲藉其兵勢襲取麗娘，乃就馬前獻策，其略曰：

臣聞：「拯涣成功，固因輿運；《易涣卦》：「初六：用拯馬壯。吉。」言值涣散之始而拯之，則爲力既易，又有壯馬，其吉可知。禦戎得策，實本廟謨。」故攻人必審於致人，而破敵當明於料敵。昨者胡朝失御，御，治也，理也。吴子生心。黄、觀乘虎托之威，黄中、韓觀二人，皆明將，先來；沐晟亦明將，後來。虎托，解見《龍庭》。蝸争遠徼；魏惠王與齊威王約，威王背之，惠王怒，將使人刺之。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〔六〕。戴晉人謂惠王曰：「所謂蝸者，君知之乎？」曰：「然！」曰：「有國於蝸之左角曰觸氏，有國於蝸之右角曰蠻氏，時相與争地而戰，伏屍數萬，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。」君曰：「噫！其虚言與？」曰：「臣請爲君實之。」見《南華經》。蝸牛，頭有兩角，行則出，驚則縮，首尾俱能藏入殻中，本名蝸蟲，以有兩角，故以牛名。徼，音效，邊境也，西南謂之徼。沐晟逞鴟張之惡，鴟張，解見《沱江》。蜂螫郊畿。元嘉元年，建安郡山賊百餘人，掩破郡治，抄掠百姓資産子女，遂入府庫掠財寶。先是，郡公養蜂别置一室，賊破户，忽有蜜蜂數萬頭從衣簏出，同時噬螫，群賊身首腫痛，兩眼盲合，先諸所掠，皆棄而走。螫，音釋，蟲行毒也。致令百餘年安樂之區，轉作數十合紛拏之地。拏，乃遐切，攫執也。《去病傳》：「匈奴相紛拏。」

注：「亂相縛也。」析骸供爨，《左傳》：「敝邑易子而食，析骸以爨。」謂軍中乏食之慘。析，音昔，破木也，折也。爨，音竄，炊也。粉骨爲糧。粉，研米爲細末也。沿河之億萬生靈，誰無切齒？據郡之四方豪傑，咸有戰心！必須撥亂宏才，方建扶顛偉績。季氏欲伐顓臾，冉求不能諫止，夫子責之曰：「危而不持，顛而不扶，將焉用彼相！」今大王憤陳家之不造，奮夏旅以圖囘。夏少康有衆一旅。持三千不滿之兵，當五道莫强之寇。雷轟電掣，從天之勢力張；漢周亞夫攻七國時，發兵滎陽，至霸上，趙涉遮説曰：「將軍何不右去，走藍田，出武關，抵洛陽，直入武庫？諸侯聞之，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。」霧朗雲清，復土之功可必。方望還都而陟迹，《書》：「以陟禹之迹。」陟，升也。如何遇敵以班師？固宜招鄧悉於演州，悉，演州東城人，仕胡爲化州大知州。胡滅，降明。後聞簡定帝即位，乃殺明官，領衆來會，帝封爲國公。後帝信讒殺之。留肇基於謨渡。陳肇基，天長人，時明人榜收陳氏宗室以歸，簡定帝竄行至謨渡，基率衆立之。海道犀舟勁棹，直抵平灘；犀，音西，堅也。棹，直教切，進船器也。抵，至也。平灘，在北江，簡定帝進兵下洪，駐營於此。步軍長轂高鋒，徑趨鹹子。轂，車輻所湊也；兵車之轂比大車轂爲長，故曰長轂。徑，直也。鹹子，屬山南，重光帝嘗命鄧容守此。或命將以扼木丸之口，扼，把捉也。或分兵以撞古弄之城。撞，擊也。鯁賊牙於白鶴灣頭，無令轉食；鯁，骨不下咽也。植椿樹於幔厨津尾，用遏奔波。椿，音莊，橛杙也。幔厨津，古名拖幙洲。陸勿容方軌之車，左車曰：「井陘之道〔七〕，車不得方軌。」水莫共長江之險。《三國》：「張昭謂孫權曰：『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，長江也。今操得荊州，長江之險與我共之矣！』」夜則燃蒭相接，燃，俗然字，燒也。蒭，俗芻字，草也。張齊賢伐契丹，列幟燃蒭，賊疑援兵至而走，遂克捷。晝則枹鼓相聞。枹，音浮，擊鼓槌也。田單攻狄，援枹鼓之，狄人乃下。西都之形勢既張，東土之藩籬自固。將見韓攻則趙應，從合則衡孤。蘇秦説六國抗秦曰從，張儀説六國事秦曰衡。我轉戰而無前，師行席上；彼扶傷而不

暇，敗在眼中。縱猶豫而狐疑，猶豫，獸名，性多疑，每聞人聲輒登木，久之無人然後下，須臾又上，如此非一，故處事不決曰猶豫。狐性多疑，故世有「狐疑」之説。恐鼠嗛而雉竄。時難再得，王請勿疑！伏望竪漢之旗，反唐之旆，旆，音佩，繼旐曰旆，旐是旂身，旆是旂尾，即旂旒也。唐肅宗收兵靈武，反旆而東。吾軍雲合，倘同時協力以併攻；彼虜天亡，將匹馬隻輪之不返。

策進，簡定帝讀而奇之，給兵五百〔八〕，使分擊天長。生慷慨誓衆，諭以興復陳祚，士皆踴躍，因乘潮夜進，呂毅果拔壘宵遁，北住昌江，又連破之，退保諒山北峩驛。生又按據鬼門關，調度兵糧，會有燕臺賚班師詔書至者，賚，俗賫字，持遺也。張輔督諸軍還上道有日矣。生本爲求妻而來，初無立功之志，及聞北兵出塞，因與將校揮手爲別，晚投北峩驛。

時驛舍蕭條，無人訪問，適見村嫗問之，嫗，余據切，母也；今俗稱老婦曰嫗。嫗顰眉告曰：「此處常駐三軍，殺氣甚嚴，日又暮矣，郎何從至，未向人家投宿？」生慘然備言來意，嫗曰：「噫！果有是姓名年齒，如郎君所道，不幸銜冤死矣！」問其詳，則曰：「前五日，北軍方欲旋駕，阮氏謂朱、鄭二夫人曰：『我輩質輕蒲柳，命薄朱鉛，鉛，音延，錫類；又鉛粉，胡粉也。國破家亡，流離至此。若更從出塞，便是他鄉風景；曷若委填丘壑，密邇鄉關，免作北朝孤鬼矣！』因皆自盡。將軍憫其有操，操，七到切，節也。以禮葬在山椒。」山頂曰椒。乃携生至其所，歷指之曰：「貞純剛烈，只此數人，其餘不勝污辱矣！」生不覺大慟。是夕，因宿墓所，泣曰：「我爲汝遠來，獨不能於夢中以一言相勞耶？」夜既半，見麗娘冉冉而至，泣叙曰：

妾出自凡流〔九〕，過蒙厚遇。緣未諧於錦帳，分已薄於春冰。時與志而俱違，妾辭君而遠逝。朱樓有恨，幾對斜暉；青鳥無媒，誰將來信？悵容光之減舊，度歲月以偷生。誰料赤觜歌殘，陳藝

宗爲上皇，時夢見睿宗誦詩曰：「中間惟有赤觜猴，慇懃謂上白鷄樓；口王已定興亡事，不在前頭在後頭。」上皇自折（拆）其字曰：「赤觜猴，季犛也，蓋季犛丙申歲也。白鷄，上皇也，蓋上皇辛酉歲也。口王，國也。其興亡在後見之。」上皇深思之，而勢不可爲也。紅顔禍起。燕兵胡騎，莫遏侵陵；禁柳宫花，幾愁攀折。恨殘軀之多誤，嗟厄運之重遭。始不能全節以從夫，終又忍甘心於降虜。寄隻身於萬死，度一日如三秋。《詩》：「一日不見，如三秋兮。」涉水踰山，備艱嘗險〔一〇〕。將隨緣而苟合，則狼子難馴；狼性多貪，言孩孺如豺狼之子，野心而不馴。馴，從也，善也。欲出塞而遥征，則狐丘易感。太公封於營丘，比及五世，皆反葬於周。君子曰：「樂，樂其所自生；禮，不忘其本。古之人有言曰：狐死正丘首。仁也。」是以不貪生活，不怕拘囚。怕，普駕切，畏懼也。零落燈前，魂隨戰鼓；蒼黄客裏，蒼同倉；蒼黄，急遽失措貌。命寄羅巾。今則靈性雖存，殘骸非舊。愧良人之遠訪，婦人稱夫曰良人。撫往事以長嗟。敢述幽懷，幸垂知悉。

遂夫妻講歡論書，一如平生。生曰：「汝既不幸，我將携殯歸來，免使空行空返。」娘曰：「感君深情，厚意不報？但妾與二美人相從日久，交情親熟，不忍一朝捨去；況此地溪山明媚，雲烟勃窣，窣，蘇骨切，從穴中卒出也。按相如賦：「媻跚勃窣。」注云：「行緩貌。」今言雲烟勃窣，意亦取寬緩義。神安魄妥，妥，土火切，安也，帖也。不必重煩移葬也。」及鷄三號，急起爲別。明日，生以銀數兩買棺材香湯，併二美人改葬之。後夜，見三人來謝，方再欲叙話，已失所在矣。竟惆悵歸來，後不再娶。

及黎太祖起兵藍山鄉，生以宿恨未償，宿猶素也。將兵應募，凡遇明朝將校〔一一〕，無不剪滅，故盪平吴寇，生多有力焉。

嗚呼！信近於義，言可復也；義或未安，何其言之復？彼李生者，以恩情之故，堅守前盟，

患難流離，不忘信約，其情可哀，於義則未安也。何則？感情而求之則可，冒死以求之則不可；冒死以求之猶不可，況不娶而絶先人之嗣其可乎？是故君子有權焉，未嘗執一也。「所存者小，所失者大。」其李生之謂歟？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啻與翅同音；不啻」、「音不啻」三字原無，據文意補。案此注文「同」有「同音」義，下一篇有「翅同啻」句，今徑改爲「翅，音同啻」，不贅注。

〔二〕「渴真與陳沆等謀誅之」，「沆」原作「阮」，據《大越史記全書》改。

〔三〕「遺玉簫以玉環并詩」，「遺玉簫以」四字原作「玉簫遺以」，據文意改。

〔四〕「號右副將軍新城侯」，「城」原作「成」，據文意改。

〔五〕「欲退還義安」，「義安」原作「長安」，據諸本改。

〔六〕「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」，「子」原作「王」，據《莊子》改。

〔七〕「井陘之道」，「陘」原作「徑」，據《史記》改。

〔八〕「給兵五百」，「五百」原作「五千」，據前「持三千不滿之兵」句與諸本改。

〔九〕「妾出自凡流」，「凡」原作「風」，據諸本改。

〔一〇〕「備艱嘗險」，原作「備嘗艱險」，據諸本改，以與「涉水踰山」相對。

〔一一〕「凡遇明朝將校」，「朝」字原無，據諸本加。

金華詩話記

金華女人名蘭之〔一〕，姓吴氏，乃符先生之賢内助也。工於詩，善屬文，屬，之六切。《漢・賈誼傳》：「以能誦《詩》《書》屬文稱於郡中〔二〕。」注：「屬謂綴輯也。」歌詞尤妙。黎朝淳皇帝愛其辭博，使教授宫中。每遊宴，輒操觚侍側；觚，音姑，竹木簡也。按陸機《文賦》云：「或操觚以率爾。」注：觚者，學書之牘，或以記事，削木爲之，六面或八面皆可書，以有圭角，故謂之觚。或以觚爲筆，非也。凡有擬作，必應命而就，文不加點。擬，像也，揣度以待也。黄祖大會賓客，有獻鸚鵡者，祖舉卮於禰衡曰：「願先生賦之，以娱賓客。」禰衡攬筆而作，文不加點。年四十餘而卒，葬西原坡上。

端慶末，士子毛子編負笈京師，漢李固負笈從師。日久思家，歸于太原之洞喜縣，途經金華，偶爲風雨所阻。村墟既遠，日又暮黑，忽引目南注，注，意所向也。見火光隱約，隱約，微小也。急趨就之，乃茅屋數間，四面竹木森然。子編窘甚求宿，窘，迫也，困也。閽者不納。望見老人據胡床而中坐，按胡床，即今交椅也，胡人以几偃臥而睡，故名胡床。傍有美人，履珠簪玉，如妃嬪之狀，遥謂把門人曰：「更闌夜寂，天氣甚惡，人來借

歇，歇，休息也。汝又深拒，使彼安所歸乎？」子編遂攝衣步入，假憩前廳南畔。憩，音契，息也。廳，他經切，中庭也；凡官治所曰廳事。

將及二鼓，有一人鬚眉半白，鳶肩峭聳，《相經》云：「火色鳶肩，馬周三十逢唐帝。」峭，七妙切，山峻也。聳，高也。乘紫騾徑造。騾，郎何切，驢父馬母所生。造，七到切，至也。老人下階延揖曰：「跋涉遠訪，草行爲跋，水行爲涉。先生良苦矣！」曰：「業已成約，不忍孤負；但恨滿城風雨，不能圓邠老吟魂耳〔三〕！」宋孫覺，號莘老先生。即東西命席，對坐論文，夫人預焉，《曲禮》：「天子有后、有夫人。」注：「夫，扶也，言扶持於夫也。」但席次差下一等。公見夫人所製雲母屏《四時詞》，讀之，方臺山出雲母土，人候雲所出之處，于下掘取，無不大獲，有長五、六尺可爲屏風者，故有雲母之名。屏，音平，蔽也。其辭曰：

初晴熏人天似醉，艷陽樓臺浮暖氣；杜詩：「競將明媚色，照眼艷陽天。」言花草光彩艷映於日也。隔簾柳絮度鶯梭，柳蕊中細黑子落，出如白絨曰絮；世以爲花，非也。梭，桑柯切，織具所以行緯也；黄鶯穿飛花間，往來不斷，故人呼爲鶯梭。繞檻花鬚穿蝶翅。檻，窗版也。翅，音同啻，翼也。階前紅線日添長，晉、魏間，宮中以紅線量日影，冬至後，日添長一線。線，先見切，絲縷也。粉汗微微沁緑裳；沁，七禁切，以物探水也。小子不知春思苦，傾身含笑過牙床。舊解：「含笑，無聲之笑。牙床，齒兩腭也。」

右第一幅春詞

風吹榴花紅片片，吹，平聲爲風聲，仄聲爲人聲。石榴五月開花，花有黄、赤二色，實有酸、甘、苦三味。佳人閑打鞦韆院；鞦韆，音秋千，繩戲也，乃北方山戎戲以習輕趫者，唐宮中立之爲樂，呼爲半仙戲。傷春背立一黄鶯，背

與借通，反面也。《禮投壺》：「毋借立。」惜景哀啼雙紫燕。停針無語翠眉低，倦倚紗窗夢欲迷；却怪捲簾人喚起，香魂終不到遼西。蓋嘉運《伊州歌》云：「打起黃鶯兒，莫教啼上枝；啼時驚妾夢，不得到遼西。」

右第二幅夏詞

清商一作清商，秋也。浮空澄霽景〔四〕，霜信遥將孤鴈影；北方白鴈，秋深乃來，來則霜降，謂之霜信。十丈蓮殘玉井香，韓詩：「太液峯頭玉井蓮，開花十丈藕如船。」三更楓落吴江冷。崔信明《咏景》詩：「楓落吴江冷。」飛螢夜度碧闌干，螢，腐草所化，腹下有火，夜飛有光。闌板之間，横曰闌，縱曰干。衣薄難禁剪剪寒；禁，音今，力所勝也。韓公《詠春寒》詩：「側側輕寒剪剪風。」聲斷洞簫凝立久，古詩：「洞簫聲斷鳳臺空。」指蕭史、弄玉事也。按簫有大有小，其大者二十四管無底，謂之洞簫。凝立，正立自定貌，與疑立同〔五〕，《鄉射禮》：「賓升西階上疑立」、「主人阼階東疑立」。瑶臺何處覓驂鸞？驂鸞，仙人所乘車也，言以鸞服車，猶以馬驂乘也。

右第三幅秋詞

寶爐撥火銀瓶小，一盃羅浮破清曉；羅浮，酒名。按酒乃羅浮春先生所造，因以得名；一云以羅浮山得名。雪將冷意透疏簾，風遞輕冰落寒沼。美人金帳掩流蘇，流蘇，義見前。石虎御床，辟方三丈，冬月施熟錦流蘇于帳，四角安純金龍頭，銜五色流蘇。紙户雲窗片片糊；暗裡挽回春世界，一株芳信小山孤。芳信，梅信也。林和靖好梅，嘗結廬于西湖之孤山種焉。《瓊苑中梅花》詩云：「西湖景致小山孤。」

右第四幅冬詞

讀訖，嘆曰：「南州無我，安知夫人之絶唱？我若無夫人，亦安知一時之傑作〔六〕？」宋文帝時，南平王鑠獻赤鸚鵡，詔群臣爲賦。時有袁淑，文冠當時，作賦畢，以示謝莊；及見莊賦，嘆曰：「江東無我，卿當獨秀；我若無卿，亦一時之能。」遂隱其賦。古人云：『名下無虚』，誠確論也！」陳薛道衡，有詩名，聘齊，作《人日》詩云：「立春纔七日，離家已半年；」人見之曰：「誰謂此虜亦能詩？」及見「人歸落鴈後，思在發花前。」之句，乃大嘆曰：「名下固無虚士！」又閻立本見張一綵舊畫曰：「名下定無虚士！」

夫人曰：「我才襪線，自謙才短曰襪線，僞蜀吏部尚書韓昭，多能而皆不精，朝士李台瑕云〔七〕：「韓八座事藝〔八〕，如拆襪線，無一條長。」安敢望名公之萬一！幸而遭際先朝，日承筆硯，故稍通格律，補綴成章。格，式也。白居易詩云：「每被元老偷格律。」綴，音贅，聯也。《禮内則》：「請補綴成文曰章。」一日，妾遊衛靈山，乃董天王飛升故處，雄王時，扶董鄉有富家生一男，三歲餘不能言。適有賊，王令人求能却敵，忽能言，告其母邀天使來：「願得鐵馬、鐵劍，君無憂也！」王賜之，即躍馬按劍而前，破賊于武寧山。遂躍馬，至衛靈山騰空而去。王命立廟時祀焉。李朝封爲冲天神王。武寧，即今武江。衛靈山，在金華。漫然題曰：

衛靈春樹白雲寒〔九〕，萬紫千紅艶世間；鐵馬在天名在史，英靈凜凜滿江山。

數月，流傳宮中，上大加稱賞，賜女衣一襲。衣單複具曰一襲。《漢〔書〕叔孫通傳》：「賜衣一襲。」注：「上下皆具也，今呼爲一副。」又一日，上御青陽門，命阮侍書製《鴛鴦詞》，《鴛鴦》，曲名，《西厢》有《鴛鴦煞詞》。曲成，玉音未允，許諾曰允。顧謂妾曰：『汝亦佳作綺詞藻句，豈有限禁耶？』妾遂一揮立就，末聯有曰：『凝碧陶成

金殿瓦，皺紅織就錦江羅。』皺，側救、倶右二切，革文蹙也。上奬嘆移時，賜黃金五錠，又以『符家女學士』呼之。錠通作鉼，碩金銀形似餅者。《通雅》曰：「鉼亦謂之笏，猶今之謂錠也。」自是顯名當時，取重墨客，大抵皆先皇之力也。及淳皇帝大行之日，李善《文選注》云：「《周書》曰：『謚者，行之跡；是以大行受大名，細行受細名。』」又《風俗通》云天子『新崩，未有定謚，故總其名曰大行皇帝〔一〇〕。』按聖宗淳皇帝在位三十八年，壽五十六歲。嘗作挽詞云：悼亡之作曰挽詩，亦作輓。

三十餘年拱紫宸，帝王所居之宮曰紫宸。九州四海囿同仁；東西地拓輿圖大，皇帝天恢事業新。雲擁真遊無處覓，真遊，真仙之遊。按《挽寧宗》詩：「寶輦扶蒼鶴，雲韶擁玉班。」又孝宗登遐，群臣表云：「乘白雲于帝所，恍隔真遊。」又隋煬江都建宮成，幸之曰：「使真仙遊此，亦當自迷，目之曰迷樓。」又《莊子》云：「古之至人，遊逍遥之墟，食苟簡之田，立不貸之圃，古者謂是采真之遊。」花催上苑爲誰春？唐武后將遊上苑，宣詔曰：「明朝遊上苑，火速報春知；花須連夜發，莫待曉風吹。」侵晨，名花皆開。又羯鼓催花，明皇事。夜來猶作鈞《韶》夢，趙簡子疾，五日不知人，及寤，語大夫曰：「我夢之帝所，游於鈞天，廣樂九奏萬舞〔一一〕，其聲動人。」悵望橋山拭淚巾。」《史記》：黃帝崩，葬橋山。空棺無尸，唯劍舄在。漢武帝因巡朔方，還祭黃帝於橋山。上曰：「吾聞黃帝不死，今有塚〔一二〕，何也？」公孫卿對曰：「黃帝已升仙上天，群臣葬其衣冠〔一三〕。」

公曰：「若此作者，雖尖新不足，而哀慕有餘，「爲文章必擺落尖新，期到古人。」見《韻府》。尖，末鋭也。深得古人意致。蓋古昔之詩，以雄渾爲本，以平淡爲工，語雖短而意則長，辭雖近而旨則遠；今之作者乃大不然，非失之輕浮，則傷於嘲怨，賦《高唐》者致疵神女，解見《徐式》。歌《七夕》者貽誚天孫，張文潛作《七夕歌》云：「河東美人天帝女，機杼年年勞玉指。帝憐獨居無與娱，河西嫁與牛郎夫。自從嫁後廢織紝，玉鬢雲鬟朝暮梳。」構謗造

誣，莫斯爲甚。此我所以傷時而憫景也！」

夫人傾聽，不覺墮淚，公叩之，則曰：「妾久侍淳皇，歷事憲廟，雖結君臣之義，實同父子之親，承宴見而不之嫌，隨往來而無所間；豈意淺夫薄子，言多不遜，每每播之篇什，有曰：『宴罷龍樓詩力倦，六更留得曉眠遲。』《開元遺事》：「宮漏有六更，君王得晏起。」有曰：『君王要欲消閑恨，應喚金華學士來。』士君子於名教中自有樂地，晉吏部畢卓盜飲比舍郎酒，爲掌酒所縛，樂廣笑曰：「名教内自有樂地。」何必掩無爲有，指是爲非，輕以文字見戲哉？」公曰：「豈獨夫人然耶？古來貞烈，困於嘲謔之筆者何限！且姮娥，月殿之仙也，而詠之者乃曰：『姮娥應悔偷靈藥，碧海青天夜夜心。』姮娥，后羿妻也。羿得不死之藥於西王母，其妻竊之，奔入月宮，是爲蟾蜍。故唐李義山作詩。弄玉，飛升之女也，而賦之者乃曰：『如何後日秦臺夢，不見蕭郎見沈郎！』弄玉，解見《徐式》。沈亞之《秦臺夢》記亞之出長安城，過高泉，宿邸舍。夢秦穆公召見，以女妻之，即弄玉也，猶謂之蕭家公主。不久，公主遂卒。故詩者乃曰：「如何……。」入侯門則言托緑珠，梁氏女緑珠，有容貌，石崇以真珠三斛買之，善吹笛。孫秀使人求之，崇不許，秀怒，勸趙王誅之。崇在樓上，甲士到門，崇謂緑珠曰：「我爲爾得罪。」緑珠泣曰：「當致死君前。」因自投樓下而死。崔郊詩曰：「公子王孫逐後塵，緑珠垂淚濕羅巾；侯門一入深如海，從此蕭郎是路人。」詳見《翠綃》。斥阿武則謗貽后土，阿，音遏，發語辭。唐武后臨朝，春風屢動壁衣塵，唐臣不敢揚君之惡，乃移謗於后土，云：「安道見后土夫人相召，遂與俱往。」又云：「冥數當與爲夫婦，交拜留宿。」此唐人述奇遇，猶有避諱也。無不肆情妄議，脱潁含譏。毛潁，筆也。彌明夜宿劉師服家，有侯喜新在。新有詩聲，夜與劉詩，彌明在側，貌極醜，喜新視若無人。彌明忽指爐中石鼎索詩，劉、喜詩成，彌明笑之。因高吟曰：「龍頭縮菌蠢，豕腹漲彭亨。」有似譏二子；又高踞大唱曰：「時生蚯蚓竅，微作蒼蠅聲。」皆脱潁含譏。韓文。安能挽瀘江之水，爲前人洗惡詩哉？」夫人收淚曰：「非公知悉，則妾幾爲

玷圭一人物，奚有磨光刮垢？刮，古滑切，削也，磨切也。但良宵易邁，勝席靡常，良人在坐，公亦偕會，不必閑談他事，徒增傷感。」

因論本朝詩手〔一四〕，公曰：「拙齋之詩奇而騷，齋，燕居室也。騷，愁也。樗寮之詩峻而激。樗，音樞，不才木也。寮，小窗也。松川之詩如健兒赴敵，頗涉麄豪；菊坡之詩如時女步春，終傷婉弱。阮夢荀，號菊坡先生，清華東山人。又《臞翁詩評》云：「春少游詩如時女步春，終傷婉弱。」他如金華之杜，杜閏，金華縣金華社人，騷壇副元帥，評御詩。玉塞之陳、翁墨之譚，譚慎徽，東岸縣翁墨社人。唐安之武，武瓊，唐安縣慕澤社人，著《通鑑》，子武幹，進士，有《四六備覽集》。非不横騖遠駕，然求其言融理到，上該《風雅》，惟阮抑齋諸篇之忠愛，念不忘君，阮廌，號抑齋先生，上福蘗溪人。阮抑齋《謾興》詩：「何曾一飯忍忘君？」又《謾成》詩：「仲尼三月無君念。」又《海口夜泊有感》詩：「君親在念寸心丹。」又云：「國恩未報老堪憐。」其忠愛之念發於詩多類此。真可遡少陵門户。遡，鄉也。杜甫〔一五〕，字子美，號少陵，善爲歌詩，傷時僥弱，情不忘君，人憐其忠云。若夫語變雲烟，辭關風教，則亦老夫所不多遜。」如此者四五千言，子編不能盡記；但竊聽於墻壁間，蹀躞有聲，偶爲公所覺。公曰：「今夕之會，事非經見，似有别人窺闖，闖，丑禁切，窺也。風流話本，恐被他招起，先生獨不知之乎？」招，音橋，舉也，揭也。夫人笑曰：「後來秉筆儒生，不過指我輩爲荒唐鳴也！其奚害？」韓愈《送孟東野序》：「莊周以荒唐之辭鳴於楚。」子編不知所謂，從傍趨出，直前羅拜，且詢以詩法。公即出懷中一卷，紙約百張，授之曰：「歸而求之有餘師，歸求餘師，孟子語。不必别尋他集也！」

俄而，樽罍告罄，相揖爲别。公既出門，子編亦睡著。及紅日東出，攬衣急起，則身臥草而尚寒，露沾衣而欲濕，郊原莽漠，惟東西兩塚在焉。開卷觀之，皆白紙空張，只有「《吕塘詩集》」四字，淋漓醉墨，淋

灘，濕貌。花暈未乾，暈，音運，日月旁氣也。方悟公即呂塘蔡先生，公姓蔡，名順，號呂塘先生，超類柳林人，有詩集傳世。而其處即符教授及夫人墓也。遂親之呂塘，訪求遺藁，則蟲侵蠹嚙，俗齧字。存者不能什九，乃遠近咨訪，極力編緝，片言隻字，採摭無遺。故自黎朝啟運，言詩者無慮百餘家，總計曰無慮。《廣雅》云：「無慮，都凡也。」然惟蔡集盛行，大抵皆毛子編之力也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金華女子名蘭之」，「名蘭之」，諸本作「名芝蘭」。

〔二〕「以能誦《詩》《書》屬文稱於郡中」，「中」字原無，據《漢書》改。其下注文中「輯」原作「緝」，一并據改。

〔三〕「不能圓郊老吟魂耳」，「郊老」原作「莘老」，據諸本改。

〔四〕「清商浮空澄霽景」，「清商」原作「清滴」，今據諸本改。

〔五〕「與疑立同」，「立」字原無，據文意補。

〔六〕「南州無我，安知夫人之絶唱？我若無夫人，亦安知一時之傑作」，兩「安知」與上「之」字原無，據諸本加。

〔七〕「朝士李台瑕云」，「台暇」原作「白」，據《北夢瑣言》改。

〔八〕「韓八座事藝」，「藝」原作「業」，據《北夢瑣言》改。

〔九〕「衛靈春樹白雲寒」，諸本「寒」作「閑」。

〔一〇〕「總其名曰大行皇帝」，「總其名」三字原無，據《風俗通》補。

〔一一〕「廣樂九奏萬舞」，「奏」原作「鶱」，據《史記》改。

〔一二〕「今有塚」,「今」字原無,據《史記》改。

〔一三〕「群臣葬其衣冠」,「葬」原作「喪」,據文意改。

〔一四〕「因論本朝詩手」,諸本「手」作「詞」。

〔一五〕「杜甫」,「甫」原作「弱」,據下文「字子美,號少陵」等改,下同。



夜叉部帥録〔一〕

國威奇士文以誠，恣情任俠，不惑邪祟，凡花妖月怪及淫祠厲鬼，不經祀典者，蔑視之，一切不憚。陳重光末，重光，簡定帝姪，在位五年。人多死喪，冤魂無告，告，音菊；無告〔二〕，窮民也。《書》云：「不虐無告。」往往聚爲黨與。或扣茶店，以覓半餉之醉；扣，微擊也。或邀妓女，以結暫時之歡。遇之者，疾有沈痾；痾〔三〕，音阿，疾也。禳之者，師無驗法。横行原野〔四〕，不復相忌。以誠乘醉騎馬徑造焉，群妖波駭，一時星散，急呼之曰：「汝曹壯士，不幸罹此！我來相訪，欲以利害相聞，勿苦迴避。」各稍稍復集，延拜上坐。以誠曉之曰：「凡汝等幸人之災，樂人之死，志欲何爲？」曰：「欲益吾兵耳！」曰：「欲益而兵，爭損人生何？而，汝也。而兵益，則仰食不敷；人生損，則祈禳者寡。於汝何利而甘心喜爲？逞其欲，則溪壑不足填；決其暴，則虎狼未爲猛。縱能利己，雖片衣寸楮而不辭；楮，音杵，錢幣也，古有楮幣、楮錢；作褚，似非。苟可充腸，雖漏甕破盆而不恥。汲汲焉，壺樽之覓；栖栖焉，餔啜之求。栖栖猶皇皇。餔，音逋，食也。啜，朱劣切，飲也。興災扇禍，而竊造化之權；瞰室嘯梁，而惑斯民之聽。汝曹所樂，吾心自

差；況天用德而不用威，人好生而不好殺，而乃自爲禍福，過逞驕淫，帝用不臧，刑之必至。汝將何走以避誅責乎？」衆鬼愀然曰：「吾徒不得已耳！非所願也。其生也不辰，辰，時也。《大雅》：「我生不辰。」注。「言所遭之時不善也。」其死也非命；饑無可給之食，退無可托之人。白骨叢中，愁纏宿草；黃沙原上，冷對秋風。李白《戰城南詩》：「古來惟見白骨黃沙田。」故不免嘯侶呼朋，營求一飽。營，謀爲也。況世運就衰，邵子《皇極經世書》分元、會、運、世，三百六十辰爲一運，十二運爲一世。行將革易；人家漸耗，會見消磨。以故冥司不禁，吾輩有辭；只恐來年愈勝今年耳！」

既而庖厨進饌，羅列樽俎。問其殽，則某村之牛；問其酒，則某里之釀。生啜啖如流，啖，徒覽切，并吞也。勢劇風雨。衆鬼喜相謂曰：「真吾帥也！」因請曰：「吾輩烏合，自相雄長，既無統率，勢必不久；而使君惠然肯來，《詩・終風》云：「惠然肯來。」注：「惠，順也。」是天以使君將吾曹也。」以誠曰：「我文武兼全，雖駑亦可將也；駑，馬頓劣也。但幽明路隔，如老母何？」衆鬼曰：「否！願使君重養威嚴，申明束約，日則分區散處，夜則差員申稟，官數曰員。申，以書告上也。稟，受命也；今俗以白事爲稟。非敢以泉扃見屈也。」扃，涓熒切，外閉之關也。以誠曰：「如不得已用吾，吾以六條從事，盟而後可耳！」皆曰：「唯命！」因請第三夜就某處立壇。依期畢集，一老鬼後至，生斬之，衆皆股慄，慄，列七切，栗同；懼而兩股搖動曰股慄。乃出令曰：「凡汝衆無輕我命！無狃淫風！無爲民祟而致殘民之生！無掠民財而不度民之難！無於淫宵結黨！無於清晝假形！聽吾命，吾爲汝將；違吾令，吾加汝刑。尚審聽言〔五〕，勿貽後悔。」於是部分校卒，部，分布也。校者，營壘之稱，故軍之一部爲一校；隸人給事者方言曰卒。凡有利病，輒來稟白焉。

居月餘，一日閑坐，見一人自稱冥司使者，致辭請往。以誠將趨避〔六〕，其人曰：「王命也。以君剛毅，欲以顯秩見邀，非有所苦，願勿深拒；只可少寬程限，程，期也。須君自詣，僕於途中預候耳！」言已不見。即檄諸鬼校問之，以木簡爲書，長尺二寸，以號召曰檄。皆曰：「噫！有甚事，甚猶此也。但吾輩未及先言耳！」因曰：「曩者閻王以時方不靖，置夜叉四部，部一帥臣，夜叉，鬼名。唐監察御史李全交專以酷虐爲業，臺中號爲鬼面夜叉。假以弒伐之權，寄以生靈之命，任隆責重，非他官比。使君威望素著，閻王聞名久矣，而我曹極力薦保，故荐臻顯職爾！」薦與薦同，屢也，重也。以誠曰：「如子言，福我耶？禍我耶？」衆曰：「閻羅選人，不異選佛，丹霞天然禪師初習儒學，將應舉，道遇一禪客曰：「選官何如選佛！」曰：「選佛當往何處〔七〕？」禪客曰〔八〕：「江西馬太師出世，此選佛場也。」師往見馬祖，乃令參南岳。非可以賄賂求，非可以僥倖得。持心剛正，雖微賤而必揚；處己奸回，雖顯榮而不録。訓齊之寄，非公其誰？倘或顧戀妻孥，遲以歲月，必爲他人所獲〔九〕，而吾徒亦觖望也。」觖，居月切，怨望也。以誠皤然改容曰：「死殊可憎，名亦難買；況筆以利故夭，《古文》：「筆最鋭而能動，故夭。」松因枝而伐；俗傳歲旱則伐松枝，爲龍骨，以祈雨，意其樹必有靈也。雉非羽不能以自禍，雉，一名錦雉，一名錦雞，其色鮮明，五采炫耀，自愛其毛，終日影水，目眩而溺。象非齒不能以焚身。《左傳》：「象有齒以焚其軀。」鴻鴈之死，爲不鳴也；大曰鴻，小曰鴈。莊子出遊山，舍於故人之家，故人喜，命豎子殺鴈而烹之，豎子請曰：「其一能鳴，其一不能鳴，請奚殺？」主人曰：「殺不能鳴者。」樗櫟之壽，爲不材也。樗，音樞。櫟，音歷。惠子謂莊子曰：「吾有大樹，人謂之樗。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，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，立之塗，匠者不顧。」又匠石之齊，至乎曲轅，見櫟社樹。其大蔽數千牛〔一〇〕。觀者如市，匠伯不顧。弟子問之，匠伯曰：「是不材之木也，故能若是之壽。」修文地下，三十二之顔回；解見《子虚》。召記玉樓，二十餘之長吉。李賀，字長吉，將死時，忽晝見一緋衣人，駕一赤虬、

持一板書，告曰：「天上白玉樓成，命君爲記。」賀遂卒。丈夫處世，不能腰金珮玉，會當留名萬代；何乃低頭濁世，屑屑較彭殤哉？」屑屑，動作切切也。《蘭亭記》云：「固知一死生爲虛誕，齊彭殤爲妄作。」彭者，彭祖也，壽八百歲；殤者，未成人而死。又《莊子·齊物論》：「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，而泰山爲小；莫壽於殤子，而彭祖爲夭。」遂經紀家事，數日而卒。

時鄉人黎遇，與以誠素相知者，漂泊桂陽，寓於旅舍。一更後，見一人乘青驄馬，驄，音聰，馬青白雜毛也。僕從亦盛，主翁褰簾迎接。褰與搴同，摳衣也。黎遇怪其聲類以誠，而貌微不肖，出門將避，其人曰：「故人知君，君不知故人，何也？」因叙鄉井通姓名，八家爲一井。且言：「已職隸冥司，隸，附著也。官登崇秩，以君有舊，故來訪問耳！」因解所服裘，典酒爲樂。飲數巡，巡，遍也。古詩：「亭不親疏飲不巡。」黎因曰：「僕平生處世，有意陰功，曾無肥己之私，曷至迫人于險！教則隨才誘掖，誘，前導也；掖，旁扶也。與輔翼義同。學則極力研窮；研，夷然切，窮究也。不萌分外之求，不爲已甚之事。然而四方餬口，隻影投人；兒或啼寒，妻常苦饑；入欠蔽風之廬，出無避雨之篛。東馳西騖，日甚一日；而親朋故舊〔一一〕，仕者相繼。方以才藝，碌碌均等；然前程所及，自相千百。何榮瘁乃爾懸絶耶？」以誠曰：「富貴非可求，貧窮亦有命。故銅山餓鄧，車子困周；有緣則風送馬當，王勃隨父宦遊江左〔一二〕，舟次馬當，見中元水府君助南風，一夕抵南昌，作《滕王閣記》。無分則雷轟薦福。轟，群車聲也；雷擊聲亦似車聲，故曰雷轟。范文正公守饒州，有書生上謁，自言：「平生未嘗飽，天下飢寒無如某者。」時盛稱歐陽率更字，薦福寺碑墨本直千金，文公欲爲打千本，使售于京師，紙墨已具；一夕，雷擊碎其碑。書生到底當受貧。時人語曰：「有客打碑來薦福，無人騎鶴上楊州。」不然顏、閔德行，自可致於青雲；「德行則顏淵、閔子騫。」青雲，登仕路也。盧、駱詞章，終不淹於黃馘。唐盧照鄰、駱賓王，皆以文章有盛名，但浮躁淺露，非享爵禄之器；裴行儉嘗譏之。後盧赴水死，賓王反誅，皆如儉言。黃馘，義見《茶童》。蓋莫之爲而爲者

天，莫之致而致者命。所貴於士者，貧而無諂，窮且益堅，素位安行，順受而已。窮通利鈍，吾如彼何哉？」酒既罄，遂剪燈對話，亹亹不倦。亹，音尾，不倦意。

明日當別，以誠屏人言曰：「吾新承帝命，兼掌疫兵，屏，音丙，除斥也。疫，民皆疾也。曹植曰：「疫乃陰陽失位，寒暑錯時所致；而愚民以爲鬼神所作，懸符厭之，亦可笑也。」又云：「疫，厲也，病氣流行，中人如磨厲傷物也。」又：「疫，役也，有鬼行，役役不住也。」分行郡國間，加之以饑饉，穀不熟曰饑，蔬不熟曰饉。重之以兵革，軍旅曰兵革。生齒凋耗，齒，數也。《周禮》：「司民掌登萬民之數，自生齒以上，皆書於版。」注：「人生齒而體備，故以齒名年。」什存四五，自非福淵深遠，只恐玉石俱焚也。卿家福薄，似亦不免，宜早還鄉里，無久滯於他州客舍也。」黎曰：「托於君有餘力矣！」以誠曰：「分界不同，非敢逾越。長江以北，吾主之；長江以西〔一三〕，丁帥掌之。但吾領黑衣吏卒，猶有慈心；彼所領白衣疫兵，率多虐鬼。君不可不爲之慮。」黎曰：「奈何？」以誠曰：「每部帥司，夜差人千餘，分州散疫。卿但厚市酒殽，中庭設具，殽，音肴，食物錯雜也。詩：「旨酒嘉殽□食具。」彼千里遠來，勢必饑渴，見則飲食之無疑矣！卿於暗間竊候，俟盃盤欲散，但趨前羅拜，慎勿致辭，亦僥倖中一助也。」遂揮淚爲別。

黎遇歸至鄉間，疫癘大作，妻子臥病，幾乎不識。即盛辦壺樽，辦，致力也，具也。如言夜設。果見鬼卒十餘輩，騰空而至，相顧曰：「吾等饑甚，舍此奚適？未聞以數盃酒出人罪也。」遂相向環飲。有紫衣人當中儼坐，餘皆拱立，兩手合抱曰拱。或持刀斧，或執簿書。簿，□也，古□以簡策記事，後代用薄□，即今手版也。飲將盡，黎趨至，連拜不止。紫衣者曰：「我方暢飲，此子何爲至是耶？」暢，丑亮切〔一四〕，長也，充也。衆鬼曰：「此必設具主人，其家病亟，願賜斟酌。」取□而行曰斟酌。其人怒取簿書投地，曰：「安有以一盤飧

具，易五口生人耶？」麄，物不精也，略也，與粗同。衆鬼曰：「既食人財，豈容恝若？」恝，古剎切，無憂愁貌。脱以此得責，甘心瞑目矣！」紫衣者沈吟既久，《六書故》云：「喜爲吟咏，痛爲呻吟，疑爲沈吟。」乃以朱筆塗竄約十餘字而去。改易文字曰塗竄。隋制：凡百官奏鈔，侍中既審，則駁正違失；詔敕有不便者，塗竄奏還。

後數日，黎家同獲痊解。黎德以誠之救，感恩者曰德之。即其家立祠。鄉人祈請，嘗有顯應焉。

嗚呼！朋友，五倫之一，其可輕乎哉？彼《夜叉》一録，其事有無，不暇辨論。所喜論者：以誠死生之交而友人，取友之端，不以存亡而改所守，不以患難而忘相救；世之盃酒論交，世人以盃酒爲交，酒盡則交絶。見《唐詩》註。顛倒肺腑，少臨利害，若不相識，聞其風者，寧不愧心乎！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夜叉部帥録」，丙本作「夜叉部帥傳」。

〔二〕「無告」，此二字原無，據文意補。

〔三〕「疴」，此字原無，據文意補。

〔四〕「横行原野」，「行」原作「衡」，據諸本改。

〔五〕「尚審聽言」，「尚」原作「當」，據諸本改。

〔六〕「以誠將趨避」，「將」字原無，據諸本加。

〔七〕「選佛當往何處」，「往」原作「住」，據文意改。

〔八〕「禪客曰」，「客」原作「師」，據文意改。
〔九〕「必爲他人所獲」，「所」原作「之」，據諸本改。
〔一〇〕「其大蔽數千牛」，「數千」二字原無，據《莊子》改。
〔一一〕「而親朋故舊」，「而」字原無，據諸本加。
〔一二〕「王勃隨父宦游江左」，「宦」原作「官」，據文意改。
〔一三〕「長江以西」，「江」原作「河」，據上文與諸本改。
〔一四〕「丑亮切」，「丑」原作「八」，據「暢」字音改。

段氏點◇撰

傳奇新譜

孫京榮◎校點



提要

孫京榮　撰

《傳奇新譜》，段氏點著。今知見刻本一種，抄本一種。

刻本名作《傳奇新譜》，題「嘉隆拾年辛未春月日鐫」，題「紅霞段夫人著」、「芳上閑雲亭藏」，回首作《海口靈祠録》、《雲葛神女録》、《安邑烈女録》，題號作「閑雲亭」，並有「閑雲亭藏」篆字印章一方。目録作《海口靈祠(阮碧珠)》、《雲葛神女(柳杏公主)》、《安邑烈女(丁完亞室阮氏)》三篇，正文於標題《海口靈祠録》下有「樂善堂藏稿」、「文江段」、「紅霞女子著」、「家兄雪庵」、「淡如甫批評」，有圈點，也有改動，有的地方有「一作某」字樣，末有「廣采皇華集」字樣。《雲葛神女傳》後空兩字直接正文，末有「終畢」二字，還有一段「總評」，是一首《右調皂羅袍》，下標「文江段」三字。《安邑烈女録》下標「紅霞女子著」，並有「家兄雪庵」、「淡如甫批評」字樣，末有「終畢」二字。有一本藏於漢喃研究院圖書館，編號爲VHv. 265。

抄本亦藏於漢喃研究院圖書館，編號VHv. 1487，名作《傳奇新譜》，首頁右起第一列爲「嗣德拾柒年仲春」，第二列爲「傳奇新譜」、「紅霞段夫人著」，第三列爲「海口靈祠録」、「雲葛聖跡録」、「松柏説話」，第

四列爲「附記」、「安邑烈女録」、「龍虎鬥奇」、「碧溝奇遇録」，第五列爲「丹安集文堂藏板」。正文於「海口靈祠録」標題下有「樂善堂藏稿」字樣，第二列有「紅霞女子著」、「家兄雪庵」、「淡如甫批評」字樣，似屬過録本。第二篇將「廣采皇華集」與標題《雲葛聖跡》放在同一列，可見抄寫者並不内行，而是簡單抄録而已。篇終亦抄録「總評」詞，並有「右調皂羅袍」、「文江段」字樣。第三篇《安邑烈女録》下有「紅霞女子著」字樣，第二列有「家兄雪庵」、「淡如甫批評」字樣，未及抄至終篇，即抄第四篇《碧溝奇遇記》，與前不同，此篇有雙行小字注，並於篇終有「碧溝奇遇」、「終畢」四字。後接「附《龍虎鬥奇記》」。另有《松柏説話》一篇，抄寫者水準不高，終篇有「向上共13張」字樣。可見，此抄本的底本是樂善堂本。

段氏點（1705—1748），小字紅霞，故稱紅霞女子、紅霞女史、紅霞夫人，因夫家姓阮，又稱阮氏點。嘉範（今海興省文江縣憲範鄉）人。少以才學聞，年十六時，尚書黎英俊以其爲門生女，欲召爲養女以進御嬪，婉拒之。日與父兄論學唱和，以此爲樂。年廿五歲時，父死，後兄亦卒，遺下老母及一門孤寡，皆賴氏點養育。氏點乃以行醫及代人撰述爲業。後唐豪蕊莊有女入宮得寵，迎氏點教授，氏點因避權勢，遂入宮。後遷至章陽講學，從遊者甚衆。富舍進士左侍郎阮翹妻爲氏點閨友，阮妻死，翹多次求婚，終獲允爲繼室。婚後月余，阮翹奉命北使，三年乃返。戊辰年（1748）夏月，翹奉公差赴鎮南藩管領事務，強段氏同往，途中得病，八月初回就鎮，至九月十一日病卒，享年四十四歲。本書潘輝注《歷朝憲章類誌·藝文誌》有著録，稱爲《續傳奇》。

本書包括以下内容：

《海口靈祠録》敘陳朝後宮阮姬隨睿宗南征上疏，助朝廷取得勝利。

《雲葛神女傳》敘仙主瓊娘降生黎家與鄰居桃郎成親後無病而亡，被上天封爲柳杏公主，下凡與桃生相會後飛升。桃生及父母俱逝，仙主周遊天下，西湖聯句，後又與一少年書生結姻生子並助生連捷，緣盡而去，後庇護鄉民。

《安邑烈女傳》描述永盛年間義安安邑人丁完與妻阮氏相敬如賓，酬唱贈答。後丁奉命赴北朝，病卒北地，夫人守節自縊。數年後，何生於旁村酒店夢中相遇，得封烈女，享祭祀。

《碧溝奇遇記》敘書生陳淵，天性聰慧，爲父母鍾愛。年十五，父母雙亡，家計貧寒，然手不釋卷，尤長詩歌。甲辰年，陳淵儒冠士服，逐伴遊玉壺寺無遮大會，遇一絶豔麗人，對吟至晚。麗人離去，淵自此茶飯不思，疏於學業。其友何生來省，淵以實相告，何生安慰勉勵，聞後強起就學，然神魂依然不舍。後親詣密禱於白馬祠，並於是夜求夢於祠所。得夢中道人指點，晨往求之，遇一老叟持美人圖而來，視之則酷肖所遇之仙人。陳淵買圖，歸懸於壁間坐側，每於月夕風晨，題詩抒懷。一日歸來，見床上有精美飯菜以待，此後日日如此。後淵詐作早出，中途歸家，得知畫中人乃南嶽仙姝霞絳嬌，正是在玉壺寺聯句的麗人，遂與成親，夫婦詩酒唱和，幸福美滿。三年後，陳淵因生性嗜酒，沉湎聲色，勸之，益蕩飲無度。一日，生大醉而歸，嬌娘勸而不聽，鞭打而怒逐嬌娘。醒後悔恨不已，廢寢彌月。每於燈前月下，對景寫懷，哀辭怨調，不可勝記。生欲自縊，嬌娘至，二人和好如初，情愛愈篤。一年後生子陳珍。陳淵自是專心科舉，嬌娘以求仙導之，初不肯，後終於乘白鶴與子共嬌娘而去，不知所之。陳宅香氣滿室，夜間常聞天樂。人以爲神，祈禱輒應。一日，有大鳥自西南飛至，於屋上墮下一紙，有紅漆題詩一首，坊人益異，因葺爲祠，香火奉事。永祐元年，有南州秀才以舉子夜來求夢，夢中陳淵對秀才述及因果報應之事，

秀才覺而以事叩諸寺僧，皆暗合。遂記之。

《松柏説話》敘東州人何某，少時遊學裏中，長有青雲之志。他鄉王氏富有美姝，愛其才器，欣然而許嫁。年二十多猶未顯達，念自己非讀書之輩，而甘心爲農事，以其富而後貴。常在勞作中吟詩，數年間已富，其妻認爲他爲農事會受人取笑，何某反以爲農爲榮答之。明日耕畢，率衆於松柏間少憩。時有一姓阮書生，亦於松下乘涼，因戲出對句以鄙何某，何某應聲而答，阮生誠服，並勸何某出仕棄農。何某與阮生髮完松柏士農之論後，阮生即作《松詩》一首，何某亦依韻作《柏詩》一首。時已天晚，何某妻使蒼頭至松柏間邀書生來會，待以飯菜酒席，又使二人竟夕論道，天明後贈錢餞行。翌日，何某亦至長安受業，與先生相對，深得先生器重。自是學業日進，應對文章如鬼吟神助，堪稱斯文領袖。一年後，何某因思家欲歸，至家妻不納，返而益苦學，成名儒。至秋闈時，庭試中第三甲。阮生亦來相賀，何某以「官民禮隔」爲由，薄待阮生。阮生憤而歸，何某使小娘贈金逆旅，並勸其進業勉力，後阮生奮身翰墨，於秋闈應試中魁首，又往京城應試，中第一名。臚傳至家時，小娘還歸何家。生歸鄉，見小娘不知所往，愀然墮淚。何官人招阮生來會，小娘子亦來。何生説明原委，兩人俱爲顯官，親愛如同生兄弟。

《龍虎鬥奇記》敘至靈鳳凰山右麟洞中有一道士號元龜，一日呼僕命驢出遊，逍遙山間。忽見一黄龍與一白虎互做人言，挑戰以決雌雄，二獸往復對言，援引證據，索瘢洗垢，吹毛求疵，或護己之長，或談人之短，無慮數千言。道士略記其詞，來叩問予，且懇第其高下，於是作者借此發表了一番優龍劣虎的言論。

1987年4月，臺灣學生書局曾對本書加以標點排印，名爲《傳奇新譜》，郭長城校點，刊在《越南漢文

小説叢刊》第一輯。此次校點，《海口靈祠録》、《雲葛神女録》、《安邑烈女録》三篇以VHv. 265本爲底本，校以VHv. 1487本。《碧溝奇遇記》、《龍虎鬥奇記》與《松柏説話》三篇則以VHv. 1487本爲底本，根據文理相校。在整理過程中，池潔、孫菊園先後審讀了校樣。

目録

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海口靈祠録」，「録」字原脱，原目下並有小註「阮碧珠」三字，今爲與正文保持一致，據正文删改。

〔二〕「雲葛神女傳」，「傳」字原脱，原目下並有小註「柳杏公主」四字，據正文删改。

〔三〕「安邑烈女録」，「録」字原脱，原目下並有「丁完亞室阮氏」六字，據正文删改。

海口靈祠録

樂善堂藏稿

文江段紅霞女子著　家兄雪庵淡如甫批評

陳朝後宮阮姬者，官家女也，小字碧珠。生得性格軒昂，姿容嬌艷，通梨園音律，躐藝圃文詞。睿宗聞名，隸入宮籍。一日，值中秋佳節，會宴諸嬪。帝閒倚朱欄，引目四望，見樓臺簇簇，盡張舞影紗燈，光彩玲瓏，與月色相奪。酒勾詩興，偶得一聯云：「秋天畫閣挂銀燈，月中丹桂」；吟哦半晌，顧姬曰：「汝能一和乎？」姬輕移蓮步，微啓桃唇，徐應聲曰：「春色妝檯開寶鏡，水底芙蓉。」帝嘆獎移時，賜玉龍金珥一對，因以芙蓉名焉。自此恩冠上陽，寵隆金屋。姬見國政承昏德之弊，日益舛駁，乃草《雞鳴十策》以獻。其略者：

竊惟曲突徙薪，制治須從未亂；徹桑綢户，居安要審思危。蓋人情易溺於宴安，而世道難常於平治。是以進無怠無荒之戒，臯陶先自曰都；當不血不刃之時，賈傅預爲太息。是乃愛君而防漸，實非違衆以鳴奇。臣賤妾碧珠，以出蓬門，長陪椒室，賞賜屢蒙於燕幸，眷憐疊荷於龍知。補盧后之衣裳，敢擬鬚眉男子；脱姜妃之簪珥，願先冠帶廷臣。謹具十條，謬陳一得。一曰扶國本，苛

暴去，則人心自安。二曰守舊規，煩擾革，則朝綱不紊。三、扼權臣，以防蠹政。四、汰冗濫，以省漁民。五、願振儒風，使爝火與日光而盡照。六、願求直諫，令城門與言路而並開。七、揀兵當右勇力而左身才。八、選將宜後世家而先韜略。九、器械貴其堅鋭，不必文華。十、陣法教以止齊，何須舞調。夫惟數事，甚切時宜。冒投芹曝之孤忠，伏冀蒭蕘之廣納。善必行而弊必去，帝其念哉；國以治而民以安，妾之願也。

疏上，帝欣然擊筑曰：「何物女子，乃爾通活，不意朕宫中更一徐妃也！」然終皆苟且，未即底行。

會龍慶四年，滇將杜子平宣言有南陲之急，帝慨慕秦皇漢武之功，召廷臣謂曰：「蠢爾林邑，大國爲讎，昏迷不恭，是用猖獗。以我堂堂全越，地廣兵强，豈不能犁闍槃之亶庭，掃蓬峨之蟻穴，以雪紹慶之恥乎？」羣臣知帝將鳴劒於扶南，皆以薄伐爲請，惟御史中贊黎錫廷争之曰：「當今始平内難，勢如積瘠未痊，主不可以私怒而興師，將不可以要功而妄戰。量彼彈丸一小寇，何必勞聖駕遠征乎！」帝聞言，默默不悦，退朝猶有伐國之色。姬心知拒諫輕敵，是兵家之所忌，遂作表文，使傅母進上，曰：

竊聞：玁狁之憑陵孔熾，從古已然；匈奴之桀驁不臣，近來愈甚。蓋爲寇固蠻夷之常態，而用兵非王者之本心。蕞爾占城，僻居海島。戎馬昔年蟖珥水，本知我國有疵；戰鼙當日動邊塵，祇謂民心初足。故敢逞蠅羣之舞草，自不知螳臂之當車。然聖人當垢納汙藏，無可與犬羊而較勢。且治道貴本先末後，願且休貔虎以息民。理灼明柔可制剛，言繹采德惟届遠。舞干羽于盧陛，七旬何患不來苗；藏琴瑟於夏宫，朞月自應能服扈。允也策稱爲上，伏惟宸斷自衷。

表上，帝不報，下詔大閲，臘月發兵，姬見言不聽〔一〕，揆我量敵，憂國思君，形於顔色，嘆曰：「義則君

臣，恩則夫婦。既不能忠諫以致太平之治，又不能柔辭以止無名之師，誠虛生於天地間矣！」自此粉黛無心，寢食皆廢。堅請扈從，帝許之。

至日，發兵二十萬，旌旗蔽日，舸艦滿江，三軍順流而進，直抵奇華地界。父老聞王師至，皆玄黃簞食，擁岸奏曰：「前面廟神，極顯靈驗。凡客往來，有謁，自然水順風輕，否則隻櫓寸帆，俱沉碎於水雲鄉矣。」帝慰而遣之，遂宿三軍於白賓洲畔。時正殘冬天氣，雨雪初晴〔二〕，月色微茫，風聲蕭颯。遊魚吸寒梅之影，歸鳥棲古樹之陰。姬捲起繡簾，憑舟獨坐，酌蘭陵美酒，焚博山好香，將江天景致，目下收盡。夜將半，仰觀天象，見一道黑氣，從東方來，侵入北極四星甚急。姬驚指之曰：「此星乃我曹妃嬪之分也。甚處妖氛，敢來干犯，爾謂我無包老之劒乎？」因掩窗就寢，展轉不安。俄聞前後戰船，鼉鼓已敲四矣，偶起後天一課，得「復」之「頤」，私自判曰：「卦中用黨多而體黨少，外氣旺而內氣衰，兼爻辭云：『迷復，凶。有眚災。用行師終有大敗。』意者此行其有繻葛之恥乎？」翌日，欲面奏筮占，別圖勝算。第以軍務叢冗，行色匆忙，竟未得其隙。日照蓬窗，軍達海口。忽然旋風一陣，捲入御舟，躐躐旌旗，都向乾方飄去。姬曰：「異哉！風也！其聲則蓬勃而不定，其色則寒慘而無光，毋乃姦邪風乎？」帝曰：「何謂也？」姬曰：「妾自幼讀書，頗知風角。夫水窮於辰位，木極於未鄉。水性智，智極而爲姦。木性仁，仁窮而旁行。今時在未，而風從辰來，只恐有刑害淫賊之事矣。願急整六軍以待之。」言未竟，果然颶風大作，鰌浪亂翻。帝命急停戰船，以避一時風勢。三更末，見一人鬚牙獠亂，面貌猙獰，頭戴絳幘流星，身穿細鱗大錦，曲行而闊步，俛首而傾身，擺擺搖搖，徑向帝前參禮。帝詰之曰：「子何人也？深夜至此，必有高談。」其人曰：「某乃南滇都督也。江湖遠宦，蘋藻乏人，聞王女謁甚盛，偶爾相逢，故鱇

扇狂波，聊代華堂麗句耳。誠肯以紫雲見惠，敢忘結草相酬？苟私耳目之娱，予亦不能相捨矣。」帝頷之，猛然驚醒。急召妃嬪，語以夢中之事。諸姬默然失色，但相視而已。中有姬汪汪含淚，咽咽吞聲，病態如帶雨之梨花〔三〕，愁容似籠煙之芍藥，跪請上前曰：「靈應之祠，曾稽衆論。風波之險，足應前徵。苟非夙世冤愆，定是今生業障。妾誠不敢汨繁花之欲海，惜蒲柳之殘容，以了此目前債也。」帝蹙然曰：「吉凶有命，禍福在天。靈若黔贏，豈能自管？夫以滅明一壯士，獨能斬奪璧之鮫；敬之一文人，尚能殺淫人之蜃。況朕乃萬乘之主，詎可失其主張，信此蠱惑，以累及夫人乎？」姬再懇曰：「妾雖一介女流，曾通經訓，豈不知魑魅魍魎之不爲患乎？争奈事既到頭，勢非得已。倘若遲延不決，少待片時，只恐變起非常，更慘於楚澤之膠舟矣。且軍旅之際，以將士爲重，以恩愛爲輕。古之殺妾擲兒，亦窮中之一計耳。」帝聞言，倍加悽慘，終不忍釋。時風聲捲地，浪勢滔天，龍舟幾覆者再。姬拜泣曰：「陪枕侍衾，三生有幸。舍生取義，一死何辭！既非垓帳含冤，亦豈嵬亭幽恨。但以『出師未捷身先死，長使英雄淚滿襟』，徒有遺憾耳！妾死之後，願陛下修文而偃武，節用而愛人。法帝王仁義之行，建國家長久之計。則冥冥之中，亦可以慰賤妾之幽魂矣。」言罷，望水一跳。風狂浪捲，尚聞一聲：「多謝君王，從今永訣，不能復侍左右矣。」帝及嬪妃愴惶失措，舉皆號慟。俄而雲收風静，海不揚波，急命水軍撈尋，已不見玉人踪迹，只得作一道招魂文以奠之曰：

吁嗟魂兮，玉質瓊姿。能格君心兮，楚國樊姬；善執婦道兮，盧汭湘妃。思君不忘兮，身别香閨；爲君而喪兮，魂沉水濟。滄海茫茫兮，他生何時？玉容杳杳兮，再合難期。想其慎淑兮，心轉依依；睹其文翰兮，淚洒霏霏。其所致兮，實天之爲；其所然兮，是朕之非。嗚呼痛哉兮！

魂今何之？ 如在天兮，天有比翼飛； 如在地兮，地有連理枝。 魂獨孤子兮，魂何所歸？ 魂如有歸兮，與朕追隨。 魂如有靈兮，保朕邊陲。 哀哉魂兮，歆此玄卮。

奠畢，文武三軍，皆欷歔泣下。 提軍而往，深入倚忙洞口，墜婆摩詭計，王師遂陷焉。

其後黃塵污衣，狐狸當道，陰剥陽復，否極泰來，天眷我朝，已判一天新世界矣。 傳至聖宗出治，洪德年間，林邑復起邊亭之釁。 帝聞之，謂左右曰：「葛伯仇餉，亳邑徂征； 密人不恭，岐周整旅。 今占城昏主，侮慢自賢，肆淫亂而麀聚其天倫〔四〕，逞苛暴而魴頳其民庶。 苟不大興吊伐，將何以救此一方乎？」遂刻日發兵。 帝親率舟師，陸續而進。 時春光明媚，天氣暄和。 錦帆迎楊柳之風，龍舟駕桃花之浪； 夾岸黃鶯調畫角，横江鷗鷺聽征笳。 帝縱目遠眺，慨然有吞吐宇宙、包括乾坤之志矣，遂朗吟一律云：

虎旅親提出珥河，滿天春色護征舸。 朱旗拂盡長空翳，粉棹揮澄萬頃波。
村邑雉罹多我徯，闍槃魚息敢誰何？ 鸞弓高挂扶桑外，直把遐陬作一家。

不浹月間，早已到奇華彼處矣。 驟然晦冥風雨，振動波濤，帝下令諸軍依次而住。 遥望隔岸，木陰蔽地，妖氣連天，移船近之，乃一古廟也。 只見檀香馥馥，芳草茸茸； 狐兔出没於蔓叢，烏雀鬧喧於蘆葦； 江邊古樹，挂行客之紙錢； 祠畔西厢，架鄉人之畫艇。 帝詢問鄉道，備知細末，乃指廟宣聲曰：「聞爾所行，久多醜行。 今朕經過，猶自猖狂。 雖幽顯不通，然刑法在吾掌握，豈不見木妖鼓怪之事乎？ 當敏改舊過，克蓋前愆。 如或不悛，則一片遺灰，踏爲平地矣。」言畢，潮聲越急，兔見烏歸，時聞漁子狂歌於小港柳陰間。 帝盤桓不寐，静坐觀書。 將近雞鳴，假憩龍案。 見一少年女子，從水中出來，拜且泣

曰：「妾是陳朝官女，睿廟宫人，不逢妬婦之濱，非遇漸臺之水。只因命途多舛，時運不齊，以致隻影惸惸，飄落於妖蛟之手耳。一自委身水國，泯迹腥氈，愧爲僕婦之心，反累楚囚之苦。含愁自海，度日如年，恨不能化精衛之魂，徒有《離騷》之賦耳。何幸適逢聖上，冒耻登聞，但願垂入井之仁心，展翻江之妙手。倘得重瞻天日〔五〕，永脱沉淪，此陛下再造之洪福也。」帝憫然曰：「夫人冤同柳氏，義勝曹娥，千載聞之，亦莫不傷心而切齒矣。第以陰陽勢隔，水陸路懸，雖有劍樹刀山，未審計將安出？」對曰：「易事爾！陛下信義充溢，可及豚魚；彼之罪惡貫盈，海波難洗。此南溟之外，有廣利王，乃彼之統攝，陛下誠能投以咫尺之書，責以防閒之咎，彼自不容不加刑矣。因出明珠徑寸，曰：「此珠唤名徹海，照見幽明。今日獻之，聊代太真牛渚犀也。」言訖不見。帝伸手拾之而覺，則籌鯨已催曉矣。遽命侍臣阮仲懿修書一封，射於海外，懸明珠以照之。果見朱樓寶殿，金城湯池，龍子龍孫，金鞍轎馬，往來城下者，繹絡不絶〔六〕。適有鯨校尉巡校而回，拾得御書，封緘甚密，忙走入奏聞。時廣利王正在靈德殿前視事，乃命閤臣龍尚書拆讀〔七〕。其辭曰：

嘗聞福其善而禍其淫，天道若鼓桴之捷；賞者善而罰者惡，王政如金石之堅。上下同符，古今一理。肆予小子，承祖宗基緒之正傳；伐彼占城，乃天地神人之共忿。百萬之舟師大發，三千之水路開行。黄鉞揮而魚介驚沉，物亦知束約；白旄指而風雲變色，誰不畏簡書。胡乃王鷙害之臣，敢阻朕鷹揚之衆。輿妖作幻，曾脅冤陳帝之宫人；索賂求財，又擾害兆民之性命。諒彼之强梁甚矣，何王之尸位仍然？倘明以燭姦，豈敢混珍之魚目。如勇於斷事，盍嚴懲惡之象刑。謹下蠟書，翘俟回復。

廣利王聽完，龍顏變色曰：「此處地方，何人掌管？」鰲御史班中躍出，奏曰：「此乃海口蛟都督也，以枝葉之親，受方面之寄。專事遊俠，自任剛强，頗有帷薄不修、簠簋不飾之行。廣利王大怒，曰：「寡人否德，委任匪人。汝等具臣，肆爲阿黨。卒使侮弄條貫，貽笑塵寰。始信同惡四凶，連株五狗，誠可畏也。宜速寘諸鼎鑊，以徇貪饕。」傍有鯤丞相欠身奏曰：「此員穢德，水陸彰聞。苟私以刑法治之，未快傍人耳目。莫若修書回答，遣將捕擒，與衆棄之，以明我之憲網不疏也。」廣利王然之，乃命鰐總兵、鼈從事，帶甲冑數千，前去剿捕。復遣鯉翰林修詞、龍閣臣潤色，黿督郵充爲江使，賫上沙頭。帝命學士梁世榮拾之，乃是蛟絹尺素。帝展開一看，只見上面寫着：

蓋聞陽春有脚，未必先寒谷之中；震耀無私，豈能照覆盆之下。蓋天地猶多所憾，而造化亦有不齊。某猥以駑才，慚非龍德；兢惕謹淵臨冰履，啓沃求作雨之真賢。玄默存高拱深居，輔翼賴非彪之良佐。漸被擬同於四海，澤仁思普於羣生。自知無黨無偏，王道之周流蕩蕩；詎意似忠似佞，權姦之壅蔽滔滔。致令遐壤之分符，尚縱强臣之跋扈。已矣！四聰不達，信輿薪細甚於秋毫；嗟乎！重門未開，覺堂上遠同於千里。知過幸承寄鯉，塱讒彌切命龍。雖兩間之幽顯各殊，若可私於醜類；然三尺之公平具在，尚容致於深刑。潦草濤箋，仰祈青照。

帝看罷，遍示羣臣，皆注目以侍。只見鰐總兵前去，衆鱗甲後隨，如雷如霆，蹈入蛟神深宅。鼈從事厲聲宣旨曰：

蛟某以瑣尾之庸才，當雄藩之重任，不思介直，惟逞龜淫。便非水而自趍，色不波而易溺。本加以肉魚之重律，用正百刑；姑念其汗馬之微勞，且寬八議。竄諸陸地，任自逃生。欽此！

蛟神聽罷，目光如電，鬚竪如戟，曰〔八〕：「忍壞汝萬里長城！」遂入後堂，半嚮方出。衆皆以軍法催之，蛟神遂奮身一躍，泝水而上〔九〕。正是蛟龍失勢，與蚯蚓同。三軍齊力驅之，須臾低尾而逝矣。霎時間，波濤帖碧，峽屼撑青，前日明珠，不知從何處去。但見玻瓈晻映，浮出香骸，艷麗宛然，不改生時玉色。帝命以皇后之禮遷葬之，權制草祠，親行蒻奠。御製一律，題於壁左曰：

本是熙陵宫裏人，臨危爲國獨忘身。妖風一陣桃花浪，春夢三更杜若濱。

寒水無端埋楚婦，香魂何處吊湘君？吁嗟百萬熊羆旅，不及書生一檄文。

題畢整軍前往。所到之處，恰如秋風之摧枯，泰山之厭卵，獲其酋長，全師而返。日正黄昏，復經故處，因駐宿于祠下。是夕，月明星稀，水天一色，帝想起當時之事，喟然嘆曰：「國家將興，必有禎祥；國家將亡，必有妖孽。禎祥妖孽，實關於君德之賢否矣。」徘徊者久之。已而銀燭斜明，銅龍半咽，復見夫人淡妝素服，前致禮曰：「深蒙聖德，超出羈魂，余則羽化翰生，已瀟灑於白雲矣。上帝憐念忠耿，敕降塵寰，得專司一方禍福。妾常歷披仙藉，陛下是霄殿仙童，他日相逢，容銜環面謝，以報此山高海闊之洪恩也。但壁間玉律，最後一聯，則於君臣夫婦之間，妾心有所未安也。」帝點頭曰：「夫人念不忘君，真是女中文岳，當爲夫人改之。」挽筆欲寫而醒，乃華胥一夢〔一〇〕。明日即塗改曰：「綱常萬古應無愧；祠下雎鳩戲水文。」

回京後，帝遂命大起嚴祠，給加皂隸，敕封「制勝」二字。至今香火不絶，大有靈應云。

（《廣採皇華集》）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姬見言不聽」,「聽」原作「咱」,爲越南俗體,今改回正字,下同不注。

〔二〕「雨雪初晴」,「晴」原作「睛」,據Vhv. 1487本改。

〔三〕「病態如帶雨之梨花」,「梨」原作「犁」,據文意改。

〔四〕「肆淫亂而麀聚其天倫」,「麀」原作「塵」,據Vhv. 1487本改。

〔五〕「倘得重瞻天日」,「瞻」原作「占」,據Vhv. 1487本改。

〔六〕「繹絡不絶」,「絡」原本作「路」,據Vhv. 1487本改。

〔七〕「乃命閣臣龍尚書拆讀」,「拆」原作「折」,據文意改。

〔八〕「鬚竪如戟」,「竪」原作「笠」,「戟」原作「戰」,據Vhv. 1487本改。

〔九〕「泝水而上」,「泝」原作「沂」,據文意改。

〔一〇〕「乃華胥一夢」,「華」原作「花」,爲越南避諱字,今改回正字。



雲葛神女傳

安泰雲葛，天本之名鄉也。其地平，其水秀。木樹疏而茂，風俗質而厚〔一〕。內有黎太公，果於行善，旦夕焚香，以事上帝。雖事冗雜，未嘗以缺，至於周旋一心，尤所樂願。年登不惑，甫育一子。逮天祐間，太婆懷妊逾期，遽攖一疾，淹淹獨卧，惟愛香嗜花而已。家人疑其花妖月祟，延師設醮，殆無虛日。然病轉劇，茫然不應。

後中秋夜，月色如晝。門外一人，葛巾緼袍，以拜章之術求進。莊客不納，其人拂衣笑曰：「我自有伏龍降虎之奇，出幽入明之妙，聞爾邁於種德，特從相助，何乃當面錯過也〔二〕？」太公聞之，遽拜請延入，探其袖，則法全無，但玉斧一柄而已。道人披髮登壇，密念通天咒語，將斧向地一擲，太公應手而倒〔三〕。果見數員力士，引公前去，路上一層高一層。天色朦朧，有同淡月。忽至一所，金城屹立。玉門大開，力士換衣與公，歷九重門而入。竚立廡下，偷見紅雲一朵，捧著冕旒王者，兩班披霞衣著六殊，持笏執版者以百數。初奏鈞、韶之音，繼舞《霓裳》之曲。琉璃盤內，供王母之蟠桃；瑪瑙壺中，獻老君之

丹藥。閻羅貢寶樹，洞庭進驪珠。玩好珍奇，非人間之所有者。俄見一位紅衣娘子，捧玉杯上壽，失手缺其一角。左班中閃出一員，手披玉簿，約書數十字，良久雷霆振聲曰：「爾薄文明之地耶？」繼後使者兩員，侍女數輩，擁這紅衣從南門而出。前引一金字牌，上是「敕降」字，中有兩「南」字，下乃缺字，其餘望遥，字澀不能悉辨。太公問力士曰：「此何爲者也？」力士曰：「此乃第二仙主瓊娘，此行必被謫矣〔四〕。」廡中一人出來，叱曰：「何等職司，在此嘈雜？」力士曰：「我等是五雷神兵候旨。」因曳公返。公漸漸覺醒，則太婆神舒體快，已生一位女子矣。是夕，異香滿室，祥光照窗，喧喜間道人忽然不見。舉家靈其術，感其德，稱嘆不已。公想出神之見，必仙人降生，因以降仙名焉。

及長，膚白凝脂，髮光可鑑，眉彎新月，目湛秋波。古云：「比花花解語，比玉玉生香。」亦足以形容其美也。嘗静居一室，學字觀書。尤善簫彈，精音律。竊湘妃之妙技，占弄玉之高才。凡閒居無事之時，每見春花明媚，鶯燕争啼，夏景清涼，榴荷澍艷，秋夜姮娥開寶鏡，冬天玉女撒銀花，則對景生情，拈弄筆墨。嘗作《四序詞》各一闋，被于管彈以自娱。

其一《春詞》：

春光似畫，暖氣微，愛日遲。桃花含笑柳舒眉，蝶亂飛。叢裏黄鶯睍睆，梁頭紫燕喃呢，浩蕩春閨不自持，掇新詞。右《春光調》

其二《夏詞》：

乾坤增鬱燠〔五〕，草裏青蛙鬧。枝頭寒蟬噪，聲聲杜宇惱。啞啞黄鸝咾，類相告。春主今歸兮，如何好。這般景色，添起一番撩撩。幸祝融君鼓一曲南薰操，親送荷香到。前番傷心，隨風盡掃。

右調《隔浦蓮》

其三《秋詞》:

水面浮藍山削玉,金風剪剪敲寒竹。蘆花萬里白依依,樹色霜凝紅染緑。

瑩撤蟾宫娥獨宿,瑶階獨步秋懷促。不如徑來籬下菊,花香閒坐,撫瓠彈一曲。右調《步步蟾》

其四《冬詞》:

玄冥播令滿關山,鴻已南還,鴈已南還。朔風凜冽雪漫漫,遍倚欄杆,倦倚欄杆。

擁爐尚爾覺青顏,坐怎能安,卧怎能安。起觀姑射落塵間,花不知寒,人不知寒。右調《一剪梅》

一日,太公偶過庭前,聞彈聲嚮亮,調曲清新,傾耳聽之。不以爲喜,反以爲憂,遂與志友陳公拜爲義父。陳公爲陳朝遠派,以母鄉寓籍于此。太公因構樓於陳之花園,移女居焉。不意隔壁有一官家,晚年無子,步月花街,得一嬰兒於碧桃樹下,因收養之,唤名桃郎,至是已日成矣。見女言行有法,姿質不凡,遂有附喬之願。二公亦喜其同鄉,欣然許諾,六禮既成,女歸於夫家,事公姑以孝,處良人以順,頗有《關雎》之風。

明年,遽得熊羆吉夢。後年,復有門楣佳慶。光陰迅速,斗柄已三東指矣。時三月初三日,女忽無病而殂,青年纔二十有一。三家不勝哀慘,從厚而葬。女自身歸帝鄉之後,以塵緣未滿,不能忘情,侍靈霄則愁攢春眉,會瑶池則淚彈玉臉。羣仙見而憐之,訴於上帝。帝封爲柳杏公主,仍許下塵。

仙主奉命歸鄉,則已二祥矣。時老婆正苦思兒,徑來主舊房,見其晚風捲簾,斜陽入户,牙彈蛛織,玉官蠹生。壁上詩歌,盡被烏龍捲字;桌前器皿〔六〕,惟餘老鼠欺人。老婆睹物思人,慟挹於地。仙主

遽入，抱母曰：「孩兒在此，母親不必傷悲。」老婆睁目曰：「吾兒何處得來，母乃不死乎？」仙主搖首但流淚而已。太公、陳公及其兄一來，驚喜交集。仙主拜泣曰：「孩兒失孝，累及雙親，非不願著采衣而戲舞庭前，獻由米而承歡膝下；争奈玄機莫測，天數難逃，願三大人割夷甫之深情，收卜商之哀淚，庶少減孩兒之罪耳。」復顧其兄，囑以奉親之事，便欲辭去。陳公泣止之曰：「自從吾兒棄世，我等心喪魂消，今既來之，則安之，何乃言别，若是其急乎？」仙主曰：「兒是第二仙宫，有事被謫。今辭塵劫，復侍帝庭。但以念切劬勞，暫來候問。雖三魂具在，然九魄已非，更不能常住人間矣。爺娘曾有陰功，已得入仙簿籍，異日必當完聚。保無虞也。」言訖不見。

且説桃生自斷弦之後，挈子隨父赴京。僻處孤齋，舉業皆廢。行住坐卧，無一而非懷愁惹恨也。一夕初秋時節，景色凄凉。雨滴空階，偏入愁人之耳；風敲蕉葉，易驚旅客之魂。生抱子而坐，偶吟《感懷》二絶云：

其一

塵劫嗟予浪此生，前緣暗想不勝情。當年司馬求凰曲，變作離鸞别鶴聲。

其二

孤愁客邸不成眠，況是凄風苦雨天。天若有情應念我，莫教風雨過窗前。

吟完，子已熟睡。生叫乳母抱子安眠，復盤膝而坐，愈覺無聊。卒然冷氣倏來，寒燈半明半滅。俄聞柴扉外，叩聲甚急。生啓而視之，乃仙主也。生挽衣泣曰：「卑人多福，得配瑶姿，産子育兒，家庭有慶。豈意半生契闊，中道仳離。返鳳侶於雲中，折鸞羣於雪夜。孤衾隻影，落莫何堪？惟願相從，以慰寸心

塵渴也。」仙主以袖掩面曰：「良人差矣。鍾情之極，從古有之。但不可徒牽紅粉之私，自墜青雲之志。況上有嚴慈老耄，下有稚子無知，將使誰靠乎？」生曰：「某非短見，不愛殘生，但以抱任子之悲，挂中生之恨，恐不自保耳。」仙主曰：「妾是天宫仙女，君亦帝所星曹，配匹良緣，莫非前定。然恩情中止，歡愛未酬。移數十年，當得續與娘之緣，滿麗貞之願，不必傷心也。」遂夫婦就寢，枕上惟勉生以修齊之學，道生以忠孝之方。五更左測，仙主披衣而起，語生曰：「故鄉迢遞，舊室凄凉，妾之爺娘，懸望於君厚矣。君當時常訪問，代妾清温，不可忘舊日半子之情也。」言罷，騰空而去。自此雲遊不定，或假體美姝，品玉簫於月下，或化形老嫗，倚竹杖於道傍，凡人以言辭戲慢者，多被其殃；以財幣禳求者，復蒙其佑。所得金錢緞帛，皆載歸以爲家庭之奉。如此者數載，仙主生養父母相繼而没，次年生亦尋卒。其兄撫育諸子，至於成人。

仙主心下無挂，始周遊天下，歷覽名勝，遂以山家爲仙家矣。嘗至諒山地方，見高山路畔，隱約一座浮屠，十分有致。但見千歲松梢，上衝碧漢；數叢蘭若，半倚青岑。庭前野鶴含花，案下巖猴供菓，殘碑苔掩，不知功德之年；古佛塵生，罕見求緣之客。仙主參禪，玩景一回，遂於三松樹下，横几而坐，撫《彈歌》曰：

孤雲來往兮山岧嶢，幽鳥出入兮林夭喬。花開滿岸兮香飄飄，松鳴萬壑兮聲簫簫。

四顧無人兮敻塵囂，撫彈長嘯兮獨逍遥。吁嗟兮，山林之樂兮何減靈霄。

歌竟，忽聞路外有人唱曰：「三木森庭，坐著好兮女子」；仙主舉目看時，見一人儒巾闊服，騎一匹駿馬，從者數十，前有旄節一柄，乃應聲曰：「重山出路，走來使者吏人。」其人下馬曰：「娘子何方人物，

有此美才？」仙主遥指山中曰：「此處人也。」其人復唱曰：「山人憑一几，莫非仙女臨凡。」仙主復應曰：「文子帶長巾，必是學生侍帳。」其人聽罷，忙深深作揖，擡頭已無人矣。遍尋寺中，不見踪迹。只見木横倒當道，細認之，有「卯口公主」四字。木傍立一硃標云：「冰馬已走。」從者請其故，公曰：「卯口公主加於木者，柳杏公主也。記冰馬已走者，是待我馮姓起動也。」衆人聞其言，各吐舌稱異。公遂召山莊父老，留行銀以爲重整祇園之費，題詩壹絶句於左廊而去。其詩曰：

叢林寂莫弗人家，忽聽有人山外歌。歌罷遶雲人不見，滿前山色碧嵯峨。

此後，仙主浪行踪於駕霧乘雲，肆逸興於吟風弄月，凡四方名山大川、城省寺刹，無不留題紀勝。後復起繁花之想，返駕東京，常往來長安間，如槐街、報天、横亭、東津，無日不至，常人莫之測焉。

時馮侍講還自北使，充入鄉曹，吏事紛拏，簿書叢脞終日，甚覺不耐，因想起四牡所經之處，泛洞庭、登黄鶴、飲岳陽、題赤壁，前日何等瀟洒，如今何等煩冗。岑樓子云：「蓑笠西湖榮佩印，桑麻翳野勝封侯〔七〕。」不如且向忙中覓一閒遊也。因帶詩囊，携酒壺，招二個少年朋友，一是吴舉人，一是李秀才，直望西湖散步。

此日正值初夏，天色晴明，三人轉過一帶上林，復歷許多孤亭水榭，時聞熏風車陣，將荷香萬斛，撲鼻而來，舉目間已抵西湖岸矣。李喜謂馮曰：「老臺學富五車，才高七步，今逢此良辰好景，能不勃然詩興乎？」馮即吟曰：

各利奔波一片塵，西湖寸步忽閒身。蓬萊方丈皆虚幻，始信仙凡總是人。

吴繼吟曰：

瑩然方寸俗塵無，包括乾坤一畫圖。霽月光風隨洒落，月中何處不西湖。

李亦吟曰：

花迎客店柳迎船，縱目西湖盡醉眠。醒起詩談驚四座，此身應是謫神仙。

馮公聽罷，欣然曰：「吳兄清奇，李兄放逸，二公氣象，大概不同。要之，各極其至，真仙才也。」吳、李曰：「老臺沈鬱，自是大家風範。晚輩效顰，徒取賣水江頭之笑，何敢當仙才過譽乎！雖然廣素云賒，桂枝甚近，姮娥未必不見愛也。」三人相顧大笑，復沿著湖堤而進，縱目遊觀。忽見槐陰深處，露出一座酒樓，屈曲花欄，盡是湘江斑竹。樓前朱匾，寫著「西湖風月」四個大字，門旁草書紅紙兩對聯云：「壺中閒日月，城下小乾坤。」門内紗簾晻映，有一少年紅衣美人，托窗而立，李生前向打恭曰：「此處樓臺，是何所在？某等足隨興使，誤入蓬瀛，欲借貴莊(八)，暫作蘭庭勝會，未審仙家肯容塵俗否？」美人曰：「此名柳娘新店也，諸公既是詩酒韻士，一座何妨。」因命捲起紗窗，三人整衣而入，對坐於南窗下，飲酒閒玩。果然樓中景物，幽雅不凡。簷前鸚鵡聲聲，戲金鬟之女使，瓶内蓮花朵朵，和寶鼎之香煙。幾行粉壁盡新詩，數幅錦屏皆古畫。李生引目觀看不已，俄見東壁有一絶云：

店方門内照明月，時正人旁立土圭。客有三星鉤月帶，惠然一木兩人堤。

顧馮曰：「公識此意乎？」馮佯爲沉吟不曉之狀，李遂將四句語折成十二字云：

店方閒，時正佳。客有心，惠然來。

折罷，乘著酒興，向屏内大聲曰：「主人既有惠來之願，今高朋滿坐，豈無一物見惠乎？」言未畢，已見侍女捧一幅花箋曰：「主人風味酸寒，無以爲贈，敬將菲題奉上，聊爲侑酒之需。儻諸公不吝一揮，亦

遭逢中一佳話也。」李生忙接看之，乃《西湖觀魚》排律，連聲應曰：「敢不從命，敢不從命！」馮接語曰：「既承雅意，當即連吟，但巴下里人，曲卑調鄙，願得陽春一唱，以引之何如？」侍女反步，取出一起云：「西湖別占一壺天。」李卒然吟曰：「縱目乾坤盡豁然。古樹遶莊青寞寞」，馮曰：「金牛闊水緑涓涓。生涯何處數間屋」，吳曰：「活計誰家一隻船。隔竹疏籬聞犬吠」，李曰：「烹茶敗辟透厨煙。輕輕桂棹手中蕩」，馮曰：「短短簑衣身上穿。彷佛洞庭遊范蠡」，吳曰：「依稀碧漢泛張騫。千尋浩蕩諳深淺」，李曰：「四顧微茫迭後先。欸乃往來紅蓼畔」，馮曰：「嘔啞出入白蘆邊。沙中狎戲亡機鷺，」吳曰：「雲外閒看率性鳶。幾曲滄歌聞水國」，李曰：「一雙白眼傲塵喧。交頭對話依荷蓋」，馮曰：「伸手相招戲莢錢。笠放蓮間藏菜嫩」，吳曰：「籃沉梢底養魚鮮。或將淡酒花叢酌」，李曰：「時枕長篙柳影眠。醉後笭箵拋水面」，馮曰：「浴餘袨衵曝風前。安華牧子新朋結〔七〕」，吳曰：「上苑樵夫舊約堅。抱膝徐吾觀蚌勢」，李曰：「探頷笑彼没龍淵。網疏每避勢途險」，馮曰：「鈎直羞將利餌懸。寒渚夏來猶愛日」，吳曰：「長安冬盡未知年。三公肯把煙霞換」，李曰：「半點寧容俗慮牽。渭水任符文伯卜」，馮曰：「桃源好訪武陵緣。聞鐘乍覺心爲佛」，馮吟尚未絶聲，樓中應聲曰：「得月應知我是仙。」三人齊聲曰：「好結！好結！」正稱賞間，忽見樓外一個漁人，赤脚焦頭，弊襦短葛，手提竹笠，内有三尾大魚，望斜陽行且歌曰：「我舟中壺酉兮，爾店中星罶兮，誰知占卜道兮。」馮静聽，莫解其意。李生曰：「莫非此人，有挾君平之術否？」馮心下未定，不意樓中轉出青衣侍女，携酒一壺來遞與漁人。漁人受之，不交一言，懸魚于樓外而去。侍女接入樓内，不半嚮間，已排下季膺鮮鱠矣〔九〕。三人正適嘉餚旨酒之興，早見紅衣美人娉娉婷婷而出，向西壁間倚於坐下，徐啓朱唇曰：「文人辱臨菰室，几席生光，

野味薄殺，權表嘉魚厚意爾。」吴生曰：「曩者漁人歌曲，甚爾蹺蹊，不知其中意義，可得聞乎？」美人曰：「這此狂歌，有何難解？言『壺酉』者，增彼壺中乾酒也。言『星罶』者，謂我罶中無魚也。至占卜之言，無非寓易意爾。」三人聞言嘆曰：「娘子無乃天上人乎？何其靈心慧性，高出尋常乃爾也。」美人曰：「諸公胸藏錦繡，口噴珠璣，足可驚動鬼神矣。頃因構得一對，復請教大方。」三人聽之，乃是：「三魚鱻鱠，樓前會众款三人。」

馮公看完，正倚窗索興，遥見湖上湧出一輪明月，因應曰：「兩个竹筵，湖上延朋看兩月。」李生見馮先對，技癢才情，復向美人朗誦曰：「一月色澄明，輿此只堪成一對。」仙主見他狂放，莞爾答曰：「三千塵夐隔，望之想已幸三生。」説罷，向三人打一萬福，轉身屏後去了。三人乘著月色，收拾而回。

數月重訪舊遊，至則湖水茫茫，樓臺不在。但聞晚蟬一部，噪於槐樹上而已。三人依槐陰席草而坐，忽見樹間有兩行篆字云：

雲作衣裳風作車，朝遊兜率暮煙霞。世人欲識吾名姓，壹大山人玉夐花。

李生曰：「玩此詩意，氣格不凡。我等前日之遊，必與天仙相遇，真可幸也。」馮公連連點頭，因將昔年奉使山中所見之事，説與二生。吴生喟然曰〔一〇〕：「老臺前日詩句，以神仙爲虚幻之事。今番此遇，始信羅什、僧孺之事，果非虚傳也。」各怏怏而去。

再説仙主既離西湖，復駕乂安朔鄉焉。朔鄉之東，有一帶桃林。碧山襟其南，清溪帶其北，絶有仁智之趣。更遇仲春，樹樹桃花，發得精神可愛。仙主遂於樹陰，拂一塊白石閑坐。左顧右盼，見溪中落花依水，水緑花紅，蕩漾相映，不減桃源勝景，所欠者漁郎問津耳。因步至溪邊，撲花而戲，不覺烏落烏

啼，已將晚矣。忽見山脚一少年書生，神凝體秀，玉潤冰清，袖藏墳典之書，胸滿經綸之學，直投西村而往。仙主暗喜，遥謂生曰：「妾因踏青看花，遠來迷路，君家何處？借宿一宵，願勿執魯男子之所偏，惟效和聖人之自信，則妾不勝頂戴也。」這少年疑是懷春遊女，佯爲不聞，趨而去之。原來此生乃仙主前日之配偶也，只因亡於愁鬱，復托生於此。年纔弱冠，志邁常人。有倚馬之才，有擲菓之貌。不幸椿萱雙謝，棠棣孤開，家室未諧，貧寒撤骨。此日肄業席散而歸，恰與仙主相遇。但生嚴於女戒，不省生前，故確然見拒耳。他日復出，見當道桃樹一幅華箋，有詩一律曰：

艷質天然不假栽，芳心貞守幾年來。豈容塵俗等閒見，直待春君次弟開。
素女相知長我照，風姨傳信爲誰媒？早知流水無情戀，莫遣飛紅逐客杯。
昨見瑶池殿外栽，如何仙種落塵來？滿前凡草閒無語，獨傍幽蘭空自開。
玄管風光應取笑，朱門狂浪敢通媒？相逢林下增惆悵，欲醉羅浮一酒杯。

看畢，復起憐才之念，慨然嘆曰：「筆力停匀，詩辭香艷，不意世間有如此才女！雖易安復生，淑真再世，亦未知其優劣也。」遂於詩左，復賡一律曰：

題罷，身如夢境，心似懸旌，欲往林裏相尋，又恐失於造次，只得坐在樹下，傍徨顧望。直至天色傍晚，方勉强言歸。時春雨淋漓，一連數日，生愈增帳恨，因綴成一詞，以寫幽懷云：

才何佳，情何好，一片才情撩客惱。客惱幾時消，相尋不怕遥。風忽起，兩忽至，深嗟咫尺成千里。雨伯風姨太薄情，春愁寥寂户常扃。幾回夢遶桃源裏，欲把千金買一晴。右調《風雨恨》

次日，和風飛柳絮，暖氣拂遊絲，果開得一天曙色。生行且想曰：「我之前詩，必爲風雨所敗，不知曾得

美人一賞鑒否？」比至，則桃花依舊，墨迹宛新，惟玉人不知何處耳。復將前詩讀過一遍，對詩怏悒，若難爲情，再題一首云：

萬種相思愼日栽，尋芳忍負此番來。數行錦字人如在，一陣春風花正開。
垂顧重蒙君有意，牽期惜恨我無媒。吁嗟奇遇成烏有，愁海茫茫敢渡杯。

題完，遥聞林中有聲曰：「君子復至此乎？」生見是仙主，喜出望外，向前施禮曰：「前蒙青眼，深感盛心，自念荒疏，不堪仰附。詎意諄諄不棄，辱練鍾情，雖曹子之遇江妃，鄭生之逢溪女，亦足以仿佛其萬一也。是以不慚形穢，妄自續貂，抱春閟以空回，悵芳塵之末挹，自念寒儒福薄，貧士緣慳。今日幸得重逢，不知何修至此也。」仙主於石上請生就坐，曰：「妾縣傍之官家女也。怙恃雙亡，門庭冷落。欲效十年之待字，深虞多露之見欺。昨者泯迹繁花，移居林内，見君翩翩吉士，洒洒真儒，故動起標梅之思〔一二〕，自冒投桃之恥。倘君子不嫌聲迹，許結絲蘿，安知不是三生香火姻緣也？」生大喜，曰：「多謝垂憐，容求作伐。」仙主笑曰：「丈夫行事，何必若是其執也？夫文君識貨，而談者皆羡其行權；紅拂愛才，而後世不疵其越禮。妾之與君，上無父母之可告，下無親戚之可懷，知已相逢，一言爲禮，奚求蹇修爲哉？」復吟曰：

千樹桃花後度栽，劉郎何幸又重來？百年緣債還收拾，萬斛幽愁盡擺開。
誰謂赤繩徒浪語，應知紅葉是户媒。藁砧自古多前定，莫怨天庭墮玉杯。

生曰：「『天庭玉杯』是何説話？」仙主曰：「後日便知，不必問也。」生遂續吟曰：

藍壁何緣敢種栽，喜逢佳偶自天來。昔年秋夜銀橋隔，今日春闈玉鎖開〔一三〕。

昌世已符飛鳳卜，語冰不假令狐媒。寒儒遥報將何以，願把新詩當謝杯。

詩成，二人緩步而歸。至家望月訂盟，朝天拜謝，遂成琴瑟之樂。起居出入，相敬如賓。生自此在春閨之時多，遊雪門之日少。一夕，仙主夜織未罷，見生帶月而歸，因設坐庭前，焚香對飲。生四顧良久，帶酒言曰：「秋色澄明，月輪瑩徹，二十八宿分明，子兮子兮，如此良夜何？」仙主見生放蕩，常欲勉正，因生之言，遂以二十八宿疊成一律曰：

「女」顔誰「謂」遠書「房」，「畢」把「危」「心」定主「張」。鄰「軫」「室」「虚」分「壁」焰，月「低」「昴」「角」借「樓」光。「柳」文「星」炳須「參」究，「箕」傳「牛」毛要「井」詳。「觜」吐「奎」翰争「鬼」「斗」，禹門「翼」「尾」趨陽「亢」。

生見詩，知有諷已勤學之意，即倒和曰：

吞「牛」掘「井」志方「亢」，「箕」授「參」傳已「畢」詳。「斗」「室」「壁」題鶯「鬼」膽，「危」「樓」「奎」咏動「星」光。「角」才誰「謂」「低」唐「柳」，「翼」卯多「心」「尾」漢「張」。素「女」清「虚」應「軫」我，桂枝月「觜」送文「房」。

仙主得詩，謂生曰：「夫所謂儒者，窮經致用，學古入官，始雖文翰而進身，終則經綸而濟世。若徒争奇鬥艷以爲才，尋章摘句以爲能，而欲竊儒之名，不亦遠乎？」生再三致謝，曰：「小生少負微才，失於狂放，今承金誨，銘刻在心，不敢更蹈前非矣。」仙主聞生之言，歡慰不勝。夫妻再閒談往事，直至月落斗斜，方纔就寢。歲餘生得一子，穎悟非常。生喜其萬事已足，學業日增。明年，一舉連捷，官居翰苑，衙静吏稀，終日與仙主唱酬，曲盡人間之樂。

一夕殘冬，寒威相逼。二人擁爐倚火，仙主潸然下淚。生驚問其故，仙主顰眉曰：「妾非凡間之女，乃上界之仙。只因誤墮玉杯，暫遭謫譴，與君作合，誠匪偶然。曾諧宿世之芥針，再執此生之箕箒。今謫期已滿，復命霄庭，念君子之枕席誰供，憐妾兒之幼沖何恃？悲歡常事，離合由天。雖淚洒紅冰，愁生白髮，亦何益乎？」生愕然失色曰：「仙凡懸隔，幸得聯姻，夫婦綱常，豈堪渺忽！今甫契尋芳之約，忍寒同穴之盟？桂落中天，花殘上苑，何其締合易而分散不難也？」仙主曰：「事君有年，豈不相諒！妾非貪紫微之樂，而忘荆布之恩；非重蓬閬之遊，而輕糟糠之誼。但恨歸期已促，難可少留，亦事出無奈耳！」生聞言悽愴可掬，淚眼交流。三更末，仙主迎兒與生前拜爲別，執生之手，似有不忍相捨之狀。俄而鸞車玉佩之聲，漸逼門外，復勸解數語而去。生急欲挽之，只見香風頻來，祥雲四合，已失所在矣。生昏悶移時，自是公務荒疏，形容銷瘦。但有月照疏簾，風吹寒帳，遊燕雙飛巢舊壘，征鴻獨叫渡蕭關，則强起憑欄，寄情紙筆，哀怨之辭，不能盡見，惟留數行，一篇云：

書齋盡日掩柴扉，獨掩柴扉暗淚垂。垂淚十行斑似竹，哀腸百結亂如絲。
寒儒自古多憂患，落魄嗟予更可悲。徒壁龍鍾何所倚，出門潦到誰相知。
誰知一見蒙相愛，萍水藍橋如有待。反側何須夢好逑，團圓想已酬緣債。
慇懃林下對花談，嚇囑庭前朝月拜。願爲年年並葉連，願爲劫劫同心帶。
同心並蔕矢無他，一旦分離將奈何？炊臼徘徊鸞客夢，鼓盆慷慨吐莊歌。
雲收雨散巫山瘦，橋斷烏飛銀漢斜。愛海無端成悵海，恩波何事起愁波。
愁波悵海應難涸，恩愛已隨霜葉薄。錦帳香銷重慘悽，柱臺影去長寥寞。

水流南澗藻空生，風動西垣花自落。安得琴弦再續鸞，焉得華表重來鶴？
離鸞別鶴何悽涼，永念伊人枉斷腸。桃水自深情自淺，柳條偏短恨偏長。
長卿渴病應難瘳，奉倩癡心祇自傷。昔日庭前祈禱處，而今惟有月茫茫。
茫茫月色如前度，月色不知人思苦。早識仙人易別離，當初莫入天台路。
天台路隔幾千重，前度劉郎那得通？何日再伸平日約，今生已負死生同。
齊眉行義高山仰，結髮恩情逝水東。海誓山盟無覓處，可憐好事轉頭空。
轉頭不覺光陰换，緑暗紅稀春又晚。燕子傷心舞不成，鶯兒惜景歌如怨。
誰家梅笛弄黄昏，何處玉簫吹夜半。況複深秋滯雨時，隔岸寒砧聲續斷。
寒砧隔岸搗深秋，不搗秋深搗客愁。獨坐殘燈常作伴，失眠長漏久爲仇。
半氊冷淡紅塵鎖，孤枕悽涼白雪浮。已矣佳人難再得，北堂惟有樹忘憂。

此後，生纏身病骨，懶於宦情。嘗自嘆曰：「凡人之求仕者，或爲國則以輔世長民爲志，或爲家則以仰事俯育爲圖，今我既乏經濟之才，又無親眷之累，豈能爲一身哺啜，久縻於名利之場乎？」遂上乞骸一本，謝事歸鄉，築居桃林舊處，終身不娶，教子成名，惟托興煙霞，放情詩酒而已。

卻說仙主對天帝曰：「五紀之期，已完公案。三生之想，獨絆私心。惟願陟降無常，遨遊自在，庶得覓塵寰舊遊也。」帝許之。仙主乃帶桂、柿二娘，直指清華庯葛地方，騰空而下。這地方山嶺秀麗，花草清幽，玉井鍾靈，湧出陰陽之水；雲衢有蕩，通來南北之人。仙主每於此處，大顯福善禍淫手段，方民震懼，相率祠而奉之。

景治年間，朝廷聞知，遽命羽林衛士，方外法人，大爲勦除之舉。此時象馬喧鬨，鼓鐘振動。有張弓，有發炮，聲似雷霆。或擲印，或飛符，勢如風雨。霎時間，山川變色，鳥獸驚惶，竟將一座靈祠，成灰燼矣。誰知王威誠大，仙法更神。數月之後，疫染一方，殃遺六畜，比前日十分猖獗。鄉民愈不能堪，結壇致禱。忽然衆人叢裏躍出一人，跳坐三層壇上，厲聲曰：「我乃上天仙女，顯聖凡間，汝能請命朝廷，重新我廟，我當除災降福，轉禍爲祥，否則使汝一方，終無噍類矣！」鄉人如神降所言，詣闕叩訴。朝廷靈異其事，即命重創廟宇於庯葛山中，敕封禡黃公主。方民祈禳者，輒報應如響。後來王師平寇，大有默護之功，加贈「制勝和妙大王」，榮列祀典。至今家家畫像，處處構祠，以介景福云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風俗質而厚」，「厚」原作「龎」，據Vhv. 1487本改。

〔二〕「當面錯過」，「錯」原作「措」，據Vhv. 1487本改。

〔三〕「太公應手而倒」，「倒」本作「到」，據Vhv. 1487本改。

〔四〕「此行必被謫矣」，「謫」原作「滴」，據Vhv. 1487本改。

〔五〕「乾坤增鬱燠」，「增」下原有一「著」字，據Vhv. 1487本删。

〔六〕「桌前器皿」，「桌」原作「卓」，據Vhv. 1487本改。

〔七〕「桑麻翳野勝封侯」，「侯」原作「候」，據Vhv. 1487本改。

〔八〕「欲借貴莊」，「莊」原作「床」，據文意改。Vhv. 1487 本作「粧」。

〔九〕「已排下季膾鮮鱠」，「季」原作「李」，據文意改。

〔一〇〕「吴生喟然曰」，「喟」原作「謂」，據文意改。

〔一一〕「故動起標梅之思」，「梅」原作「枚」，據文意改。

〔一二〕「今日春闈玉鎖開」，「闈」原作「圍」，據文意改。

安邑烈女録

文江段紅霞女子著
家兄雪庵淡如甫批評

皇朝永盛年間，有一少年進士，丁其姓，完其名，自號默齋，乃乂安安邑人也。公幼失怙恃，終鮮兄弟。幾冠而議桃夭，争奈蛇虺屢徵，熊羆欠夢，復納守相家女阮氏亞室焉。這阮氏姿容閒雅，舉止端莊，精針綫，長翰墨，技藝之多，一時獨步。暨于歸，果能以正處已，以禮事夫。公愛而敬之，每遇退食之暇，輒與夫人閑論忠臣烈女，聯吟白雪陽春。酬唱之間，備見於《關雅和鳴集》，不暇贅引記。

一日，公春睡宴起，夫人吟《脱簪》一律以正之。其詞曰：

日出端非月出光，良人獨自倚仙牀。周公未遇關心切，湘水何方去路長。

燕逸倘忘今職業，雞鳴忍聽古詩章。阿誰添滴銅龍水，免使三晨悔管郎。

公覽詩嘆曰：「措詞柔婉，寓意深長，古稱姜后、徐妃，當避出一頭地矣。」遽召夫人，改容致謝。自此握髮吐哺，旰食宵衣，在官僚者，咸以勤幹稱。

至乙未年，朝廷選使臣，結好鄰國，羣臣以公應命焉。公謝旨回院，謂夫人曰：「我生黎朝，受黎朝

官爵，食黎朝廪禄，東西南北，惟上所使。倘能不辱君命，亦不負我初來志也。獨憐汝羸羸弱質，寂寂孤房，守貞心於雪枕霜衾，寄幽悵於春花秋月，想此時節，何能爲情？此我之以眷眷於汝而不忍釋懷也。」夫人聞言，良久掩淚曰：「原隰勤勞，桑蓬氣概，此大丈夫本事，妾非惟不短，亦不敢言也。至如黛殘粉倦，緑慘紅愁，妾之此身亦何足算。所慮者以金玉之姿，冒嚴凝之地，登山涉水，沐雨櫛風，旅次蕭條，行塵勞頓，此時天各一方，寧能使妾鐵石其肝腸乎！」言罷，淚如雨下。公再三安慰，竟憂心惙惙，染成一病。公亦爲之慘然，第以王事在身，每懷靡及，終付之無可奈何。至期，百官撤祖，全家送至吕瑥驛仍駐，夫人持曲水杯，贈詩一首云：

一餞長亭萬里心，青春易擲隔分陰。皇華賦就楊鞭去，折柳詩成掩淚吟。
北國觀光酬志大，南天陟嶺擁愁深。如何覓得迷丹藥，一醒悠然聽好音。

公見其惋戚，復賡原韻，以慰之云：

仳離世事勿關心，月有清光亦有陰。怯病牽情須强食，含情觸景莫悲吟。
謾言士德糟糠薄，重感君恩滄海深。此去粗酬身事了，三秋琴瑟整同音。

詩成，公解羅衣贈之。明日，整頓登程，舉家含淚拜别。公欣然上馬，若不以閨闈介意，輕裘肥馬，其去如雲，後擁前呼，其從如水。家人佇立以送，皆曰：「壯哉！此行也。」獨夫人翻然如醉，侍女扶之上轎，至家幾不起。夫人姐妹及公之親屬，都來慰解，方始勉强加餐，偷閒消遣。但所不能堪者，年光迅邁，時令换新，每遇雨打杏花，烟含橘柚，是斷腸時也。或聽草蟲晚噪，春鳥晨啼，是消魂候也。觸景而漣漣楚雨，芳艶爲之暗消；傷心而落落秦雲，豐度爲之頓改。對月則長吁短嘆，臨風則愁唱悲吟。凡

所作詩章，無慮三十餘首，姑述詩一律，歌一闋，行一篇，略見志爾。

《感懷詩》曰：

僕痡難復陟高崗，獨處幽房斷盡腸。嗟我孤衿惟對月，憐他隻雁自鳴霜。漫題錦字情誰訴，特把羅衣意倍傷。四牡如今何處住，洞庭秋色接山光。

《北風歌》曰：

北風何凄凄，君子于役兮，不知其期；我心之憂兮，惄如調飢。昔君之行色兮，車馬騑騑；今君之家鄉兮，風景依依。昔我之送君兮，飲餞吟詩；今我之思君兮，遵墳伐枚。春日思君兮，感桃柳之芳菲；夏日思君兮，傷燕子之喃呢。睹秋月而思君兮，念姮娥之孤栖；見冬梅而思君兮，矜姑射之低迷。無物不思兮，由硈蘽之暌離；何日不憂兮，如絺綌之凄其。嗚呼！何日覯止兮，我心則夷。

《征車行》曰：

征車何日大刀頭，不敢凝妝上翠樓。楊柳垂絲牽舊恨，黄鶯抛抒織新愁。新愁舊恨憑誰訴，惟有夢魂得相遇。别後尋思不是真，冷侵綃帳何良苦。起來風雨入欄杆，想起幽州五月寒。五月猶然寒剪剪，三冬無那雪漫漫。幾曲胡笳心故國，數聲羌笛客間關。間關天碧黄沙滿，多少征人鐵作肝。冉冉征人車不歇，孤愁萬里行人絶。我憂惟有明月知，我心堪與丁香結。可憐姮娥夜夜心，可憐昌黎團團月。團團明月伴客程，不見桃園無恨情。

情中尚憶離璁驛，别復猶驚唱鳳城。既出鳳城嘽駱馬，更思舊室耀宵行。
别來一日三秋想，真是三秋百感生。百感攻心何日盡，征人聿至舒吾恨。
舒吾恨者征人還，非是喜得封侯印。

且説公自過關之後，與同幹官遇水泛桃花之浪，登程垂楊柳之鞭。所歷城省郡縣，寶刹名山，無不留咏。時或分韻，而知郊、島之飢寒；時或品題，而辨賀、白之仙鬼。歌詩詞曲，見於《皇華詩集》者〔一〕，多至百餘篇。凡駰駱所經之處，一切翰宛名公，山林詞客，索詩求文者，往來不絶。見公文翰沉鬱，彷佛少陵；豐采清奇，頡頏衛玠。空谷之思，至形於篇什。有曰：「他時海國揚帆去，重睹豐姿有幾年？」又曰：「握手面談獨恨少，懷君君亦且懷吾。」如此之類，不能盡記。一日，公至杭州，見山伯、英臺二家，心有感焉，漫然題曰：

手拂新苔認舊碑，吁嗟大義世間希。雪門受業堅交契，花下締盟約唱隨。
任歷風波心不轉，若開名教死奚辭。香魂一對今何在？時見雙雙燕子飛。

將近燕京，時值冬令告至，朔風凛凛，瑞雪飄飄。寒色怯霸橋之驢，冷氣擁藍關之馬。公氣質孱薄，兼以夙行晚歇，車驟馬馳，觸此栗冽之天，不覺風花抱恙，門子隨人亦相繼奄忽。公大加傷感，病勢增劇，柬道官欲求少歇，奈彼慮牽使命，催促行程。行至荒林，但見紅日沉西，碧煙四合，欲急尋驛館，已無及矣。公露過一宿，不勝苦楚。至京，病轉沉重。時臘月晦日，公謂一隨人曰：「我夢上帝召我草一大筆，病必不起。我生於科甲，死於使命。生死俱無恨，但不能終王事爲歉耳。」是夕，公卒於燕京之公館。同幹官與司賓官衿斂成禮。北朝康熙皇帝，諭祭以少牢之禮。事畢，靈車南返。朝廷憐其終於國事，加

贈刑曹左侍郎。

聞訃音日，夫人迷而醒者數次。欲尋自盡，親屬防之加密，没奈何，始戚服禮葬，撰一道祭文以挽之曰：

嗚呼夫子，邦之桀兮，人間瑞氣，天上麟兒。謹行慎言兮，德音不爽。薰香摛艷兮文字出奇。早擢危科，仕途歷踐。欽將成命，周道倭遲。獨行曠野兮，不日不月。孤身異域兮，載渴載飢。仗蘇旄而北指，望魏闕以南思。抑齋忠貞兮今何讓，毅齋勳績兮古可追。奈之何！昊天不吊，哲人其萎。忍使埋玉樹於地中，我腸披裂；折鴛鴦於雪夜，我心傷悲。噫嘻！噫嘻！故鄉迢遞，詩魂飄飛，此我之不能忘情乎！而昔君之往矣兮贈我衣，今君之來斯兮不我知。昔君之與我兮，旦夕不離；今君之與我兮，會合無期。吁嗟乎！百年長夜，天實爲之。尤可痛恨者，伏侍無人，舉目悠悠燕客；湯藥誰主，滿前咻咻吴姬。萬里長途兮車檻檻，單衿孤館兮雪霏霏。致淹淹而不起，奄忽忽乎無歸。安得斷絃再續，落月重輝，使我平生之約兮不違。已矣乎！水流莫返，花落難移。蕉葉雨和兮，夢殘三峽；長天雲瑣兮，望斷九疑。絳帳凄涼兮無琴瑟，洞房寂滅兮有伊威。紫極杳茫，君今何往？青松黯淡，若將疇依。想君之生前正直，死後有知，何不叩我以半面，接我以一辭。倘若陰陽路隔，難稱我私，請攘微命，庶得相隨。寸心無盡，君其鑑之！

祭畢，家人見辭頗不諱，特來勸解曰：「夫人平昔素以聰慧稱，而今何苦執迷乃耳！蓋夫婦雖云大道，而陰陽實係殊途。故雖甘墜樓之節，未必相從，深懷成石之思，祇爲無益爾。況使君志酬裹革，職盡匪躬，夫人奚必瘦柳殘梅，沉珠碎玉，恐非使君平昔之意也。」夫人墜淚曰：「未死人非敢沽斷臂剔目

之美名，市投井磨簪之高節。但以春歸花謝，心死形存，不復知有人間矣！」家人見言不解，無刻敢離。

一日，夫人燃燈而坐。時正深秋，金風大起，琤琤鐵馬，唧唧壁蛩，寒砧搗梁婦之心，明月照玉生之淚，感心觸目，無處不牽愁也。夫人倍加悽慘，伏几而哭，迷然沉困。見一人方巾博帶，自遠漸近。夫人忙欲迴避，熟視之，乃公也。夫人喜迎而泣曰：「自隔蕭闕，動淹四載，悲哀血淚，別枕幾浮。零落夢魂，無處不尋君也，而君乃戛然莫我肯顧。若謂人間天上，兩地相懸，何舜妃有相見之期，而祝女有來迎之日，想君於妾，殊覺薄情。」公蹙然曰：「我自身歸帝鄉，日視筆硯，天曹事冗，不遑相訪。繾綣之心，豈昔是而今非乎？」夫人請公就席，披豁積懷，公撫慰之曰：「旦暮死生，古今常理。悲歡聚散，世事循環。韋玉蕭有再合之緣，楊太真有他生之約。汝不必絃悲別鶴，鏡泣孤鸞，聚首之期，目前可卜矣。」言罷，一陣清風，竟失公所在。夫人慟哭而覺，使侍女觀天。但見霧色朦朧，月光暗淡，已將曙矣。夫人自此更切遺世之想，然未得其便。至練祭，家人事忙，夫人於房中裂所贈衣自縊。及覺，已無氣矣。舉家哀感，備禮合葬。事聞朝廷，特命創立祠宇，旌表其門，門額寫「貞烈夫人祠」五個金字，惠給祭田，四時享祭。鄉人祈禱者，稔有靈應。

數年後，有一姓何者，季秋赴省，停鞭於旁村之酒店。時金風薦爽，晚菊吐香，生動了山水豪興，因喚一小童，携酒散步，領略秋光。不覺行過數里，將抵祠外，見樹木不甚陰森，景致十分幽爽，朱門晻映，金字輝煌。生心知爲烈女祠，蹇裳直入，竟向祠廡間碑前坐下。且酌且讀，酌乾一壺酒，讀盡幾行文，方備知原脚，雄逞詩才，遂援筆題一律于壁云：

少年有幸仕逢時，滿腹文章可致君。玉紵銜來馳北駱，羅衣遺下質南身。

雪侵使驛迷金節，春鎖香閨墜翠巾。平昔勳名何處見，忠魂落得配佳人。

題罷，乘酒回寓。月色玄暮矣，和衣就寢。寒風倏來，見一緑衣女使前致辭云：「奉夫人鈞旨，辱請先生。」生茫笑曰：「他鄉旅次，素昧平生，不知卿家夫人唤我做甚？」女使曰：「先生休怪，隨我便知。」言竟導之而往。俄至所，珠樓碧户，畫棟飛甍。生惶遽鞠躬而入，歷三四重門，見琉璃殿，内鋪著七寶床，床上端坐一位夫人，頭戴金鳳釵，身披錦龍襖。生瞢知來歷，拱立殿外，但俯首而已。遥聞殿上一聲：「賜坐！早見前緑衣使引生，殿左右設錦墩一襲。生整衣就坐，初供清茶琥珀盃，繼獻芙蕾琿璪匣。生啓而啜之，忽聞夫人宣聲言曰：「先生壁前詩句，豐韻不凡。頷頸數聯，鋪叙略當。至尾一聯乃曰：『平昔勳名何處見，忠魂落得配佳人。』得無以少年孟浪而唐突前輩乎？夫使君以科甲之身，應皇華之選，始之生也才幹，終之死也忠義，始終一節，生死俱榮。然其故國鹿隍，他鄉蟻夢者，緣是使君於北地有個香火前程，爾豈以我之死，而伴享爲耀乎？請爲先生談之[二]：夫君子之道，端乎夫婦，而國家之御，刑于寡妻。故三百之有《關雎》，二典之美釐降，良有以也。蓋以心先正則人始可化，身既修則家後可齊。是以盧汭陟方，而湘竹淚痕留芳萬古；徐州奄没，而燕樓清節佳話千秋。凡此未有不自身修家齊致者，尚論君子，何嘗以内嬖取笑哉！若其溺情一笑，而畫京兆之眉；受敬四畏，而落龍丘之杖，則嗃嗃嘻嘻，閨園自已無法，將欲以貞節望人，其奚能乎？想使君之在平昔時，治己之方，以禮以敬；待人之道，有惠有恩。故凡聞使君之訃音者，莫不停西路之行，墮峴山之淚，奚獨一妾乃爾哉！方其尊駕在北也，使君之旅識者有奠之曰：『人孰不生？生於科目，其生也榮；人孰不死，死於國事，其死猶生。』夫以異域之士，而猶爲使君一太息如此，况國人乎！及其靈輭還南也，使君之契友者，有挽之

曰〔三〕：『吁嗟！吁嗟！天意如何，想尊公之致是。將風土然耶？抑氣數然耶？』夫以同悳之人，尚爲使君一斷腸若是，矧家人乎？是則我之爲使君者，非獨重其恩情也，實感其忠義也。妾之心迹，先生其明之！」何生聞言，猛然有覺，忙欠身致謝曰：「小生山水閒遊，詩酒遣興，醉後信筆，冒瀆尊靈，負過深重矣。尚願復賡原韻，以雪妄言之咎，可乎？」夫人曰：「諾。」生遂換取袖中四寶題曰：「北路馳驅遠北時，思家一度九思君。」題完二句，忽聞殿外黃衣女子禀曰：「上帝有旨宣召娘娘，法駕在外矣。」夫人急趨下殿，回顧生曰：「先生目下發達，須自慎言，口裏春秋，從今再不可妄矣。重和佳章，容來日領教。」生恭身離席，連聲唯唯。已而祥雲靄靄，瑞氣騰騰，夫人向門外去。生急尾之，則店雞已頻唱矣。翻身覺醒，乃羅浮一夢。遂起身梳洗，復至祠所，續夢中未完之詩云：

駃蹄半蹶皇華路，狐首仍纏外闕身。墜玉端非傷衽席，贈衣原是憶綦巾。千秋忠義雙魂在，愧殺當時薄幸人。

總評

誰謂婦人難化？嘆世間秉德薄倖何多？默齋若匪善齊家，夫人怠旨捐生者。半生契闊，命之奈何？一雙忠義，名垂不磨，悠悠萬古長香火。

右調《皂羅袍》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見於《皇華詩集》者」，「華」原作「花」，爲越南避諱字，今改回正字。

〔二〕「請爲先生談之」，「先生」原作「先先」，據 Vhv. 1487 本改。

〔三〕「有挽之日」，「挽」原作「晚」，據文意改。



碧溝奇遇記

昇龍城西南碧溝坊，昇龍城乃我皇朝所都之地，此地有濃山一頂，頂上作敬天樓。昔有乘龍自此升天，故曰昇龍城。其碧溝坊今屬城都奉天府廣德縣。有金龜一堆，在國子監之右。旁有一池，形如鳳翼，人呼爲鳳池，今號爲秀淵湖。山水縈周，草木疏茂，曠歲彌年，未有人烟之迹。洪德年間，黎聖宗年號。有一書生，姓陳名淵，字尤班，家世朴茂，素好詩禮。其父爲令，頗有陰德。晚始生淵，天資秀異，神性聰明。周歲喜書，六歲曉詩律，父母重愛，以爲奇童。既十歲，受業於梁先生，始於堆間討茅結廬，爲僻居讀書之所。年十五，嚴慈雙逝，家計單寒，取給於人。然手不釋卷，思以學成父志。尤長詩歌，下筆成篇，文不加點。常有詩云：

男兒胆氣更文章，要使才猷動帝王。書劍功名驚地軸，茅苴事業破天荒。

手提玉簡三千里，坐擁金錢十二行。身到汾陽無礙處，百花叢裏醉壺觴。

時生年少任俠，日常携友散步，訪古尋幽，題花咏月。園亭寺觀，觸景便吟；短什長篇〔一〕，不能盡述。姑叙其所題金龜堆詩一律云：

一脊茅篙宛水山，渾敦鑿後幾千年〔二〕。鳳池浮上文章甲，碧水撑回道學瀾。
堯世剩留遊沼迹，洛濱如在負書間。青雲此是將來路，安向尋常七十鑽。

咏珥河詩云：

汪汪四滙接西涯，派入龍編玉抱回。晴月冰天明翼軫，微風波影動樓臺。
利名帆棹千年會，朝貢舟航萬里來。好向鯨沉戈洗日，滿船絲竹載霞杯。

咏西湖詩云：

間出瀘蘇玉鏡浮，盈眸風景似杭州。南城連帶重波帖，秋水長天一色鋪。
狐迹寥無間水鶩，虎妖因斷宛金牛。平章分付騷人筆，寫出皇都第一洲。

凡經過品題，鮮能和者，人呼以爲詩將。但神仙一事，素所不信。嘗斥之以詩云：

流水浮雲兩渺茫，不知何處是仙鄉。虛傳蓬島乾坤别，浪説桃源日月長。
楚館薄祠還幻夢，天台洛浦總荒唐。當年秦漢成何事，孤冢寒陵只夕陽。

甲辰年，玉壺寺尼姓吴者設無遮大會，時天下太平，又值賞春佳節，京城田野，觀者四出。生亦儒冠士服，逐伴作少年遊。直抵會間，間緑穿紅，經過一遍，停足於緑陰之樹。忽見飄下一紅葉，背有朱書細楷數行，生拾而觀之，乃一詩也。但雲篆依稀，不能盡曉，只於首尾念得四句云：

柳緑桃紅三月天，青鸞飛下梵花邊。藍橋路外人如蟻，誰識神仙在眼前？

生看了驚異嘆曰：「我素名詩將，逢敵便戰。這詩制自何人，鳴怪在我前？恨不得與他半面，辨了一辨。」仍發願曰：「如來有靈，還當主張這事，把的紅葉，倒作媒人可也。」方想願間，俄聞香風馥郁，

迎鼻而來。生擡頭一顧，見一簇紅衣五六人，從寺中出，逍遥於鞦韆樹下。韶顔穉齒，皆國色。中有一人，年可十七八，眉分柳葉，臉映桃花，顔色俱佳，服裝絶整。生纔顧盼，則玉骨冰肌，真個傾國傾城之貌。自是色動神摇，一點芳情，都在美人身上。女見生有顧戀之意，亦以秋波頻送，若相憐之狀。生暗喜，趨前揖曰：「去打鞦韆，偶因失驟，誤觸芳顔，幸勿以衝撞見罪。」女斂容答曰：「祇園廣大，豈以一誤罪人？」生見其怡色雅詞，即應口曰：「祇園廣大，願開方便之門。」女見生語意頗傲，徐啓朱唇曰：「覺海慈悲，不渡癡迷之鬼。」生曰：「無遮好會，更多人我輸王。」女曰：「自在法身，豈作風花教主。」生曰：「菩提樹，不知何處下栽？」女曰：「般若花，只在有緣上去。」女微笑曰：「灼灼曇花，豈意更遭蝴蝶鬧。」生曰：「深深釋苑，定知今許鳳凰棲。」兩個對話，不覺斜日含山，遊人各散。女亦輕移蓮步，帶意含羞，背寺而出。生尾之，至廣文亭，行且吟曰：「月下精神何處現？」女顧續曰：「眼前色相本來空。」言訖不見。生素重風情，又有膽氣，亦不甚訝。但曰：「妖耶？鬼耶？豈其夢耶？」因於是夜點燈獨坐，竟夕不寐。爰製《憶秦娥》詞一闋與《懷春十咏》，以寄幽思云：

巧樣妝，這嬌娘，現是觀音幻道場。若教鐵石挂肚牽腸，書房好伴清光，人間萬願總尋常。何時與會？明月西廂。

其壹

楊柳隨風到上方，天間吹下粉脂王。疏疏山掃青眉淡，擾擾雲收翠鬢長。
顔貌也應登紫閣，風流只合配才郎。何當寂寞書窗夕，留伴清光四寶房。

其二

書齋歸去憶花神，百媚千嬌記未真。袖拂絳紗籠雪腕，步移苔砌露湘裙。
可嗤癡月癡花客，更遇傾城傾國人。没個紅娘吹信律，西厢何處再逢春？

其三

花顔怪見幻毛嬙，巧爲青年送斷腸。無故乍逢還乍别，教人如醉又如狂。
尋芳路阻三春樹，傷遇胸填百感漿。夜静更殘人獨立，月移花影過東墻。

其四

黄昏何處銜金蓮？ 方丈空餘柳鎖煙。玉佩瑶簪人去矣，鏡花冰月思茫然。
戀深癡想紛如縷，愁重剛腸軟似綿。月下歸來誰與語，孤燈挑盡未成眠。

其五

人生難遇者嬋娟，安得黄金换夙緣？ 浄境無端空墮玉，塵心自信未能禪。
癡魂此夜牽襟畔，好愛何時並枕邊。風伯若知吟思苦，穿花吹到美人前。

其六

留春無奈去匆匆，回看遭逢一夢中。怨景有懷傷懶蝶，芳心無使托征鴻。
良霄寂寞孤燈月，秋夜凄涼半枕風。默默幾回詩想罷，參橫猶自倚吟窗。

其七

誰知月下遇傾城，贏得慵癡别後情。浮世縱能諧夙願，此緣誓不負今生。
别時誨未詢鄉曲，去處疑猶嚮佩瓊。月落閑愁霄不寐，暮朝況復杜鵑聲。

其八

人間便有這妖嬈，月下花前影亦嬌。見面從今成惱漢，遣懷無趣度良霄。
可憐五夜愁縈枕，不覺三分瘦到腰。何日姮娥偏愛我，登天一路指星橋。

其九

東風何事故參差？ 吹起雲來又放歸。不管鶯忙煙底樹，空留鵲怨月中枝。
惜春意欲無人會，題葉吟成只自知。何日天門方便啓，此生緣分付紅絲。

其十

風流邂逅古來多，底事如何又坎坷？ 帶悶書懷容易懶，催愁春滿等閑過。
塵心慢把相思燕，豪氣空成别恨魔。 最是關懷難遣處，臨時一轉樣秋波。

自是行思坐想，廢寢忘飧，意懶神疲，力難運肢體矣。 月餘不就學舍，其友何郎來省。 生具以實告，何推席曰：「此必是仙人也！ 十五年前，聖宗淳皇帝出遊，御輦過玉壺寺，見一美姝於鐘樓吟云：『於低俛景俛柴，雖㤹道侼渚虧㕹[三]。』帝愛其才思，邀與賭詩。 美人請帝先做，帝索題目，美人即以前所吟命題，御製云：

𠹾事塵緣窖嚜哄，雖唖道侼渚虧㕹。 梼鯨氽刻散念俗，魂𧋆𠰉更客事茙。
淤惨閉尋蓬蒙泮，瀧恩𢬣丈易㵢瀉。 芇芇極樂羅兜些，極樂羅低尨熷进[四]。

美人看了，於仍領聯上句批云：『欠景意。』爰將『梼鯨氽刻』四字，改爲『遷椿迻偒[五]』。 又改『𠰉更』字爲『憮仙』字[六]，『惨』字爲『苦』字，『瀧』字爲『源』字。 上大嘉稱賞，屈致禁中，因與同輦，回至殿門，騰空而去，始知其爲仙也。 帝乃於殿門之外，起樓以望之。 今殿前大興門望仙樓是也。 原兄平日詆斥仙事，概謂荒唐，安知向賭詩者，不復來此爲開一障耶？」生沉吟曰：「葉上之詩，必此人也，然猶似疑。」何曰：「仙可遇而難求，瓊林杏苑，人世蓬萊，以兄仙才，必在第一峰矣。 且書中有女，不減雲漢之飛瓊，奈何爲無益之愁，徒以渺茫反笑我爲荒唐也。」生聞言强起就學，然悶悶盈顏，一片神魂，未嘗不在女側。聞白馬祠最靈，親詣密禱，且卜之，得第四吉讖，「借風行舟」之兆。 贊云：

勞心勞力欲成功，只待花開一陣風。多謝東君輕出力，望春别有一枝紅。

是夜，因求夢於祠所。三更末，見一老人，彩衣道冠，手執金簡，立於庭中，呼曰：「餓色郎！餓色郎！明日於東津畫肆，俟我爲汝送佳期也。」生寤而覺，晨往求之，了無所見，暗道：「東津古來無畫肆，來此何爲？知龍肚必戲我耳！」惆悵欲歸。傾見老叟，手持傳神一幅，匆匆而來，問之，則美人圖也。仔細接看，百般丰采，一肖所遇之人。生忻然懇買得之，袖歸文房，挂於璧間坐側。每於月夕風晨，不勝遐想，仍藉此以消愁，因題詩其上云：

月花骨骼玉精神，金屋朱樓異世身。臉懶曉妝仍始雪，鬢羞梳整自拋雲。
不輕一步移閨閫，肯爲千金易笑頻。何日秋波將意轉，眼前風送有情人。

自是愁思稍寬，精神留戀。每飯則置箸二雙，祝然後食，日以爲常。居月餘，時值初秋，涼風乍動，新雨初晴，黯然傷神，遂口占一律云：

金風吹落井邊梧，殘暑闢河入素秋。怯老山容呈瘦削，疏歡柳色減嬌柔。
天邊寒信來鴻鴈，星渚佳期近女牛。借問此時砧杵夜，誰憐書館淚颼颼？

因顧圖中美人謂曰：「某少歲孤貧，一寒至此，書窗勤苦，内未主饋，下乏使令。自一遇至今，情懷萬狀；縱娘子不念情人則已，如情人之念娘子，何藥何醫？胡爲冷眼至此，枉令人空抱煩惱也。」言訖，畫中美女粉臉隱紅，似有含羞之狀。生雖甚訝，然心内喜以爲曠世奇逢，乃吟四律云：

其一

不言不語忽精神，一段風情易溺人。葉底花猶含玉蕊，天間月欲放冰輪。
誰知檀樾懷雲舊，默假丹青變態新。若是有情憐寂寞，何妨一現作真身。

其二

無情誰料有情憐，乍爲悲秋便訴雲。未發真詞通笑語，先將畫軸見精神。
人雖相對如千里，意已潛投到九分。喜處若聞低説道，世間何假不成真。

其三

蕭疏天氣逼槐堦，吹動佳人不語懷。惱爲無聲含柳想，嬌從好思上桃腮。
剛嫌花事空仍色，浪倩鶯魂喜更猜。若使來時春放盡，暈紅應賞一枝梅。

其四

幾回冷淡傍書齋，今日情顔若半開。色相疑從金闕降，精神覺自玉壺來。
含羞好好無言處，默想堪癡有感懷。此去三生緣路近，分明枕畔是天台。

一日早往黌堂，餉午而歸。忽見牀上整置一盤，啓而觀之，珍膳嘉殽，無所不具。生怪曰：「門鎖

依然，豈天風偷送到此？」細觀厨房，杳無踪迹。惟壁上畫人，頭簪略差而已。時生未用早飯，遂取而嚙焉。清芬異味，齒舌俱香，嚙且吟曰：「具饘無異産，送食有天厨。」顧圖中謂美人曰：「豈哀王孫而進食耶？」因奉巵酒曰：「既然相愛，何不一共罩也？」自是每聽講回，已見午飯整置。生亦半疑半喜，不解所爲。一日，詐就饘堂，中途而返，潛匿窗外。窺見美人從畫中出，淡服清妝，不施朱粉，挽却烏雲，往東厨討個頓飯。生乘不意，即推門突入，連忙呼曰：「娘子多荷辱臨，今日得拜謝矣！」女低聲曰：「既落君家，敢不領命。」生跪下，女急扶起。生因叩其姓名，女曰：「妾乃南嶽仙妹，號霞絳嬌是也。曩因相遇，屈致塵寰，事係夙緣，今復與君再結，以完未了之債。」生曰：「得非玉壺間相與小生聯句耶？」嬌笑曰：「然。」生曰：「我爲芳卿斷腸久矣，今復在此作躲影乎？」女曰：「昔玉壺寺建大功果，妾因隨姊妹遊觀，見君不信仙教，欲以數言提醒。不料弄出口觜，逞得一段才情，別來匆匆，遺惱君子。近因白馬真君奏聞靈霄上帝，憫君未室，恐墮塵緣，每欲使妾投胎，與君作合。第妾以璇宫玉質，一旦托生人家，則元真已换，更待年紀歲月，又再參差，故願畫圖，欲完真身，與君作對，其舊姻也。今奉巾櫛，幸以此意相憐，勿使妾他日有遺恨也。」生即指天誓曰：「如有負約，月斧雷斤。」女謝曰：「聞君金石之言，願留肺腑。」生見娘態度辭氣，喜自不勝，因問之曰：「欲早成親，胡乃稽遲至此？」娘曉之曰：「彼崔鶯輕於獻玉，難酬紅杏之歡；金璞易於隨風，終把青梅之恨。蓋得之易，棄之亦易，故姑待時辰，遲以歲月，欲君知會遇之難，而使君愛惜之至矣。請君勿訝。」生曰：「蓬蒿凡骨，獲配瑶姿，千載一時，不勝歡喜。但願同衾同枕，胥陶偕老之鄉，勿勞娘子過慮。」女即招所畫花枝，變成兩個侍女。仍命整頓茶膳，相與行交拜禮。生顧視絳嬌，不能定情，欲以微辭挑動。娘曰：「君性太熱！妾既定踐閻浮，豈無

人意？但妾昨與仙侶同遊，別來未有謝辭，今請開一賀筵，便辭仙侶。」生忻然從之。至晚，安排酒菓，鋪席廷中，嬌整妝與生玩月。生忽於壁間一顧，則錦宮瑶閣，瓊室玉門，紅杏碧桃，迴異塵寰之景界；黃梅紫李，自同天上之風光。俄見仙容公主與魏絳香從雲中至，及羣仙踵後者百餘人，皆沉魚落鴈之容，閉月羞花之貌。嬌整容迎揖，生亦並立叙禮。坐定，嬌叙其邂逅之緣，仙容、絳香齊聲戲曰：「我輩身在金臺，久離欲界，豈意班中玉女，今日有夫！」絳嬌曰：「從來仙女，多嫁人間，兩貴姐已於前頭先立赤幟矣。但楮、徐二郎，今不在座。」各撫掌大笑。已而，開侈宴之筵，奏鈞天之樂〔七〕。鱗脯鳳炙，極水陸之珍；鷰舌鶯喉，盡聲歌之樂。宴罷，羣仙顧謂生曰：「今日貪緣，誠爲曠世一會，勿道神仙爲虛幻也。」生謝曰：「凡間羸質，夢不到于青都。今幸遭逢，始覺僧孺、文蕭之事，諒是天機難泄，非虛傳也。」辭話既了，羣仙各各散去。生與嬌餞送出門，回首間已失夕間所見。生與嬌携酒入房，正是一朵名花，未經曉雨；十分春色，總屬東風。誠仙府之奇逢，人間之至樂，不可以言語形容也。絳嬌謂生曰：「五百年這段姻緣，今夕殆與君訂矣。」明日，生在絳嬌坐測，眼去眉來，不啻廣寒仙子、冰月觀音，大喜，口占詩云：

素娥妝了出瑶宮，銀燭光中接玉容。經目新嬌花影弄，稱懷遍體雪肌豐。
仙源遡盡三更月，凡骨清來一夜風。從此平生心願足，不勞雲雨夢巫峰。
玉潤冰調出艷胎，虛星屈降伴書齋。謾言三島神仙遠，今日丹青畫裏來。
曠世遭逢曠世緣，此身種福係生前。從今抱看霞娘子，始信人寰有謫仙。

早膳罷，生謂嬌曰：「玉壺相遇，一日三秋。今幸天從人願，喜出望外。百歲之期，於斯爲始，寧可

忘乎？娘子艷辭藻句，吾不及也。前已見諸詩什，自從魚冰緣諧以來，可無片言以記實乎？」絳嬌辭以楮墨非婦人之事，生曰：「班姬、蔡女，古時曾已聞聲；道蘊、易安，今世宛存記迹，抑亦非歟？」生强之至再，嬌始黽勉從之，讓生先唱，而嬌始和，凡六十韻。其詩云：

昨夜若何其？春開錦繡圍。銀河横鵲渚，冰鑑照娥眉。
托得桃花日，相逢梵苑時。芳心難自抑，倒舌慢相持。
才稱潘容美，姿兼謝思奇。三生懷既别，十咏記相思。
情重神能感，時來運亦隨。千年締好會，三島降真姬。
似昔從仙侶，游凡到地擡。只緣傷色界，不覺墮心機。
塵願通瓊宇，糊窗屈玉肌。絳星辭貝闕，畫軸托紅絲。
歡會臨芳席，仙筵作好期。宓妃來洛浦，王母下瑶池。
鴈落吹簫女，虬登鼓瑟妃。鈞天調聖樂，雲液絶靈楣。
玉笋調霜藕，金盤薦寶縻。珍饈窮水陸，異器托珠璣。
量大杯傳急，喉清曲度遲。笑妍容可掬，態遠意難窺。
彩曲甘歌整，弓鞋惱容移。橋登辭既醉，珮贈囑于歸。
夜静風吹籟，天高月放暉。瑶臺吟未罷，綉缛坐相攲。
酒肆黄花酌，茶呼赤脚司。撩金香語活，戀玉渴懷癡。
席上詩將倦，花中蕊欲飛。良霄難浪度，好事豈終違。

色胆大如斗，芳情甘若粭。留燈垂繡幞，添麝熱金猊〔八〕。
快携雙玉手，歡入五花帷。無力嬌堪畫，多情動若吹。
含羞低雪貌，帶被解羅衣。七寶臺中樣，千金屋裏資。
麗容生不偶，俗眼見應希。可蝶花心窄，宜鶯柳骨蕤。
同心連翡翠，帶血吐薔薇。燕舞花枝顫，蜂銜玉串遺。
海棠風骨透，芍藥露珠節。興思推鸞簞，春狂拂翠幃。
烏雲鬆鬢髩，青汗濕胭脂。楚館低襄主，秦臺陋沈兒。
衾中難口道，枕上只心知。天假雙棲翼，人疑並理枝。
凄涼憐織女，寂寞笑瓊姨。鼉鼓休頻蹙，雞聲莫早啼。
心歡眉際露，耳囑舌聲低。吴尼真月老，白馬是明師。
願勿相違忤，長教免別離。永奉閨房托，相從紙筆嬉。
篋中猶暮雨，窗外欠朝曦。輾轉眠難就，留連樂不支。
清妝猶染體，曉態可醫飢。蘭湯更粉黛，芝朧點腰肢。
婷嫋添新甚，羞慚對昨非。肌膚從此潤，頂踵任郎私。
昔夢今真矣，心期身得之。蓮嬌看不厭，桃穉愛年衰。
償了風流債，傳奇咏此詩。辭情皆懇切，朝夕願情惟。

詩成，嬌展天絲雲錦一軸，按舞劒法，運筆一揮，龍鳳争飛，星霞交映。生奇之，以爲至寶，因挂於壁



間，無能讀者。蓋雲錦神墨，變化無迹，不欲使人知者。絳嬌自花燭之後，奉先思孝，治家甚勤，巾櫛之奉，蘋藻之供，無不稱生意者。及賓朋宴會，不待分付，隨呼即出，精美清奇，非人間所有。遠近多爲生喜，生亦愈加愛重焉。

光陰迅速，荏苒三年。不覺如好事多磨，佳期易誤。只緣生性嗜酒，日在香粉綺羅中，沉湎爲樂，常欲强嬌娘共飲，娘每以兩斧孤樹爲戒，時時苦諫，如水投石。娘乃作詩，以諷之云：

勸君須愛少年身，莫向酣盃浪度春。志士每因多飲薄，富翁曾悔買歡貧。
河東罷去緣糟臭，采石忘歸爲麴神。不信酒爲狂誤藥，醒時試看醉時人。

生亦和，以拒之云：

知他誰是百年身，酒樂須當及早春。解悶三杯能作氣，迎歡一斗便忘貧。
斷秦蛇澤方知聖，翼漢鴻門始覺神。自古醉翁愁盡釋，可憐誰是獨醒人。

是後，蕩飲愈恣，海誓山盟，都被麴魔忘了。一日，生自外來，醉得七顛八倒，娘扶入叩諫。生拂意欲去，被娘再三牽阻，怒從心起，遂以皮鞭連打，乘怒逐之。千祈萬請，亦不回顏。娘慘然叩頭謝曰：「妾以金玉之姿，感君厚情，屈奉閨房之任。三年夫婦，無失唱隨。只得一對團圓，不負月中之約。況君年少才高，青雲在邇，而日夜沉酣，不惜千金之體，樽前岐路，恐致蹉跎。區區悃誠，敢效斷機之諫；不圖苦口，累忤君心。妾不負君，君何負妾！放棄之婦，夫復何言！妾待君有年，塵緣已盡，當從此歸矣。春風支厲，幸自護持，願勿以妾爲念。」言訖，以袂揮淚，拜辭而去，顧盼間已失所在。那時生在迷境，意其躲避，必俟怒解而復歸。豈期娘已望空去了，遂剪燈就寢，然中心驚惶，寢不成寐。及醒悟時，呼問

侍女，始知過不在娘。點燈訪尋，並無踪迹，惟萬分傷感，然悔不及焉。

須臾，侍女亦去。生於是時魂如離殼，手足交墮。來視畫人，則顏色冷淡。生淚下如雨，死而復甦者數次，廢食彌月。鄰朋爲之送饘粥，生又置美人圖前泣請，月餘閉門不出。其故友何郎復來省，生喜，因留之宿。何昔與生談道仙事，迨後遭逢，生秘不泄〔九〕，故何往來遊宴，但知生佳偶，不覺其爲仙婚也。及聞生來歷始終合離之事，且見生哀戚滿容，何亦爲之流涕。因謂生曰：「白馬尊廟，既然靈應，盍再祈焉。」生乃如言，親詣廟所，撰文焚香而祝曰：

龍顏如在，叩輒祈輒應之機；蟻悃所求，仰無量無邊之惠。欲副凡情之望，須憑聖德之通。小生誤落醉鄉，易迷塵慮。月下風前邂逅，但知艷色傾城；樽前歧路酩酊，叵奈狂心被酒。致使匣中龍化，枉教鏡裏鸞分。草堂一記逍遙，嗟未遂乘鸞之願；玉樹三山遂遠，恨空疑駕鶴之愁。橋乍分銀漢之岐，水已隔蓬萊之路。今者臍非可噬，心幸見原。伏望神明，普施妙濟。轉離爲合，七夕連織女之橋；換果成因，三天配上亢之偶。並望舊絃再早續，庶重蒙牽引之鴻私。尚其覆水再收，俾在後不勝於鰲戴。謹祝！

祝畢而回，行且嘆曰：「我今念及娘子所作『醒時試看醉時人』之句，始信酒爲狂誤藥矣。今醒悟之時，事已如此，且奈何哉？」自詣詞回，越旬日間，咫尺巫峰，一信不到。每於燈前月下，對景開懷，往往形諸篇什。哀詞怨調，不可勝紀。姑叙數章，以遺識者一覽：

其一

催愁天外溶罡風，吹斷情緣一醉中。綠野未堪消俗慮，彩鸞畢竟負奇逢。
同心羅帶猶香味，細語紗厨宛玉容。桃峝蓬窗今萬里，此生何處又相從。

其二

誤把浮生落醉鄉，傷心底事奈何娘。橋斜銀漢三更斷，水隔蓬萊一路長。
豈謂程期還謫絳，也將契闊瘵顛狂。重從縱有開湯淚，不忍前筵道一場。

其三

紅霞深處盼青鸞，路隔天台往返難。照悶燈殘霄漏永，蔽愁念薄午風寒。
可憐張碩仍凡骨，堪笑襄主是夢間。萬里藍橋娘去矣，相親何日復相還。

其四

嬝嬝婷婷絕代流，青燈綉帳幾回頭。朱昌劍匣崇朝墜，弄玉簫聲半夜收。
解語花兮成幻色，無情酒不制真愁。何緣借得遊仙枕，必到蓬瀛十二樓〔一〇〕。

其五

瓊臺誰許望飛瓊，訴與由來未了盟。當日早知多别路，此生何用遇傾城。
百年舊約言猶在，一片傷心畫不成。此處愁秋兜下債，十年九月悔多情。

其六

緑陰偶日望陽臺，暮雨朝雲去不回。玉鷃春愁無度著，劉晨心事向誰開？
遊疏斷徑多黄葉，步少閒庭半緑苔。一段剛腸柔淚汰，西風吹作碧臺灰。

其七

雨打梨花半掩扉〔一一〕，相思盡日抱書癡。早窗病覺工夫少，閒院愁增漏鼓遲。
離别人懷當暮影，凄凉春色又斜暉。義娘縱不仇輕薄，飄盡殘紅盍再歸。

其八

金爐香冷淚痕消，孤館風聲伴寂寥。人世愁來泉路近，神仙輿去玉京遥。
三生忽覺巫峰夢，七夕思連織女橋。哀訴可憐孤燕在，樑間暮暮更朝朝。

其九

睡餘風發遍棠梨，悶倚雲欄却懶題。上苑秋回傷鴈過，武陵春盡恤鶯啼。
心焦不待醇杯熱，骨瘦難堪晚氣棲。種種幽愁催未盡，暮鐘聲斷又晨雞。

其十

相親相愛莫相捐，曾已當年囑耳言。往事一場皆夢裹，渴懷個月每雲邊。
兩塵縱隔今生恨，百憶須締再世緣。付與三清來鶴駕，燈前訴此斷腸篇。

每詩成，吟咏再三，欷歔泣下。未幾病發，何郎親爲送藥。恐生以思娘故，或致傷生，多方勸解，終莫能得，因詆之曰：「嗟呀！其誤久矣！」生曰：「何謂也？」何曰：「兄誤詆仙説，追後玉壺奇遇，兄始信而好之，遂使妖祟乘風，今來作怪，若不早圖，必有非常之患。且昨夜三鼓，某於書窗讀倦，倚枕而卧，夢見一老大狐，遶在兄側，吸取血髓。今兄果然卧病，此必妖狐所化，變幻惑人，欲以兄爲如意君也。五代唐時〔一二〕，有狐精姊妹，常誘少年男子，入叢穴中〔一三〕，肆其淫欲，以取精氣。適意者留之，呼爲如意君。一日，狐姊出遊，狐妹與如意淫，不意露出本相，事不稱旨，恐露人知，遂噬殺如意。出《類聚》。願兄自愛，勿惑花月之妖，而損平生之志。」生曰：「死生有命，夢寐無憑，我忝以聰明，君子豈肯無意而生。且家娘態度殊常，貞純出類，閨房之任，當世所希。自諧伉儷以來，神爽性輕，不啻翰生羽化。縱然妖怪，豈得今日猶在此乎？」何曰：「娘子縱是天仙，今去已多時，其恩絶矣。兄以李、杜之才，豈無朱、謝之配？續斷之常，何自苦乃爾。況

先體遺下，惟兄一身，豈以衽席之私，而傷箕裘之業？」生曰：「某非不念，然情之所鍾，志之所適，自不能忘。萬一張公孤望，杜氏不回，某亦不忍他娶矣。」何言不入，拂衣而去。

生念及古詩：「寧甘死相見，不忍生別離。」嘆曰：「傷哉！此句正予今日事也。」因取娘子舊時所遺香羅帶，懸于樑間欲自縊。忽見香風一陣，震岸而來，窗前墜下穿花一串。生急視之，已見一雙侍女擁娘至矣。生且悲且喜，抱而泣曰：「今日不來，當相尋於九泉耳。」娘曰：「妾本在此，豈使君至此耶！昔離別時，十步九回頭矣。但不去不足以感動君心，故勉一違藉以爲諫。君誠高義人也，聞道詞情之際，莫非鐵石之言，妾又何心，遽忍其逝！」生曰：「往者不可諫，來者猶可追。今後當從娘子矣。」娘曰：「昔有何言於白馬祠，宜早還願。」生始悟，備禮而往。遂爲夫婦如初，爰作詩相慰云：

一自雲階阻玉顏，回頭不忍對花看。每傷化劍終難合，豈意移珠又再還。
宿恨輕隨今夜雨，新盟重指舊時山。寄言臺上司天客，莫把更籌換漏乾。

娘續慰云：

迢迢一夜雨悲歡，把舊新詞拭淚看。千古從來情誼重，一朝反作別離難。
覆流自古收應罕，明鏡如今破復還。從此永諧鸞鳳侶，任將好思續關關。

自是情愛愈篤，事思如義，無不順從。

居一年，始生子珍。時生以科舉爲念，勤勞書案，不解晝夜，娘子曰：「芳名雖重，塵俗可輕。大抵人生天地間，只是地、水、火、風四大假合而成，上不樹提，下無根著，光陰倠過，生復死還，啻如水泡草露，倏忽便無。君不見萬古以來，江山有何常住，富貴有何常規？榮瘁升沉，千般萬狀，縱能身名蓋世，

才氣過人，得志快心，高者不過七十年，下者不過五六十年。雖功名罕逢之際，須臾而黃馘青雲，然歲月其逝之間，瞬息而紅顏白髮。雖在塵世百春秋之富貴，乃仙鄉一晝夜之清閒。世人不知色身是夢，把肉皮袋認作是我，較長量短，分雌別雄，不覺焦思勞神，總是失身之捷徑。懷樂耽寵，無非銷命之烘爐。眼前路閣雲臺，昔壯麗今還假物；境外銅山金穴，始盈餘終亦古丘。從前機巧，到此成空；向昔英雄，于今安在？且悲歡聚散，人事之常，君於青年，已曾身履之矣。偈云：『人生如鳥同林宿，大限來時各自飛。』到此雖安車駟馬，安可用於短影匆忙之景界乎？倒不如削去七情，洗除六欲；朝遊三島，暮返九天；興風月於蓬山，洗塵埃於弱水；乾坤春不老，極樂何加；日月影增長，風光無限。願君熟慮，以脫塵籠。」生聞言，似有難色。娘止之曰：「凡人所以爲難者，仰事俯育，有繫戀爾。今君已無親眷之累，妾亦無親富貴之求，奈何以一人哺啜，而縻身於苦惱之場乎？」生猛然省曰：「非娘子指迷入覺，幾乎一身生墮了塵網。然仙可學乎？」娘曰：「以道求仙，仙亦甚易，要在人修持何如耳！況君名在仙籍，有妾變化，固不難也。」生問其術，因授以真秘訣。生深求默會，遂能藏往知來，通玄入妙。降龍伏虎，難測神機，縮地騰雲，妙施法手。一日，奇雲綉霧，盤結庭中，雲間一雙白鶴，銜書而下。生與子珍及絳嬌各乘而去，不知所之。

後何郎自遠宦來訪，至則沿階苔掩，古樹鶯啼。問其鄰，皆曰閉門已一年矣。意其得道，始與人言，無不嘖嘖稱奇。後有坊人泛舟西湖，夜遇之，因得其詳，與何郎言合。由是京城傳聞，人皆知者。自生既捐故宅之後，已經歲月，柳墻花徑，風物依然。人遊其中，則香氣滿室，夜間常常有天樂聲。人皆以爲神，輒祈輒應。一日，有大鳥自西南來，止於屋上。須臾，復望雲飛去，墮下一紙，有紅添題云：

離合人家一大塊，靈芝已換俗肵骸。玉京風月常春色，貝闕煙花外望堆。
得道同居花蓋崗，今生身作玉皇魁。紛紛浮世人無識，旦日朝亢鶴又來。

識者曰：「此陳先生得道成仙，今來歸也。」坊人益異之，因葺爲祠，歲時香火奉事，今安國寺是其遺迹也。永祐元年，有南有祠州秀才，以舉子夜來求夢，忽見吏引至一所，雲窗露閣，極其壯麗，四面都是水晶簾，内設雲母屏，鋪緑錦帳，香氣逼人，清光奪目。秀才整衣而入，中有一人，頂紅雲冠，衣冠爛衽，據屏中坐。旁有少年美女及童子侍兒環立左右，或持金柄障扇，或執翠羽絞鞋，或捧瑶簪，或擎花蓋，儼明若帝王家者。俄聞殿上一聲「賜坐」，謂之曰：「卿知所以奉遐意乎？」秀才曰：「僕江湖賤士，塵慮易迷。今足履瑶宫，三生有幸，但不知此是何地，及尊貴所屈邀何意？」其人曰：「此即天上紫清宫，去人間十八萬里，苟非宿緣，烏得至此？以卿才高厚義，欲以事寄傳於世耳。」因叙始終，謂秀才曰：「某是黎聖宗朝陳淵，字尼班，廣德縣碧溝坊人也。上帝以某先有陰德，憐某少歲孤貧，屈降仙妹，下與相配。兩情恩愛，相敬如賓。中間雖以使酒暫分，旅復歡聚。花房再燭，玉鏡塵圓。居一年，始生子珍，遂受帝命，同在仙宫，闕掌箋奏。今者逍遥仙府，天上相隨，不復落滄桑景矣。豈意下界愚民，輕薄風波，好爲訴誕，妄指我夫婦爲仙仇。又相傳由某酒性顛狂，屢犯娘子，構成寃債。故上帝論淵身後，投胎在廣德縣安花坊，爲阮小民之女；娘子身後，投胎在壽昌縣金花坊，爲陳尚書之男。側爲夫婦，以相報復。這等造誣織謗，語出不經，遂使世人口碑浪説，至形諸簡牘。有曰『可憐嗔火，把愛林燒』。有曰『早知獎火灰緣冷，恨不移將醉籍燔。』至今風雨湖中浪，猶爲仙仇起怒嗔。』如此之類，不可勝數。夫文章通于造化，士君子秉筆立言，苟欲爲世傳奇，豈無活言快語，何必謗及高冥，誚貽上界？求以惑世，適

以欺身。且古事所無而今加爲有，得罪於古人甚矣。卿前程廣大，今將得志，人生樂事必居人前，他日亦當與某同遊。今幸遥臨，爲鳴一語，使爲世解迷亡冥，白璧雲間，已受蠅聲之玷。」秀才聞言唯唯，因懇問前程，其人曰：「他日便知，冥機不露。」乃賜宴還餞。秀才拜謝而出，既覺，因以事叩諸寺僧。時有裴僧奉牒居安國寺，已歷三世，頗能道洪德年事，一皆暗合，遂記之。

碧溝奇遇　終畢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短什長篇」，「什」原作「付」，據文意改。

〔二〕「渾敦鑿後幾千年」，「千年」二字原有乙文標誌，然據文意，當仍其舊。

〔三〕「於低俛景俛柴，雖恠道侼渚虧忢馭」，喃詩，大意爲：在此即景即師，雖好道佛，未了塵心。

〔四〕「𠱋事塵緣窖嚜哄，雖啞道侼渚虧馭。楉鯨余刻散念俗，魂蚑𠀧更𡗶事茺。㳀慘閅尋薩蒙汫，瀧恩𢀭丈易滝濡。芇芇極樂羅兜些，極樂羅低尨熷迣」，喃詩，大意爲：世事塵緣誠可笑，雖好道佛未離塵。持經一聲散俗念，蝶魂三更帳世事。萬尋慘海爲淺灘，千丈恩河未盈滿；何處尋得極樂界？極樂只在爾身邊。

〔五〕「遶椿迻偈」，喃文，意爲春風吹盡。

〔六〕「又改『𠀧更』字爲『𢙇仙』字」，「𠀧」爲喃字，原作「三」，即三之意，然原詩中作「𠀧」，據改。「𢙇」，喃字，意謂成。

〔七〕「奏鈞天之樂」，「鈞」原作「鈞」，據文意改。
〔八〕「添麝熱金猊」，「猊」原作「倪」，據文意改。
〔九〕「生秘不泄」，「秘」原作「泌」，據文意改。
〔一〇〕「必到蓬瀛十二樓」，「瀛」原作「羸」，據文意改。
〔一一〕「雨打梨花半掩扉」，「雨」原作「兩」，據文意改。
〔一二〕「五代唐時」，「時」原作「詩」，據文意改。
〔一三〕「入叢穴中」，「穴」原作「空」，據文意改。



附：龍虎鬥奇記

海之東至靈鳳凰山，其地則龍引千巒，虎纏萬派，真第一佳風水也。中有一洞號石麟，乃人迹之絶到者。道士元鼂，自謂胡時人，避明馬騏之難，竄居於此。即導引辟穀，日飲數杯，頤養年壽，不知幾紀〔一〕。兼得奇術，服神怪魑魅之物，不能爲患。禽獸之毒，無所得施。

一日，呼僕命驢從洞中出，逍遥於山間。忽見一黄龍蟠舞于山嶺，鼓鬐戲珠，怡然自得。又見一白虎跳躍於山側，揚牙奮爪，旁若無人。那時龍已知其爲虎，然龍鄙其才，不欲與之相見，佯爲不聞。虎初不知其爲龍，疑是凡物，遂挺身直上，瞋眼熟視。道士怪之，因踞於山盤間，微觀其意。頃之，虎雷吼一聲，作人言曰：「我乃毛蟲之長，百獸之君，南山之南，北山之北，自是吾門之事，子是何物，敢爾寧馨搪揬？以子之蛇體魚鱗，將必辦吾之一餐矣！」龍傾角聽了，吐珠一笑，亦作人言曰：「我乃鱗蟲之長，四靈之魁，或躍在淵，或見在田，皆是我分内事。子是何族，枉自恁地宣驕？以子之毛班肉臊，未必充吾之一飽也。」虎聞其言，方悟其爲龍，自度智不相下，欲示其能，顧謂龍曰：「願與君挑戰，決雌雄何

如？」龍曰：「吾寧鬥智，不鬥力。」虎曰：「請與君較勝負長短，可乎？」龍曰：「可。」虎曰：「一嘯於谷，颯然生巽二之風，子孰與我？」龍曰：「一吟於澤，油然飛碧漢之雲，子孰與我[二]？」虎曰：「包之以皮，啓蒼姬太平之運，十亂之功，我不多讓。若一遇天啓建寅之統，而低尾以長逝者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！」龍曰：「遊在於沼，應陶唐至平之徵，十瑞之符，我居其二。若偶逢德羅星辰之聖，而緘口不忘吹者，工所爲，吾不忍爲！」虎曰：「凜在山之勢，而杜氈毬窺伺之心者誰歟？彼劉累見醢，享上馨殺，子烏得與我同年語！」龍曰：「成五采之文，而斃楚猴喑啞之勇者誰歟？彼馮婦下車，負隅失險，子胡得與我同日言！」虎曰：「京師一卧，懾東雒之權豪，雖蒼鷹之暴，不敢肆其擊搏者，吾之力也。而遊江助竊漢之謀，入井兆篡曹之釁，子何不忠之甚耶？」龍曰：「隆中一伏，拓西蜀之基圖，雖鳳雛之賢，不能外其籠絡者，吾之智也。而戰殷昆陽之威，濡尾於弘農之政，子何不武之甚耶？」虎曰：「周昌以聖德受天命，以我之眉也，而龍漦帝后，遽衰四百之基，雖天命之使然也，亦人謀之不臧也。」龍曰：「唐郎以神武平海内，以我之姿也，而虎視江東，難混三分之勢，將其時之非耶，抑其人之非耶？」虎曰：「如虎如熊，不形於誓書。吾恐龔行天罰之威，未必能獨成變代於崇朝也。」龍曰：「爲龍爲光，不播於詩歌，吾恐白虎形鹽之宴，未必獨能示慈惠於諸侯也。」虎曰：「大人虎變，著於《革》卦，以湯武然後能也，子其能然乎？」龍曰：「龍飛在天，繫此《乾》爻，惟堯舜足以當之，子何可當也？」虎曰：「城濮之勝，春秋榮之，以蒙我之皮；一鼓作三軍之鋭氣，苟有利於社稷，吾何愛於髮膚！」龍曰：「朱弁之文，讀者凜然，以攀我之髯；一句垂萬古之芳名，是則係於名教，吾何惜於一毛！」虎曰：「虎虓奏北夷之捷，勳紀葩經；虎臣解白馬之圍，譽騰青史，皆吾之類也。他如黨邪害正，而以鄒應龍名者，得不爲龍榜之玷

乎？」龍曰：「黑龍呈藝聖之祥，金戈建業；白龍入汝愚之夢，授鼎馳名，皆吾之徒也。他如叛華助夷，而以范文虎名者，得不貽虎門之羞乎？」虎曰：「獻來洛邑，脱西伯於拘囚，一白之功不少。」龍曰：「擁向娘灣，出丁皇於泥潭，二黄之績居多。」虎曰：「周宣興魚躍之基，以我平淮夷也。而佐對淵以魚肉中夏者，石季龍之腥臊[三]，決東海之波，流惡難盡。」龍曰：「姚虞享鳳儀之治，以我聖讒説也。而助桀虐以獄扞周侯者，崇侯虎之鷙害，罄南山之竹，書罪無窮。」虎曰：「乳穀氏之兒，以成荆楚之名卿，是伯佐有待之而後起。此在《左傳》所書，君何不察？」龍曰：「據薄姬之腹，而誕後元之聖主，是王者不得則不興，若非史氏所載，孰知其詳？」虎曰：「入虎穴，得虎子，猿臂將恃我以平戎，則樹奇勳於萬里之外者，我之功顧可量歟？」龍曰：「爲龍師，而龍名，蛇身帝因吾而記事，則開道統於百王之先者，吾之功顧不巨乎？」虎曰：「七步成章，繡虎之鴻名識否？」龍曰：「萬言雄辯，雕龍之駿譽知不？」虎曰：「銅虎館符，恩孚閫境，殞澤民徯我以來蘇。」龍曰：「金龍注水，信如四時，蟻聚衆賴吾而不忒。」虎曰：「五虎用而蜀鼎延，不爲無補。若八龍擅美，不能救東漢之衰，則雖多亦奚爲哉？」龍曰：「五龍駕而唐衢驟，夫豈無功？若兩虎争殺，不能逃卞莊之術，則二猶不足也。」虎曰：「田里老鶴山，咎召畫龍之諭，無乃名徒隆虛？」龍曰：「珠犀疑馬援，撞投畫虎之書，得非智有所困。」虎曰：「疑蚯蚓同子之勢，有時而失，何異於井蛙妄大，公孫見誚於伏波？」龍曰：「猶犬羊鞟子之質，未備其文，何怪乎駟馬難追，成子取譏於端木？」虎曰：「頷下逆鱗，批者必死，則容人之量未優。鶴鳴之忠告，子可得聞？」龍曰：「巷伯讒人，投而不受，則黨惡之罪彌彰。獬豸之觸邪，子獨有悛？」虎曰：「魚服疏防，誰氏子罹羅於漁父？」龍曰：「家圈妄攫，何人斯妥尾於村翁？」虎曰：「仁者必壽，是其語胡褫唬於博

浪之椎。」龍曰：「勇者不懼，噫是言胡低頭於印生之囑。」虎曰：「鱗裏毒蟲，子其危矣！而井傍之換形求救，向非孫真人，當索子於枯魚之肆。」龍曰：「猴中骨骾，公亦殆哉！而道左之開口乞憐，向非郭道士，會見公爲溺器之資。」二者往復對言，援引證據，索瘢洗垢，吹毛求疵，或護己之長，或談人之短，無慮數千言。道士略記其説，因即其所聞，來叩於予，且懇吾第其高下。余曰〔四〕：「異哉子之迂也！夫鸚鵡能言，不離飛禽；猩猩能言，不離走獸。安有真個龍虎馳騁，辨解如博學之士也耶？余夫子之徒，素不語怪，子且休矣。」道士曰：「吾居深山之中，與木石居，與鹿豕遊；蟬蜕功名，鴻毛富貴；煙霞痼疾，林壑膏肓；無求人知，鮮與物接。足不城市，凡幾餘霜。今聞博洽君子之名，樂皮裏春秋之學，不辭狼跋，遠詣纏堂，幸不鄙夷，更蒙款待，方將景仰蓍龜，庶消鄙吝，敢出狙詐獪語，以取面欺之咎乎！且鄙不慧，粗亦有聞，鶴之言詩，雞之談玄，東郭之狼濮陽猿，亹亹皆前日事，信以傳信，虛以傳虛，此麟經所以有傳疑之法，不應遽削之也。茲所爲迂闊，而靈鳳惜羽，山豹養文，則季布一諾之望狐矣〔五〕。」予聞其言，頗有理，因謂之曰：「某始以子之所道皆無稽之言、不經之見，若又從而爲之詞，恐天下從風而靡，争爲口辯而無其實，有妨儒術雅道，故真戒畫蛇添足之弊也。今責以金玉其音，吾何惜齒牙餘論。居！吾語子，大凡天地之生物，不外乎陰陽二氣，得陽精者爲龍，陰精者爲虎，均是物中之奇。是以表吾儒及第之榮，則龍虎以之名榜；養張家長生之術，則龍虎以之名山。龍蟠虎踞，風水美談。虎步龍行，相書貴格。以耳目之所暗記，似難以牛驥也。雖然，聞諸伯温先生曰：『天有至粹，地有至精，介類得之則爲龍；天有至戾，地有至幽，走類得之則爲虎。』是以龍之爲物，與人類之明哲，飛類之鸞鳳，走類之麒麟，草類之芝蘭，木類之松柏，石類之金玉，均是得其氣之粹焉。虎之爲物，與人類之

妖孽，飛類之梟鴟，介類之虺蜴，草類之至毒，木類之不材，石類之礓礫，均是得其氣之不粹焉。此其所稟之氣，源頭已清濁了，則其生也，源分派别，寧無善惡之異乎！觀夫龍之爲物，幽明大小無所不能，變化飛騰莫可量測，有中正之德，有普施之仁，真是至好底物。世常配之以天子之象，贊之以聖人之德，無他，喜其名之祥也。虎則勇而無禮，暴而不仁，智屈於狐之借威，怒逞於驢之窮技，有時而掉尾於陷阱，有時而垂淚於網羅，乃是不好底物。世常比之以苛政之猛，修之以酷吏之污，無他，惡其名之醜也。虎寧得與龍齊乎？王僧虔戒子書曰：『優者爲龍，劣者爲虎。』正爲是耳！子歸而求之有餘師。」道士曰：「先生右龍而左虎，既得聞命矣，如此則高士尚及者，必於龍而不於虎歟？」余曰：「然。」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不知幾紀」，「紀」原作「記」，據文意改。

〔二〕「一吟於澤，油然飛碧漢之雲，子孰與我」此三句原缺，據A. 48本補。

〔三〕「石季龍之腥臊」，「季」原作「李」，據文意改。

〔四〕「余曰」，「余」原作「途」，據文意改。

〔五〕「則季布一諾之望狐矣」，「之望狐」三字原脱，據A. 48本補。

松柏説話

東州人何某，心性聰明，精神峻爽。少時遊學里中。暨身既長成，情殷於學，且有青雲之志。他鄉王氏，富有美妹，愛其才器，欣然而許嫁。年外二十，重番猶未顯達，私念曰：「皇天不負讀書人，實非僭貳，今某學術似可奪於先儔，而某之科名，止見推於後輩，滿朝朱紫貴是何人也。凡人間九藝，皆衣食之謀，進退之間，某其取舍矣。今有田園數畝，牛犢數角，苟移其勤學者而勤農，不失爲富家翁矣。故古稱富而後貴，我其甘心焉。」已而雲壑揚鞭，隴間摩犢，春作秋成之志，酷於春闈秋試之情〔一〕。時而夏也，力耕耘而泥塗被體，雖日金不憚其炎蒸；指爬沙而傴僂折腰，雖水沸莫嫌其爍熱。久休之後，且吟一絶句云：「安得朱虛今再出，漢田何苦力深耕。」

時而冬也，曉霜未釋，忍饑扶犁，而栗烈之風，且見侵於衣褐。臨雪未消，築場納稼，而燎湯之火，不可勝於凍皴。宵爾之中，且興一佳韻云：「事閒將到躋公事，願獻豳風萬壽詩。」

自是行之也力，以莫不增，纔數稔間，創廪之儲，已有若幾千萬。某喜謂其妻曰：「我舊箕裘之業，

承祖父之基，浪苑長安，不許神仙公子獨閒洒地。頃遭城火，家計漸空，猶且席上琴書，閒中燈火。然聖人之道，不速而或遲；儒者之功，未益而已損。經中之田，書中之粟，所得者幾何？今而有此倉箱，有此牛犢，前頭家業，不失爲潤屋子孫，是乃勤於農，非勤於學之所致也。四民之中，我何歉於人乎！」其妻喟然曰：「家兄今日力農，此妾情之深慶也。然竊聞民有四，士爲之先；趣有四，耕居其一。今兄之半途學術，捨而之農，非惟蒙愧於墨客文房，抑亦取笑於村翁野嫗矣。」何曰：「人生天地間，惟勤而已。苟不勤於此，則勤於彼，亦可免於虛生。四民士居一，農亦次之。爾無復言，我是還他笑罵矣。」

明日，復驅攻犢之師，馳破隴之卒，曾不悼於閑閑之間。已而土功告畢，田旅言還。時榴火方濃，率衆擁牛鞭於松柏間少憩。纔半餉，見一書生姓阮者，袖聖經數卷，亦於松下乘涼焉。于時談論歌唱，阮獨吟諷於間天幹下者，以何爲田野俗塵人，鄙爲不知焉。阮乃戲出一對句云：「百尺長松，堪作國家舟楫器。」何即應曰：「千尋勁柏，便爲廊廟棟梁材。」阮始駭然曰：「子果田舍翁耶？何乃應口成章，偉然器象，令人破碎鐵石心腸。」何曰：「的是田牧也。然倉卒之間，亦有所得，幸貴兄勿訝。」阮再試一句云：「松膏之下，草木資生。」何即應曰：「柏府之中，棟梁任重。」阮曰：「何必剩棟梁也？」即出一挑句云：「池硯耕筆，吾爲席上珍儒。」何即應曰：「田紙鋤經，我是塵中宰相。」阮於是誠服稱曰：「子果非農夫手段，頃間應答，我有不能，非惟破我心肝，蓋亦偉然器度。有才如此，何不與我斷金，奮心攻木，以爲萬世香骸流者？今乃隴頭晦迹，雲壑埋光，爲小人之所爲乎？」何曰：「士各有志。夫人生在世，苟有立家之計，亦無不可。家苟不足，則他時之學古入官，還爲蠹國而已。豈如我勤家爲業，務本爲先，紅腐貫朽之儲，千箱萬倉之積？既富於人矣，則僥倖而入粟者，即以授元光之好爵；求進而出錢者，

不失爲崔烈之司徒。富貴之間，我兩兼之矣，又何必登六藝之場，然後爲顯官哉？」阮曰：「公之此言，何與志之相反也？夫宰相之器，樑棟之才，以爲農夫耶？抑儒者耶？前之所對，立志有如此之應説；後之所言，立志乃如是之卑陋。元光好爵，崔烈司徒，豈棟梁之才，宰相之器耶？」何曰：「僥倖而好爵者，還是雜流等職；求進而司徒者，豈爲清要者班？某之所言，還是謙謙之志耳。若巖廟棟梁，塵埃宰相，何必皆儒者而後可乎？夫伊尹莘野，手不持黃卷者，一出而左相，興商家於始造之年。諸葛南陽，足不履藝場者，一起而平章，扶漢統於將顛之會。畎畝野人，又何歉於棟梁之才？」阮曰：「不然。夫伊尹莘野，非耕夫也。樂堯舜之道，而《三謨》、《二典》，欣慕有餘。諸葛南陽，亦非農夫也。吟《梁父》之詩，而《三略》、《六韜》，講修有素。二公雖不由科目之選，而興商扶漢，都從學問中來。不然堯舜君民之事業，何所推來？風雲天地之神謀，從何講究？兄不可以田野迹而求疵於等人也。今兄非儒之説，既爲失言，自期之辭，又爲過當。夫伊尹躬耕，乃是避獨夫之濁；諸葛之避世，乃且期漢賊之清。兄之村里力田，果有避濁之謀乎？抑又有誓清之志乎？揣諸己者不然，而冒之以自張，何其論之太高耶？」何曰：「取法於上，僅得其中。取法於中，所成斯下。」阮曰：「兄既取法於上，而所力者農，還爲富家之謀，其何以得其中乎？」何曰：「富者人情之所欲，今之士者往往貸農之錢以爲用，干農之財以爲資。論其貴，士先於農。論其富，農比於士。富貴之間，不可以優劣論也。」阮曰：「吁！兄既以此自期，志斯下矣。然兄既謂不可以優劣論，願爲分優劣可乎？夫人之所以爲人，各有自營之計，離婁之繩，公輸之墨，而溺人之計者工也，還是淫奇；陶朱之産，吕氏之金，而網人之財者商也，徒爲末技。四民之中，二者吾不足道也。論其爲之先者，惟士與農焉。夫農之所以養士，士之所以立農。士無農固

不可，農無士最不可也。即其優劣分之：言其正途也，進退應對，揖遜周旋，士於童稚之年，禮耕而義種矣。農則占人其田，侵人其畔，而相争之訟，羣然於東都太守之庭。大人小人，孰爲優乎？春誦夏弦，秋詩冬禮，士於春陽之日，田紙而舌耕矣。農則晝爾于茅，宵爾索綯，而不忍之飢，瀫亂於南鍼未來之始。勞心勞力，孰爲優乎？伐木之交，閒中道理，斷金之誼，醉裏琴書。士於時兮，貧而樂矣。而自嗇之財，衆皆反目；不仁之富，人各離心。或低頭而服役者，無非俗狀塵容之爲累。清濁之論，士爲之先，斟酌損益，一本於公，舉措施爲，各當其理。士於斯時兮，窮而固矣。而百區之地，欲以相連；萬頃之田，謀其歸己。或出錢而假貸者，皆是商功確便之爲謀。廉貧之言，士爲之首，三年大比，賓興賢能，士咸勵魚躍鳶飛之志，則脱穎而鏖兜陣者。經有經之體，六有六之體，賦有賦之體，文有文之體，吐錦繡於風蟾寸晷之間，經史以爲良田矣。農則由伊耕而濫此選者，竊吹夫士子之文章，而碔玉得以眩售，學與不學，何爲優乎？一榜題名，同登科第，士皆樂翰生羽化之秋，則計偕而漸鴻翼者。縣有縣之財，州有州之財，府有府之財〔二〕，處有處之財，堆金玉於墨綬銅章之日，廉祿可以代耕矣。農則由這事而詣其門者，奔走於文臣之分折，而錢米爲之彫耗。文與無文，何爲劣乎？論其曲藝也，得其緒餘者，或高醫國之才猷，則醫林馮氏活幻嵩崖，精熟乎諸家之萬卷，而活人知脉，辨君臣佐使於掌中。農也或有事而求獨活者，不知幾招來之費。或妙振家之手段，則統一雪心，天機洪武，研磨乎八卦之五行，而看水尋山，括南北東西於盤上；農也或有欲發福者，且難勝要索之財。優劣之分，不待辨而自明矣。得其糟粕者，或削髮僧尼，而慧日慈雲，眩其衆於虛無之域；甚工者市間賣卜，而吉凶禍福，瞭將來於六擲之錢。農也且往往以資其事。或藏形道士，而騰雲駕雨，静其民於邊鎮之符；最巧者路際相人，而壽夭富貧，

妙先覺於五行之辨。農也且屢屢以被其欺，優劣之分，不待攻而自破矣。嗚呼！論其正途也，農固不足以望於青史；論其曲藝也，農且不足以比其糟粕。故樊遲學稼，吾夫子先排；許行言農，孟大賢深斥。而《易》之官治民察，不於《益》之耒耜，而必於《夬》之文書者，以士爲農之師也。夫士既爲農之師，則優劣之間，千十而百一也。」何曰：「當孤寒之日，遊呫嗶之場，供其紙筆者，往往造富家之門。故捨其學而勤農，從此致富，自可以爲人矣。今兄士農之論，誠可謂春破寒夢，日明幽谷，某聞此開其迷而明其暗矣。他日破天荒之會，吾兄有力焉！」阮曰：「松柏士農之論，既足以啓公心，可不揮毫作松柏佳韻，以爲永想之事乎？」即作《松詩》一首云：

聳壑凌宵百尺長，四時黛色狀蒼蒼。雲垂偃蓋籠煙露，玉帖盤龍傲雪霜。
月下肯容題葉客，影前媒引採花郎。他時榜占春梅發，便作皇天大棟梁。

何曰：「東閣官梅，甚得其妙。但舉其松，不舉其柏，東皇豈有他意耶！」因依前韻，作《柏詩》一首云：

霖霖青色四時長，千尺長松對彼蒼。春育久霑恩雨露，冬寒不改操冰霜。
影前面晬蟾宫客，雪裏真明御史郎。伐木自從交柏友，一爲廟棟一堂樑。

阮曰：「我舉松而不及柏，未免隘狹之意，公舉柏而兼松，誠有雙鶴鳴泉，兩鴻奮翼之雅量，於我有少愧焉。」何曰：「詩者，志也。我等苟有其志，則有如此足矣，何愧之有？」

時榴火漸退，松影斜穿，仰面觀，日已晡矣。即揮田卒，顧家傳餐，使設爲會友之所。衆已到家，其妻曰：「勞我農人，今日何獨晏耶？」衆以實告。妻即欣然，使蒼頭往松柏間，迎書生來會。比到家，則

盤饌之供，酒釀之具，凡其寫饑之味者，頃刻間各盛陳焉。已而樽罍告罄，盤席將撤，其妻捧芙蔔一匣，來謝生曰：「妾今忝以幼資，生於富族，赤錢紅粟，無不流溢而盈餘，誠所謂紅樓之女，所乏非財，只望文學者流，益其錦花耳。家兄以學術之藝，文章之才，燈火工夫，幾許年曾不輸他一著。故以賤妾慇懃繾綣，而屬意于東床，望其喬樹遥影耳。由勤之富，豈人情之所願哉！奈家兄爲俗所蔽，以玉戛金敲之手段，起而爲鋤雲掬月之廛人，是妾以幾餘畝之閒田，而壞夫家兄數許冬焚膏之志趣，妾誠分其誚有餘矣。今聞貴兄士農之論，啓心沃心，實睟面而盎背，他日我家脱白屋而黄臺，權與於松柏説話，妾安得不逞色而多謝耶！」命家童挂松燈，鋪行席，下董家之帷，布温公之枕，使曲肱談道焉。是夕也，考古志殷，論道心醉，不覺紅日東窗矣。書生將撤席，其妻乃以金數兩餞送，爲潤筆之資。何亦作詩一首以送云：

> 腰三千卷一知音，脱截多年白屋心。松蓋談時庖墨美，蓬門醉裏漆膠深。
> 塵埃洗盡閒中酒，道味長添席上琴。此去隴頭何以答？折梅聊贈一佳吟。

阮曰：「韓王海物，此足以表良人之情，今有付來一佳句，以爲文房四寶之用，亦足矣。」乃自相移玉趾焉。生既歸，其妻謂何曰：「志者，心之所止也。兄有其志，妾欣然萬幸，營家之計，妾有餘力矣。但願努力尋珠，加工琢玉，勿以鄉閭介意，産業關懷也。」何曰：「我本是文學人。所以至爲鄙夫者，爲其所蔽也。今既開悟，便覺乖違。爾既有辭，我可於明旦來負笈矣。」翼日，其妻即出錢百貫，爲行裝之資。凡其夏葛冬裘，長帷短枕，無不備具。何乃開場餞别，拂袖而之焉。聞長安先生聚徒數百，入而受業。初至之日，師弟亦以羣然視之。師之堂前，祝臺有大花一本，池中有蓮花數根，先生即出一句云：「池中湧出蓮君子。」諸生未及應，何即應曰：「臺上巍然大將軍。」師曰：「此是吾之朋

友,不當在弟子列。」因問前頭家址,何即以農夫實對。師乃以伊尹莘野詩探試竇字韻,何即揮毫,頃間而就。其詩云:

海澤箕山迹已寥,莘郊今且樂囂囂。塵中好作犂犁伴,原上聊憑一短穮。
耕隴借爲今后稷,見田欣慕古唐堯。自從來釋歸齊聖,南畔簸揚嫉秀苗。

詩成進呈,師目之良久,曰:「諸生且休矣!」即援筆批云:「白雪陽春,清風明月,的爲官樣文章。」謂何曰:「名卿何處得來?他日龍門奪錦袍,意必是子。」乃命小童洒一小齋,爲何某棲身之所,給以燈膏紙筆焉。自是博覽聖賢,涉獵經史;凡其應對文章,如鬼吟神助,步進一步,堪爲吾道旌旗,斯文領袖矣。纔一周星,有思家之意,辭其先生曰:「臣之程門立雪,將及周歲,家室平安二字,未審如何。但願歸來,夾宸十月復本矣。」其師許之,即促馬蹄而歸焉。時方日中,至則關門閉矣。妻聞其歸,乃作詩一句,命蒼頭捧之來呈。詩云:「如今妾面羞君面,倘欲來時待夜來。」

某見詩,復鞭往焉。於是學時時習,德日日新,升堂入室間,人各以名儒稱許。纔數稔,已見九重有秋闈之詔[三]。何乃辭謝先生曰:「饘堂受業,歷已幾冬,絲繭牛毛,多賴先生函丈之力。今則科名日邇,此士子紅塵黃閣之機,但願歸來,庶得青錢萬選。」先生曰:「子之明敏精聰,文學才猷,自有過人器宇。然敏者多不好學,此回之日,勿以才能自恃,而寬呫嗶之工夫;亦勿以花色自娛,而沮執經之事業,如此則黃臺紫閣,於子特優爲也。」比到家,不問前須家計,研精以待。機宸詔旨,即春秋兩試,文章花贍,皆中有司程度,庭試又中第三甲名。此時也,長安索看花之馬,故鄉回拜祖之兵;駿馳駋驛三天,怡蕩韶光九十。親朋萃集,都里森然;野老田夫,争奔走而齊拜揖者,非一二數。

前日松柏姓阮者亦于然來賀焉。何乃促小童呵止曰：「官民禮隔，不可忸慢。」即命侍衛招生于一小樓之處，使之住足，且曰：「官人睡著，我等不敢搪突。生既遠來，姑少憩，來時以名聞焉。」繼使小童，捧一小盤，個中諸味蒸菲薄來進。生憤然謂小童曰：「故人尋故人，不意故人薄故人如是，諺言『貴易交』，今果然矣。」乃捨而歸焉。何即使一小娘，將銀子五十鎰，路上遮生於逆旅間，佯爲不覺，且曰：「我愛儒生，何所戾止，獨有含幽之狀耶？」生即以何氏薄事告。小娘乃婉詞諫曰：「貴賤殊途，高下異狀，人之常情，豈知誘掖切偲，皆師友之力所以然也。然竊聞『滿朝朱紫貴，盡是讀書人』，但患乎生無其志耳！苟有其志，則吕公晚進，可先奪於韓王；人之負我，我何足責哉！妾今爲繼母所惡，以致隻影零丁，回顧間無所倚恃。兄倘强力加餐，及時進業，則文房之費，厨竈之司，妾請當其任矣。」生曰：「果如此，亦邂逅一良緣也。」乃自相偕住學軒焉。生既得其所養，內則有廣川下帷之憤，外則無范丹塵甑之思，勉强之功，日益進于高明之域。生每與嘲謔，則拒之甚確，且曰：「洞房花燭，必須金榜挂名。倘耽聲色之娛，必沮琴書之志。」勉生遊心聖道，使無扞格於其間，「他日坦步青雲，妾請當主饋之選矣」。自是不遑他顧，奮身於翰墨之場，文章學術之才，不忝於何官人矣。已而秋闈應試〔四〕，則射策紅筆榜上，魁五百之仙。尋復歸來，便治裝春試。暮謂娘曰：「金榜挂名，我既充其選。主饋此言，今夕豈非良宵耶？」娘曰：「吾所願者，金榜挂名，不忝爲何官人事業，則巾櫛之奉，地久而天長矣。豈以小成爲自恃，而遽逞妻孥之樂哉？」生曰：「姑試可耳。」乃往京應試焉。已而丹墀三千牘，雲場第一名。臚傳至家時〔五〕，娘即整衣服，還何官家焉。生歸鄉日，問娘安在，則家不知其所之，乃愀然墜淚曰：「窗前勤苦，衣食羹，可以誓海而盟山矣。今則衣錦還鄉，故鄉迎主，而雞鳴賢女，不貪分外之繁花。」憐香惜玉之

情，甚可掬也。乃撤其酒場，而減其珍膳焉。是日，何官人使家童奉詔來會，阮即移步於何，至則不言他事，即以小娘事告之。言未已，見小娘從家中捧芙蕾來謝。何曰：「此非官人昔時資養之女耶？」阮始駭然失色曰：「不意貴兄，我爲其所包容久矣！」何曰：「夫千仞必由一簣，千里必由一蹴。我昔捨農就學，卒以至於成名者，由於貴兄松柏之論。故歸鄉之日，貴兄千里遠來，求其松膏之下，草木孳生〔六〕，如前日之對句耳。某知其情，故以巍潑而挫沮之，使之横心閒慮，而加左圖右籍之功；以此小娘而保養，使之飽食煖衣，而免一暴十寒之苦。如此，則學海儒林，得以馳騖，而争標奪甲，始可與某而同升諸公矣。」阮曰：「君子真朋，今日始知我公在耶！」阮歸，導家人以公意，衆始驚服。兩家自是俱爲顯官，親愛之情，殆同生之兄弟焉〔七〕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酷於春闈秋試之情」，「闈」原作「圍」，據文意改。

〔二〕「府有府之財，處有處之財」，「有」原作「有有」，據文意改。

〔三〕已見九重有秋闈之詔」，「闈」原作「圍」，據文意改。

〔四〕「秋闈」，「闈」原作「圍」，據文意改。

〔五〕「臚傳至家時」，「臚」原作「驢」，據文意改。

〔六〕「草木孳生」，「孳」原作「資」，據文意改。

〔七〕原書末頁有文字如下，因與正文關聯不大，今存於此：文式改良，一新花樣。風潮所鼓，魚泳鳥翔。一時藝圃，呈能莫□。然思奮當學界新舊之交，而能通今博古，以射策見長，雖窺豹纔見一斑，而嚐肉可知全鼎。禹門三級，從此梯階，别爲君一喜也。日落半山，雲呈五色。

越南奇逢事録

佚　名◇撰

郭長城◎校點



提要

陳慶浩　宋莉華　撰

《越南奇逢事録》，不題撰人及時代。今知見抄本一種，藏於河内漢喃研究院，編號爲A.1006。素白紙抄，51葉，頁面尺寸爲30×20公分，半葉9行，行19字上下。筆法幼稚，多俗字、錯字。

本書情節略謂：

黎朝年間，仙邊祇縣扶寧社吳知府女名唤嬌娘，長相秀美，身體輕盈，活潑好動。兒時常偷聽其父講書，識得文字。後其父愛之，常與講書，幾年研習，所作詩詞歌賦與其父高徒不相上下。其父見其詩句，判定必爲多情之人。時光荏苒，嬌娘轉眼已到了婚配年齡，而父親門下的衆弟子竟無一人合其心意。

時逢鄰縣扶董鄉召開天王祠勝會，各地青年男女會聚於此。嬌娘在祠前遇一風流儒雅的青年男子，名爲楊介。二人賦詩對答，甚是歡悦。互生情愫，戀戀不捨。固離別時便約再見。俟重會，二人互訴相思之苦，並攜手進了當地的聖母祠。蒙聖母召見，講述因果。原來嬌娘是在一榕樹下誕生的，是謂猴

精。而楊介之母懷胎其間，曾遇大雨，避於祖龍宮下。因胎重無比，謂之石胎，始稱石麟等等。二人自此篤信前世舊緣，甚是歡喜。但嬌娘憂心家教嚴厲，恐二人好事難成，遂讓楊介拜父爲師研習文章，這樣二人便可常得相見，楊介依計行事，自此，二人通過嬌娘的丫環傳遞書信，互訴衷腸。並終越雷池，楊介常夜宿嬌娘閨房，耳鬢廝磨。一日，嬌娘之父偶經閨房，聽到二人相談戲謔，當下告之楊介，須中解元方可再來吴府。後楊介果中探花，榮歸故里，與嬌娘終成眷屬。

此後楊介仕途順利，一路發達。順天年初，沱江道寧遠州土酋吉罕侵犯國家，楊介被委之招討使，以平亂軍。然楊介乃一文官，不諳兵法，潰逃入深山老林之中，恰遇一户人家而獲救助。此家一女，年約十八九，清爽精幹，乃是車氏輔道之女，回想先前聖母祠之事，此女便是曾提及的將爲其妾之人。楊介感慨之下，攜此女回。遂向朝廷進表言兵敗明事由，肯請朝廷戴罪立功。再發兵討敵。朝廷准奏，重又派兵援助。而車氏從小習讀兵書，諳熟兵法，助其夫討敵，奏凱而歸。楊介攜車氏返回故里與嬌娘相會，稱合聖母之緣，皆大歡喜云云。

書中已用《傳奇漫録》徐式仙婚等故事爲典故，當作於其書之後。又，書中自云所記發生於黎朝，述及楊介於順天初年平遠州土酋吉罕之亂事。按順天爲黎太祖年號，是時黎朝始建，上述種種事，當不可能發生於黎朝。且楊介初次兵敗遇車氏，氏稱「近祖可參，以兵佐黎太祖定天下，封司徒國王，號黑衣帝，木州食邑，已有多年」云云，亦不應爲順天時事也。順天年號有誤。書中謂「黎朝年間」、謂「黎太祖」，皆爲黎朝以後人之口氣，似應成於阮朝。

書末又有《玉身幻化》一篇，述媚娘及仲始後身故事，亦是傳奇一流。是否爲同一作者所寫，因資料

不足，無從判斷。

1987年4月，臺灣學生書局曾對本書加以標點排印，郭長城校點，刊在《越南漢文小說叢刊》第一輯。在整理過程中，池潔審讀了校樣。

越南奇逢事録

黎朝年間，有吴嬌娘，在遷邊縣扶寧社，吴知府之媳女也。娘生之初，其母囂市晚回，少憩陽旭榕樹下，心神忽動，不覺妊娠，浹旬而生。及長，容儀秀麗，但手足敏捷，骨節清輕，性喜攀援，采花摘菓。晚年，溢任歸貫，築學舍於鄉之西，肄習多士。娘少艾時〔一〕，盜聽父師講閲，粗通書旨。其父愛之，嘗於織紝之暇，教以經史大旨。數年之間，詩思文辭與諸高弟争奇競巧。嘗於乞巧之節，陳瓜菓於庭，獻拜天孫，偶吟云：

牛女相傳兩斗台，年年歡緒抱幽懷。我將爲掬銀河水，假道姮娥便往來。

其父見之，曰：「詩律雖工，但立意太奇，恐後必多情思，月花案上，取笑大方，非女子好事也。」娘是夜夢一童女，穿紅霞霓裳，腰帶七槳玲瓏玉瑰，就織房，持一玉紙，曰：「贈汝之詩也。」娘啓視之，見中有四字云：「女家易柱」。娘醒來，不曉其意，乃披《玉籟經》，課《小壬》一卦，得「猿猴守石格，」有文云：

異姓同居事不疑，用神俱旺克俱比。居財積聚多歡慶，吉自天來福祐之。

娘吟沉難辨，乃往後候鱣堂，歷敍夢中所見及占之卦，乞解焉。父再循這卦，曰：「此卦時往加日，二陰競一陽，初天后，末六合，主有婚姻之喜。但神言微妙，未審將來何年福慶也。」娘反復蘭房，苦思窮神，不知所主。

此後，歲華荏苒，娘齒及笄，父母爲擇配。及門諸生，莫適其意者。豈意家室之會，自有安排，舊債宿因，不外赤繩做主。時旁邑扶董鄉，遞年四月初九日，設天王祠勝會，男清女秀，遠近雲集。娘拉女伴數人，整理衣裳，隨數個丫鬟，就場觀覽。到景寬步一遭，閑立龍池樹陰下觀傀儡。俄而見祠中轉出一個男兒來，信雅風流，英雄體樣，——定是令家公子，否則瑞世文人——直趍鞋頭，立在娘側。竊見眉來眼去，欲捨不能。娘本是多情，要欲静觀其究竟。生見娘丰姿窈窕，殊屬可愛，然猶意其富樓之家女，戲謂同列曰：「好哉！戰地。」娘應曰：「醜矣！秦風。」生曰：「立我戈矛，修我戈戟。」娘曰：「與子同袍，與子同裳。」生見娘答應，貫通經旨，私忖曰：「當代佳人，安得有此輕物？毋乃絳香之事，復見於今日乎？」將欲私締後約，密問姓名，但兩家朋輩具在，計無所出，因以字聲屬曰：「途間草遇，難寫幽懷，倘香火有緣生，自思太乙，四月見蟾圓，十五日約不迎也。」因頷曰：「慎無毫爽。」娘指祠前石龍曰：「石龍骨殘，妾心不轉，但患郎自爽矣。」生亦指市上榕樹曰：「榕樹頭白，我節强堅。」時日影含山，會人東西星散，落魄扶董鄉，兩人歡情强色，將欲分歧，繾綣遲回，跬步不進。生因觸景吟云：

落魄扶鄉傍樹陰，仙香何處纔青衿。藍橋此去人千里，聊寄裴航一片心。

娘亦口占私云：

觸景無端一樹陰，羞顔紅汗沁微衿。詩餘只怕還休了，枉苦姮娥夜夜心。

唱了，各望鄉關草堤。娘自別生後，心神不定，步履參差，迢遞路前，忘了許多程度，乃自悔曰：「我香閨倩女，花未知春，一遇才郎，未究高門令族，此而弄出嘴口，達了情詞，以春秋之法律之，正犯遂事之筆。今則一言既約，駟馬難追，始信花色四堵墻，爲今古英雄嬋娟一檻阱。」既而又忖云：「佳人才子，自古罕逢，絳嬌之遇陳淵，絳香之遇徐式，天緣作合，比比皆然，又何必一村之朱陳，兩國之秦晉，然後爲好哉。況此才情容貌，當代寡儔，一段因緣，任是東風幹當。」是日歸至蘭房，幽情不禁，密意難通，一塊形骸，盡付相思百鬼，時或倚窗屈指，獨宿獨言，紅緑夏長，熱衷翻成冷怨，曾有吟云：

自古鍾情幾月娥，如今於我更偏多。撩人自聽和音燕，對景偏愁並蒂葩。
重約誓心懸玉珥，亂腸隨手度金梭。憑誰喚取鍾情客〔二〕，榕樹青青石不磨。

時娘雖父母在堂，然別有織房，常多小鬟獨處。馴至月中望日，娘謂小鬟曰：「我今遠遊京國，收買香奩；家法甚嚴，不敢以告。如斜暉未返，爾可善代女工，我早歸來，定有旌賞。」鬟曰：「小姐放步，如堂爺有來，小的善言，萬無泄露。」時日斜過午，娘思如焚，素服淡妝，取路徑赴建初之約迎處。且行且望，已見生立三關門外。曙星閃爍，花體鮮妍，問娘曰：「藍橋幾度程，何其來之晚也？」娘曰：「兔魄未圓，公何不佩韋者〔三〕？」生曰：「樹陰一遇，久旱之逢甘雨也。兔魄之約，日度三秋；建初之期，情牽萬狀，到那今日之會，在我其爲太晚也。弦猶不及，何用於韋？」娘曰：「我郎一言，量己量人，可謂包括物與人胞。」隱處各各，微微莞笑。時黄昏薄暮，寺鐘曲斷，延鐸宣聲，二人未寫幽懷，不能相捨。乃携手就聖母祠，陰圖泊宿。纔到排門窺望，只見祠中燈燭輝煌，没無人影。乘虚步入，寄坐於左廊廡下。二人坐未帖席，適門外鞋聲蹀蹀，自遠轉近。將欲延眉，已見一團侍女，擁來一位老婆，由右廊直入殿

上，一時掉撓，人迹往來。生意其村邑貴族，望來頂禮，吞聲屏息，伏於廊板下。忽見殿上宣聲花猿娘曰：「爾召石麟子、榕樹猴精來，我款一款。」生不曉其意。俄而見一童女，艷冶妍裝，秉金蓮大燭，就娘前曰：「聖母見召！」娘聞「聖母」二字，惴惴驚惶，神魂消蕩，徐答曰：「塵軀俗骨，安敢對至尊。」童女曰：「無妨，玉音既出，不須迴避。」娘與生不得已，尾尾而入，見殿上端坐一位仙婆，外間秀女八九人，各逞妖嬌，階前侍立。生與娘整衣羅拜，不敢仰視。童女戲曰：「麟子、猴精，拜席雙雙，好似紅絲醮禮。」群女皆笑。禮成，聖母賜之坐，左邊侍童羅列，右邊則生與娘坐焉。聖母判云：「楊公、吴氏，知日之會。」生即對曰[四]：「嘉林蕩子，汩没愛河，誤犯尊祠，願恕唐突之罪。」母曰：「非也，卿等來斯，我陰使之也。原卿生前介節，請鎮有功，黎王特使降生，少報微勞，俾之榮顯，偶然一遇，豫報先知。至如吴氏者，棲身有日，莫匪夙緣，天地造端，勿以合離變易也。中間如有患難，我當佑之以一人。」乃目猿娘謂吴氏曰：「此亦同居姊妹。」因賜之巵酒，曰：「此玉露釀成，豫慶合巹之宴。」娘、生接飲，玉液芬香，非人間所有者。生謝曰：「今宵之會，實慰塵心，但某等既墜羅浮，不醒前身來還麟子、猴精，願聖母教之，庶解一生之惑。」母曰：「陰陽異境，卿等安得知之！但問之安常老人，及阮、鄧二大婆，自有一般見識。」時吴氏在坐，領聖母之教，懵懵然不究由來。乃竊窺猿娘手足纖長，細腰窈窕，惟臉間有一點黑子在也。更闌對話之亹亹，忽扶明村後家雞報曉，咿喔聲傳，母揮二人左退。生、娘低頭降堦，反顧望之，殿上寂無一人矣。各吐舌稱奇，呆了半晌，且由來一遇，姓名貫址，未得其真，纔聞聖母麟猴之言，兩地關懷，如在間夢景。乃堦前暫坐，相問根由。生曰：「我嘉林楊公之子，母阮氏所生也。傳聞太婆往芙蓾市，偶因風雨，避駐於祖龍宫下，比歸，懷胎大重，不能行起，邑人謂之石胎，因字曰楊介。年庚二

十，從事文翰。若曰『石麟』，全在太婆所不道。」又謂女曰：「一生遭遇，百歲有期，貴族華宗，不敢一毫少隱。」娘曰：「妾乃東岸扶寧吳知府之子也。妾母鄧氏婆，却過陽旭榕樹下，忽有所感，應期而生，今聖母所謂『猴精』，事在不明，使人徒亂心腹。」生曰：「髮膚作合，全在冥冥。然語怪則亂神，惟儒者莫要於窮理。目今安常之道，瞬息通衢，宜到此一詢，且便娘來歸之路。」乃輩背辭母闕，趁曉而行，眼接眉摩，仿佛出垣之牛女。娘戲謂生曰：「君非强暴之男乎！何使妾慨悒而行露也。」生曰：「高堂之會，雨滃雲蒸。誰知事出參差，壞我萬金之刻。」娘曰：「戲爲樂耳。彼榕頭未老，白骨未灰，天長地久，中人何必爲蕩子、華娘之事。」途間戲語，步履如催，舉目間不覺已到安常地境。乃直抵祖龍故廟，見古石麟子，安鎮於觀門外，苔毛侷體，像貌狰獰，石篆污漫，不覺爲何時所製。因叩之旁邑老人，對曰：「那石自黎朝皇帝，建此宫亭，又設石麟，以鎮妖怪，歲深靈異，顯應有日。」曰：「近來有異乎？」曰：「固無他異，惟中間有一貧僧，常以舞猴爲藝，後因他適，放却此猴。日常入亭傍林中，夜則回棲石麟側，深宵嘹喨，如兩人聲。」曰：「後何在？」即曰：「移居陽旭榕樹下。」曰：「今猶在歟？」曰：「十九年前，不知所在矣。」算來即胎娘之年也。娘沉吟半晌，曰：「麟猴之課，今已半明；家柱之夢，未審何時解得？」生叩其所以，娘以平生之夢略說。生曰：「我爲娘解之乎？」娘曰：「願聞」。生曰：「女家，『嫁』字也。柱者，木也。木昜相合，豈非楊字乎！」娘笑曰：「則吳之嫁楊，許多兆朕，織女乃冰人，聖母乃是遣醮，奇中又大奇也。」二人草坐談論移時，或愀然不樂。娘曰：「吳之與楊，猶有不足處歟？」生曰：「一段因緣，前生素定；三生香火，古後罕逢，我非有所不滿者。但今朝之會，水月鏡白，浦後分岐，未卜何時再合。萬一家事芒冗，堂翁鉗勒，尋芳蹤而不得見，幾堪人面桃花之悵乎！」娘曰：「既入寶山而至

空手〔五〕，妾請爲君籌之。今嚴堂私設黌堂，別成一家宇宙，諸生肄業，不下百人，公何不就之？亦足適情雅趣。外雖遊學，内主成親，一以完燈火之功，一以了鴛鴦之債。妾當居中斡旋〔六〕，無不如願。」生聞言，喜曰：「造化造化，卿可謂女諸葛，貂嬋再生連環計，當避出三頭地。」計議已定，各分手而別。娘天性技癢，索一筆紙題云：

嬋娟門户鎖堅貞，纔遇英雄價轉輕。一夜東西今織女，同舟吳越古雲英。
會時眼有三生客，別後心牽萬里程。到處覺身非是我，歸來帶得一般情。

題訖，授生曰：「聊以爲贈。」生亦揮毫云：

求凰甚喜得知音，當此分歧切我心。神感不愁金拾芥，事□偏怕鐵成針〔七〕。
挑兵未破秦關壯，夢景剛嫌楚峽深。多少情懷應有寄，莫教帳淚別離衿。

寫完，授娘曰：「聊以爲贈。」娘曰：「各執一箋，爲他日花房桂蘭情案。」既而相顧而別。娘途中思曰：「女人外事，動及二天，堂父若知之，不審將何區處！」及門，問小鬟曰：「何如光景？」鬟曰：「固無恙也。昨夜小娘不在，鬟代女工，老爺娘未曾問及。」娘喜其身邊無事，舉止如常，然意在情郎，日望好音密信。

分設兩頭路，生自歸家，以爲事出希奇，日魄夜魂，全在吳娘身上。一日，生辭楊公曰：「今者試期在邇，定在來秋，小子日邁月征，學功間斷。風聞仙遊吳先生大建學場，多士雲集，子欲負笈從之，萬望尊堂聊恕晨昏之禮。」楊公曰：「學貴及時，男子正當如是。此後充閭跨灶，即顯揚開振，何孝如之，不必拘之爲小禮者。」生自以爲得策。及收拾行裝，書一篋，奚一童，直望仙遊散步。至天德江小渡，嘗有

吟以消遣云：

　　辭了鄉關渡小津，奚童書篋共隨身。風姨月娣閑來往，認欠燈前月下人。

薄暮，生到扶寧，於東舍館焉。時常旁詢請問，曉盡吴家式。翌日就拜吴師，先生見生容貌言辭，頗有安樂之意。生自隸黌堂，時來聽講，然織房密隔，私意難通，生坐卧清愁，恨晚巫山之夢。一日，生乘閑散步，周圍環景，正是：

　　竊玉偷香真有意，看花植柳本無心。

偶然籬外左望，見織房一簇，窗外小掩，露出吴娘半面，乃高道云：「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。」娘排窗見生，應聲曰：「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。」忽自東墻來，望有人影，生不敢久戀，移步而行，娘分付小鬟曰：「外間浪嘆，情有窺窬，汝宜問譯數言，以觀其爲意。」鬟直往墻外，見生望東進去，遲遲其行，一步一停，如有所待。鬟就前曰：「公子何處人？」生見鬟言辭唐突，不究由來，然猶意自嬌娘來，故半露其辭，以觀其微意，曰：「嘉林楊介也。昨聞先生門下俊士雷奔，故不遠而來，算已十餘烏而兎矣。他鄉異景，鬱悶難舒，偶因閑步一遭觀覽，以舒其耳目。」鬟本童性，問了便回，具以生之言告娘，且曰：「詳認此人，依稀類扶董會中人物。」娘遮言曰：「天下面貌相似者多，汝安得夢言糊説！」鬟垂頭微笑。既而娘自思曰：「天隨人願，千里鳳來，然待兔守株，幾碎英雄心緒。」是夜，清燈挑盡，玉杼懶抛，愁染花顔，淚沾鳳目。小鬟窺知，問曰：「小娘有何花恙，一至此耶？」娘吐實曰：「我爲情所著苦，度刻如年，亂想胡思，不覺翻成惱景。」鬟曰：「情於鍾處，得非在日間公子乎？」娘曰：「知我其汝乎！夫嘉林新郎，乃我生前夫婦也。渠渠遠來，我之畫策也。今黌堂既久，音信不通，纔到速離，倏來忽往，形交

神契，心動肝傷，此我所以有感也。」因謂鬟曰：「來早汝爲我遠達心書，兼問東西寓所，或間相機乘勢，寄達幽情。」因取薛濤，放寫吟毫，黃袱封固。寅牌，鬟密領娘詞，班於學堂門外，俟生來就，道達情詞。既而生與朋輩八九人，括袖長裙，同時至焉〔八〕。鬟見頭勢喧騰，難通片語，暗將黃袱納於袖中，意將直待歸時，道達小娘情緒。豈意生自寄書，已知吴娘信來，腹裏徘徊，坐不帖席，方丈未撤，暗路先歸。鬟往來窺伺，見諸生三五返回，而楊生寂無蹤迹，鬟急反回命，娘細問曰：「客意如何？」鬟一一實陳，且謝使命不謹。娘曰：「世途難遇，人事多磨，月下翁，月下翁！說之結成委曲。」鬟曰：「計將安出？」娘静思曰：「不須贅議，楊公早來，必然有怨詞來，匪我求童蒙，童蒙自求我也。」且說生自守書至家，啓密緘封，見中有首尾吟云：

殷勤聊贈有情人，無病西施笑裏顰。百歲咸恒纏午後，兩天睽隔渴芳春。
臨墻眼寄桃三徑，想像心懸月半輪。片片愁腸誰共會，殷勤聊贈有情人！

吟訖嘆曰：「藍橋咫尺，何必文章，不覺嬌娘念及冷淡書房否？」因强題復之，擱筆推敲，短唱長吟，徹夜寢不成夢。黎明，再袖復詩，直趍娘房，冀其得逢。纔到通衢外，已見小鬟佇立途中盼望。原是夜娘於五更，唤醒小鬟曰：「汝宜往候楊公，倘有密言來達，切記於心。」故鬟早來，恰恰與生相遇。生問曰：「青使何處得來？」鬟曰：「吴娘已料公子有□怨詞來，故使小的晨往。」生曰：「非惟怨，抑亦怒。遠來到此，懸望彌深，流蘇帳裏，也曾隙照寒窗燈影麽？」鬟曰：「女房深邃，家法甚嚴，我今姐未聞貴公先圖弊邑，不教而戰，姑恕可也。」生曰：「我今夜將到蓬萊，觀仙光景，如卿能容之乎？」鬟曰：「蘭房萬事，自有主張，非小的敢承當得。」生曰：「天邊遊子，久渴花容，一點芳心，殆亦箭之在弦，事在必

發。卿歸，達吳娘，勿以疏情見拒。」因出袖中詩稿授鬟曰：「小姐有問，卿當白我直言。蝴蝶春花，此其一會。」鬟唯唯而退。既而呈上詩稿，娘視之，有曰：

到景從來月半圓，愁心對月月如年。多時正苦相思魄，今日何須聊贈箋。
扶董榕頭渾未白，安常花案恐非前。他鄉旅次無餘事，抱得寒燈對枕眠。

時小鬟從旁參聽，娘曰：「楊公怨意涉深，我可謂長於料敵矣。」鬟曰：「念慮所孚，精神所格，非偶然而得者也。」各開顔大笑。娘曰：「詩章之外，又有何言？」鬟曰：「楊公方甘心於我門廷甚矣。」因述生所言。娘曰：「計將安出？」鬟曰：「小娘長於料敵，何其短於料己？毋乃知人則易，自知則難乎？」娘曰：「何謂也？」鬟曰：「有麝自香，慢藏誨盜，此乃小娘身上，何必更問外人？」娘曰：「何謂言！夫東房門户，雪鎖霜關；内有嚴君，外招物議，如或不謹，遍播惡聲，我受其辜，汝亦安得乾浄！」鬟曰：「須當慎之可也。」二更時，三星在天，萬籟俱寂。忽聞罘罳窗外，微有履聲，鬟報曰：「新郎至矣！」娘披衣未對，倒履來迎；潛入香房安頓。小鬟早知道了，安排芙蕾香案，另别將陣勢安排，非筆端之可以形容，而中冓之言，又不可道也。已而雞聲頻蹙，生與娘共起梳妝，回眼秋波，並頭蓮蕊。生謂娘曰：「今宵之會，凡平生不平底事，盡消磨了。但此後乾坤安得常見？」娘曰：「源源而來，常常而見，復何説乎？」生曰：「武侯軍師，從今惟聽其畫策。」娘曰：「於晉石言，安得以隱言索我！」各相視微笑。自此一天雲雨，朝出暮來；兩地情懷，日長夜短，會來屈指，垂及數月。鄰人朋輩，且涉見疑；然醉裏中人，想在無人之境。

一日，吳先生因事夜回，經過女房，聞有笑謔聲。潛就窺之，見生與娘並坐，席間言笑，房燈掩映，千

萬無疑。乃思料曰：「知面不知心，生子難生意。如今宣怒，恐漏家聲，莫若忍一時，徐徐算之可也。」乃縱步回家，人蔑有知者。數日後，吳先生因點文，參呼楊謂曰：「我聞夏禹大聖，孜孜猶惜寸陰；曾子大賢，勉勉亦加三省。汝自從我以來，書旨文辭，幾見窺宮墻、入門户，得非躐等之學，晚進而退。即今秋闈在邇，汝當歸應選，解元一舉，汝可早來，不然我不願與汝相見也。」時諸生滿座，以爲生有高才，先生望以極等，殊不知其意也。比夜，生就織房，謂娘曰：「高堂會處，耳屬於垣，風流話本，只恐旁人又得聞也。」娘叩其所以，生遂以日間嚴師所責一述。娘曰：「妾家之教，學法甚嚴，得非吾郎文思有不足耶？」生曰：「如也，先生之學，得其精微；先生之行，最爲純謹。今言辭之間，字字有意，如曰『惜寸陰』、『加三省』，責其荒怠也。曰『窺宮墻』、『入門户』，意其私奔也。曰『解元之舉，汝可早來』，此時定以女之焉；『如其不然』，斷不許嫁也。」娘曰：「果如生之所料，當且奈何？」生曰：「我今學力正好決科，行將奪蒙正之先籌，拾漢儒之地芥，頷髭可拔，何有於相女哉！」來日，生就鱣堂拜謝，計日回貫治行。吳先生曰：「大人之學，先成己而後成人；師弟之情，我非薄於卿也。歸堂取四快詩讀之，勿使父母妻子取笑也。」生謝趨出，自思曰：「四快之中，全無所指，今摘取相期，先生其師也。」且說吳先生聞生歸日，恐女相奔，乃相召入處室。乃與小鬟，縻以家事拮据，胸裏日夜不休。生深夜就之，寂無人影動静；返回書館，留去兩難。將欲歸歟，則未得一語；將欲留歟，則恐泄其機。大約當在佳人合此，逡巡不進。夜三更間，生書燈影下，忽見娘衣裳裝束，排扉直入，生怪問曰：「重墻門閉，何處得來？」娘曰：「家事甚掬，不遑散步，以生歸期太蹙，故乘家人熟睡，逾重墻、越重籬，與君一遣。」生曰：「始覺猴精援攀手段。」娘曰：「豈卿如石胎之身重耶？」各微微含笑。娘因等留暫宿，雞鳴急起。娘問生

曰：「今日之離，何時再合？」生曰「秋闈榜後，自有信來，幸勿以遠疏見忽。」娘曰：「石榕在彼，何必重申！」因吟一律以餞別云：

我粟難糜皎白駒，花留水去影疑愁。勸君早覓重來路，榕樹青青未白頭。

生亦讀吟以慰之曰：

漏滴銅龍夜未央，雞聲唱斷別離腸。聲響名債將提去，休謂無情別自傷。

時娘不能返回，亦不敢久戀，直夜反回。生送之以出途，潸然有淚。娘曰：「英雄非無淚，不淚別離時。」生曰：「思則傷肝，肝傷則淚，我豈鐵漢耶！」言訖而別。來早，生歸家，省問雙親平安，收拾盤纏，與諸生應選。孰料天下之事，不如意者十常八九，生於縣鎮，皆有重名，直至第四榜期，生名填在第二。私度曰：「吳師之約，期以解元，合吾名在亞元，安敢與吳師拜見！莫若赴京拜稟，借館讀書，已定婚緣，留作後頭之事。」日者嬌娘風聞秋試，專待好音，諸生喜信重來，惟楊公寂無信息，如魚沉雁杳；如醉如癡，時或臨風對月，聊以自娛。然景動人愁，倍切睽乖之苦，因吟以道意云：

愁中對月又臨風，風送涼回月色融。風月有情人信晚，風輕月淡轉頭空。

詩成，短唱長吟，無限一時情景。忽小鬟從自外來，頗有喜色，鬟曰：「今年秋榜，楊郎名在第二。」娘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鬟曰：「日間小的就候家爺，聞諸生相與報告。」娘曰：「今安在焉？」曰：「直往長安拜稟了。」娘聞之，不覺喜中生喜：一則喜情郎之早達，一則喜姻緣事之果成。回思楊生決科之言，自有定見。時鄰鄉旁邑，貴族華宗，多有求婚者。鄧婆累番試問，娘意終不肯從。鄧婆謂吳公曰：「我兒年長，猶未定婚，屢次不諧，恐漸入摽梅之景。」公曰：「彼意固有自在耳。」鄧婆曰：「何

在？」曰：「嘉林楊介也。」曰：「其人何如？」公曰：「昨我期以解元，偶中亞科，故不敢來見。」鄧婆曰：「莫若召來，賚之可也。」公曰：「固不必召，來春會試後，不喚自來，非夫人所知也。」却説娘日在織房，清愁冷眼，因謂小鬟曰：「我之形骸，楊之身也。臨别蓋曾有約，今者秋闈榜了，望眼雙穿，而京北羅城，未有寒暄一敍。汝獨不能爲我一訪乎？」鬟曰：「固不敢辭。但小的小養房門，却不知其問處。且京城都會，冠裳翕集，車馬喧譁，一介女流，安能訪梗萍之蹤迹？」娘計無所出，只得含情而已。會七夕感舊吟云：

七夕歡期笑女牛，誰知今對女牛羞。珥河萬頃相思水，浩嘆無人掬一杯。

時秋色棲丹，玉容呈瘦。桐葉逐斜南之雁，他鄉旅思動愁思；金風薰逼帳之霜，書館織房均冷淡，正是秋深時候也。楊公長處長安，强料吴娘怨望，乃謂奚童曰：「小童密將一紙，直到扶寧，探問吴娘何處，將來付以心書。」低頭謂曰：「如此，如此。」童克遵成命，直抵娘房。娘見童來，悲喜交集，問曰：「楊公曾有何言？」童述曰：「秋闈之約，將欲一來；第先生曾教之，『先成己而後成人』，且丁寧囑付讀『四快詩』，故洞房花燭夜，必須金榜挂名時。遥達令娘，聖賢之言，不可忘也。」娘曰：「勿以别離變易，此楊公之戒我也。」童乃出所寄。娘視之，乃四格詩，兼録於左：

其一《小連環》。其二《大連環》。其三《小迴文》：

風敲夜倦倚，孤窗對草叢。

其四《大迴文》：

龍池日對樹疏陰，約舊申情此斷金。紅點一燈孤悶照，墨痕千紙短愁吟。

重山指望懸南北，下月期將合瑟琴。濃轉意愁分景共，風情月影對丹心。

娘吟了生詞，倍情增感。童辭歸，娘喚四友來寫復書，付童曰：「我之心緒在中間，歸語楊郎，勿以爲章臺柳也。」童歸至龍城，生問之，童歷敍顛末，呈出所寄之書。書曰：

重念妾：春衢試步，秋日羞顔，無端中天落紅線，扶董之右榕成約，有幸後緣諧素願。扶寧之花草迎人，良心早契良緣，佳會翻成佳偶。幾度月斜燈盡，羞宫花禁柳之春；重翻海誓山盟，辱白雁蒼鷹之命。揣己欲須昂友，佩鐫忍不我知；長江不見魚書，半枕空迷蝴夢。幾餘度，檜舟松楫，共帷香粉之知心；萬里程，柳陌花衢，深恨鱗鴻之無信。今則相思索債，長夢纏身，韓翊柳垂，玉京燕語。將安情於守約，則窗前蟋蟀，背樹無可樂之宜；欲快意於尋芳，則上堂椿萱，身許有礙從之禮。情幾對夏花冬雪，愁難分水月鏡花。帝城歲月利名頭，妾已解丈夫之志；香閨夙宵懸望處，君其知素女之心。書不盡言，幸垂知悉。餘不宣。

生觀了嘆曰：「凡文思須有所觸，吴娘多情本領，合宜做得此文章。」數月後，復遣奚童來，贈以京城扇曰：「聊以寫熱腸耳。」娘開視之，無題，曰：「豈楊公有懷別恨，憶人全在不言中耶？」因夜留童。來早授以所織白絹一匹，謂曰：「生心如扇，開闔以時；妾意如絲，愈翻愈曁。」歸，生馴開絹端，見墨痕淋漓，筆端造化，内寫鍾情五調，其排顔小引云：

隔面以後，蓂莢不知幾度更；花開葉落，暑往寒來，皆是惱人滋味。故鍾之於情，必錯之於辭，遞啓新郎，名曰鍾情五調。

其一　《滿庭芳》

天外征鴻，庭邊過雁，秋愁似海無涯岸。雨雲徹夜繞陽臺，烏鵲何時填北漢？聖母祠前，祖龍廟畔，當初未了風花案。幽情好付月明知，夙分願隨東風幹。

其二《剪梅格》

憶昔燈前月下時，情不可支，樂不可支。於今蘭室懶畫眉，人也胡而，月也胡而。鴛鴦帳裏是何時？倍我思惟，切我思惟。擬嚮魚信一心時，用寫相思，用表相思。

其三《望江南格》

朝望君，暮望君，東房風月轉愁新，紅巾萬點題痕。坐傷神，臥傷神，長安音信杳得聞，珥河幾度問津。

其四《長相思》

日相思，月相思，日月相思爲誰歟？日月如梭情不斷，相思日月有誰知？路隔星河懷別離，楚王杳杳來楚峽。西窗幾度對斜暉，南園滿望閑飛蝶，園飛蝴蝶嶺秦雲。人遥景在我懷人，去日漸多來日少，心端如舊事端新，織房光景人知否？夜璧殘烟滯雨，章臺如問柳猶垂。願得一篇長短句，尤願君車具軏輗，莫把佳人挑瀾兮。草花未了鴛鴦債，梧桐暫待鳳凰棲。

其五《長恨歌》

粵從客歲，鳳倒鸞顛，吁嗟兮故國長安，身故國兮愁夢纏，目長安兮恨難痊。夜夜夢魂兮，妾身曾在君邊。月庭柳影，君身在妾前。將訴幽情於玉兔兮，兔魄未圓；欲寄多情於白雁兮，雁信難傳。兎慘然，雁慘然，情用慘然。弄金環兮，環與周旋；依半枕兮，枕與相眠。半生情緒，幾識嬋

娟，問之月，月無知兮；問之天，天亦無知兮；問之啼怨之鵑，此情緣、此情緣；畢竟問之君子，為是近焉。不知舒吾懷者，公何時竟何日？何日竟何月？何月竟何年？

生讀訖吴娘五調，曲盡情狀，真「黄絹幼婦」也。然怨氣涉深，殊失《關雎》之意。蘇惠之織文，絳嬌之題錦，豈如是乎！先正曰：「天下難化者婦人，以其遠之則怨也。」吾當慰之可也。乃命筆引敍，并詩五律，各以詞爲歌。敍云：

三生舊約，特托諸天；百歲宿姻，委之於命。拜月祠中猶有記，春花何負於庭芬？憶詩閣上已成痕，仙侣敢忘於梅剪！況北南猶有雁，何須無益之相思？而松柏化爲心，勿把無源之長恨。但收春日緒，好唱望江南，則情於鍾處，不露馬啼，而鐵杵磨針成之，想亦不難矣。因有詩以道意云。用前五調韻爲五韻：

其一

粵自韓衣買子香，情鍾誰短又誰長？巫山大小雙纏夢，漢水東西共泛觴。
私約未忘難報晚，清愁休管雁啼霜。此緣果待東風幹，何負如蘭古筆芳。

其二

玩梅此日報西開，乍想瀛州乍入懷。一線紅絲天上定，十分花債月中栽。
主盟剩喜榕仍在，訂約相期石不灰。嵬嶺勉將堅勁節，看花人早問春梅。

其三

多少愁腸尺素減，減愁本自趁風帆。天長地久人還在，雁去魚來面若談。

對兔誓將諧願卜，求凰閑把弄琴三。扶寧風月羅城雪，兩地關懷北亦南。

其四

青燈挑盡夜眠遲，雲隔仙嬌穿日窺。作合仰憑天有監，照臨勿謂月無知。
及時只爲功名重，守約休教粉黛悲，此後嬋娟身上事，却除相字任長思。

其五

容刀河廣不銀河，誰謂人遥一派波。鳳倒鸞顛原舊鏡，烏飛兎去度輕梭。
計期團得西廂月，何事含愁上苑花。自古王魁曾幾見，休教驟唱庡㢒歌。

寫完，唤童付以稿，囑曰：「汝代我道吴娘，居而相離則思，期而不至則憂，此固人情之所必至。然居而至於離，期而不能至，亦豈人情之所欲哉！但當静以安之可也。」童一時逕往見娘，白生心事，因遞生緘封。娘視之曰：「文人之筆變化無端，真贋實虛，有所不能其際。詩云：『大田甫田，惟莠驕驕，無思遠人，我心則勞。』」時小鬟問言曰：「詩本人情，可以興觀群怨，以言感人，小娘之作俑也，争似不來還不往，也應無喜亦無愁。」娘曰：「古來情最苦，死别與生離，我欲無言得乎？」乃再賡前韻以答。童歸，生問吴娘居處。童曰：「微觀其意，動静語默之間，蓋欲以文章怨别離也。」乃遞娘之詩。

其一

擡頭往事耻偷香，相把幽情恨應長。柳陌遥凝前玉步，蘭臺空泛淺瓊觴。
知君本耐程門雪，奈我奚堪惠枕霜。早晚願同申舊約，莫教蒲柳決尋芳。

其二

華關鎖鎖爲誰開？ 默想沈思恨滿懷。結髮山河憑月照，傾葵身世向陽栽。
耳邊約誓猶懸想，心上朱陳志少灰。何幸及時冰未泮，七夕莫把嘆摽梅。

其三

春思流連院裏緘，栢舟泛泛一孤帆。針磨點礙心中事，金斷空思月下談。
香玉也堪癯竹六，采珠正切老梅三。北洲如有航江葦，帶水寧容限北南。

其四

梨花霜打夜遲遲，窗下多情許月窺。一片柔腸千段約，百回春夢寸心知。
皇都漂渺雲中望，花思徘徊月下悲。昨夜認來知己筆，長忍之暇又相思。

其五

當此郎舟涉珥河，此身恨不作風波。點燈自恃姮娥藥，倚杼慵抛織女梭。
地面迢迢難擲菓，天心裊裊亂繁花。憑誰一挽黄河水，爲洗前頭怨恨歌。

生吟咏移時，將欲賡和。忽外間有信報來，今年春試已有訂期，南門外見揚枝春曉矣，事果不遂。時生一聞天子詔，乍起狀元心，當初一股夙緣不必懷。届期，騷壇耀武，筆陣鏖文；臘驛梅傳，天門出榜，生名魁科第一甲第三名矣。成名後，拜謝天顔，拜了座師房師；同科諸員，仙團勝會，然公猶未完聚，懶與之同，三日遊衢，未嘗著步。已而私遣業吏，遥遞心書，就報吴先生好音，且締婚姻之誼。吴知府接知音書，以天中帶喜，謂鄧婆曰：「茲新科探花，不召而來，今日如何區處？」鄧婆曰：「堂上射雀，娘女乘龍，安敢有所異議？」及旋錦日，生遣輌子數具，仙杖行戟，接先生、鄧婆及吴娘赴京。一簇仙團，榮回

嘉林故貫會見。華袖衫傘，草木迎逐脚之春；安輞快駒，賓朋望行塵之步。至諸家禮畢，生與娘齊拜雙堂爺娘。接步花房，交杯閑敘。娘曰：「秋闈之後，人各一方，不圖今日，得究當初情案！」生曰：「草木知春，予豈不量人意？然暮夜之中，四知可畏；隱微之行，十視其嚴。故綢繆心事，暫爾契然，不忍使卿爲紅拂之事，所謂略小節而存大信可也。知我者其師乎！」是夕，銀燈徹夜，香色濡衣，銀漢橋通，巫山夢醒。生戲謂娘曰：「今宵之會，可無詩以記之乎？」娘即吟云：

偶中之合合中離，回想因緣一段奇。何處媒來鸞鳳枕，不知今夕夜何其！

生亦續吟云：

不知今夕夜何其，藍路仙橋出絳圍。從此之償男子願，春宵萬景一家私。

娘曰：「新郎驟勝而驕，忘却前頭事矣。」生曰：「何事也？」娘曰：「鴛鴦帳裏，兩家之能事悉矣，但聖母祠前，佐以一人。今令娘同居，未知何處下落？吾郎未曾念及，此妾所以留意處也。」生曰：「我平生還涉許多，湊出奇來，神道至玄，安得有所逆料？時來便見，何必挂慮？」此後生得時行道，參預朝政，事機雜踏，公務繁多，國事重而家情輕，父母之言，還屬一邊擱過。

時光陰似箭，順天初，沱江道寧遠州土酋吉罕者，竊據嵩陵、芒裡等地，南通老撾、胡孫精國，以爲應援，朝廷討之不克。廟堂籌畫，或至宵夜。朝廷或保公爲招討使。公意科甲中人，而資質勇敢，骨節堅剛，自提大兵，直望興化進發。料想此時，遥伏天威，押除山匪，窮邊黑子，折箠可笞，自不必於預防者。時吉罕頓兵木州，公驅兵前進，連戰破之，開路疊橋，長驅逐北。不意吉罕於坎坷伏兵，一待公兵一入，四面交圍。公進退無路，左衝右突，但得單身走脫，不知去向。黄昏時，登高四望，出左忽見一簇人家，

側海假山，亦是一般景致。公蹇裳趨入，見家庭寂寞，惟數個小童，蠻土衣裳，亦通中華言語。公渴漿求飲。俄見少女人，年十八九，身穿衣帽，頭頂銀簪，髻髮如雲，清光奪目，公疑其乾擦——蠻中有精鬼曰「天母」，母有夫婦，母夜能穿兩趾於鼻孔飛去，以吮人污，謂之乾擦。能變形爲犬貓，山羅州多有之——不敢正視。其女來問曰：「官龍何來？」——土音官者謂之官龍——公曰：「我招討使也，日爲蠻酋所敗，損兵折將，山脚崎嶇，幸得來斯，冀求憩息。」女乃款生一頓訖，低聲謂生曰：「妾生洞類，勢非寄足之所，但跟隨妾來，自有一條生路。」公知其意，乃從之而往。至深林幽處，娘謂生曰：「妾乃車氏輔導子也，其先祖乃哀牢國王之裔也。近祖可參，以兵佐黎太祖定天下，封司徒國王，號黑衣帝，木州食邑，已有多年。曩爲吉罕所驅，妾父與之共事。今公到此，勢不相容，故妾哀動猿腸，指其歸路。」公曰：「母車氏石言居止之事乎？車氏前芒禎國王之次子也，王許以食邑，自願尋地宅居，過武江取石塊禱天曰：『到此石能言則居。』至木州，石忽言：『吾當居此！』遂可宅焉。」女曰：「正是！」公曰：「見入井而惻怛，仁之端也。今某山嶺窮途，不知去路，北行無老馬，出《左傳》。劍閣乏天然，雷，天然雷，萬春之妹，嫁種景奇，詳見《錦香亭記》。娘獨不申半臂之助乎？萬一天其成路，行得穩，娘之義當刻石不忘也。」娘乃欣然與之同往，越溪攀木，行路輕環。日則尋路披毛，夜則同棲石上。娘久處林泉，素知木性，時或途中饑餒，常采果以食生。旬日之間，不缺支度。曁至平民村邑，公與娘入憩焉。是夕，公謂娘曰：「芥針之遇，自古有之，汝與我相從，恩情較重，豈非天意之造端乎！」娘曰：「與公私奔，豈有回來之理，此後之生身事，托之君有餘，花頭蝴蝶，枝上鴛鴦，妾安得而自主！」欹枕間，公謂娘曰：「不圖山林蠻獠，有此奇逢，一段因緣，又何必牽絲拾葉。」娘曰：「妾非全是蠻中人物，公何見鄙之甚耶！」公曰：「何謂

也？」娘曰：「妾母鳳城人也，聞妾母求嗣於西湖天王祠，乃董天王靈廟，夜夢白猿攀臂，浹旬而生，因以華猿卜名焉。」公聞言，嘆曰：「聖母之教，不欺我也。」娘詰問根由，公略以聖母祠故事，説過一遍。娘曰：「塵劫肉身，安有這般説話？」公曰：「後當驗之。」時公敗衄之後，徒手入鄉，計無所出。將回謝罪，娘曰：「木州之役，全師覆没，如單騎返回，何顏以見天子？莫若上表乞師，後圖報效。妾當移書旁郡，招集殘兵，或者失之東隅，收之桑榆，自足以贖前過。」公聽其言。表回，朝廷重公，加給雄師助戰。娘亦葉書蠻字，報諭州民，多有應者。及殘兵稍稍復合，公開帳議事，籌定進兵之策。娘曰：「行師之道，有奇焉，有正焉。牧野之師，周旅爲正，而庸盧爲奇；召陵之師，齊侯爲正，而江黄爲奇，以此行兵，百戰不敗。若輕出於上谷，此漢高有白登七日之圍〔九〕；懸軍於白岩，此唐太有鴨緑難留之咎。孫子《武經》曰：『將不知兵，以卒與敵。』《煙水神經》曰：『爲其所伏，靡有不敗。』公前日之役，正此也。」公聞言駭然曰：「吾平日徒讀武書，不知兵變，出《玄命》。何物女子，乃能若是！好好行兵幕客也！」娘曰：「妾平日讀書，最愛蕭皇后玄女之爲人，故林泉多暇日，凡《壬申》《太乙陣圖》、孫子《武略》，亦皆經目。」公曰：「今賊勢充斥，而我孤軍在此，當用何策，可獲全勝？」娘曰：「善用兵者不在衆多，故淮肥百萬，卒壞於草木之兵；赤壁全師，見焚於蒙衝之艦。矧兹吉罕，驅驅扇漁獵，劫制鈎鋤，烏合成群，蟻屯聚黨，纔不勝則劫掠平民爲勇敢，一退却則散盡林野爲無餘。妾已會擒之之策矣。今可分兵三道，其正兵則直行花木以邀其前；又遣一支兵，暗從萊州以擬其後，又遣偏將一員，從芒阨夾道而伏，日昏搬運木石，堆積去路，俟吉罕兵至，燃蒭放砲以怵之，必徒左退入深壍矣。」公從之，分撥已定，乃進兵至扶華州三洞。其地平曠，忽牙旗立處，暴風從東來，昏塵蔽野。公曰：「此風主甚吉凶？」娘曰：「此風名

『振耳風』，主有賊兵卒至。然今日己巳，其音屬角；而風從卯來，其音屬羽，水來滋木，爲母翊子，我軍必大勝。且妾已占一課，卯將午辰，公本命時，三十一歲，行年在寅，其年克勾陳白虎，命克玄武遊都。且日干克勾陳，勾陳克玄武，而三傳無救，必然席卷長驅，遊之陽神。上金下水，必從石徑投溪，就此擒之，萬無一失。惟玄武陽神，重臨生地，復有偏將，前尋遠逸，理必然也。宜且陳兵以待之。」公曰：「當用何陣？」娘曰：「三洞地勢平坦，好布八卦陣。」乃指揮偏將，排兵列陣，四方四角，旗色各有誌別。指謂公曰：「此太乙古陣。詳《武備志》。又披奇行遁甲，陰陽順逆，門户多明，天地風雲爲四正，龍虎鳥蛇爲四奇，艮上八青旗，生門白色；坤上二黄旗，死門路也；巽上四赤旗，杜門天圃守之；乾亥六黑旗，開行天心立之。如賊犯四方，則一兵二翼，有正有應。賊犯四角，則奇可爲正，正可爲奇。至如隨機而變，惟係乎臨時可也。」俄而蠻兵卒至，見公圖陣嚴整，四面八方，各有門户，車輔導謂吉罕曰：「此乃八卦陣也，吾女猿娘，日常積筭子習之。然今日開行更太歲生門，又遇鵑神，外此不宜撞打。爾宜按兵勿動，以觀其變。」至未初，忽見吉罕兵處旌旗紛亂，猿娘曰：「此乃疑其後兵之至矣，可縱兵擊之。」娘中軍援枹，使公親督前支，變成騰蛇，脱殻而進。比登高岡，果見萊州兵馬漫山而進。罕表裏受兵，倉惶亂徒，蠻兵三五星散，塞塹填坑，不知其數。吉罕僅存親兵數百，取芒阨小徑逃遁。三更，至高陵嶺，兩山夾險，惟有小路可通。一里許，只見當路柴木土石，路不能通，將必攀崖，别尋生路。忽聞千聲砲響，兩岸火燭，露出官軍旗幟。罕退兵半里，已見追兵薄來，惟左邊有一小徑，摩昏而逃。纔數十步，石積崎嶇，前者有二坎，吉罕如脱網之魚，高低亂步，石膏滴滑，罕與從者盡推下了。官軍卒至圍之，個個生擒，押回本陣。詰旦，録問酋長盡數無遺，惟車輔導不在。公疑之，娘曰：「妾父韓魯亦少知兵，料必外嵬

崗之火。然緹縈婢漢，可以贖父罪，公其準之。」公聞言，笑不答。原來輔導在觀陣法，强料陣中名將，深識兵機；烏合之兵，勢必不敵，故潛率本陣，暗各先歸。至家問童：「猿娘何在？」童曰：「日者招討使到此，相與私奔。」乃猛想八卦陣圖，知是猿娘手段。嘆曰：「吾養子十八九年來，不意今日爲楊公之用。然金屋貯嬌，亦是造端常理。窮山蠻貊，豈能留住得他？」時楊公既獲全勝，修露布表。娘曰：「妾請代君綴之可也。」生曰：「娘之武略，中古一人，今乃吸玉吐珠，始信令才女將。」娘乃揮毫立就，其略曰：

蓋聞鵶頭南指，明道清風浪之塵；虎印西行，耀日睿山嵐之境。蓋取亂之兵，冬人如得已；而干常之黨，天道所不容。順逆明微，古今同轍。我國家斗牛得歲，翼軫肇基。藍山輿括地之兵，逃沐晟，比張輔，輿黃福，劍柳昇，蕩定二十，克南來之貔虎；江水淬倚天之劍，定渲州，平清化，撞東關，夷古弄，開拓十三，宣北海之封疆。時雨蘇水火之民，風雷雪山河之恥。間出有□之湯武，天書震象呈符；亂餘得國之漢唐，星紀乾圖正統。駸驛車書共道，侯藩大小相維。夫何寧遠舊民，敢背先皇厚意。唇齒援盈蠻、車里，扇動二十州韓魯之邊氓；背面依遵教、馬河，竊據三萬城環圍之天塹。黎太祖築三萬城，言城可容三萬人。歸化蠻名勢將蠶食，安西府名山溝蜂屯。席前霄籌國之衣，鍼砭下憫懷一指；卧側隱睡人之榻，普率中寧限偏方。蠶叢何有於龍堤，龍水堤在木州，橫江有石堤，水高四五丈，下有石竅，如虎口向上，俗號深油。豹變期孚於牛吼。輿化古名牛吼蠻。皇帝乃命臣等，於郊建旆，彼濕出車。數千席上王師，勵國峻吞牛之志；千里目中蜀虜，凜班超得虎之威。渡河沱而劍戟凝霜，沱江上接大蠻黑水河，所謂西流爲珥河者也。止天振而旌旗變色。當此東隅垂健翅，暫勞東土之

斧斤；雖然閫外伏餘威，復振南中之號令。敵愾之鋒不挫，同心之士如飛。摧枯勢，振乘風，披龍印進兵之步；披龍山在木州上岡，其山最高，登高頂四望，上見順州，下見沱江，南見清華、楊若江、義安、瓊瑠。破竹機，乘逆刃，鑄古痕窗劍之崗。鑄古山在青州巨勝山籌册，横直百餘里，其高次傘圓之嶺，有古井十座，方湖一泓，水甚清洌，旁有雷石。山羅登而乾擦攝威，馬河入而巫神遠遁。馬南州執湯有一種巫神，能運石入人腹，腹痛而死。土地之銅神效順，山風何待於卯寅；鐘南之葉公助威，水渡不須於子午。木州墨里院大寺有黑銅像最大，寺有古鉦一百四五尺，相傳叩之即死，行人過此處，遇黄物棄而不顧。又此木州上岡有風穴，其深不可測，午子時風自穴中起，轉動山林，至寅卯時風自止。鎮安縣有葉夫人祠，在洮河側，稔有災應，今巡司年奉事。洮江常有陽曈，惟子午時可渡，孔明南征禱之，先霄即其事也。既扼赫蠻之勢，更神料敵之機。華州八卦陣圖，旗喪蠻酋之膽；嵩嶺兩山伏卒，砲聲驚賊將之魂。窮途之孽黨俘來，背正之凶渠檻送。會見災星影滅，台象偕平。撩狂共入輿圖，邊陳盡茄籠之地；寧遠州舊是哀牢國界，王舊名茄籠，後其弟茄坰再據此地。獷悍轉爲耕耨，舊業安肉壙之民。此州人民獷悍，能習水戰，其州中有水泉湧出，水味稍鹹，百獸夜飲，土人作弩射之，所得者多，謂肉壙。鉦鈴沉自綏之聲，鼓角奏凱歌之曲。此日崇墉執訊，宣威實賴於諸臣；當初漢閫推輪，成功式遵於九命。臣謹奏露布以聞。

表回，敕賜旋師。

公與猿娘回家，合與吴娘拜見。吴娘纔一見，詳認猿娘體貌，及臉間黑子，曰：「金蓮之召，非此人耶？」公曰：「正是！」乃還敘所遇，及參佐戎務顛末言之，娘曰：「聖母侍女降生，非凡人比。」各相微笑。猿娘曰：「果然，則王羊再世之事，非虛誕也。」吴娘時或説公曰：「車氏姻婭，可無恩以軫

之乎？」時諸州存從吉罕者多有換易，公表求保車氏，乞仍繼襲。朝廷查車氏祖可參開國有功，準其奏。輔導感恩不淺，赴京供貢，常往來通好焉。公務之暇，公常與吴娘閑庭小酌，言及年紀。吴娘曰：「妾申公時，又得車氏年屬子，可謂三合奇逢矣。」後公還授顯官，吴、車皆有所出，至今閥閲猶繁焉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娘少艾時」「時」原作「辰」，蓋越南避諱字，今改回，下同。

〔二〕「憑誰唤取鐘情客」「取」原作「吸」，文義未順，當是「唤取」之誤。

〔三〕「公何不佩韋者」「佩韋」原作「佩違」，今作「佩韋」爲是。

〔四〕「生即對曰」「生即」原作「即生」，當有乙倒符。

〔五〕「既入寶山而至空手」「至」，原誤作「室」，據文意正。

〔六〕「妾當居中斡旋」「斡旋」原作「斡施」，據文義正。

〔七〕「事□偏怕鐵成針」，原脱一字，今以空格補之。

〔八〕「同時至焉」「至焉」原脱，據文意補。

〔九〕「此漢高有白登七日之圍」「高」字原脱據下文「唐太」補。

附録　玉身幻化

古越裳螺城，北河勝槩也。重光末，後陳重光帝城右岩之顛，有赤色惹惹，敍事出《左傳》。一條冲天，如火燭炎光之象。接邑旁村人皆疑其爲鬼祟，凡牧童蕘竪，不敢近來踐踏，數年後見亦如之。時山寺有高僧者，度云：「北城自安陽王開築，設法馳人，冤魂滿地，年深物久，變起成妖。我當設四大出經。之禪床，悟六如之法偈，使沉淪幽鬼，一切超升，亦一大功德也。」乃即地設壇，誦涅槃數遍，兼有解冤疏。中有云：「陰陽消長，宛然芥蟻之浮沉；塵劫往來，管得春花之榮瘁。大悟處空空色色，纔歸餘化化生生。消憑一洒之枝，踏破三生之路。」法壇一筵，浹旬而散。是夜，忽見壇所如一輪明月，特地起來，升降高低，一時仆滅。時高僧遥望，謂其徒曰：「妖根從此解化矣。」數日後，僧於方丈禪定，見美姝年可十八九，膚肌如玉，秀潤照人，碧眼玲瓏，其光可鑑。衣裳艷冶，顯權貴中人物；聲音鏗爽，頂禮求懺。僧曰：「貴娘何處人民？侍從無人，不憚崎嶇，光臨浄土。」女曰：「妾乃東城夜山人，前嫁爲媵，南縈樛木，東望小星。不料堂父不容，夫君見棄，玉埋鈿委，予今有年。緣慳分薄，甘聽分於悠悠，薄視桑中

之金，而暫守通衢之寶，景仰巍巍碧相，廣開濟渡之門。雖今生過了，固不可追，而接外升沉，求懺後生之事。」僧見言辭伶俐，意涉見疑，辭以山谷野僧，只念朝暮傳燈未造得心囊副意。女請紙筆，立寫疏文。僧勉從發奏。女案前宣揚竟，五拜超出。僧仰見脚步輕環，湧泉隔地，揖謂童曰：「妖也，非人也。疏文勿憑火化，當歸貯，以爲他日之驗。」女至三關，題於粉壁云：

莫説無因更有因，來來往往往來身；人間早悟輪回理，擱過今生莫自顰。

銀鈎鐵畫，壁上龍蛇，騷人墨客登臨，不解其意。自後女周遊中土，無處不到；繁花勝會，人多遇之，高唱低吟，開口成律。或云：

裙袘湘水髻吴雲，雲暢香殘意有春。身許不辭三峽步，藍田種玉恨無人。

又云：

江妃解佩事悠悠，經幾星霜續此遊。拭目桑田滄海後，不知身世在中州。

如此之類，不一而足。所到之處，人或以言辭謔之，娘更贈以金環，與以玉珥；若致殷勤，則辭以無緣，拒之甚確。有高見者，以妖目之，然莫能窺其蹤迹。

説分兩頭：時大平瓊瑰有王學生，得地閣豐降。然年少放蕩，父母俱亡，落魄江湖，室如懸磬，平生從學，千費略無所得。嘗嘆曰：「天如倚蓋，地如局棋，賦與之理，何其無意於我哉！」聞你珠術人精於斗數，往質咨焉。術者曰：「公之數多有根基，合宜出入朱門。然推弱準强，纔做一時當局，勿以前運蹭蹬而損其志。」會明人新設交州學校，生琴書裝束，駕報登程。正是：

路左笈驢□李固〔一〕，橋頭車馬誓相如。

適夏盛暑，枝頭薰榴火，水面鑄蓮錢，熱氣逼人，步程不進。黃昏，至途中驛舖投宿焉。人定時，聞隔墻有少女聲，細細吟云：

炎帝紅爐鑄熱天，夜聞摇扇不成眠。玉顔汗洗西香淡，解愠無人鼓舜弦。

生借隙潛窺，見一女獨坐燈前，眉清目秀，正所謂東鄰之女，比花花解語，比玉玉生香。將續吟和云云，又怕無媒，未便輕率。旦，生再起梳洗，已見女望東進步。生質諸館店，曰：「此女往來，自謂鬻玉客也。」生促童兼步進程，及於途，行且嘲曰：「珠玉在前，覺我形穢。」女曰：「公非卞和，安能識璞中之玉？」生曰：「有美玉於斯，藏之歟，抑沽之歟？」女曰：「沽之哉！沽之哉！待價而沽者也！」生曰：「秦廷之玉，價重連城；娘子之玉，其價何如耳？」女曰：「無價。」生曰：「無價只在淵，今鬻之於市，豈眩而求售耶？」女聞言，臉間紅映，默然不答，帶怒而行。生尾之曰：「白圭之玷，尚可磨也；斯言之玷，不可爲也。」女即回顔微哂，曰：「南容三復白圭，有女嫁之，今君始一復矣。」生見娘言頻狎，應曰：「一而足，何必三思？」時程途遥愀，二人且行且謔。至小溪橋横一簇，兩相暫憩。生曰：「貴娘何處佳人，金屋餘風，朱門素女？今還旅迢遞，孤苦何堪？」娘曰：「妾古螺人也，日爲夫君所棄，天下難容，孤星獨往。中土周環，天悠悠而心摇摇，一片孤忠，羞對青山碧水。擬今桃花無主，付蹤影於浮萍；眼寄雲端，情牽花影。將他鄉而進壁，恐臨投土之河；欲故里以還珠，的見覆廷之水。君將見憐，不必以形骸索我。」生曰：「佳人才子，天假奇緣，願結同心之帶可乎？」女曰：「道旁苦李，晚景摽梅，孤鳳梧桐，正樂棲身之所。只恐起居言行，不近人情，畫餅妝金，枉費君一班心事。」生曰：「坎離爐上，定有陰陽；月窟天根，自然來往。逢而合我，當作好風之箕，好雨之畢。對面而冷眼看，娘子亦何

心哉！」娘曰：「自揣閑花無芳，雞筋無味，蒙君不棄，何靳相從。」生喜，收拾行裝，直望神州取路。至渭潢江次，借一小舟而進。此間玉人江影，依然映水之芙蓉；俗客仙舟，恰似飛身於弱水。」生戲指謂娘曰：「同舟吳越，猶待玉京之會。今途間邂逅，月下遭逢，豈非真前輩之假歟？」女曰：「雲裴仙洞，同入清□，占得無窮極樂。今短景春場，此生未卜，君何遽鄙前輩之不如耶？」時江寒月淡，生曰：「三星在天，其如今夜何！」女曰：「新人舊景，別思未舒，詩歌一曲以見志，可乎？」生曰：「願聞。」女即鼓板而歌曰：

乾坤分別時睽隔，孝敬一心難兩白。鸞分玉鏡燕聲悲，龍去鼎湖蛟淚滴。
丹心向説海江天，座玉埋香歷幾年？破碎山河都是恨，殘香餘粉不成研。
月堆花影春醒苦，貞節山容愁慄慄。堅剛惟有瑾瑜心，磨琢全憑英雄手。

歌竟，生靜思曰：「前頭心事，聽者興悲，但中間『龍去鼎湖』，『破碎山河』，未知何意？」女曰：「聊寓昔時光景。」爾時舟中楫師棹子，耳目許多，二人相敬如賓，未嘗狎昵。暨舟過南昌，乃武娘故廟，吟云：

秋江印月月漫霜，月淡江寒憶武娘；業報可憐生誕子，影分何必罪張郎。
顏紅自古天多妒，浩氣□今水愈香；觸處我將鳴往事，千秋論□斷人腸。

過媚醯廟吟云：

月斷槃山體覺癯，一般心事付悠悠。龍髯有淚悲南馭，狐血無端媚北州。
夷狄有君天地變，山河正氣斗牛收。有江可洗綱常骨，禮葬何關李自羞。

過多禾仙容廟戲吟云：

夜澤深深水碧漪，一場今古觸人悲。葦蘆正好諧仙侶，城郭原非拒父師。
夜半颶風千古事，江邊秋□億年祠。炎郊帝女顔何厚，南望沙頭暗自知。

至菩隄江吟云：

天工開鑿太多情，枉苦乾坤久戰争。沙莽幾埋南北將，煙波半没古今兵。
鷩河影斷魚歌水，刁斗聲沉鼈鼓清。天假故君方便得，换來清水洗南濵。

時女觸景處便吟，生隨章嘆賞，常欲續和。但中間每結聯如别有意，未能勘破。至鼎龍，娘謂生曰：「街衢喧閙，滿目繁花，當求寂寞禪門，爲攻書之所。」乃相携就乾陀寺，住寺。南康凸凹，望外仁山；蘇瀝縈回，眼前知水。舍利古高低之塔，石碑苔篆隸之文。不夜天月滿禪心，竹柏松琴和魚響。無□地風情俗脚，鶯言燕語問鯨音。生愛其一般景致，乃誅茅構室，聚於斯焉。生素以寒門出來，琴書之外，囊裏無餘，凡其焚桂爨珠，取辦於娘。一日夜，生謂娘曰：「窮途天假，得遇佳人，眼前之花也，掌上之玉也。邇來敬中掩愛，久汲春醒，今夜間來，願作巫山之夢。」女曰：「君錯矣。身名會重，燈火功深，妾不敢以衽席之情，荒君之志。姑少待未爲晚也。」生計無所出，只得含情而已。又一夕點燈並坐，生視娘目不轉睛。娘曰：「妾常讀『世家』，柳下惠坐懷不亂，魯男子閉户不納，蓋亦嬋娟藏劍，香粉操戈。我君讀聖賢之言，豈不知在色之戒？」生曰：「堅心匪石，相火燒人，故美之於四姬，安石之於白雲，東坡之於琴操，陶穀之於君藺，前賢豈留我色？但情鍾意適，到那留然。如娘固以外之，將置予於何地？」娘曰：「楚館秦樓，沉人之苦海；歌娣舞女，摧人之妖狐。席上之珍，何須挂齒。彼沈約之瘦腰，張敞之畫眉，韓壽之偷香，相如之竊玉，書碑口實，君與妾將安取乎？」生曰：「我之得娘，將安用歟？」女曰：「妾之

來斯，本欲興君家業； 如君功名未就，則妾節操不移。一段因緣，當作後頭截看。」已而剪燈就寢，偎玉倚香，而咫尺桃源，不啻如鄭之虎牢，蜀之劍閣。時光陰似箭，不覺星槎漸轉，暑往寒來，生常往候鱣堂，而娘亦能支度。日則周旋中饋，夜則頂禮梵王，密禱陰祈，生不能窺其町。

適商久雨，厨灶不供，生素筆以吟窮云：

未遇王孫一飯難，書窗兀坐轉餘間。玉成未解天工意，金盡何如壯士顔？

照西帝星窺漏屋，欺人冬雨鎖祥關。窮中最苦心中事，美玉形骸眼底間。

娘在房顰眉曰：「聞公情詞，鐵人垂淚。今妾家貫，惟明珠一粒，乃前夫埋藏，其價浩大。當今天下有眼無珠，故妾重身中之珍，未曾向泥途而進璧。公宜偕往，妾爲相賙，以爲阿堵之用。」於是二人同就古螺，住於旁邑，暗乘月夜，徑往山顛。娘指曰：「是矣。」生乃掘深數尺，見小石巑岏，繼見一夜光珠。娘教生收之，填封如故。屆早，二人完璧歸玉乾陀寺，玩弄移時，無限珍重。娘忽謂生曰：「妾程途窮碌，身覺不快，公宜就席設壇，伏憑佛知，以解今年厄運。」生從之，娘案前平坐，頂禮割解三十六遍。忽微風入户，有肅殺氣，娘自然仆倒，渾身勁直，如剛痓之伏。生措手不及，藥石無功，其憐惜之意，穹壤間無餘地矣。他鄉旅次，無以爲計，權殯在瓊瑠外郭。此後人亡物在，旅思何堪； 憐香惜玉，情狀可掬。嘗有詩以寫怨云：

其一

石上磨簪玉欲成，天邊殘月不勝情。佳人一別渾無夢，夜夜寒鐘落枕聲。

其二

慈航泛泛渡塵緣，恍入天台極樂天。極樂路窮仙子去，惟餘殘粉浼塵廛。

其三

寶婺星沉月色暝，書窗寂寞杜鵑更。幽情最苦臨□景〔一〕，默默無言訂後生。

其四

契闊原來只是緣，不於佛也不於天。我生爾死乾坤在，寄問何人是續弦？

時生獨處書房，愈覺冷淡。收拾書詞文苑，反覆瓊瑠所得明珠，未忍發賣。情於鍾處，度日如年，撻頭歲律二灰，備嘗盡雪月風花苦味。歲暮，生采辦酒殽，再就瓊瑠一奠。乃遵國俗，收骨回貫改厝，以盡其義。意出最奇，掘塚間了無所見，櫬封如故，没皆劫灰，惟見七星板上題四句云：

北岸南城合作容，從頭吩咐水流東。身前玉女誰能會？離合瓊巵總是空。

生吃驚吃異，糊思忖曰：「我前所遇者，天上之玉女也。恨其薄福，到底成空。猶可疑者，玉女乃天上之仙，安有此地之玉？螺城不遠，我當到處一詢，或者知其原脚。」會重光南幸，北地阻兵，事遂不果。乃回家貫，兀坐凝神，半枕塵廛，未忍他適。日常閱吟娘遺稿，窮思留神，凡其用意詩章，茫然不能解。猶念仙家秘訣，隨化隨生，月夕霜晨，懸望其再至。虔請咒度，誦《陀彌經》、《接引經》，然捉影捕風，了無證驗。因嘆曰：「當初枕席，夫豈無緣，何嗇一番傳信？」因吟云：

銀河東轉日斜西，客思難禁五夜雞。色暗秦雲從處望，魂消楚峽夢更迷。

他生何必香根在，終日那堪燕子啼。欲喚檢書憑一問，人間寧有假夫妻？

又云：

櫝玉珍信久漆膠，咄嗟何忍倏輕抛。畫眉風□留塵鏡〔三〕，結髮山河付夢刀。
佛道玄靈還是幻，仙鄉縹渺仰彌高。三千眼界成花録，欲抹睛光醮碧桃。

詩了長吟，終付之未如之何也已。

時明人據我土地，貪求無厭，探玉掏金。聞玉山地産生珠，令人氽土懇切，學上聲，水推物也。采，並催入水，通宵乙了，鄭重也。手爲皺音遂。縮。間有瑞英人陶琢，是亦丰姿客也，因事經過地面。明人疑其村人，催來取蚌。言語不通，勢終無奈，只得與民探取。琢氽下仿一丈，忽見豁開水路，路前有女童導引，坦步而行。琢步躊躇，然身在水鄉，勢難再反。里許，近望宫庭一簇，水晶作壁，金玉妝門。女童先稟，俄引琢深入。重門玉扆，前有仙娘端坐。琢舞拜成禮。賜坐。仙娘曰：「卿歸瑞英，途過瓊瑰，妾聊寄片詞，探問王學生家事。」琢不知意思，對曰：「王生與我義屬同窗，然塵寰海底，路隔幽明，柳毅傳書，不審如何報曉？敢請尊名貴幹，何憚一行。」娘曰：「妾乃媚珠，前安陽王媳也。幽沉冤屈，恨氣難消。日因高僧法解，幽魂發越，幻化真身。曩因王子孤窮，盜乞天庭，暫救此生之貧窶。然既與周旋，情鍾難解，是空詩句，妾已告之。誰知迷昧塵心，凡播之詩詞，未見得輪回之理。煩卿報告，厚意不忘。」琢復問曰：「某粗通國史，仙娘前嫁仲氏，繼爲金龍所賣，略領本意，今乃獨能於斯，做主何事也？」娘顰眉如不忍言者，徐答曰：「前夫君行過詭，心屬無君，皇天累摘塵寰，前程屯蹇。至如青江使者，妾已訟之天庭，經判一言倉卒，是否不明，付化工消鑠本形，堆成金龍山，受人殘踏。三千年後，桑田滄海，復合前身。妾爲人所詐，不涉怙終，時進權管珠神，以表潔白。直待前夫摘滿，擅懺粘香，此時再册宇宙，非卿所知也。」琢將又問，娘遮曰：「妾之身，具在前編。歸語王郎，天機勿洩露。」仍命小童取小珠十粒付琢，

以供盤費。玉紙書數十字，納一玉甕，封誌授之曰：「非王郎之手，不須啓也。」命童送琢出水。約數里，琢曰：「去路近，何來路遠也？」童曰：「卿持寶信，當避明賊。」到岸，童別，琢反履。琢如夢始覺，良久詳認，乃海遼界畔。琢喜，取路歸貫，馳報王郎，具陳顛末。王初不信，及出玉甕家貫，琢視玉試之，皆不能啓。王生坐夜深，屏人著手便開。見中有玉紙一張，題云：

當日遭逢妾與君，分明端的是前因。夫妻結髮都成幻，生死從頭總未真。
愛玉餘情終報玉，後身静念醒前身。休將癡想吟愁苦，玉母蟠桃看未真。

讀訖細認字迹，長嘆一聲，醒了前頭事事，始信陶琢使報，的娘信也。因猛想娘舟中之歌，及諸言詞吟咏之間，多出娘之本意，與前史之所記暗之吻合。其木板所題云：「比岸南城」，而曰「水流東」，蓋娘亡於義安東城，葬於京北東岸，乃合而變成容儀也。「身前玉女」，乃「珠」字從「玉」；「媚」字從「女」，前身名媚珠。繳結曰「離合瓊卮總是空」，蓋合我於瓊瑰，離我於瓊瑠，皆非身也，化也。

自此愁心頓釋，乃發賣明珠於胡人，價值數十萬，家成巨富。後因感媚娘之事，就古螺一訪。奈殘碑漫没，故老凋零，往來旬日，求得説話衾緣，入高僧寺。纔到三關外，仰見四絶題，乃娘手筆，吟咏移時。笑曰：「此媚娘留教我也。」因就僧房，問其緣故。僧曰：「往年有静女，自稱東城人，來斯求懺，辭出，有詞於此。」乃出娘疏文，生讀之有曰：

伏以瑞藹當筵，發十二弘深之苦海； 慈雲在望，熱三千叩禱之心香。 静景非遥，靈臺在仰。念妾折簪殘質，瑕璧留塵，抛球忽落蜀山，墜玉空悲秦女。 帳悦朱樓此度，赤繩紅葉訂因緣； 霜凝白刃誰教，朱錦青袍關氣數。 天籟觸知能而永慨，佛劫隨雲水以長流。 堦荚換堯，征邁光陰催歲

矢；江花哭宋，徘徊風景拂心旌。夢中田海，寧忍忘情；鏡裏鳳鸞，未酬夙願。産彩埋光幾度？幽懷誰對碱砆言？琢成磨潤有孚，靜土全憑金玉相；冀達寸誠之懇疑，謹憑五分之氤氳。萬里千尺溟茫，苦海愛河蒙未悟；十地九天透徹，善根因果折由來。玉枝洒落洗冤愆，鐵樹吐花長發越。色相玄之自在，安排濟筏渡塵寰；金聲問之遥聞，唤醒迷衢登覺路。景仰慧光有眼，尚作鎔冶此身；伏願俯監丹忱，仰憑洪造。

第一拜懺

瓊筵陪桃主，報憐香惜玉之初心。

第二拜懺

銀漢度牛郎，訂映燭值金之盛會。

第三拜懺

水玉無根之恨，雲遥極樂古今童。

第四拜懺

王羊再合之緣，蒂結同心天地老。

第五拜懺

水潔渾無涴，洞明照有常。好新憑一理，依舊整三綱。坎流艮止，萬古山河。復長姤消，三生香火。妾素含丹皎，白對玄黄。冒璃陛以璣陳，仰流宫之寶座。惇惇慺慺，謹上疏以聞。

生讀訖，不覺墜淚。僧問之曰，生乃歷敍遇合别離幻化之事。僧童曰：「誦泉隣地，吾故知妖，不覺乃

能如是。」生因問曰：「某平生師從孔氏，舍其怪而存其神。上人貫通九教，透見三途，媚娘幻化之事，可得聞教？」僧曰：「人之本質，陰陽全體，天地合形。氣之聚也，則舉動而有生；氣之散也，則泯然而解脱。然或寃慾鬱結，則清通磅礴，升降不消。歲久年深，變幻妖怪。故《彌陀》一咒，能消億萬之寃；天説一經，能救輪迴之理。媚娘以無辜之女，沙頭一語，鬱結彌深。雖精血可化於珠，而魂魄猶藏窀穸。自其得山壇之祈願，即幽魂從此以超升。有乾陀法水之清涼，即幻身從此而脱化。至於妖魔話本，自不勝言。」生合手曰：「謹受教。」乃懇僧歷覽古迹。至山顛，問曰：「此名何堆？」僧曰：「相傳媚珠故墓。」生暗想掘玉之時，私念曰：「《摭怪》云：『媚娘形骸，變成珠玉。』信哉！」乃卜地起廟，以表其情。後生娶陶琢之妹，子孫蕃衍。田園樂地，歲月閑天，或者疑其爲仲始身後焉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路左笈驢□李固」，「驢」下原脱一字，據詩律補以空格。

〔二〕「幽情最苦臨□景」，「臨」下原脱一字，據詩律補以空格。

〔三〕「晝眉風□留塵鏡」，「風」下原脱一字，據詩律補以空格。

佚名◇撰

同窗記

陳慶浩◎校點



提要

陳慶浩　撰

《同窗記》，不題撰人及時代。今知見抄本一種，附載於越南國家圖書館藏本《金雲翹錄》（編號R. 422）之後，計13葉。頁面尺寸爲24 ×16 公分。每半葉10 行，每行22 至28 字不等，多爲25 字左右。字體工整。無序跋，不編頁次。有硃筆圈點。

《同窗記》爲我們最近新發現的越南漢文小說，未見著錄，爲孤本。自書中反映的社會氣氛及所記科舉情況，似應創作於法國殖民之前。而《金雲翹錄》扉頁題「戊戌夏阮庭仲子書錄」，據《越南國家圖書館漢喃書目》（吴德壽主編，河内：越南國家圖書館2004 年版，第194 頁），斷爲成泰十年（1898）。而其扉頁前有他人涂鴉作「啟定五年五月拾捌日」（1920），則《金雲翹錄》及本書的抄寫時代當在1898 至1920 年之間。

本書寫才子陳學士字景雲與阮良能字章臺俱受業於無名處士，爲摯友，時相唱和。阮生得家信令歸，赴省應試，兩人作詞相別。後阮生落第，再會陳生，告其赴省時遇一女相交事。兩人又約同遊，所經

處皆有詩詞唱和。一日經長安，與里中豪長二女嬌容、嬌娘通情，其父母亦許以婚嫁。乃約以登第後迎娶，二女亦作詩詞送別。及後二人往來唱和不絕，阮生且作順逆調一首。先是阮生已聘同里范芳徽爲妻，至此陳生又奉母命與娶同里楊碧桃完婚。後二人又同去慶隆府胡榜眼處就學，其才學壓倒同儕五百人。省試時阮得首選，陳生次之。榮回後同日迎娶嬌容嬌娘。後俱赴會試，章臺登進士第，歷仕至太師平章。景雲先下第，苦讀二年終中進士，時年二十四歲。一歲仕至太師兼左右丞相。居官五載餘，以養親先致仕。阮公亦上表辭職得准。二人得同遊至老。

因無他本可校，本次整理徑據越南國家圖書館抄本圖片打印迻錄，標點排印。在整理過程中，張興成、孫菊園先後覆讀了校樣。

兹者：聖朝御曆，國祚登昌，承平日久，南山煙秀，花衢四顧。回首皆墨客連輝，柳陌千重；舉目總文人接武，吾州文物不減於天朝矣。時陳學士，自稱爲景雲先生；阮良能，自稱爲章臺先生，均有步玉登金之志，看花折桂之才，每以才名自負，相謂烏臺青鎖，豈無金馬玉堂耶！遂與結膠漆誼，俱受業於無名處士。時場中角手百餘人，因得咨其學力焉。一日，阮謂陳曰：「我今學海同舟，文峯共陟，金蘭志契，水淡情親，古稱陳雷，今則陳阮矣，可無以記其事乎？」是日共席坐，交棋對飲，共叙寒暄。酒至半醉，情興方濃，景雲先題一律云：

易金詩木問芳音，今日萍蓬寫我心。幾度尋花同入院，數番執筆共長吟。
朝雲暮雨芳心鬱，酒聖詩神樂思深。蘭秀菊芳催雅興，陳雷好誼古而今。

章臺曰：「可愛佳辭，吾當和筆。」乃占一律云：

雲窗會遇是知音，一旦相逢萬古心。王柳陸梅相折贈，暮雲春樹共成吟。
夜長夜短芳情結，年去年來友誼深。卻説陳雷膠漆誼，一般深義古還今。

題畢，因各醉，共枕而卧。景雲謂章臺曰：「今夜金風送爽，秋月揚輝，正吾行樂之景也。」章臺曰：「不難。」因執筆請題。景雲以「秋月」命題，章臺一揮而就。題云：

往復都從造化鈞，寒光分卻十分春，桃花半逐青皇駕，桂影高懸赤兔輪。
花草一天還似錦，關山萬里瑩無塵。人心那個昭如許？五夜何愁寸點雲。

景雲曰：「兄可謂英雄妙手，若不即答，必答笑我無能。」

乃賦其詞云：

涼回一氣轉洪鈞，玩月今宵無限春。朗逐玄霜飛寶扇，光籠寒水印娥輪。
餘輝打盡千山暗，爽氣清消萬頃塵。影落樑頭魂夢醒，徘徊暮雨與朝雲。

時或談笑，或歌吟，不覺已五更漏滿，俱擁衣急起。陳辭歸，阮臨歧拜別。

數月後，景雲持一梅枝至，謂章臺：「聊贈江南一枝。」阮曰：「多謝，多謝。」因相邀，還家對飲。酒畢，共賦梅一律，用堯夫格。阮生吟曰：

隴頭先放一枝春，占得清香最可人。蕊薦微香冰骨格，枝橫疏節玉精神。
西湖月瑩挑寒雪，東閣風來逐暗塵。直向竹松相做伴，隴頭先放一枝春。

陳生吟曰：

一番春到一番春，風味曾供宋賦人。皜皜冰姿冰骨格，輕輕玉蕊玉精神。
窗前明月還生色，門外清風不染塵。聊贈於今勞遠涉，一番春到一番春。

正談笑間，忽阮生家信報歸，赴省應試。生雖切感友誼，然功名之際，自古難逢，不得已，整飭行裝，臨程相別。且行且顧，躊躇不能捨。按章臺於回鞭之日，景雲有情詞一幅，及五言詩一絕餞之。其詞曰[一]：

一身事業，萬古榮花；莫戀未伸之誼，枉虛自勉之功。青燈已遂三餘，十載之工夫到底；桃浪勉登三級，一生之志願獲償。

因復聯以詩云：

欲別猶未別，向你渾難說。願步入蟾宮，桂枝雙手掇。

阮生亦有一情詞以答之云：

雨驟風馳促去春，有情人憶有情人。此回若遂功名志，一片鐘情日日新。

相别之後，其悽慘之情，悽然可掬。生自往於省，温習經史，屆期入試，然其戀友之心，未嘗少置。而陳景雲亦於朝夕之間，臨風對月，觸景興懷，不能盡述其勤渠之念也。

生以三期試畢，放榜之後，名遺第外，而略不以介意。遣童持書回家問安，而復駕爲南城之遊。既至，見景雲已於道上迎接，相對極歡。因携至住所。陳生質其中落，阮生一一告其詳。景雲因戲一律云：

在昔曾居魁傑榜，於今翻作外函文。豈因漏促吟無鬼，抑亦題難筆不神？

是夕，相携至東家，共叙其渴望之情。阮生或中夜長呼，陳因慰之曰：「功名有分，何必介懷？」阮生曰：「原來赴省之日，有一甚麼事，好笑。」景雲曰：「吾兄做得如何好事[二]？願聞。」阮生曰：「經過一處，不知是何鄉風景者，有一個青嬌，年方登於二九，忽見我顧，謂其侍婢曰：『良人至矣，當回整筵恭喜。』吾停眸視之，則千嬌百媚，光彩動人，頗有留戀之情云。迄夕，遂即其東鄰寓焉。逮夜更深人静，月淡星稀，我於東窗下，因撫胡琴，作『求凰』之曲。俄聞窗外足音，自遠漸近。乍投琴就之[三]，即彼矣。延入相待甚歡。交會間，一如狂蜂采花，一如新花向蝶，不覺樂甚。因占《一剪梅》律[四]，以記其樂云：

今如何夕偶相逢，一夕相逢，一夜相通。芳容相對五更風，夢到巫峰，夢會巫峯。　素蛾今日到蟾宫，共宿東窗，共卧東窗，纔逢到别便匆匆，空憶嬌容，乍憶嬌容。

夜五更末，急起爲别。好漢語之曰：『君他日有青雲之信，當與妾一會。』今日名落孫山之外，不敢與彼相見，故憶嘆耳。」景雲曰：「愛哉，如許佳人，宜君之長嘆。」因偶題一絶云：

囂囂半枕月三更，半爲功名半爲情。寄語秦娥何處在？空教五夜夢魂驚。

吟罷，景雲從容言於章臺曰：「秋闈過了〔五〕，歲聿其暮矣。吾將少緩書燈，相與遍求佳景，歷涉芳洲，以終其暇日。可乎？」章臺曰：「及時行樂，遊玩何妨。」

次日各整飭就程，且行且吟。陳景雲吟曰：

江湖佳趣趣無邊，樂我閑天别有天。半枕乾坤拋俗野，一壺世界迴塵緣。

滿腔風月怡神耳，顧目江山適性然。名分個中無限樂，閑來無事小神仙。

阮亦吟云：

名利何干半枕邊，偷閑别有一般天。漫將風月拋塵慮，直把煙霞訂好緣。

身歷芳洲心爽若，迹纏佳景思悠然。時人幾識予心樂，陸地怡閑陸地仙。

相與馳騁優遊，縱覓他鄉風景。凡遇山奇水秀，古寺樓臺，無不觸景頭吟，互相對答。一日，過一處，處有山，山有古寺，寺邊有一石泉湧出。阮見，謂陳曰：「佳哉，好底山水，盍爲賦一律乎？」

陳聽命〔六〕，題一首云：

樓臺一簇聳山巔，忽訝蓬萊咫尺天。洞裏金身妝赤色，巖扃石乳滴青泉。

僧敲鼓響催仙夢，風遞鐘聲到客船。借問此中誰做主？相傳採藥古神仙。

阮生題云：

巍巍碧嶺雪繽紛，一簇樓臺在半雲。净境易媒天上客，清泉洗却世間塵。
鼓聲近接遊魂醒，鐘響遥聆客夢頻。寄語路旁風月客，盍將佳景共尋春。

題畢，忻然而出。

時日已含光，共赴東廂，見一座道館。急進至東房，有一道僧見之，下階迎接。既入，分賓主而坐。道人曰：「敢問尊人何處？高姓大名？因甚到此？」各徐答曰：「陳、阮姓，字景雲、章臺。緣尋芳過步，願留一宿，何如？」道人曰：「久聞二貴才名，今日得見，天也。」因獻芙蔔，繼獻以茶。茶了，繼進齋飯。致詞曰：「仰二尊人偶臨庵舍，下情不勝瞻仰，今居齋境，禮物從宜，幸蒙垂照。」生曰：「今日幸遇大菩提，孔幸孔幸。」吃齋了，道人從容進曰：「二台海内才名，今既辱臨庵舍，乞賜一佳句，庶得陋屋生輝，亦遭逢中一幸也。」生聽了，因援筆着一絶云：

學海波澄彗日光，一臨梵宇一東庠。今朝相餞隨相別，僧儼金蓮士玉堂。

次日，二生致謝而返。僧亦厚禮相答。

一日，經過長安市。天氣黄昏，因即市舍投宿。至次日，共即市觀看。忽見兩個嬌姐，立於東廂下。遥望二生，相掩面而笑。阮生謂陳生曰：「此女用情挑我，若不即問，彼必笑我無知。」因就問之曰：「姐姐何緣好笑？」姐姐曰：「欲笑即笑耳，哥哥何須詰問？」生曰：「欲問即問耳，吾豈不解人意。」因相笑而别。阮謂陳曰：，「細察姐姐甚有好事意，於你何如？」陳曰：「任生圖之，若不果諧，亦當作一笑柄耳，庶免空行空返。」言了，潛睨姐姐回迹，步隨之。既得其詳，因歸於鄰家投寓，具將其事對觀主説〔七〕。觀主曰：「他係是里中豪長之女，未曾受聘，知客何由？識得詳盡？」生具以實告。豈意他與

那姐姐，頗有親屬之情。正談笑間，忽見那姐來叩曰：「大叔家今宵做何等事？有那兩個書生，於何相識？」觀主曰〔八〕：「他是旅客，因步到此，吾看你心，不甚無意於書生矣。」女急目生微笑。頃間，姐姐回，各於東西兩房，整頓衾幃枕席。却説那二姐家世居要地，其父人稱爲相公，家資甚殷，年逾五十，早生二女，次生一男，甚鍾愛之。因於院左別作一院，名曰蓮花院，處二女於中。每姐各有侍婢器具。是夕，各延兩生至，吃酉時飯〔九〕。飯了，繼以茶。茶了，因共枕而卧，共叙情緒，不覺情興方濃，遂做風雲狀。戰休，題詩以記其樂云。阮章臺題云：

千里相逢係有縁，洞房别有一般天。雙雙好做黄鶯友，去去休憑青鳥箋。
漁父今朝還到洞，劉郎此度再登仙。求凰不貫相如曲，千里相逢係有緣。

陳景雲云：

人遥千里偶相逢，轉眼相思一夜通。一枕秀容妝秀態，滿衾春色笑東風。
芳姿綽約芳心動，玉露霏微玉面紅。此度尋花真樂趣，雙雙仙侶醉花叢。

五更末，擁衣俱起，欲别則又躇躊不能相捨。逮旦，爲家人所覺。二姐以事出不允，自爲訴於母曰：「妾姊妹昨見兩個書生，不覺神飄魂蕩，幾於喪身，自非宿分安排，係是有緣前定，今日偶成底事，罪當萬死。仰慈量見容。」其母恐玷閨教，因誘於公。公允之。至院，見兩生豐姿綽約，眉秀目清，類燕人物。公悦之，問曰：「要你是何家貴子？」忽對曰：「俱是探花郎耳。」公怪之，叩其故。曰：「不是探花郎，緣何赴蓮花院？」公器其言，笑曰：「探花郎，探花郎，盍亦爲俗者做一詩乎？」應曰：「受教」。相執筆請題。公即指「素女繪」及屏上寫「竹鶯」命題。雙掇筆，一揮而就。其一《題素女繪》云：

這般尤物假難描，對看嬋娟價獨高。樣做青春妝百媚，質凝秋水弄千嬌。
向人欲説渾難説，開口如嘲却不嘲。幾得真容如許媚？閑低玉帳伴良宵。

其二：《題屏上寫竹鶯》云：

蕭疏緑竹止黄鸝，故向枝頭未向飛。擘透涼風毛欲動，屏敲古韻口如啼。
撩人如促纏綿念，留容翻成契闊思。自是傍墻飛不到，不然直向上林棲。

相公覽之，每誦一句，必曰：「奇才，奇才！誠所謂文翰妙手，筆陣佳章，國中之墨客才花，亦多讓也。」因叩其姓名貫址，則相對微笑。已而延至家堂，交杯對飲。是飲也，尊堂主席，文士當筵，花童風動，掌上生輝。酒淡香飄，座前宴笑，微醺而逸興遄飛，醉後而詩神增色。兩生因題折柳詞以奉云：

佳景軒前不捲簾，景幽然。阮
嬌紅嫩緑着鮮妍，色連天。陳
目向花前誰是伴？秀嬋娟。阮
對花酌酒樂無邊，小神仙。陳

公覽之曰：「字字鮮妍，聲聲響亮，真才貌兩全也。」陰有東牀之願。遂與夫人商量。夫人允可，然猶嫌其遥遠，頗疑兩生已配，以告二姐。二姐曰：「妾姊妹生長名門，深居邃闥，今業與生有債，死則已，生則决不着主衣裳，向他人做風花様也。惟雙慈見諒。」父母無奈，乃許之。

却説阮生同里長者姓范者有女名芳徽，亦甚有艷質，阮生悦其姿色，因告於父母，而納聘焉。及是，遂欲了然後報家眷知。以告陳生，陳生曰：「不如待成名之後，告於父母而娶之，不亦善乎？」阮生難

之。陳生曰：「來科我等取進士，殆拾芥耳。若功成名遂，何難之有？」阮生然之。明日入謝。相公曰：「老夫幸得二姐，長曰嬌容，次曰嬌娘，年垂笄齡〔一〇〕。今日托於二郎，不啻如楊柳之流蔭於金園，蓮荷之蟠芳於玉井，則有迓條風而舒眼，凌綠浪以鋪妍，幸二尊見愛。」二生謝曰：「卑等猥以凡宗，獲聯花族，不勝忻幸矣。顧念四方弧矢，男子初心，宇宙和平，吾人分事。願早登三級之門，然後訂霓裳之約，則幸又幸矣。」二姐徐徐進曰：「丈夫以功名爲志，妾等誠不敢久戀芳情，而重違其願也。」公喜，因泛觴與生爲約。次日兩生辭皈，公厚贈之。二女各遺已物以爲質，作詩以餞之。其一餞阮生，則《西江月》格，嬌容手筆也：

天台客，逢遊客。章臺人，送情人。殷勤謝底思殷勤，確把芳心休放，永對天長地久，羞言暮晉朝秦，別君此去剩思君，一段芳靈戰悶。

其《一剪梅》詞，則嬌娘之送景雲也：

舉目歸鞍淚暗垂，方與君期，忽別君歸。一朝花草暫分歧，月下相思，花下相思。　愁聚眉峰蹙五眉，鶯自孤棲，鳳自孤飛。問君此別幾多時？再合佳期，再會佳期。

又七言一律云：

昨夜東風透絳帳，悠悠此度送君歸。滿身香汗羅裳濕，一點芳靈玉伴知。
塞外鵑聲啼客去，軒前雁信爲誰飛？情中宛轉如心索，一日思君十二時。

兩生登程，悠然得意，自謂塵囂有路可登仙，而親愛之情愈於昔日矣。

是日還到停所，留得一月許。時已十二月中，葭飛灰而春温始孕，梅占榜而光景迎春，舊歲將周，新

年在邇。阮生親詣陳所，共圖明年計。逮天氣黄昏，點燈共叙悲歡聚散之懷。景雲曰：「兄思兄之情人乎？」曰：「思甚，思甚。」因各笑。已而就眠，共枕而卧。一點燈夜永，雪月和梅影以斜穿，殘夢雨聲中，霜風間竹聲而迭送。相宛轉不寐，因起秉燭索書，共於東窗觀看。覽至《長相思記》，阮生喟然嘆曰：「開時便有斷腸人，吾今蕩了心神矣。」乃占一律名《同相思》：

花有香，月有陰，花影重重月影沉，相思只浪吟。愁難禁，恨難禁，一般愁恨一般心，爲我道知音。

寫畢，景雲覽之曰：「何其不約而合耶！某自往日製《憶秦娥》詞韻，亦如之。第二句意亦相似。」章臺曰：「願聞。」景雲乃口誦曰：

憶知音，憶知音，無語只狂吟。暮煙慘淡，鄭重情深。厭看野鳥啼陰，秦風楚雨倍傷心。愁也難禁，恨也難禁。

讀了，夜已四更半，不復就寢，相與咏吟。景雲曰：「某常愛順逆吟調，而未常着筆，不覺作得否乎？然亦甚難。」章臺曰：「作一得二，難則難矣，而難易由人耳。你今看我作。然何以爲題？」景雲曰：「願得『冬月』。」阮執筆一就順逆成二首。其辭云：

清清夜氣噎雲收，耿耿長空灝氣浮。晴弄竹霜横竹院，影妝梅雪照梅樓。

玲瓏彙出山容笑，爽朗光開海色幽。明月炤燈寒夜永，更深對月夜同孤。

題畢，相與談笑。片時，不覺東方已日。阮生辭别。後數日，各整飭行還鄉。回鞭之日，互送以詩云：

關山萬里契相知，一旦親朋梓里歸。隴上花容愁容去，樑頭月色爲誰輝？
雲馳柳陌金鞍趁，風送花衢玉步移。舉目岩邊梅蕊綻，問君後會幾多時！

又

握手多年絳帳陪，悠悠此度送君回。柳衢隱隱歸程遠，槐步輕輕梓里催。
夜夜索纏梁月夢，朝朝悵望隴頭梅。此回相餞還相別，共約梅村玉蕊開。

相別之後，其注念之情，何能盡述！

景雲還家，則念友之情，戀花之思，交迫於中矣。一日朝起，忽聽東墻鳴鳥，慨然寓一首云：

十思良友九思情，一枕囂囂月五更。院裏愁瞻花錦色，軒前悶聽鳥嚶聲。
窗斜雪月三更夢，夜對寒燈一點明。惆悵倚窗愁寂寂，十思良友九思情。

時同里中姓楊者有女名碧桃，年方半月，千彩千嬌，人以女中第一流許。爲人純淑。其母與陳氏夫人相善。夫人欲納聘焉。至是，謂生曰：「吾觀楊氏女德色兼優，亦不忝一世佳人也。汝今年垂長大，不可久乏藻蘋。吾以配汝。」生聽了愀然不樂，具將前事對老母說，且曰：「業已有盟，不可背也。」母曰：「吾察汝言，亦甚好事。但吾已與楊公有約，畢婚有日矣。諺言『捨近謀遠，何時當成？』吾終不若聽矣。」生以事出不允，欲從母命，則嫌壞了前盟； 欲踐前言，又恐怒違母命。因復謀曰：「不如命卜之。」既而命卜之，兆得「歸妹」，生以事不可違。元旦後數日，策馬直抵阮生家，具告以事。阮生曰：「二姐與我有約，辭甚殷勤，決不移他人手。今事已如此，歸而圖之，庶免爲老親憂也。姑待秋闈中了，然後重訂舊盟，具以實告，彼必聽從。」陳生如言，赴家完婚事。星期之後，略不以房幃爲意，惟務以溫習而已。

及聞慶隆府有胡榜眼，一時名士，多出其門，生即日入謝老母，並以家事委娘。然後及阮生登程。其母戒之以詩云：

聖朝天子重文章，孔户程門富貴鄉。放浪休貪花酒鬼，一身事業萬年芳。

碧桃亦以臨岐送良人出。行程既遠，餞以詩而返。其辭曰：

一線春風透海棠，送君今日赴東庠。陽關到處程途遠，學海閑中日月長。
勉努杏燈趨雪案，早登桃浪赴雲場。四方弧矢男兒債，一路功名萬古芳。

二生既到，及門拜謁。時場中角手者近五百人，有梁必達者，獨擅高名。先生每曰：「此生舉進士，特探囊取物耳。」及二生至，五期倒壓梁生。榜眼驚曰：「文章藻麗，噴玉吐珠；筆下凌雲騰雨，句成鬼泣神驚。他日奪蒙正之先籌，拾夏侯之地芥，吾於此子决之矣。」二生以是悠然自得，愈相親矣。坐則同窗，眠則同枕，凡臨花對月，未嘗不與之俱者。如此者幾半年間。時則菊開而風送吹金，梧落而月循流火，恩詔式頒，秋闈在邇。則有望侯門而進步，睇京國以問津。接步騈眉，皆步玉登金之客；騰衙驟轡，舉看花折桂之才。兩生抵家問安，然後訂期赴省。時梧葉黄飄，桂枝清徹，行步迎桐樹之風，香衢趨浪花之步。二生慨然共賦一絕云：

文士紛紛赴選場，文波揮洒墨花香。多年玉琢金鎚力，筆陣今分弱與强。

入場之日，第三期，二生幸得連區。場官命題，皆素所貫熟。阮生喜謂陳生曰：「今科首選，屬我無疑。」景雲曰：「蕭何第一，曹參次之。」因而各笑。時日方正午，景雲已寫至今文，自謂甚得力，只此句亦應中舉人。章臺見日未斜，叫陳生曰：「吾當換作今文。」則陳生已寫畢。因枕劄而卧，浪吟一律云：

十載攻書問學堂，今朝提卷赴雲場。今文寫了猶停午，長策編成未夕陽。
筆陣寫成花錦樣，硯波畫出玉珠章。今番喜着先人步，奚怕西岩日影藏。

放榜日，阮果得首選，陳生次之。榮回後數日，遣仆持書報信，期以某日赴約。相公聞之，舉家大喜。至日開筵，大設宴歌舞凡三日許。次一日，阮陳入謝，具陳履歷，均請以同日納完娶禮。公與夫人許之。

是後俱赴會試。章臺後登進士第，歷仕至太師平章。軍國重事，每以澤民致主爲心。景雲深以舉不進士爲恨，歸家閉門謝客凡二年，日夜勤劬，朝夕策勵，用工百倍於未第之時。及會，又試，果中進士，又連登黃甲榜，時年二十四。南場文士，年少取危科，未有如生者。其友阮進士賀以詩云：

同榜同年同一家，喜公今又占高科。雲呈色五天門榜，浪跨登三日影斜。
殿上衮裳明日月，硯中旗影動龍蛇。皇都得意榮回後，錦上還添錦上花。

榮歸日，人多賀以詩，姑記其一二傳於世。

十載書燈少小勤，一朝事業億年春。禹門直誇三層浪，宋榜先呈五色雲。
名遂早酬弧矢志，榮回好着錦袍身。男兒了得功名債，天下稱奇第一人。

一代鴻儒蕊榜升，高科奪得獨公能。幾年霧隱南山豹，一旦雲搏北海鵬。
宋榜先得雲五見，禹門直跨浪三登。錦回鄉日人知貴，一甲名高駿譽騰。

又公有詩云：

十年燈火十年勤，剩喜文章可致身。寄語吾儒須貫肄，皇天不負讀書人。

居家凡六月餘，方奉旨回京。天子賜書褒美，乃賜以上馬看花三十六宮，寵幸無比。一歲中仕至太師兼左右丞相，追封衛國公。與阮進士俱爲本朝名臣。居官得五餘歲，後以養親乞致仕。阮公遇事敢言，不避貴幸，多爲權臣所憚。公私念曰：「自古人臣多貪權固寵，爲富貴所累。吾今宦成名立，位重權尊，可以退矣。」其夫人揣其意，從容進曰：「丈夫以富貴爲塵塗，視功名如脱屣，妾聞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惟公見諒，庶得保全功名，免爲讒鋒見忌也。」公即日啓奏九重，力辭去位。奏章凡百餘言，其中有曰：「臣幸際明時，獲逢盛會。丹墀射策，駕桃浪以登三；紫陛聯班，際龍光於第一。君民致澤，自愧無能；富貴功名，斯榮已足。願早希張子之閑踪，訪子陵之逸迹。」天子覽奏許之。

時公年未三十得歸，喜不自勝，浪吟一律云：

密接龍光歷幾年，退休今又覓岩泉。重携詩首供吟輿，笑把春風伴醉眠。
喜帶春花開雨後，任他秋葉墜霜前。從今了却功名債，陸地怡閑陸地僊。

公歸日，其友陳公使仆持書來賀，書中有曰：

出處有二道，仕止各隨時。敬惟我友阮生，蘊櫝中之玉，懷席上之珍。方其出而仕也，黄閣風清，茂相臣之偉烈；錦堂日麗，高宦業之勳名。及其處而止也，等功名於物外塵囂，履旋其吉；頤性命於衡門茅屋，謙尊而光。噫！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其公之謂歟！

於是二公不復以仕宦爲志，往來交際，迭爲賓主，結髮同遊，一如平日。到老無有間言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其詞曰」,「詞」原作「祠」,據文意改。

〔二〕「吾兄做得如何好事」,「得」前原衍一「得」字,據文意删。

〔三〕「乍投琴就之」,「乍」原作「怎」,據文意改。

〔四〕「因占《一剪梅》律」,「一剪梅」原乙作「剪梅一」,據文意改。

〔五〕「秋闈過了」,「闈」原作「圍」,據文意改,下同。

〔六〕「陳聽命」,「聽」原作「咱」,爲越南俗體,今改回正字,下同不注。

〔七〕「具將其事對觀主説」,「其」原作「甚」,據文意改。

〔八〕觀主曰 「觀」原作「館」,從上文改。

〔九〕「吃酉時飯」,「時」原作「辰」,避越南阮朝翼宗阮維時之諱,今改回正字,下同不注。

〔一〇〕年垂笄齡 「齡」原作「齕」,據文意改。



[General Information]
书名=越南汉文小说集成　4
作者=孙逊，郑克孟，陈益源主编
页数=312
出版社=上海古籍出版社
出版日期=2010.12
SS号=12774217
DX号=000007658101
url=http://book.duxiu.com/bookDetail.jsp?dxNumber=000007658101&d=09DFFA633B64975BC8341C119676767166&fenlei=0904&sw=%D4%BD%C4%CF%BA%BA%CE%C4%D0%A1%CB%B5%BC%AF%B3%C9